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碩士論文

從帝制到共和：滿洲的國族認同

與滿洲國復國運動

From Monarchy to Republic: Manju's National Identity and
Manchukuo Restoration Movement

指導教授：張中復 博士

研究 生：劉耘豪 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6 月



謝辭

從最先報考政大民族所時，所使用的研究計畫，一直到如今的成品，中間經過了四年的調整。這一路上得到了許多師長、朋友與家人的協助，想藉著這個機會，表達我對他們的感謝。

感謝就讀於輔仁大學時期的劉文賓老師，雖然我的研究內容並非是老師的專業，但老師在課堂上介紹的「新清史」，為我打開了一道新世界的大門，也啟發我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感謝林士鉉老師，老師在故宮博物院、臺北大學、政治大學所開設的滿文課程，傳授我滿文的讀、寫能力，讓我得以從另一個語言的視角，得到研究上的突破。當我還在迷惘不知該進行甚麼樣的研究時，我很慶幸能夠修習到楊瑞松老師的「歷史記憶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正是因為這門課程，讓我確定了我的研究方向。林士鉉老師與楊瑞松老師除了是我這道研究的啟蒙老師，同時也擔任計畫與論文的口試委員。在這兩場口試中，兩位老師都提供了我許多問題與建議，正是得到了兩位老師的回饋，我才能擴大這道題目的深度與廣度。

很感謝張中復老師在百忙之中願意擔任我的論文指導教授，雖然我的研究方式比起本科系的民族學，更趨向於歷史學，但老師對此並不會特別要求，而是鼓勵我以自己的方式來進行。在歷次的會談中，老師除了針對研究內容提供建議外，還會時刻關心我當下的身體狀況以及未來規劃，不論課業或是身心各方面都照顧有加。另外老師經常提供我國內外學者的最新研究或著作，甚至是為我引薦相關人員，例如八旗文化出版社的主編富察先生。八旗文化因為其獨有的出版理念，出版許多有別於兩岸學界的學術著作，這些書籍很多都成為我這道題目的參考文獻與資料來源，對此我非常感謝。另外與富察先生針對這道題目的短暫會談，也讓我得到不小的收穫，尤其表現在研究內容與現實的連結這部分，為我的研究在加深加廣上提供了方向。

在四年的碩士生涯中，我很感謝 107 碩班的同學，尤其是柯哲瑜與林惠萍兩位。柯哲瑜是我們這屆當中最早完成論文並畢業的同學，她經常將自己準備論文的經驗談分享給我們，使得我在進行口試與後續的流程時不至於手忙腳亂。林惠萍就像是我們 107 屆的大家長，她時不時會關心我們的論文進度，與身心靈狀況，也會適時地提供建議，儼然就是位長姐。柯哲瑜與林惠萍為我的碩士生涯增添了幾分色彩，她們對於我的照顧，我實在是感激不盡。

最後我想感謝的是我的母親，從我決定要攻讀研究所時，母親便尊重我的選擇，並在一旁默默的聲援我。這份論文之所以能完成，全歸功於母親的支持，對於母親從出生到現在的養育之恩，無法用言語來表達，僅能以我的餘生用行動來感謝她。

2022/07/25 新北淡水

摘要

隨著近代國家與民族思潮的傳入，「中國」一詞開始發展成現代國家的意涵，革命黨人也創造出「中華民族」一詞來凝聚漢民族，以此作為推翻滿洲政權的第一步。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對國家、民族的認同也跟著因運而生。除了漢人在發展自身的國族認同外，滿洲是否有發展出屬於自身的國族認同？這大致能分為兩個問題來討論，一個是民族的認同，滿洲的民族認同究竟是偏向中華民族，還是滿洲民族。國家認同上，是忠於清帝國，還是轉向中華民國的懷抱。這兩個認同的發展，或多或少都影響到了 1930 年代，以溥儀為中心的滿洲國之建立。近年來中國共產黨對於少數民族政策的緊縮，導致中共治下的少數民族自治區，西藏、新疆、內蒙古，開始在境內與海外，推動獨立自覺運動，以求能與中共當局相對抗。除了前述的民族自治區外，還有一個地區正以有別於前述地區，以某單一民族獨立自決為號召的方式，而是以恢復過往政權的訴求在行動，那就是主張恢復 1930 年代的滿洲國，也就是「滿洲國復國運動」。該運動的發展與當初滿洲的創建，在清末民初的認同發展，以及滿洲國時代的國族建構，都有著極大的關聯性，因此要想了解當代的滿洲復國運動，滿洲的國族認同與滿洲國的國族建構都是必須探討的課題。

關鍵字：滿洲、國族認同、滿洲國、滿洲復國

Abstarct

When the nationalism introduced to Asia in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the concept of “China” began to have a modern national connotation. The revolutionary republicans created “Chinese Nation” to unity Han people, as the first step to overthrow the Manju regime. In this background, Han people have developed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ir own. This issue attracts my attention that, did Manju people develop spontaneously their own national identity under the similar circumstance or not ? It could be proliferated to two different aspects, one is focused on ethnic substance, did Manju people consider themselves to be Manju or Chinese ? Another is on national substance, Manju people were still kept their loyalty to Qing Empire, or support Republic of China. Actually these two identities had influe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Manchukuo in the 1930s.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ried to restrict the rights of ethnic minorities more fiercely. But simultaneously it's also stirred up and consolidated the ethnic separatism in the ethnic autonomous regions, like Tibet, Xinjiang, and Inner Mongolia and to fight against the CCP regime. In addition to aforementioned ethnic areas, there is another case seemingly tried to restore the previous regime of their own, that is the so-called Manchukuo restoration movement in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movemen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creation of Manju, strengthening and restoring the national identify which being presented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Manchukuo. If we want to make clear the concept of the contemporary Manchukuo restoration movement, we have to explore both basic issues like the essential recognition of Manju's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Manchukuo during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Keyword: Manju, National identity, Manchukuo, Manchukuo restoration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第二節 研究成果和文獻回顧	2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10
第二章 多族群共同體的滿洲.....	13
第一節 滿洲的「滿洲源流考」	13
第二節 滿洲何以為滿洲.....	19
第三節 滿洲認同的雛型：滿洲文化復振	24
第三章 清末民初的滿洲國族認同	41
第一節 民族主義與滿洲族群對民族的解釋	41
第二節 滿洲人的國族認同	51
第四章 滿洲理念的再現？滿洲國的理想與現實	71
第一節 滿洲國之建國歷程	71
第二節 滿洲國的國族建構	78
第三節 從時人的角度看滿洲國國族建構的成果	89
第五章 浴火重生？當代滿洲國復國運動.....	97
第一節 從「滿洲」到「滿族」：滿洲理念的瓦解.....	97
第二節 復國運動之發展、本質與現況.....	101
第三節 復國運動的潛力與困境	114
第六章 結論.....	131
徵引書目	135

附錄 155



圖、表目錄

圖 1 《大清國致大英國國書》漢文版局部	52
圖 2 《大清國致大法國國書》漢文版局部	53
圖 3 《大清國致大英國國書》滿文版局部	54
圖 4 《大清國致大英國國書》滿文版局部	55
圖 5 滿洲帝國流亡政府組織架構圖	112
圖 6 協和會在日代表與日本友人合影	123
圖 7 twitter 上對東北發展停滯的不滿	124
圖 8 twitter 上因不滿 2021 年的限電政策而訴求獨立之網民	125
圖 9 twitter 上因限電政策而激起的東北歧視以及獨立訴求	126
圖 10 復國組織眼中中國境內真正的各分離主義勢力	127
圖 11 協和會所稱在美註冊為流亡政治組織的證明文件	128
圖 12 協和會所稱在美註冊為流亡政治組織的證明文件	129
圖 13 網民表達對滿洲國的疑慮	130
表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年人口普查滿族人口數據	100

穆麟德滿文拉丁字母轉寫方案表

	滿文	穆麟德轉寫		滿文	穆麟德轉寫
元音	ਾ	a	輔音	ਾ	s
	ਇ	e		ਾ	š
	ਓ	i		ਾ	t
	ਔ	o		ਾ	d
	ਉ	u		ਾ	l
	ਏ	ū		ਾ	m
輔音	ਨ	n		ਨ	c
	ਙ	ng		ਨ	j
	ਕ	k		ਨ	y
	ਗ	g		ਨ	r
	ਹ	h		ਨ	f
	ਭ	b		ਨ	w
	ਪ	p			

資料來源：萬福編，王曉娜、劉雲、郝小煥校注，《重刻清文虛字指南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

第一章 緒論

滿洲—清帝守護數百年的祖地與禁地。清帝衰微後，中華農民湧入關外，與滿洲人一同將荒地開墾成富饒大地。清帝退位後，落寞的清帝離開帝都、重返故土，在東洋支持下再建祖國。北國擊敗東洋後，紅軍把滿洲占為根據地，將繁盛文明榨取殆盡。

—《逆統戰：致地與海的革命者》¹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中華人民共和國近年來在自治區、特別行政區的統治有逐步緊縮、極權的趨勢，這也促成國際社會密切關注這些地區的社會發展。例如自由亞洲電台自 2017 年開始，針對新疆集中營進行報導，國際組織與各國政府開始對新疆的人權議題表達關切，美國的川普政府在 2019 年針對與新疆問題相關的企業、組織進行制裁，美國國會更是在 2020 年通過《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來表達對此議題的關注。香港的民間人權陣線在 2019 年因為對於《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疑慮，進行一連串的「反送中」社會運動。但換來的卻是香港政府的武力回應，以及 2021 年全國人大針對香港行政長官、立法會的選舉辦法之修改。2020 年內蒙古當局取消民族學校的蒙古語課程，改以國家語言課程取代的政策，被視為是企圖消滅少數民族文化，而引起民眾反彈。以上所舉的例子，都表現出中共近年來在人權、族群政策上的倒退，以及對於非漢族群的強制性漢化，這些政策的實施也導致各地區的獨立意識愈發強烈，但在面臨內部的高壓監控下，也顯現出境外活動的重要性。

2020 年 8 月，在「噴噴 zeczec」的募資平台上，發起了一個名叫《逆統戰：致地與海的革命者》的反共史詩桌遊集資專案，此專案由一個名叫「ESC 臺灣境外戰略溝通工作小組」所規劃，結合理念相同的成員共同合作開發而成。在這款桌遊中，除了我們常見的香港、西藏、新疆、蒙古外，有一個地區特別吸引筆者注意的角色—滿洲，而且共同合作的對象當中，包含著一個名叫「滿洲帝國流亡政府暨滿洲帝國協和會」的組織，他們自詡為滿洲帝國的流亡政府，宣揚著滿洲復國理念。但是在過往的印象中，滿洲並不像新疆、西藏等地具有明顯的獨立意識，或者說因為受到了「滿洲漢化」說法的影響，認為滿洲或滿族在文化上已經漢化，因此在政治上對中國有所認同，所以筆者對於滿洲居然有獨立意識及獨立組織這件事感到驚訝。不過在接觸該組織的官方 Twitter 及其發行的期刊，加上近年興起的美國新清史學說後，這些對滿洲的既定印象開始有所改變。

十八世紀中葉，西方強權藉由武力撬開了中國深鎖的國門，一把將中國拉進國際社會中。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為了讓中國能夠在西方強權的遊戲規則中生

¹ ESC,〈【逆統戰】台灣玩家組隊逆剿中國共匪全攻略（中）〉, 2022 年 7 月 2 日,
<https://twhawk.tw/zh-TW/articles/21>

存，開始接觸西方的科技、政治、思想，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們遇上了「國族主義」(nationalism)這個能將古老國度蛻變為現代國家的方法。而順著國族主義，又出現了兩個不同的發展路線，分別是立憲派的五族共和與革命派的單一漢民族國家。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革命黨意識到若是固守漢民族國家思維，中華民國未來的發展會受到相當的阻礙，因此挪用了立憲派的五族共和，冀圖藉此兼容過去被排除在革命口號之外的滿、蒙、回、藏等族群。

當漢人建立他們自己的國族思想的同時，其他群體亦有類似的舉措，如蒙古、西藏都發展出自身的國族認同，並在 1912 年後短暫成立民族國家。五族中的漢、蒙、藏在當時都發展出了自己的國族認同，而處在帝國統治階層頂端的滿洲，他們有發展出自身的國族認同嗎？過去在研究滿洲的國族認同時，多半將此與「滿人漢化」作連結，滿洲人因為受到「漢化」的影響，將自身認定成「中國人」。但有關於「滿人漢化」的議題近年來受到新清史學派的質疑，因此根基於滿人漢化的滿洲國族認同學說，勢必要重新審視一番。

國族認同與獨立、復國等運動息息相關，滿洲也曾經建立過一個獨立國家—滿洲國。但它不像蒙古、西藏先經歷國族認同建構，再達到獨立的過程，而是直接進入獨立的階段，並且是在建國後才開始國族建構工程。不過在戰後受到國共兩黨史觀的影響，讓大眾普遍地將滿洲國定義為日本帝國的傀儡政權，進而忽略了這段認同的建構過程。至於「滿洲帝國流亡政府暨滿洲帝國協和會」是在甚麼原因下讓這些人決定恢復 1932—1945 的滿洲國，為何是恢復君主制，而非建立其他政體，又是基於甚麼理由，來強化復國活動的正當性。而當他們在從事復國活動時，是否建構出不同於清帝國，甚至是滿洲國時期的滿洲認同，這些便是本次研究所期望能深入探究的問題。

另外本研究的副標題提到「滿洲的國族認同」，「滿洲」一詞目前擁有兩種含意，一是具有民族含意的「滿洲」，另一個則是有地理概念的「滿洲」。滿洲最早被賦予族群意義最早可追溯至天聰九年（1635）具體的過程留待本文再行闡述，至於滿洲開始擁有地理含意，這一過程主要與日本人有關。最早將「滿洲」當作地理名詞使用的是桂川甫周，在他 1794 年出版的作品《北槎聞略》中，「滿洲」一詞在日文語境中便成為了一地理名詞，而非族群名詞。此後藉由日本與荷蘭的交流，「滿洲」作為地理名詞傳入歐洲，又在 19 世紀時傳回中國。²在本研究中，「滿洲」的意涵主要限定在民族屬性上，雖然在中文語境上可能會有所混淆，所以筆者在英文翻譯上，使用的是 Manju，這一由滿文的「滿洲」拉丁化而來，原先意思便是指稱族群的滿洲，而非英文語境中，擁有地理含意的 Manchuria。

第二節 研究成果和文獻回顧

有關滿洲的國族認同，在過去的中國學界大致上都認為滿洲受到漢化的影響，

² Mark C. Elliott,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y*, 59:3 (2002), 626-628.

而產生了中國認同。但滿洲本身組成的複雜性，在接受漢文化時或多或少都會有所影響。因此在討論國族認同時，需先回顧滿洲的組成問題後，才能接著進行國族認同的探討。而滿洲國復國運動方面，將分成針對 1932—1945 時期的滿洲國，以及近現代的國族建構兩個部分進行，近現代的國族建構，會將重點放在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以及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華民族」建構為主要探討對象。

（一）滿洲的形成與組成

有關滿洲組成的研究，在中國學界中以王鍾翰的研究成果為代表。在王氏的研究中，滿族是以建州、海西女真為主體，並在四處征服的情況下，將野人女真、索倫部、使犬部、使鹿部、厄魯特部甚至是漢人，都納入滿族共同體當中。³王氏亦提到「旗人」除了用於滿人自稱，更大程度上是漢人對其的他稱，可見旗人與滿人的意思是畫上等號的。而八旗除了滿洲八旗外，還有蒙古八旗與漢軍八旗的編制，關於這兩者是否屬於滿人。王氏認為既然同屬於八旗體制之下，自然就屬於旗人，也就是滿人的範疇當中。⁴而在滿洲的形成過程中，又演變出新、舊滿洲之分，兩者的差別主要來自於納入八旗的先後順序。過去的學者主要以 1644 年清兵入關為基準，入關前編入的是舊滿洲，入關後加入的為新滿洲。⁵不過吳智超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吳氏提到「新滿洲」一詞最早在崇德二年（1637）時使用，以此推斷區分新、舊滿洲的時間點應是天聰九年（1635），皇太極改族稱為滿洲之時。⁶不過在入關後，新、舊滿洲的內涵又出現了變化。入關前加入八旗組織的，不論當時被稱為新、舊滿洲，都統稱為舊滿洲，而在入關後才被編入八旗的則被稱為新滿洲。⁷

1996 年，受到羅友枝（Evelyn Rawski）與何炳棣兩位學者，圍繞著「滿人是否漢化」這一問題所展開的「新清史」論爭，使西方學界開始深入研究滿洲人的自我認同與族群意識。柯嬌嫵（Pamela K. Crossley）認為滿洲的身分認同共經歷文化、種族、族群意識三個發展階段，⁸第一階段的 17 世紀，是以「文化」為區分標準的時期，這裡所稱的文化指的是生活文化，以女真方式生活、說女真話的都會被歸類為滿洲。而以漢人方式生活的則被歸類為尼勘（nikan），不論你是女真、朝鮮還是漢人皆是如此；⁹18 世紀，因乾隆帝不滿入關後的旗人生活腐敗，為了讓這些旗人想起「滿洲舊俗」而編纂《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滿洲源流考》等書，並要求保持「國語騎射」的傳統。而這些舉措也在無意間讓滿洲由「文化」

³ 王鍾翰，〈關於滿族形成中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1 年第 1 期，頁 130-131。

⁴ 王鍾翰，〈關於滿族形成中的幾個問題〉，頁 132-134。

⁵ 吳智超，〈略論“新滿洲”〉，《滿族研究》，1987 年第 1 期，頁 92。

⁶ 吳智超，〈略論“新滿洲”〉，頁 92-93。

⁷ 陳鵬，〈清代“新滿洲”融入“滿洲共同體”途徑探研〉，《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7 年第 10 期，頁 24-25。

⁸ 柯嬌嫵（Pamela K. Crossley）著，陳兆肆譯，《孤軍：滿人一家三代與清帝國的終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頁 3-5。

⁹ Pamela K.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89-90.

轉型成「種族」；¹⁰而在 19 世紀，受到太平天國的影響，清廷財政無法維持八旗所需，因此在 1865 年准許旗人出旗入民籍。柯嬌嫵認為受到主流社會的邊緣化，以及面對保留旗籍還是出旗的選擇，代表滿人已開始有族群意識，具備族群的身份。¹¹歐立德（Mark C. Elliott）則對於柯嬌嫵所提出的「滿洲要到 19 世紀才具備族群性」的觀點提出反駁，他認為八旗的創建便是滿洲身分的誕生。¹²滿人的身份內容，包含神話、歷史、家譜、地理與文化等方面，藉由這些共同的身份內容，滿人便成為「滿洲八旗」這一群體，而非「蒙古八旗」或是「漢軍八旗」。¹³且滿人所具備的旗人身分，與民人在生活、司法、入仕方式都有極大的不同，這也使得社會將旗人與滿人畫上等號，這當中也包含蒙古八旗與漢軍八旗的旗人。¹⁴在歐立德的觀點中，滿洲身分的創建與認同，與八旗有很大的關連性。路康樂（Edward J.M. Rhoads）同意八旗是一個多族群組成的組織，除了最初的女真外，隨著勢力擴張，逐步吸納了蒙古、漢等數個族群，而進入這個組織後，就獲得一系列的特權，如國家會給予津貼補助，入仕的機會也比非旗人高上許多。¹⁵雖然八旗的組成成分多元，但身處組織中的人並不會特意區分滿、蒙、漢，而是統稱自己為旗人；而從他者的角度來看，特別編制的戶口，在社會中擁有特權，也產生一種他們是特殊群體的觀感。¹⁶有別於前面三位學者，路康樂認為滿洲成為族群或種族的要點，本身所擁有的特權雖是基礎，但更重要的是西方民族主義思潮的傳入，由外人所創造出來才是首要原因。由此可見，就是在這個時期旗人由原先的職業組織，轉變為帶有民族意涵的滿人。

當新清史學說傳入作為當事者的中國學界時，因為新清史強調的民族特性與文化隔絕，與中共當局的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等政策相悖，部分新清史學說的內容，可能會有所刪減，這反讓美國學界批評有損學術自由，而讓新清史在中國，由學術議題上升至政治議題。¹⁷至於台灣方面，雖有汪榮祖等贊同何炳棣關於滿人漢化之觀點，反對新清史將滿洲視為外來政權，而是中華帝國之延續的聲音存在，¹⁸但重新思考滿洲漢化這個課題之人同樣存在。葉高樹提到因為滿洲組成的多元性，在探討漢化問題時必須注意到族群以及階級上的差異，所導致的漢化程

¹⁰ 柯嬌嫵（Pamela K. Crossley）著，陳兆肆譯，《孤軍：滿人一家三代與清帝國的終結》，頁 22-24。

¹¹ 柯嬌嫵（Pamela K. Crossley）著，《孤軍：滿人一家三代與清帝國的終結》，頁 169-171。

¹²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4.

¹³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65-72.

¹⁴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5.

¹⁵ Edward J.M. Rhoads 王琴、劉潤堂譯，《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 1861-192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11），頁 39-47。

¹⁶ Edward J.M. Rhoads 王琴、劉潤堂譯，《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 1861-1928》，頁 17-18。

¹⁷ 徐泓，〈“新清史”論爭：從何炳棣、羅友枝論戰說起〉，《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1 期，頁 5。

¹⁸ 汪榮祖，〈以公心評新清史〉，收入汪榮祖主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49-56。

度之不同，¹⁹除了文化、習俗上的「漢化」課題，政治上的「漢化」也是討論重點。過去討論滿洲成功統治中國的原因大致分成三個取向—同化的漢化、滿洲中心，以及中間的征服王朝或是涵化的漢化。²⁰不過葉氏則提供一個新觀點—參漢酌金，這當中提到的漢，並非單指族群上的「漢」，而是指所有的外來文化。也就是在引進如明朝的典章制度、蒙古的文字系統時，不是一面倒的全盤接受，而是在遇到與滿洲舊俗有所抵觸的部分時，會以滿洲舊俗為主體進行適當的調適。

²¹

（二）滿洲的國族認同

關於滿洲的國族認同，過去在中國的學術界中被評為「似乎不成問題，至少不是什麼有意義的問題」。²²將滿人的國族認同與滿人漢化兩個議題畫上等號，因為滿人統治中國多年，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甚深，因此在國族認同上已具備對於中國的認同。在滿洲對於中國認同上，又可分為政治上的認同，以及文化上的認同。

政治認同上，根據黃興濤的研究，清廷的官方文件自順治朝開始，便將清所統治的區域稱為中國，而到了康熙時代，「中國」一詞的使用更加普遍，從《尼布楚條約》開始，與西洋各國的外交文件中，都大量的使用到「中國」、「中華」等字眼，並以此推斷滿洲統治階層認同「中國」、自稱「中國人」已是一種自覺的常態。²³其中又提及在晚清立憲時期，載澤、端方等所上奏要求消除滿漢畛域的奏摺，以及留日旗人創辦的《大同報》所宣揚的「滿漢平等」、「五族大同」思想，是日後滿人認同「五族共和」、「共和中國」的重要基礎來源。²⁴

在文化認同上，孫會修的論文提到，滿人官僚在戊戌時期已經開始產生有別於過去王朝的國家認同，而增添了新的內容。如宗室壽富在《知恥學會後續》中大量使用「我中國」、「吾中國」，而不是使用「我大清」；又或者宗室盛昱的詩詞的一小段提到「起我黃帝胄，驅彼白種賤」自認為黃帝子孫、黃貴白賤的種族思想。將以上兩人的著作解釋為要消弭滿漢、族群的認同，讓其服從於更高層次的國家認同之下。²⁵

不過定宜莊對此有不同的看法，若將盛昱的詩作整首進行分析的話，定氏雖同意盛昱多少擁有對於中原的國家認同，但同時又寫到「畏吾廉孟子，秀出中州彥」、「薄宦住京師，故國喬木戀」以元代色目人離開故鄉散居中原，但仍舊保持著對故鄉的留戀，來比喻自身所處的情況。絕非是心甘情願地向黃帝認祖歸宗這

¹⁹ 葉高樹，〈「滿族漢化」研究上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0 期（臺 2010），頁 203-214。

²⁰ 葉高樹，〈「參漢酌金」：清朝統治中國成功原因的再思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6 期（2006），頁 155-165。

²¹ 葉高樹，〈「參漢酌金」：清朝統治中國成功原因的再思考〉，頁 165-178。

²² 黃興濤，〈清代滿人的“中國認同”〉，《清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頁 2。

²³ 黃興濤，〈清代滿人的“中國認同”〉，頁 3-4。

²⁴ 黃興濤，〈清代滿人的“中國認同”〉，頁 7-10。

²⁵ 孫會修，〈清末滿人國家認同研究－以化除“滿漢畛域”討論為中心〉（武漢市：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3），頁 41-42。

麼單純，而是對自身族群的未來感到無助、徬徨或許更為貼切。²⁶至於《大同報》的「滿漢同源」、「滿漢平等」言論，很大的原因是為了要與當時革命派所宣揚的「漢滿不同種」、「漢貴滿賤」等言論作對抗，意圖建立一個相容並包的君主立憲大帝國，絕非是革命黨所期望的單一漢民族國家。²⁷從以上推論來看，滿人眼中的「中國」與漢人眼中的「中國」可說是大相逕庭，更別說會產生跟漢人同樣的「中國」國家認同了。

個人的國族認同，將分別以端方、升允二人的研究為例。出身滿洲正白旗的端方，因為其喜愛收藏金石、認為三皇五帝為中國人之祖、尊孔為聖等行為，在文化上被判定擁有與漢人一樣的中國認同。²⁸而政治上，在其奏摺《請平滿漢畛域密摺》提到「中國新政莫大之障礙，為我朝前途莫大之危機」，將「中國」與「我朝」並用，被解釋為「中國」是長存的，而「我朝」只是歷史性的階段，因而在政治上被認為具備中國認同。²⁹蒙古鑲黃旗出身的升允，他的認同被認為是多層次的，除了民族認同外，還包含地域及政治上的認同。在民族認同上，從詩作《自述詩》來看，點名自身具備的察哈爾蒙古身分，歷經七代與滿洲休戚與共，最後漢化的歷程。³⁰地域認同上表現在 1912 年，為了拉攏非蒙非滿的張作霖，而建立一個以地域為主的北方認同，來對抗南方的苗蠻革命軍。³¹但升允的認同是有層次的，政治與文化的認同（對清帝國的認同）最高，其次才是民族與地域的認同，而民族與地域的認同是彈性、可調整的，以服從更高層次的政治認同。³²

綜上所述，過去在看待滿洲國族認同這一議題時，多半只將焦點置於滿人的外在行為上，像是「中國」、「中華」的使用等，就解釋為滿人具備與漢人一樣的中國認同。但就如同定氏在其文章中所提到的，僅截取詩作中的一小段來解釋，是無法完整詮釋作者所想表達的意思，而滿人所提倡的五族大同思想之目的，是為了鞏固其統治階層的地位，而非是贊同民國所宣揚的五族共和。另外關於使用「中國」等同於認同中國的理論，亦有其問題所在，也就是當時所使用的「中國」是否等同於具有現代國家意涵的「中國」。畢竟中國最早的意思，所指的是中央之國，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即使是在晚清的外交文書中大量使用「中國」，也未必代表當時的人就認同「中國」具有政治上的意涵。³³若只從文字上的使用來判定滿人的中國認同，過於片面了些，應當以一個更全面的視角來重新省視過去的研究。

²⁶ 定宜莊，〈晚清時期滿族的國家認同〉，收入汪榮祖主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頁 176-180。

²⁷ 定宜莊，〈晚清時期滿族的國家認同〉，頁 180-186。

²⁸ 遼雲飛，〈端方：一個滿族官員的民族主義及其政治取向〉，《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6 期，頁 63。

²⁹ 遼雲飛，〈端方：一個滿族官員的民族主義及其政治取向〉，頁 64。

³⁰ 張永江，〈民族認同還是政治認同：清朝覆亡前後升允政治活動考論〉，《清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頁 14。

³¹ 張永江，〈民族認同還是政治認同：清朝覆亡前後升允政治活動考論〉，頁 14-15。

³² 張永江，〈民族認同還是政治認同：清朝覆亡前後升允政治活動考論〉，頁 15。

³³ Arif Dirlik 馮義達譯，《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新北：衛城出版，2018），頁 120-121。

(三) 滿洲國的國家特性與國族建構

對於滿洲獨立或滿洲國的相關研究，兩岸的學術界經常將此與日本的對華侵略做結合，導致滿洲國被簡化為日本的偽政權或是殖民地。除了學術研究上，教學現場亦然，在兩岸的歷史教育中提到滿洲國時，往往會稱其為「偽滿洲國」藉此來強調己方的正統與對方的非法性。雖然近幾年台灣的教科書已經改稱為滿洲國，但說明上仍舊是「受日本扶植的政權」彷彿滿洲國的內涵僅此而已。

實際上的滿洲國又是如何，據山室信一所言，滿洲國脫離中華民國獨立建國後，對內上為使國民接受，強調滿洲國與中華民國之間的異質性和對立性；對外則須獲得國際社會承認且保障日本既存利益，無法否定與中華民國的國家繼承關係。使得滿洲國對中華民國採取矛盾的斷絕性和相連性立場，這也成為滿洲國獨具的特徵。³⁴而人盡皆知的「五族協和」，除了消弭中華民國的反日民族主義外，也是為了與中華民國的「五族共和」做抗衡所提出。³⁵但林志宏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民族協和實際上是政治名詞，為了讓獨立建國有一更加完善的理由，所提出之超越「民族自決」的政治口號。³⁶

至於滿洲國治下的國民，對於滿洲國的國家認同又是如何，這在學界上是個有趣的問題，但目前尚未有顯著的研究成果。過去的相關研究主要是與「清遺民」相關，但對於清遺民的具體定義，尚未得到確切的答案。像是焦靜宜的分類，不論是否忠於清廷，只要與清廷有關者皆為遺老、遺少；³⁷而胡平生則認為遜清遺老絕大多數是漢人，只有少數的漢軍旗人。³⁸而在林志宏的研究當中，主要的研究對象與胡平生所定義的遜清遺老類似，是以不具旗人身分的漢人對於清廷與民國兩者的政治、文化認同下進行研究。雖然與本研究所著重的對象有所不同，但林氏從個人書信、日記、報章雜誌，甚至是墓誌銘等做為資料來源，並進行分析解讀的研究方式，為本研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示範。³⁹

而為了與中國做出區別，強調滿洲國的「非漢」特質，滿洲國開始進行他們的國族建構工程。除了從教育上為下一代的國民建立滿洲國認同外，就是以田野調查實證研究的方式來「創造滿洲」。像是日本參謀本部於 1904 年出版的《滿洲地志》，就針對滿洲的史地、物產、風俗有相當詳盡的紀錄。日後又有以「北滿地區」的鄂倫春族與其他民族的調查，在數次的調查當中，得出了日、朝、滿不論在語言、信仰上，都與中國有極大的差異，而滿洲人應藉此消解大中華民族的束縛，形塑嶄新的滿洲民族文化與社會，朝向亞細亞文化的路途邁進。且滿洲當地的族群具多元性質，但又能兼容並蓄，認為漢文化並非占據滿洲文化的絕對地

³⁴ 山室信一著；林琪禎、沈玉慧、黃耀進、徐浤馨譯，《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新北：八旗文化，2016），頁 118-120。

³⁵ 山室信一著；林琪禎、沈玉慧、黃耀進、徐浤馨譯，《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頁 126-127。

³⁶ 林志宏，〈有毒的聖杯－滿洲國「民族協和」的實踐及其困境〉，《新史學》，第 31 卷第 3 期（2020），頁 212-214。

³⁷ 焦靜宜，《20 世紀初中國的遺老遺少》（臺北：博遠出版有限公司，1990），頁 5-12、173-186。

³⁸ 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頁 53-54。

³⁹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2009），頁 1-31。

位，而是與其他不同的文化共同存在於滿洲民族當中。⁴⁰另外在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有關滿洲國的研究中，他以日本學界對於滿洲地區的田野調查來看，指出在日本的調查中，三者在薩滿信仰、宗教結構上的相似之處，證明三者皆屬於通古斯族群的一份子，而當中得出鄂倫春族因是最接近於遠使狀態的通古斯族群。藉由調查結果將日、滿、朝與中國劃出清楚的界線，並對鄂倫春族進行民族隔離政策，保持其原始性，以此增加自身的統治正當性。⁴¹在王宇昕的研究中，以《盛京時報》為考察對象，藉此了解滿洲國在大眾傳媒上的「滿洲共同體」建構過程。文章提到《盛京時報》大量使用「協和語」的方式，是為了讓日本文化快速滲透的手段；使用大同、康德紀年，又或者是報導滿洲國政府在社會救助、國家建設等惠民政策，都是為了讓滿洲國的國家觀念深植人心的手段。除了共同體的建設外，亦在對中國的他者建構上不遺餘力，將國民政府描述成黑暗、混亂的。利用這種「對內認同，對外分界」的報導方式，來推動滿洲國內部的國族認同。⁴²

（四）當代的國族建構

國族建構的研究案例，將以與我們切身相關的「中華民族」之建構過程，作為主要的研究回顧。其實早在古代的中國，便已有一與民族主義類似，但卻又不盡相同的思想流傳在中原大地上，那就是華夷思想。早先對於華夷之別，首先是透過雙方生活、生產方式，或與之相關的文化特徵上之差異，而分為農業定居的華，與狩獵游牧的夷。但界定華與夷的方式更重要的，還是對於其是否接受或保持「禮」這一文化規範而定，可見華與夷的界定並非是牢不可破，而是兼容並包的，古代之中華可被視為是一由多民族所組成的文明共同體。⁴³但到了清末時期，中華的概念又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之中又與革命黨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有著深層的因果關係。楊瑞松便以鄒容的《革命軍》來研究革命黨的我族與他者建構，鄒容使用了當時西方的顯學一人種學來做解釋，將漢族與滿族劃分為不同的人種，⁴⁴且大力提倡漢族的崇高性來貶低滿族；另外是創造出共同的歷史記憶來強化族群的凝聚力，而最好的方式是使用「受害者意識」來達成。將明末清初的屠殺、剃髮流辯、文字獄，以及受到西方列強宰割的主因，都歸咎於滿族的野蠻統治，若想恢復到漢族過往的神聖性，勢必得將野蠻的外來政權給推翻。⁴⁵另外就是要找出漢族的「共同歷史起源」，革命派找上的便是有中國最初的帝王—黃帝來做為漢族的共同始祖，而漢族個個都是同胞兄弟，這也強化了驅逐非同族政權的正當性。⁴⁶而在面對革命黨的大漢族、排滿思潮下，梁啟超等人提出「中

⁴⁰ 林志宏，〈有毒的聖杯－滿洲國「民族協和」的實踐及其困境〉，頁 220-223。

⁴¹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179-188.

⁴² 王宇昕，〈日本殖民政策與“滿洲共同體”認同的製造－基於《盛京時報》的考察〉，《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19 年第 1 期，頁 60-63。

⁴³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 頁 27-52。

⁴⁴ 楊瑞松，〈打造共同體的新仇舊恨：鄒容國族論述中的「他者建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37 期 (2012) 頁 51-53、頁 65-66。

⁴⁵ 楊瑞松，〈打造共同體的新仇舊恨：鄒容國族論述中的「他者建構」〉，頁 56-59。

⁴⁶ 石川禎浩，〈20 世紀初年中國留日學生 “黃帝” 之再造－排滿、肖像、西方起源論〉，《清史

華民族」的概念，主張以「中華民族」來統領漢、滿、蒙、回、藏各族群，將王朝中國轉型為具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而革命黨掌握政權後後，沿用了此一概念，提出「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的民族統一政策。⁴⁷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共首要進行的是以繼續革命為目標、人民話語為主體的國家建構，加上革命的最終目標是達到國家的消失，因此統一的國族的建構不被受到重視。反而是遵循蘇聯的路線，區別出多個民族的民族識別工作，藉此達到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的相關政策。共和國的國族建構，要等到 1956 年中共八大提出的四個現代化時萌芽，並在 1970 年代末改革開放後成為重要課題。因為受到現代化的影響，社會開始出現分層，而分層也代表有大量的群體誕生，這對於中共的團結思維是相當不利的，因此才會在建國 30 多年後開始總結並調整「新中國」的國族建構。⁴⁸任劍濤指出，新中國在間隔數十年才進行的國族建構工程，將面臨三點難題，一是漢民族內部的認同差異，如臺灣、香港就與中國在社會、政治上的認同有極大的差異；二為內陸邊疆問題，也就是西南一代的少數民族，當地主要受原始宗教或基督教影響，國族認同上或許有所難度，但並不會太過困難；而最棘手的則是第三點，國家邊疆的少數民族，因為當地多半具有建構政治體的歷史記憶，加上本身具備的獨特族群文化，若是貿然的將中原儒家文化強加於該地，反會造成文化抵觸，而不利於國族建構。⁴⁹自習近平上任並喊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口號後，中共開始加緊民族團結進步教育的實施，以儒釋道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主體，少數民族文化則是中華民族的底色，藉此達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化多元為一體之「中華民族一體化」建設。⁵⁰

不過一個民族國家的建立，往往是以在這片土地上掌握權力的族群，藉由高文化來發明出一個新國族，而權威者透過社會的支配性制度灌輸自身價值，以此來統一這片土地上的眾多族群，稱為正當性認同。⁵¹但少數族群未必會心甘情願的接受新國族的存在，以行動的方式來延續自身的文化，並發展出新的認同型態。主要的認同型態有三種：抵抗性認同，對於本族歷史與文化的再詮釋，強調自身與其他群體的差異性，劃分出我族與他者的邊界，也就是創造出一個新民族來與國族抗衡，最終走向獨立運動或是獲得民族國家疆界內的高度自治；計畫性認同，族群重新建構自身主體性，並重新定位自身在社會的地位，冀圖來改造既有的社會結構，主要反映在反抗國家現行的少數民族政策，或是同化主義的高文化，望能使自身文化、其他群體以及國族皆能共存於社會；順服性認同，在面對國族文化霸權時，掩飾自身的原生性認同，或是接受大眾加諸在其身上的刻板印象，只

研究》，2005 年第 4 期，頁 51-53。

⁴⁷ 沈桂萍，〈“中華民族”建構的歷史路徑和現實任務〉，《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0 年第 5 期，頁 54-55。

⁴⁸ 任劍濤，〈遲到的建構：國族與國家的錯位與接樁〉，《探索與爭鳴》，2020 年第 2 期，頁 13-14。

⁴⁹ 任劍濤，〈遲到的建構：國族與國家的錯位與接樁〉，頁 15-16。

⁵⁰ 沈桂萍，〈“中華民族”建構的歷史路徑和現實任務〉，頁 57-58。

⁵¹ 趙中麒、楊曉玲，〈安身立命於民族國家之中？當代民族國家少數族群／民族的生存與適應〉，《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第 7 卷第 3 期（2017），頁 101-111。

有身處同溫層中才會表露出自身的文化認同，降低不利生存的影響，取得最大的文化存續機會。⁵²

國族主義傳入中國，為中國社會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這個變化深深地影響著歷史發展的走向。過去的國民黨，與現在的共產黨為了加深中國各族群的向心力，而以漢文化做為高文化，創造出國族「中華民族」，冀圖以此來統合其他民族，但各族群分別以自己的方式來對抗這個新國族。而滿洲在面對這個新國族時，清末民初為避免排滿風潮，採用了順服性認同來確保自身文化的存續。到了滿洲國時期，則藉由身為掌權者的身分，創造出一個高文化來製作「滿洲國國族」。而在 21 世紀的今日，則是藉由抵抗性認同，期望走出屬於滿洲自己的道路。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本題目的研究範圍，上溯清代下至當代，除了有歷史上的研究外，也包含了對於當代的社會議題。因此在研究上，會試著將歷史學以及民族學的深入訪談兩者研究方法並用，以求能夠兼顧對於歷史的回顧以及當代的關懷。

（一）資料收集

在研究滿洲的組成以及滿洲的國族認同時，因為是長年累月的過程，大到政府官方檔案，小至個人書信都可能是重要的研究對象，想必史料的數量一定相當可觀。因此便需要有系統地尋找、鑑定史料。因此在這方面會利用歷史研究法來進行。在鑑定史料的同時，一併進行文獻分析法，將文獻蒐集、分析、歸納、研究來提取日後研究所需的資料，並對文獻做出客觀且有系統的描述。而採用的史料有下列幾項：

1. 政府文書

在清代的政府文書方面，可分為史書類的實錄、起居注，以及政書類的《八旗通志》。實錄與起居注雖然是專門記載先朝皇帝的各類事蹟，但亦會將當時的外交、經濟、軍事等一併收錄，因此也是了解當時社會文化的重要史料，實錄部分主要使用《清實錄》。《清實錄》記錄著歷代皇帝的言行舉止，可從中了解到皇帝是如何定義「滿洲」，以及滿洲該有甚麼樣的文化表現，起居注的使用也是如此。《八旗通志》又分為《八旗通志初集》與《欽定八旗通志》兩部，記錄著八旗制度的開端、組織沿革以及人物傳略等資料，對滿洲的組成有著重大意義的八旗制度，《八旗通志》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

另外在與滿洲國相關的文獻上，分別使用日本的線上國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滿洲國法令輯覽》。另外還有由處於 1930 年代的張餘生所收集整理而成的《倭製滿洲國》一書，了解滿洲國在建國前的相關會議、法令與宣言。不論這些法令或是宣言的內容是否實踐，我們仍能從中了解到當時的滿洲國創立者、執政者理

⁵² 趙中麒、楊曉路，〈安身立命於民族國家之中？當代民族國家少數族群／民族的生存與適應〉，頁 111-119。

想中的滿洲國，應當是個甚麼樣子，以及對於滿洲國的未來有著怎麼樣的期許。

2. 個人傳記

個人傳記的部分，包含了本人親撰的回憶錄，後人整理其生前遺留下來之日記、信件、詩作、出版品，與口述訪談等內容。日記、信件、詩作等個人著作，有時是在事發當下，或是與事件沒隔幾日便記錄下來，一定程度上能展示出當事人對歷史事件的內心情境與真實想法；回憶錄或口述訪談部分，多半是在事發多年後書寫而成，雖然可能會因事隔多年，記憶上多少會出現落差，但仍舊有其參考價值。個人傳記主要會運用在第三、四章上，藉由經歷晚清動盪的當事者之紀錄，了解當時的滿洲群體如何看待社會之變遷，如善耆、升允的詩作，溥儀的自傳《我的前半生》，或者是由外國人 J.C. Keyte 紀錄有關辛亥革命對陝西造成影響。

另外從溥儀的《我的前半生》也能看到日本人在滿洲國建國前，所做的各式準備以及經過。而在許雪姬等人整理出版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點滴》、倉本和子 (Kuramoto Kazuko) 的回憶錄，或是中國所編纂的《回憶偽滿建國大學》，從這幾本著作當中，能夠讓我們一窺當時滿洲國各族群的真實生活境況。

3. 雜誌期刊

這裡的出版品指的是報章雜誌，報章雜誌是最能將個人的思想傳達出去的管道，而本研究將會著重於 1907 年的東京《大同報》、滿洲國時期的《新滿洲》、《新青年》、《奉天教育》、《建國教育》，以及當代復國運動組織發行的《王道月刊》。《大同報》可以認識到在晚清時期，作為留學生的滿洲菁英，如何看待立憲與革命兩大思潮之爭；《新滿洲》、《新青年》、《奉天教育》、《建國教育》可以了解滿洲國或是相關組織，想要傳達甚麼樣的滿洲國形象給人民，後兩者還可見到滿洲國的國族建構如何呈現於教育現場；《王道月刊》可以理解當代的復國運動的核心思想為何，以及他們是如何重新建構「滿洲」這個概念來應對當代社會。

民族學的研究方法，將以參與觀察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跟深入訪談 (in-depth interview) 的方式進行。參與觀察，不僅只是擔任一個置身事外的觀察者，同時藉由參與的方式，來理解這個群體是如何看待這件事，與為何覺得這件事是有意義的。參與觀察在本研究的應用主要是在滿洲國復國組織的 Twitter 上，觀察該組織歷次的發文，以及發文下方留言的互動情形，適時加入他們的討論，以求深入理解這些參與者對於復國運動的想法。在經過參與觀察的方式後，亦能增加與當事人的互動機會，尋找主要的文化報導人，除了增加對社群的了解外，亦能借助報導人的生命史，提供研究更加完整的資訊。深入訪談在本研究的運用，主要會聚焦於兩個主題，組織的發展活動以及復國運動的中心思想。組織的發展上，會以製作出組織的大事記年表為目標，以及了解該組織是否有除了網路以外的實體政治活動；復國運動的中心思想，會針對他們的政體選擇、族群觀點、國族建構等內容進行訪問，以求更確切的了解這個復國運動的本質。另外藉由文化報導人，了解個人參與復國運動的生命史，從中深入探討個人的國族認同發展歷

程。

（二）章節架構安排

本論文共分六章，第一、六章分別為緒論與結論，第二至五章則是研究內容。

第一章、緒論，介紹本研究的動機與問題意識，並對過往的研究成果進行回顧。

第二章、多族群共同體的滿洲，本章目的是了解滿洲的內涵，以及誰屬於滿洲這兩個問題。為釐清這兩個問題，筆者將從清帝國的滿洲統治者所編纂之滿洲史料著手，了解滿洲是如何定義自身這個新群體。並對清帝國中期的滿洲文化復振運動，對於日後的滿洲群體認同所帶來的影響，做初步的探討。

第三章、清末民初的滿洲民族認同，首先了解民族主義的歷史，如何從歐洲興起，再傳入到遠東的中國，以及漢與滿兩大社群是如何看待民族主義。再來是探究革命派自排滿到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變遷歷程，是如何影響到滿洲人的國族身分認同，並將挑選幾位滿洲人士進行個案研究。

第四章、滿洲理念的再現？滿洲國的理想與現實，本章先從滿洲國的建國歷程談起，因滿洲國與日本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日本的視角甚為重要。而在建國後，滿洲國當局如何去塑造國民的國族認同，而當時的滿洲國國民又是如何看待這個新國家與新認同，這將是本章的探討重點。

第五章、浴火重生？當代滿洲國復國運動，了解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滿洲，是如何促成復國運動之興起，並深入了解復國運動的主要推廣組織，滿洲帝國流亡政府其發展歷史、主要活動與中心思想等，再與具有相似背景的藏人行政中央進行比較。另外將近來在網上興起的「東北不滿」議題與滿洲國復國運動做連結，探討兩方合作的可能性。最後對復國運動的思想、組織運作等方面，是否符合現代社會的價值觀進行分析。

第六章、結論，為本研究進行總結。

（三）研究限制與預期成果

本研究最大的限制，在於筆者欲研究的對象—滿洲國流亡政府，是一線上的團體，加上可能有中共打壓的潛在因素，該組織特別重視組織與個人身分的保密，因此在驗證訪談人的經歷上會有一定的難度，對於其所提供的資訊亦得多加考證，謹慎使用。

預期成果方面，藉由研究清末至今具有滿洲或滿洲國身分之人的著作，深入了解在大時代變化之下，滿洲人對身分認同的變遷。並對過往「滿人漢化即有中國認同」、「滿洲國僅是日本之傀儡政權」等既定印象進行反思。另外深入了解滿洲國復國運動之主張與訴求，重新檢視「滿洲」、「滿族」、「中國人」與「中華民族」這些我們過去習以為常的話語。

第二章 多族群共同體的滿洲

第一節 滿洲的「滿洲源流考」

關於滿洲族群的起源，根據當代的民族學研究，學界大致認同滿洲及其先世族群，都是通古斯民族的一個分支，大約於秦漢時期遷入滿洲地區，與當地的古亞洲族雜處，並一步步的取代它們成為滿洲地區的強勢族群。¹以上是近現代經過科學考據的結論，但在民族學尚未傳入中國時，滿洲統治者又是如何追溯它們的族群起源呢？本節將從滿洲自行編纂的神話傳說、史料典籍切入，了解滿洲是如何看待、解釋自身的族群發展。

（一）神話中的源流考

關於滿洲的起源神話，在眾多由滿洲統治者所編纂，與滿洲有關的檔案中都有所記載，如《滿洲實錄》、《欽定滿洲源流考》、《欽定八旗通志》、《御製清文鑑》等。而各文件紀錄的內容，除了細部上有些許之差異外，主要內容並無太大的差異。以下引用滿文本《滿洲實錄》之漢文譯本，來進行初步介紹：

滿洲原起於長白山之東北布庫哩山下一泊名布勒瑚里。初，天降三仙女浴於泊，長名恩古倫，次名正古倫，三名佛庫倫。浴畢上岸，有神鵲銜一朱果置佛庫倫衣上，色甚鮮妍，佛庫倫愛之不忍釋手，遂銜口中，甫著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佛庫倫後生一男，生而能言，倏爾長成。母告子曰：「天生汝，實令汝以定亂國，可往彼處。」將所生緣由一一詳說，乃與一舟：「順水去即其地也。」其子乘舟順流而下，至於人居之處，登岸折柳條為坐具，似椅形，獨踞其上。彼時，長白山東南鄂謨輝鄂多理內有三姓，爭為雄長，終日互相殺傷。適一人來取水，見其子舉止奇異，相貌非常，回至爭鬥之處告眾曰：「汝等無爭，我於取水處遇一奇男子，非凡人也，想天不虛生此人，盍往觀之？」三姓人聞言罷戰，同眾往觀。及見，果非常人，異而詰之，答曰：「我乃天女佛庫倫所生，姓愛新覺羅，名布庫哩雍順。天降我定汝等之亂。」因將母所囑之言詳告之，眾皆驚異，曰：「此人不可使之徒行。」遂相插手為輿，擁捧而回。三姓人息爭，共奉布庫哩雍順為主，以百里女妻之。其國定號滿洲，乃其始祖也²

以上便是滿洲起源神話的大體內容，雖然《滿洲實錄》是上述提到的史料中，成書最早的一部，但故事的內容未必是最古老的版本。事實上，三天女故事早在天聰九年（1635）五月六日，便已記錄在滿文史料當中。最早的三天女故事，出自

¹ 凌純聲，《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上冊》；收入《亞洲民族考古叢刊·第二輯》11（臺北：南天書局，1978），頁41-44。

² 祁美琴、強光美編譯，《滿文《滿洲實錄》譯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頁2-6。

於一位名叫穆克什克 (muksike) 之人，他是皇太極征伐黑龍江時，歸降的其中一人。他告訴皇太極：「我的祖父、父親代代居住在布庫里 (bukūri) 山腳的布勒瑚里 (bolhori) 湖。我們那並沒有文書檔案，古代的生活是用說的來傳接。那布勒瑚里湖有三天女恩古倫 (enggūlen)、正古倫 (jenggūlen)、佛庫倫 (fekūlen) 來沐浴。有神鵲送來顆紅色果實。最小的女子佛庫倫得到後含入口中，進入喉嚨後，有了身孕。生下了布庫哩雍順 (bokori yongšon)。他的近親是滿洲 (manju) 部。」

³

由此可見，三天女故事並非出自於建州部，最早應是在黑龍江一帶流傳，不過在穆克什克講述該故事時，也為皇太極引用此故事留下了伏筆，那就是在故事的最後，穆克什克提到布庫哩雍順與滿洲部實為近親。而在皇太極聽聞三仙女故事後的同年八月，《滿洲實錄》一書正式完成。⁴雖然不清楚穆克什克是以什麼為根據，提出布庫哩雍順與滿洲具有親戚關係，或許是為了在滿洲政權中保有一席之地，而脫口說出這句話也未可知。但在後續的滿文史料中，並未見到有關穆克什克的紀錄，且這段故事也並未被漢文史料所記載，所以對此假說目前難以給出佐證。

在天聰九年 (1635) 前，不論滿、漢文史料，都未曾有建州部見過三天女故事流傳的紀錄，這不僅讓人懷疑，皇太極是否直接挪用穆克什克一族流傳的故事，稍加潤色而成愛新覺羅一族的起源故事。這麼做實際也為皇太極提供了兩個正當性，一是統治上的正當性，故事提到愛新覺羅的始祖是天女之後，這當中富含君權神授的概念；二是征服黑龍江各族的正當性，既然三天女故事最早在黑龍江一帶流傳，且穆克什克提到布庫哩雍順乃滿洲之近親，做為同族的滿洲將黑龍江納入自身的統治範圍內，那也是無可厚非的。

從黑龍江的三天女故事，再到愛新覺羅一族的起源的這段過程，可見到皇太極藉由神話傳說的手段，企圖達到統一滿洲各部的目的。除此之外，皇太極的玄孫則是利用另一手段來追溯滿洲之起源，而這也是接下來所要探討的內容。

(二) 史料上的源流考

關於史料上的源流考，據《欽定滿洲源流考》所載，滿洲之先世歷經古代的肅慎，漢代的三韓，魏晉的挹婁，元魏的勿吉，隋唐的靺鞨、新羅、渤海、百濟諸國，金初的完顏部，以及明代的建州諸衛。⁵這之中以肅慎、挹婁、勿吉、靺鞨、完顏、建州與滿洲有較為直接的關聯，因此會先從上述各部族開始介紹，之後再討論滿洲與三韓、新羅、百濟各族之間的關聯性。

關於古之肅慎，在漢人史料中如《竹書紀年》「二十五年，息慎氏來朝貢兮

³ 岡田英弘譯註，《舊滿洲檔：天聰九年》(東京：東洋文庫，1975)，頁 124-125。國立故宮博物院，《舊滿洲檔（九）》(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9)，頁 4241-4242。

⁴ 祁美琴、強光美編譯，《滿文《滿洲實錄》譯編》，頁 1-3。

⁵ 阿桂，《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9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3），頁 454。《欽定滿洲源流考》係乾隆四十二年 (1777) 阿桂、于敏中等人奉上諭，為應對滿洲文化逐漸式微，而對建州沿革、滿洲始基與古今地名進行考察，特編此書。

天。」⁶、《逸周書》「……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塵……」⁷、〈後漢書·東夷列傳〉「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砮、楛矢。」⁸在這些史書中，分別有息慎、稷慎、肅慎至少三種類似，卻又不完全相似的稱呼紀錄其中。滿洲編纂者認為，滿洲舊稱珠申，也就是肅慎之轉音，而漢人不知原委才會出現息慎、稷慎，其實一也。⁹

魏晉之挹婁，相關紀錄最早出現在《後漢書》「挹婁，古肅慎之國也。」¹⁰，在其他史料亦有提到挹婁即為肅慎的紀錄，如《三國志》「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古之肅慎氏之國也。」¹¹、《晉書》「肅慎氏一名挹婁。」¹²、《新唐書》「黑水靺鞨居肅慎地，亦曰挹婁。」¹³。自挹婁開始，有較多關於其文化習俗、社會政治等相關紀錄，《三國志》稱「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自漢以來，臣屬夫餘。」¹⁴

至南北朝時期，挹婁一詞開始由勿吉與靺鞨所取代。《魏書》「勿吉，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¹⁵，《隋書》「靺鞨，在高麗之北……即古之肅慎氏也。」¹⁶。雖有兩種稱呼，但實際上所指的是同一部族，如《北史》「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¹⁷或是《通典》「勿吉，又曰靺鞨。」¹⁸雖有勿吉、靺鞨兩種不同的稱呼，其實為一國，蓋南北音殊異對互異所導致。¹⁹唐武德前，勿吉與靺鞨會交互使用。武德後，則無勿吉之稱而僅有靺鞨。²⁰靺鞨共有七部載於史冊，分別是粟末、伯咄、安車骨、拂涅、號室、黑水、白山。²¹在高句麗亡國後，各部主要併入粟末麾下，惟黑水部獨盛自分為十六部落。²²粟末部在大祚榮受封為渤海郡王後，史書便以渤海專稱之，²³靺鞨則是專代黑水部。對滿洲而言，黑水靺鞨對其可說是影響甚深，尤其反映在軍事武力上「諸史咸稱七部中黑水尤勁，扶輿之氣鍾厚於茲，蓋以徵我國家出震方行，霆驅電掃，八旗勁旅有勇知方，所有來者遠矣。」²⁴

宋元時期則是以女真稱之，女真一詞的使用，最早在唐貞觀年間，²⁵最晚至

⁶ 沈約，《竹書紀年》，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03，頁 8。

⁷ 孔晁，《逸周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70，頁 48。

⁸ 范曄，《後漢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53，頁 640。

⁹ 阿桂，《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9，頁 472。

¹⁰ 范曄，《後漢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53，頁 642。

¹¹ 陳壽，《三國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54，頁 534-535。

¹² 房玄齡，《晉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56，頁 584。

¹³ 歐陽修，《新唐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76，頁 341。

¹⁴ 范曄，《後漢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53，頁 534-535。

¹⁵ 魏收，《魏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62，頁 452。

¹⁶ 魏徵，《隋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64，頁 1127。

¹⁷ 李延壽，《北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67，頁 797。

¹⁸ 杜佑，《通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05，頁 563。

¹⁹ 阿桂，《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9，頁 483-485。

²⁰ 阿桂，《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9，頁 485。

²¹ 阿桂，《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9，頁 483。

²² 阿桂，《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9，頁 484。

²³ 阿桂，《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9，頁 525。

²⁴ 阿桂，《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9，頁 485。

²⁵ 宇文懋昭，《欽定重訂大金國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83，頁 810。

五代時期開始使用。²⁶有關女真稱呼之出現，與前述提到的轉音問題類似，《大金國志》提到「金國本名珠嚕準，番語舌音訛為女真，或曰魯爾錦。」²⁷滿洲編纂者則認為「金國本名珠里真，與本朝舊稱所屬曰珠申相近，實即肅慎之轉音。五代之後盡得靺鞨舊部，於是女真之名始著考之。」²⁸而女真之發展，《金史》載「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號勿吉。勿吉，古肅慎氏地也。」²⁹《大金國志》則說「渤海之別族，或曰三韓辰之後，姓那氏……《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今之女真。」³⁰。至於金國之肇建者，完顏氏的出身，有新羅與高麗兩種說法。《大金國志》云「金祖本新羅人，號完顏氏」³¹；《金史》則說「金之始祖諱函普，初從高麗來……始祖至完顏部，居久之……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斡魯，一女曰注思板，遂為完顏部人。」³²

另外在《源流考》中提到的扶餘、三韓、新羅、百濟，這些與現今的韓民族有直接關係的歷史族群，雖然與滿洲無直接的繼承關係，但與滿洲先世的歷史發展仍拖不了干係。如前述提到的扶餘，語言雖不相通，但外形與挹婁相似，亦是挹婁的宗主國。另外是關於高句麗開國君主東明，或稱朱蒙的出身史料紀錄。《梁書》對於高句驪之記載云：

高句驪者，其先出自東明。東明本北夷彙離王之子。離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妊娠。離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降我，因以有娠。」王囚之，後遂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王以為神，乃聽收養。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鱉皆浮為橋，東明乘之得渡，至夫餘而王焉。³³

但《魏書》的記載則有些許不同：

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遂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略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高句麗，以為氏焉。³⁴

²⁶ 馬端臨，《文獻通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16，頁 476。

²⁷ 宇文懋昭，《欽定重訂大金國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83，頁 810。

²⁸ 阿桂，《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9，頁 54。

²⁹ 托克托，《金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90，頁 28。

³⁰ 宇文懋昭，《欽定重訂大金國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83，頁 810。

³¹ 阿桂，《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9，頁 538。但在〈附金史姓氏考〉對於完顏氏之考據，則稱「金始祖自新羅來，居完顏部，以為氏。」

³² 托克托，《金史》，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90，頁 28。

³³ 姚思廉，《梁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60，頁 472。

³⁴ 魏收，《魏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62，頁 448。

朱蒙死後，諡號東明聖王，因此可推斷《梁書》的東明與《魏書》的朱蒙，指的應當是同一人，但關於二人的出身與建國卻截然不同。《梁書》的東明是出身北夷，而在夫餘稱王；《魏書》的朱蒙則是自夫餘出身，並開創高句麗國。雖然出身背景有所差異，但可確定夫餘與朝鮮半島的政權有一定的關聯性。至於三韓、百濟與新羅，首先就要了解三者之間的關聯，在《梁書》中是如此記載：

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弁韓、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四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百濟即其一也……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³⁵

而《隋書》關於百濟與新羅的先世分別有以下的紀錄：

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國。其國王有一侍婢，忽懷孕，王欲殺之。婢云：「有物狀如雞子，來感於我，故有娠也。」王舍之。後遂生一男，棄之廁溷，久而不死，以為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高麗王忌之，東明懼，逃至淹水，夫餘人共奉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于帶方故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為東夷強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³⁶

新羅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魏將毌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為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獮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³⁷

至於為何三韓、新羅、百濟會被列入滿洲的源流，滿洲編纂者主要是基於語言方面。例如「三韓」稱號的由來，滿洲編纂者反對「韓」所指為「居韓地，自號韓王」³⁸或是「朝鮮王準冒姓韓氏」的說法。反倒認為「韓」是源自於滿洲語、蒙古語對於君王的稱呼，汗(han)與罕(qan)，也就是元、清兩代常見的「汗」。韓與汗發音相近，但漢人史家不清楚汗即為君王之義，遂以韓稱之，認為其乃是族姓。³⁹另外在記錄當地的大小諸國時，出現了「卑離」二字，共有卑離國、監奚卑離國、內卑離國、辟卑離國、牟盧卑離國、如來卑離國，至少六國使用到卑離一詞。⁴⁰不過在滿洲編纂者眼中，卑離實為貝勒(beile)，也就是貝勒之轉音。⁴¹另

³⁵ 姚思廉，《梁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60，頁 474-475。

³⁶ 魏徵，《隋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64，頁 1125。

³⁷ 魏徵，《隋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64，頁 1126。

³⁸ 陳壽，《三國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54，頁 536。

³⁹ 阿桂，《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9，頁 479。

⁴⁰ 陳壽，《三國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54，頁 536。

⁴¹ 阿桂，《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9，頁 482。

外前述提過的粟末靺鞨與黑水靺鞨，在發展上也與朝鮮半島息息相關。如《舊唐書》載「渤海靺鞨大祚榮者，本高麗別種也。」⁴²加上完顏氏始祖的新羅、高麗出身說，從以上史料來看，東北地區與朝鮮半島的古民族，在各朝各代都有相當頻繁的交流存在。由此來看，滿洲統治者亦將朝鮮半島上的民族，視為滿洲群體的一部分。

演變成清代滿洲的最後階段，也就是滿洲之主體－建州。有別於前述的肅慎、靺鞨、三韓、新羅等，屬於以民族為中心來講述，建州則偏向行政體系。建州一詞最早紀錄在史冊上，便是以行政區的身分出現，《新唐書》「率賓故地為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⁴³，歷經遼、金、元、明四朝亦是以行政單位的身分紀錄：

建州為本朝岐邠故地，州置於渤海。本在今吉林境，至遼時一移於凌河之南，再移於凌河之北。金、元相承置節度刺史，而建州遂在今錦州邊外，喀喇沁土默特之間。大抵東土州郡之名多始於渤海，而移於遼。遼志所載襲渤海之名，而易其地者十居七八。如率賓府，遼遷其人戶於今廣寧，謂之率賓縣。而其故地仍有率賓府，在涑州定理之間。涑州以涑沫江名，定理府據一統志為興京，而率賓府與之相連，則所領之建州實即國初所統之建州也。以元一統志考之，其祇稱建州者，屬興中府在凌河南北，為遼、金所置，明屬烏梁海，其稱故建州者，近混同江北流之所，即渤海所置是州。雖已移，而故地相傳舊稱尚在，明初因以名衛耳迨我。⁴⁴

明成祖年間，野人女真頭目阿哈出來朝，明帝國便在綏芬河流域一代設置建州衛，日後又新設建州左衛與建州右衛，形成「建州三衛」，並以羈縻與讓女真各部相互制衡的方式統治該地。爾後隨著明廷的衰落，努爾哈齊便以建州左衛為中心，統一建州三衛並向外擴張，⁴⁵陸續將東北各部族納入其麾下：

肇祖原皇帝始居赫圖阿拉，是為興京，實右衛之地舊邦。新命王跡，肇基恢天作之。鴻模啟億年之。景運嗣後，若棟鄂、哲陳、蘇完，及海西之烏拉、哈達、輝發、葉赫，長白山之訥殷、珠舍哩，以至瓦爾喀、呼爾哈黑龍江諸部並入版圖。東極使犬、諾羅諸部，罔不率先臣服。⁴⁶

綜上所述，滿洲並非是由肅慎一脈單承形成的民族，而是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加入、吸收周圍族群而成。而這個不斷吸收壯大的過程，在努爾哈齊創制八旗後達到巔峰，下一節便要詳細介紹，使滿洲成為多族群共同體的八旗這一制度。

⁴² 劉昫，《舊唐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71，頁 796。

⁴³ 歐陽修，《新唐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76，頁 344。

⁴⁴ 阿桂，《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9，頁 543。

⁴⁵ 陳捷先，《明清史》（臺北：三民書局，2004），頁 122-128。

⁴⁶ 阿桂，《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9，頁 543。

第二節 滿洲何以為滿洲

滿洲從原先以女真人為主的單一部族，逐漸擴張成多族群共同體型態，在這段壯大的過程中，八旗制度的建立，提供相當大的幫助。八旗除了具備軍事征服、政治統治的功能外，亦擁有族群融合的作用。最明顯的例子便是關於「舊滿洲」與「新滿洲」在不同時期所包含的不同意義。以下將介紹八旗制度的實施與滿洲群體組成之關聯性，以及新舊滿洲用語的出現所代表的背後含意。

（一）八旗與滿洲

從前文可知，以愛新覺羅家族為中心的建州部，逐步將東北的其他部族納入其統治之下，而在面對日益增大的降服人口，如何建立有效的統治機構成為當務之急。為解決此一狀況，努爾哈齊便以女真舊時行師出獵「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總領，屬九人而行。」的牛角額真為基礎，在辛丑年（1601）將所聚之國人，每三百人為一牛角，每牛角設一額真管理，牛角額真也因此成為正式官名。⁴⁷後又於乙卯年（1615）擴大該體系「每三百人立一牛角額真，五牛角立一甲喇額真，五甲喇立一固山額真，固山額真左右立梅勒額真。原旗有黃、白、藍、紅四色，將此四色鑲之為八色成八固山。」⁴⁸且初建的八旗已並非全由滿洲所組成，具《欽定八旗通志》記載：「甲寅年始定八旗之制……時滿洲蒙古牛角三百有八，蒙古牛角七十六，漢軍牛角十六。」⁴⁹。如鑲黃旗滿洲第四參領第十佐領「係國初以喀爾喀地方來歸人丁編立，始以其人拜虎賚管理。」⁵⁰、鑲白旗滿洲第五參領第八佐領「係國初以察哈爾地方來歸人丁編立」⁵¹等，可見當時已有一定數量的非滿洲群體之蒙古、漢人歸入滿洲統治之下。除此之外，八旗體系下亦包含了許多不同的族群。如正黃旗包衣第四參領所轄之第一、第二高麗佐領；⁵²順治、康熙兩代歸降的俄羅斯人所組成之鑲黃旗滿洲第四參領第十七佐領；⁵³乾隆時代新編的正黃旗第四參領所屬之番子佐領，⁵⁴與正白旗包衣所屬第五參領轄之回子佐領。

⁵⁵

而在努爾哈齊與皇太極兩代的統治下，滿洲勢力愈加壯大，越來越多的蒙古、漢人相繼降服或併入，因此在現有的八旗制度下，先後增設八旗蒙古與八旗漢軍。蒙古納入八旗統治之下，最早能追溯至天命七年（1622）三月，在努爾哈齊致信歸降的蒙古諸貝勒中提到：「我思喀爾喀前來之諸貝勒編為一旗，自察哈爾前來

⁴⁷ 祁美琴、強光美編譯，《滿文《滿洲實錄》譯編》，頁 101。

⁴⁸ 祁美琴、強光美編譯，《滿文《滿洲實錄》譯編》，頁 157-158。

⁴⁹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4，頁 786。

⁵⁰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4，頁 318。

⁵¹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4，頁 455。

⁵²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4，頁 366。

⁵³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4，頁 320。

⁵⁴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4，頁 356。該佐領是將兩金川投順之人，與駐京的番子（即藏人）共組而成。

⁵⁵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4，頁 405。該佐領係因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以降，自葉爾羌等處陸續歸順的回人漸多，而在次年（1760 年）新編而成。

之諸貝勒編為一旗。我念爾等來歸，故編爾等為二旗。」⁵⁶至天聰四年（1630），更編有蒙古二旗，稱為右營、左營，不過當時的蒙古二旗仍附屬於八旗之下，尚未獨立成一體。⁵⁷一直要等到皇太極征服察哈爾部後，才將早先隸屬的蒙古牛角，與新征服的喀喇沁蒙古進行整編，至此才正式建立起一支八旗蒙古：

令舊蒙古固山兼轄正黃旗津扎多爾濟、布顏阿玉石、拜都塔拜、巴布泰渾齊、吳巴什等之壯丁，及在內舊喀喇沁之壯丁，共一千二百五十六名，合舊蒙古為一固山，以阿代為固山額真，其下設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員；鑲黃旗吳思庫、拜渾岱等之壯丁，及在內舊喀喇沁壯丁，共一千四十五名，合舊蒙古為一固山，以達賴為固山額真，其下設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員……⁵⁸

至於八旗漢軍的部分，最初僅設有烏真超哈一旗，後在崇德二年（1637）分為左右翼兩旗，並照滿洲例編設牛角。⁵⁹日後在崇德四年（1639）與七年（1642）持續擴編：

四年六月，分烏真超哈二固山官屬兵丁為四固山，每固山設牛角十八員，固山額真一員、梅勒章京二員、甲喇章京四員……七年六月初，烏真超哈止設四旗，至是編為八旗。⁶⁰

隨著滿洲持續與明軍作戰、入主中原，有越來越多的明朝官兵納入八旗漢軍之中。如明降將洪承疇，《清史稿》載「承疇既降，隸鑲黃旗漢軍。」⁶¹又或是耿精忠的兩個兄弟，耿昭忠與耿聚忠「精忠既誅，昭忠、聚忠疏陳家屬眾多，難於養贍，請如漢軍例，披甲食糧。下部議，編五佐領，隸漢軍正黃旗。」⁶²甚至是在台灣為人熟悉的鄭克塽，在降清後「上授克塽公爵，隸漢軍正紅旗」⁶³都是明顯的例證。

隨著愛新覺羅家族勢力的壯大，八旗的規模也隨之擴大，最後發展出八旗之下，又有滿洲、蒙古、漢軍之分。滿洲、蒙古、漢軍的分類方式，或許就現在的視角來看，是依照民族族裔的標準進行旗籍分類，滿人屬滿洲旗、蒙古屬蒙古旗、漢人則屬漢軍旗。但實際上，滿洲統治者在旗籍歸屬上，主要是根據是否具有共同的歷史、文化為標準，保有女真文化的為滿洲八旗、保有蒙古文化的為蒙古八

⁵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上冊，頁369。

⁵⁷ 姚念慈，〈略論八旗蒙古和八旗漢軍的建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5年06期，頁26。

⁵⁸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4，頁566。

⁵⁹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4，頁637。

⁶⁰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4，頁637。

⁶¹ 國史館編著，《清史稿校註》第十冊（臺北：國史館，1986），頁8182。

⁶² 國史館編著，《清史稿校註》第十冊，頁8133。

⁶³ 國史館編著，《清史稿校註》第十冊，頁7918。

旗、保有漢文化的為漢軍八旗。⁶⁴這之中也不乏有祖先是漢人，但習女真文化而隸屬於滿洲旗者；亦有祖先是女真，但生活上卻是以漢文化為主，而隸屬於漢軍旗者。⁶⁵這體現出滿洲統治者在族裔血緣的重視程度上，更加注重是否具有共同的歷史、文化、習慣。

雖然最初旗籍的隸屬，與個人或是家族在當下的文化、習俗有所關連，但並非是一生、一世都不會改變的，這與八旗組織中的改旗、擡旗兩個制度息息相關。改旗有三種情況，⁶⁶一是同等旗分（上三旗、下五旗）內的調動，⁶⁷如高天爵「漢軍鑲白旗人，後改隸鑲黃旗」⁶⁸、納都瑚「初與其兄伊遜、鐘金、吉賽等俱隸滿洲鑲黃旗，後改隸鑲白旗」⁶⁹；二是八旗旗分與包衣三旗的調動，如前述提到的番子佐領，初隸內務府屬，後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改隸正黃旗滿洲；⁷⁰三是不同旗分間的成員調動，像是蒙古旗改隸滿洲旗。如莽鵠立，初隸屬正藍旗蒙古旗分查克丹佐領下，後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改為鑲黃旗滿洲第三參領第十七佐領。⁷¹又或者是漢軍旗改隸滿洲旗，如王國光，初為漢軍正紅旗人，乾隆十八年（1753）命其子孫及族人改隸滿洲正紅、鑲白二旗。⁷²

再者是擡旗，根據吳振棫著作《養吉齋叢錄》所載「建立功勳，或上承恩眷，則有由內務府旗下擡入滿洲八旗者，有由滿洲下五旗擡入上三旗者，謂之擡旗。」⁷³如拉布敦「棟鄂氏，滿洲鑲紅旗人……尋與傅清謀誅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其黨羅卜藏札什圍樓，拉布敦挾刃躍下樓，擊殺數十人，自剖其腹死。上聞，贈爵、賜金、立祠如傅清。命以拉布敦之族升隸正黃旗，謚壯果。」⁷⁴、田文鏡「漢軍正黃旗人……文鏡初隸正藍旗，命擡入正黃旗。」⁷⁵等皆為建立功勳，而獲得擡旗之禮遇。擡旗同時還表現在提升皇帝生母、皇帝后妃的家世背景上，如康熙帝生母孝康章皇后「后家佟氏，本漢軍，上命改佟佳氏，入滿洲。后族擡旗自此始。」⁷⁶、嘉慶帝生母孝儀純皇后「后家魏氏，本漢軍，擡入滿洲旗，改魏佳氏。」⁷⁷、同治帝皇后阿魯特氏之父，崇綺「阿魯特氏，蒙古正藍旗人，大學士賽尚阿子。」

⁶⁴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5-72.

⁶⁵ Pamela K.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89-90.

⁶⁶ 李雲霞，〈從改旗和抬旗看八旗中民族成分的變化〉，《滿族研究》1999年03期，頁42-43。

⁶⁷ 上三旗指的是由皇帝親任旗主的鑲黃、正黃、正白三旗。其他由親王擔任旗主的正紅、鑲白、鑲紅、正藍、鑲藍則稱為下五旗。

⁶⁸ 國史館編著，《清史稿校註》冊14，頁11254。

⁶⁹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7，頁31。

⁷⁰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4，頁356。

⁷¹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4，頁314。

⁷²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7，頁660-663。

⁷³ 吳振棫著，《養吉齋叢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頁2。

⁷⁴ 國史館編著，《清史稿校註》第十一冊，頁9124。

⁷⁵ 國史館編著，《清史稿校註》第十一冊，頁8886。

⁷⁶ 國史館編著，《清史稿校註》第十冊，頁7674。

⁷⁷ 國史館編著，《清史稿校註》第十一冊，頁7684。

以穆后父貴，升隸滿洲鑲黃旗。」⁷⁸等皆是例證。

從八旗組織的歷史、成員身分，以及改旗、擡旗兩個制度來看，族裔看似是八旗組織的一個重要元素，實際上文化、習俗才是影響旗籍隸屬的關鍵因素。另外隨著帝國版圖的擴張，八旗組織也隨之擴大，吸納來自不同於滿、蒙、漢的其他族群，如同前述提到的番子與回子佐領即是一例。持續壯大的除了八旗外，「滿洲」也跟著不斷成長，甚至還出現舊滿洲與新滿洲這一區別。下一節便要探討新舊滿洲用語的出現，以及隱含在其背後的意義。

（二）新舊滿洲的出現與意義

天聰九年（1635）是關鍵性的一年，因為「滿洲」一詞在這年正式登上歷史舞台。在歷經數年的征伐，建州、海西、察哈爾陸續進入愛新覺羅家族的統治之下，隨著統治範圍的擴大、統治的族群增加，過往的名號無法完整反映當今的多族群政治形態，於是在天聰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皇太極下詔改名，確立了滿洲作為這個新興政治群體的名稱：

我國原有滿洲、哈達、烏喇、葉赫、輝發等名。向者無知之人，往往稱為諸申。夫諸申之號，乃席北超墨爾根之裔，實與我國無涉。我國建號滿洲，統緒綿遠，相傳奕世，自今以後一切人等止稱我國滿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稱。⁷⁹

而在滿洲之下，又可細分成數個不同之群體，薩英額所著的《吉林外記》中是如此記載的：

滿洲有佛、伊徹之分，國語舊曰佛，新曰伊徹。國朝定鼎以前編入旗者為佛滿洲，佛滿洲內有貝國恩、布特哈之分，貝國恩國語戶也，布特哈虞獵也……伊徹滿洲內又有庫雅喇之分……定鼎後入旗。伊徹滿洲居三姓、烏蘇哩東西，入旗又在庫雅喇以後，庫雅喇與伊徹滿洲實截然兩項。⁸⁰

雖然在晚清的著作中是如此定義新滿洲與舊滿洲，但當時的滿洲統治者並沒有對新舊滿洲有過明確的定義。有關新舊滿洲之記載，在漢文史料中，新滿洲最早出現在崇德二年（1637）六月己未「賜征朝鮮時歸附新滿洲巴圖魯麻福塔、葉辰及其妻併部下人眾衣帽、靴帶等物有差。宴於禮部。」⁸¹但在陳鵬的研究中，他認為新滿洲一詞，實際能追溯自天聰九年（1635）六月庚子「朕與八旗諸貝勒，當召各旗新舊滿洲、漢人、蒙古眾官，併新附蒙古虎爾哈，及各護軍等，分宴於館

⁷⁸ 國史館編著，《清史稿校註》第十三冊，頁 10727。

⁷⁹ 圖海、勒德洪等編，《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冊一（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天聰九年十月十三日，頁 634。

⁸⁰ 薩英額，《吉林外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7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631-632。

⁸¹ 圖海、勒德洪等編，《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冊一，崇德二年六月二十二日，頁 463。

中。」⁸²總歸來看，過去的研究指出，先是有新滿洲一詞的出現，舊滿洲的用法才應運而生。⁸³不過在筆者的調查中，舊滿洲其實要比新滿洲更早出現，實際上在天聰八年（1634）正月十六便提到「至國中年歲偶歉，八家即均出米粟，賑濟貧民。朕與諸貝勒，又散給各旗滿洲、蒙古、漢人贍養之。其新附之蒙古、漢人、瓦爾喀、虎爾哈、卦爾察，以及舊滿洲、漢人、蒙古等，凡貧窮者，則又給予妻室、奴僕、莊田、牛馬、衣食贍養。」⁸⁴雖然不同學者在考據「新滿洲」、「舊滿洲」一詞最早出自於何時，有著不同的說法，但筆者認為，這其實象徵著「滿洲」這個群體成長茁壯的真實寫照。原先便在滿洲體系下的即是舊滿洲，稍後納入的則為新滿洲，而在新舊滿洲逐漸交融的情況下，新滿洲逐漸融入於舊滿洲之中。當有新群體被納入滿洲之中時，之前的新舊滿洲便統一視為舊滿洲，而新群體則成為了新的「新滿洲」這個模式會隨著滿洲的持續擴張，周而復始的運行下去。

在接納不同群體的同時，也將新進成員內化成滿洲的一部分，這一點在東北地區的新滿洲有較為明確的體現。當皇太極征伐黑龍江地方時便提到：「俘獲之人，須善言撫慰，飲食甘苦，一體共之，責人心歸附必眾。且此地人民語音與我國同，攜之而來可以為我用。」⁸⁵此話為黑龍江各部納入八旗體制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一直到康熙年間，都有大量的東北部族編入八旗體系之下，如鑲黃旗滿洲第五參領第一佐領、⁸⁶鑲白旗滿洲第三參領第十七佐領、⁸⁷正紅旗滿洲第三參領第十二佐領、⁸⁸鑲藍旗滿洲第五參領第十二佐領等，⁸⁹皆是由索倫、呼爾哈、瓦爾喀這些原屬於野人女真的部族歸降編制而成。

雖然皇太極稱這些新滿洲「語言與我國同」，但在社會文化、經濟活動上仍與舊滿洲有極大的差異。面對此景，康熙三十七年（1698）的議政王大臣便有議奏道「盛京烏喇等處官兵不知法度不諳軍令，皆由協領等員，不能約束之故。嗣後烏喇等處，自協領以下驍騎校以上，官員缺出，俱於在京八旗內，揀選才能者捕授，從之。」⁹⁰除派遣舊滿洲去教育新滿洲外，統治當局更是直接在當地設立學校，從學齡階段開始進行滿洲教育，黑龍江官學便是一例。黑龍江將軍所轄官兵有新滿洲、席北、索倫、達呼里等，便請求於默爾根設學。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獲准設立，將新滿洲、席北、索倫、達呼里及上納貂皮達呼里中，每佐領選取俊秀幼童各一名，教習書義理。⁹¹藉由舊滿洲帶領新滿洲，以及讓新滿洲幼童從小接受舊滿洲教育的方式，讓這群新滿洲能更快的溶入滿洲這個大群體當中。

⁸² 陳鵬，〈清代“新滿洲”融入“滿洲共同體”途徑探研〉，《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7年10期，頁24-25。

⁸³ 吳智超，〈略論“新滿洲”〉，《滿族研究》1987年01期（瀋陽，1987.04），頁92。

⁸⁴ 圖海、勒德洪等編，《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冊一，天聰八年正月十六日，頁301。

⁸⁵ 圖海、勒德洪等編，《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冊一，天聰八年十二月十日，頁385。

⁸⁶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4，頁321。

⁸⁷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4，頁446。

⁸⁸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4，頁558。

⁸⁹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4，頁417。

⁹⁰ 馬齊、張廷玉等編，《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冊四（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三日，頁2566。

⁹¹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5，頁752。

第三節 滿洲認同的雛型：滿洲文化復振

隨著滿洲統治者入主中原，清帝國的統治版圖由東北，擴散至漢地、蒙古、西藏、新疆，在面對統治階層人口數遠少於被統治族群的窘況下，如何有效統治漢地，是清政府不得不面對的議題。清政府最終在行政與軍事上分別採取「參漢酌金」與駐防八旗。同時清政府也相當警戒滿洲族群「漸染漢習」，因為大清的前車之鑑－金國，便是死在了「皆效漢人，忘其騎射」之上，⁹²為了杜絕此一狀況，歷代帝王都推出強化滿洲文化的國策。

（一）滿與漢

自天聰朝開始，皇太極便積極的將漢人勢力引入滿洲統治階層中，而此作法在順治朝時，因滿洲入主中原，為有效統治漢地與漢人，而達到高峰，也使漢人勢力稍有增長。與此同時，滿洲統治者亦不忘鞏固滿洲自身的統治權力與權威，因此常要在滿漢一體與滿漢有別中有所選擇。以下便要介紹滿洲統治者在入關前，以及入關早期時，如何在有效統治與鞏固滿洲權威兩者當中，拿捏好滿漢之間的關係。

1. 參漢酌金

天命七年（1622），努爾哈齊建立了八貝勒共治的政治體系。⁹³此舉雖能防止一人獨大的情況發生，但同時也對汗權有所箝制。為改善此情況，皇太極便積極尋找其他勢力來助其鞏固汗位，最終他找上了有千年集權統治傳統的漢人群體，但在此之前，得先改善當時金國的治漢政策。因在努爾哈齊統治時，漢人的處境非常艱困，所以待皇太極登基後，便提出國中漢官漢民過去若有潛逃或與姦細往來者，一概既往不咎；停止勞民力役的城郭修築，使民回歸於農耕；滿漢之人，均屬一體，審判差徭需等同視之；諸貝勒大臣及其下屬，不得擅取莊民與漢官的財產，否則治罪；限制滿官的漢奴數量，多出的漢人編為民戶，由漢官負責管轄。⁹⁴從上述幾點進行改革，作為改善漢人待遇的第一步。

除了改善漢人待遇的一系列政策外，皇太極也為漢人進入統治中心提供了些機會，如針對太祖朝時，免受殺身之禍而淪為奴僕的明國生員，為他們舉行科考，從中選拔有能者為官；⁹⁵又或是組建八旗漢軍，使漢人真正的成為滿洲統治階層的一員。而為讓漢人甘願為滿洲政權效力，皇太極對曾力抗金國，拒絕投降的大凌河漢人善加撫養，而非如太祖時屠戮遼東漢人那般，欲藉此吸引更多漢人來降。⁹⁶

除了拉攏漢人進入統治中樞，以便加強汗權外，皇太極也深知儒家學問對強化汗權有所幫助。皇太極令諸貝勒大臣子弟便提到「所以使之習於學問，講明義

⁹² 圖海、勒德洪等編，《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冊二，崇德元年十一月十三日，頁 568。

⁹³ 祁美琴、強光美編譯，《滿文《滿洲實錄》譯編》，頁 324-325。

⁹⁴ 圖海、勒德洪等編，《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冊一，天命十一年九月七、八日，頁 5-6。

⁹⁵ 圖海、勒德洪等編，《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冊一，天聰三年九月一日，頁 74。

⁹⁶ 圖海、勒德洪等編，《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冊一，天聰六年二月二十九日，頁 192。

理，忠君親上，實有賴焉」皇太極更以金軍棄守瀋州與明軍死守大凌河做比較，金軍之所以輕易棄守，係因「未嘗學問，不明理義」所造成；而明軍死守大凌河，即便人皆相食也不輕易投降，則是「讀書明道理，為朝廷盡忠之故乎。」⁹⁷

當漢人進入統治中樞後，亦提供皇太極不少建議。如馬光遠請設吏、戶、禮、兵、刑、工六科，負責六部之事；⁹⁸寧完我請譯《孝經》、《大學》、《中庸》、《論語》等儒家經典為滿文；⁹⁹楊方興建議編修國史，並將遼、金、元三史譯為滿文。¹⁰⁰不過最能表現出「參漢酌金」精神的，當屬寧完我所上之奏摺，當中提到：

我國六部之名，原是照蠻子家立的，其部中當舉事宜，金官原來不知。漢官承政當看會典上事體，某一宗我國行得，某一宗我國且行不得，某一宗可增，某一宗可減，參漢酌金，用心籌思。就今日規模，立個金典出來，每日教率金官到汗面前，擔當講說，勿使去因循之習，漸就中國之制。必如此，庶日後得了蠻子地方，不致手忙腳亂。然大明會典雖是好書，我國今日全照他行不得，……況會典一書，自洪武到今，不知增減改易了幾番，何我今日不敢把會典打動他一字？¹⁰¹

而真正實施下來也是如此，天聰五年（1631）新設之六部，分別由六名貝勒管理，各部之下又分設滿洲、蒙古、漢三位承政。¹⁰²可見儘管在制度上，是以明國的官制為基礎，但同時也不失由貝勒主政、滿蒙漢分立的金國政治傳統。

2. 滿漢關係與滿洲本位

從皇太極開始，為了加強皇權，開始親近漢人，使漢人勢力抬頭。至滿洲入關後，為統治廣大的漢地與眾多的漢人，滿洲統治者勢必得拉攏前明遺臣為其所用。當時的主要作法包含替崇禎帝報仇為名入關伐寇，¹⁰³後又命官民為其服喪三日，並禮葬崇禎帝后、妃袁氏、兩公主、天啟后張氏、萬曆妃劉氏；¹⁰⁴厚待前明遺老「有以真太子來告者，太子必加恩養」¹⁰⁵或是諸王有來歸者，照舊恩養不加改削；¹⁰⁶尊儒重道，順治元年（1644）十月重開科舉，¹⁰⁷遣官祭孔，以孔子六十五代孫孔允植襲封衍聖公，¹⁰⁸藉由上述的行動攏絡漢人知識分子。對於平民百姓則

⁹⁷ 圖海、勒德洪等編，《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冊一，天聰五年閏十一月一日，頁 184。

⁹⁸ 羅振玉編，《天聰朝臣工奏議》（臺北：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70），頁 43-44。

⁹⁹ 羅振玉編，《天聰朝臣工奏議》，頁 42。

¹⁰⁰ 羅振玉編，《天聰朝臣工奏議》，頁 18-20。

¹⁰¹ 羅振玉編，《天聰朝臣工奏議》，頁 82-83。

¹⁰² 圖海、勒德洪等編，《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冊一，天聰五年七月八日，頁 152。

¹⁰³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順治元年四月十五、十六日，頁 45-46。

¹⁰⁴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元年五月二十二日，頁 55。

¹⁰⁵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頁 144。

¹⁰⁶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頁 52。

¹⁰⁷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元年十月十日，頁 110。

¹⁰⁸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元年十月二日，頁 105。

以蠲免錢糧、整頓吏治來營造愛民圖治的形象。¹⁰⁹就連皇帝本身也十分珍視與漢人臣民間的關係，世祖就曾言「滿漢人民，皆朕赤子」¹¹⁰。聖祖遇到官員患病或是家中有喪時，也是要求滿官與漢官的待遇須一視同仁，¹¹¹可見皇帝對於滿漢關係之重視。

但親近拉攏漢人的做法，也引起滿洲勳貴的不滿。太宗時期，車爾布就曾諫言：

恭順王、懷順王、智順王，肥馬華屋。而我之兵馬，何獨羸瘦……昔太祖誅戮漢人，撫養滿洲。今漢人有為王者，有為昂幫章京者矣。至於宗室，今有為官者，有為民者。時勢顛倒，一至於此。¹¹²

這顯示出漢人在當時的統治階層中，已經具備一定的勢力，但也因此擠壓到滿洲王公大臣的固有權利，而引起他們的不滿。皇帝雖重視滿漢間的關係，但也不忘滿洲為國家根本，而在某些政策上堅持「滿洲本位」為最高原則。滿洲本位政策，意即滿洲當局為了確保對於漢地的絕對統治，所實施的一系列保障滿洲特殊性、優越性地位的統治政策，¹¹³這當中又以薙髮、易服、圈地、投充、逃人這五大崇滿抑漢政策最為重要。¹¹⁴以下分別介紹之：

(1) 薙髮易服

根據滿洲習俗，男性皆剃髮，只留腦後少許，上下兩條辮，結以後垂。¹¹⁵這除了是滿洲的傳統髮飾外，同時也是滿洲判定被征服之漢人是否歸順之標準，如天命五年（1620）「今遼東官民，皆已薙髮歸順」¹¹⁶以及天聰三年（1629）「招降漢兒莊官民，俱令薙髮歸順」¹¹⁷皆是例證。此政策一直延續至入關後「令山海城內軍人各薙髮」¹¹⁸「師至通州、知州，率百姓迎降諭，令薙髮」¹¹⁹。但薙髮令卻換來關內漢民的強烈反抗「予前因歸順之民，無所分別，故令其薙髮，以別順逆。今聞甚拂民願，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

¹⁰⁹ 蔡偉傑，〈論清朝前期的滿洲文化復興運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2005），頁 62-63。

¹¹⁰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二，順治十二年三月七日，頁 1070。

¹¹¹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康熙朝》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康熙十一年六月二十日，頁 270。《清代起居注·康熙朝》第六冊，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八日，頁 2798-2799。

¹¹² 圖海、勒德洪等編，《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冊二，崇德八年正月二十六日，頁 1064。

¹¹³ 吳志鏗，〈清代前期滿洲本位政策的擬定與調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22 期，頁 85。

¹¹⁴ 吳志鏗，〈清初法令與滿洲本位政策互動關係之研究－以五大政令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頁 8。

¹¹⁵ 李燕光、關捷，《滿族通史》（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1），頁 245。

¹¹⁶ 勒德洪、明珠等編《大清太祖高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天命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頁 89。

¹¹⁷ 圖海、勒德洪等編，《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冊一，天聰三年十月二十七日，頁 78。

¹¹⁸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元年四月二十二日，頁 47。

¹¹⁹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元年五月一日，頁 51。

悉從其便」¹²⁰而暫緩了對漢人薙髮的要求。但隨著南明政權的消亡，滿洲對中原統治已大抵完成，滿洲統治者遂重新頒布薙髮令：

向來薙髮之制，不即令畫一，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二心，不幾為異國之人乎……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薙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仍存明制，不隨本朝制度者，殺無赦。¹²¹

即便要求漢人薙髮以表歸順，仍舊招致漢人的強烈反抗，當中又以江南一代的反抗最為劇烈，但最終仍被滿洲以優勢兵力所平定。¹²²

易服令的目的與薙髮令相同，都是要求外貌上的轉換，來判定漢人的忠誠之心。滿洲的服裝以袍、褂、馬甲、靴為主，具有北方狩獵文化的特徵，而與漢人的方巾大袖截然不同。¹²³崇德三年（1638），皇太極便說到「若有効他國衣帽，及令婦人束髮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國也。自今以後，犯者俱加重罪」¹²⁴。滿洲入關後，亦曾下令投誠官吏軍民皆著薙髮，衣冠悉遵本朝制度。¹²⁵不過如同薙髮令一樣，易服最初並非強硬推行，而是准許「姑依明式」¹²⁶。但隨著薙髮令復頒後，易服令也一同頒佈，要求其衣帽裝束，許從容更易，悉從本朝制度，不得違易。¹²⁷

（2）圈地、投充、逃人法

圈地、投充與逃人法，三者是為確保作為帝國骨幹的八旗，能夠專精於軍事作戰，彌補不事生產的缺陷，所衍生出的法令。圈地指的是滿洲統治者在入關後，於直隸等地進行至少三次的大規模圈占土地行動。第一次圈地在順治元年（1644）十二月，諭令戶部：

我朝建都燕京，期於久遠。凡近京各州縣民人無主荒田，及明國皇親、駙馬、公、侯、伯、太監等，死於寇亂者，無主田地甚多，爾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給與，其餘田地盡行分給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今年從東先來諸王各官兵丁，及見在京各部院衙門官員，俱著先撥給田園。其後到者，再酌量照前與之，至各府州縣無主荒田，及徵收缺額者，著該地方官查明造冊送部，其地留給東來兵丁。

¹²⁰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頁 55。

¹²¹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二年六月十五日，頁 198。

¹²² 李燕光、關捷，《滿族通史》，頁 292-295。

¹²³ 李理，《白山黑水滿洲風－滿族民俗研究》（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2），頁 45-50。

¹²⁴ 圖海、勒德洪等編，《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冊二，崇德三年七月十六日，頁 723。

¹²⁵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元年五月三日，頁 52。

¹²⁶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元年七月十六日，頁 68。

¹²⁷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二年六月十五日，頁 198。

後又在順治二年（1645）九月將河間、灤州、遵化等府州縣的無主之地分發給八旗。¹²⁹順治四年（1647）又以「去年八旗圈地，止圈一面，內薄地甚多，以致秋成歉收。今年東來滿洲，又無地耕種」¹³⁰為由，再次進行圈地。而這些圈占而來的土地，將用於供養皇族宗室，以及從龍入關的大批八旗官兵。但如此大規模的圈地，加上滿漢分居分治的法令，使得大量的漢民流離失所。另外做為這些圈地新主人的八旗，又不善農耕，攜帶入關的家丁人數又不足。在這兩種情況交互下，促成了「投充」的實行。

投充，據御史婁應奎所言，其目的原是「收養無依之民」¹³¹。也就是滿洲入關後，在京畿一代數次圈地，使得漢民無法營生，加上八旗不事生產，遂允許漢民加入八旗，充當旗下奴，協助耕種旗地莊稼。在諭令戶部的文中是這麼說的：

近聞出征所獲人民，有祖父、父母，及伯叔兄弟、親子、伯叔之子，併元配妻，未經改適，在籍者甚多。爾等如情願入滿洲家，與兄弟同處，可赴部稟明……又聞貧民無衣無食，飢寒切身者甚眾。如因不能資生，欲投入滿洲家為奴者，本主稟明該部，果係不能資生，即準投充，其各謀生理，力能自給者不准。¹³²

雖說投充是為解決社會問題而實行，但投充本身卻衍生出新的社會問題。原先是讓困苦飢寒、流離失所的漢民自願投充，但卻出現受滿洲恐嚇而投充為奴的狀況。

¹³³ 還有投充的漢民，橫行鄉里，抗拒官府的情形發生。¹³⁴使得朝廷在順治四年（1647），諭令戶部永久停止投充一事。¹³⁵

投充確保了旗地生產的勞動力來源，逃人法則是為避免這些珍貴勞動力流失而制定。逃人法是滿洲入關後，為嚴防負責莊園生產的奴隸逃亡，所制定的法令。

¹³⁶ 順治元年（1644）便曾下令，凡遇逃人，需上報保甲，保甲再上報州府衙門。若有人隱匿不報，則其鄰佑九家、甲長、總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¹³⁷

圈地、投充與逃人法三者的實施，一定程度上對漢民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漢人官員亦對此多次向世祖提出諫言，世祖則回覆：

¹²⁸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頁 142-143。

¹²⁹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二年九月九日，頁 246。

¹³⁰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四年正月九日，頁 350。

¹³¹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二，順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頁 758。

¹³²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頁 169。

¹³³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二年四月十一日，頁 172。

¹³⁴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頁 178。

¹³⁵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四年三月二十八日，頁 367。

¹³⁶ 吳志鏗，〈清代的逃人法與滿洲本位政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24 期，頁 78。

¹³⁷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元年八月八日，頁 81。

於逃人一事，各執偏見，未悉朕心。但知漢人之累，不知滿洲之苦。在昔太祖太宗時，滿洲將士，征戰勤勞，多所俘獲。兼之土沃歲稔，日用充饒。茲數年來，疊遭饑饉，又用武遐方，征調四出，月餉甚薄，困苦多端。向來血戰所得人口，以供種地牧馬諸役。乃逃亡日眾。十不獲一，究厥所由，姦民窩隱，是以立法不得不嚴。若謂法嚴則漢人苦，然法不嚴，則窩者無忌，逃者愈多。驅使何人，養生何賴。滿洲人獨不苦乎。¹³⁸

爾後，世祖又諭令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決不輕恕。¹³⁹由此可見，即便滿洲統治者如何高呼著滿漢一體，實際上仍默默遵循著崇滿抑漢。至於為何如此執著崇滿，與滿洲懼於漸染漢習有關，這部分將在下一部分進行介紹。

（二）漸染漢習的危機與對策

早在入關前，滿洲統治者便意識到習漢俗對政權的穩定有所威脅，這點可從皇太極對親王、貝勒等重臣的訓話中有所覺察：

太祖阿骨打、太宗吳乞買，所行皆合法度。熙宗合喇、完顏亮為君，盡廢祖宗之法，耽於酒色，盤樂無度，效漢人之所為。及世宗即位，惟恐子孫效法漢人，屢諭勿忘國俗，服本國之服，言本國之言，時時練習弓馬。雖垂訓如此，子孫不遵，皆效漢人，忘其騎射。至於哀宗，社稷傾危，國遂滅亡。¹⁴⁰

入關多年後，皇太極當初所擔憂的「效漢人之所為」也相繼印證。國語方面，出現滿漢文繙譯文意不相符，以及宗室、旗人不言國語的情況發生；騎射部分，除了有旗兵不善騎射的情形發生，更糟糕的是作為國之精兵的八旗，已經不再是入關前的勇武之師；至於國俗習慣，則有滿人使用漢姓、旗女身著漢服的狀況發生。¹⁴¹面對此一情形，歷代統治者皆想方設法，欲保存滿洲在文化上的特殊性，而提出一系列的對策，以下將簡介康熙至乾隆三朝，推行的滿洲文化復興政策。

1. 提倡國語騎射

從皇太極的訓話來看，服國服、言國言、習弓馬，是滿洲族群不可忘之國俗。在滿洲入關後所實施的薙髮易服令，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服國服的習慣，至少是在男性的部分。而同為滿洲立國根本的國語騎射，歷代統治者亦不忘為此多加維護。國語部分，萬曆二十七年（1599）努爾哈齊命額爾德尼與噶蓋，以蒙古文字為基礎，創造屬於滿洲自己的文字。至皇太極當政時期，又加以改良之，在同字形的字母加上圈點，除避免混淆也能加強推廣。據稱在入關前，八旗滿洲、蒙古、漢

¹³⁸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二，順治十二年三月七日，頁 1070。

¹³⁹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二，順治十二年三月九日，頁 1072。

¹⁴⁰ 圖海、勒德洪等編，《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冊二，崇德元年十一月十三日，頁 568。

¹⁴¹ 蔡偉傑，〈論清朝前期的滿洲文化復興運動〉，頁 105-106。

軍內部皆通國語，可見當時滿文在金國內部已相當普及。¹⁴²至於作為打天下、平叛亂根本的騎射，更受到滿洲統治者的格外重視。天聰九年（1635），貝勒阿巴泰因病手痛，皇太極斥其是因為不勤練騎射所導致「若日以騎射為事，寧復患之」¹⁴³

但入關後的時間一久，滿洲使用滿語文、善騎射的狀況開始出現下降的趨勢。國語方面，康熙年間的大學士馬齊便提到「向年纂修實錄，校對朝鮮表文，滿漢文意，總不相符」¹⁴⁴。又或是身為統治階層的宗室、旗人，也出現國語能力衰弱的情形。如身為宗室的寧盛額，竟不會說清語。¹⁴⁵騎射部分，則不如當初問鼎中原時的勇猛。像是在三藩之亂時，吳三桂評價八旗的作戰能力為「清朝軍中向者，舊臣皆勇猛，今甚衰弱矣，焉能及前人哉」¹⁴⁶。為改善滿洲國語騎射能力不斷下降的情形，歷代帝王分別提出了不同的解決之道。

康熙十二年（1673），命翰林院學士傅達禮主持編纂一部「滿語照漢文字彙發明，某字如何應用，某字當某處用」之書，¹⁴⁷其成果便是康熙四十七年（1708）完成的《御製清文鑑》。而聖祖面對騎射衰退的問題，將其歸咎於旗人追求功名所致，因此在康熙十五年（1676）下令暫停八旗考試。後在二十六年（1687）准八旗同漢人一體考試，二十八年（1689）進一步規定滿洲、蒙古、漢軍應鄉試之監生生員，需先驗射馬步箭，能射者才准參與鄉試。¹⁴⁸另聖祖固定每年舉辦木蘭秋獮，也有考核旗人騎射能力的用意在裏頭。

雍正時期，除了要求八旗滿洲必學國語外，亦要求八旗蒙古學習蒙古語，八旗漢軍需學國語。¹⁴⁹為加強習國語、蒙古語的誘因，在官位升遷上，能否以國語、蒙古語奏對者，將會大大影響其仕途。¹⁵⁰另一提倡國語的策略，就是確立繙譯科考制度。關於繙譯考試，早在順治年間就有類似的考試，當時規定滿洲、蒙古考試能通漢文者，繙漢文一篇，未能漢文者，作清字文一篇。¹⁵¹此為繙譯考試之始，但在順治、康熙年間，旗人科舉不定期舉行，且康熙二十六年（1687）准八旗同漢人一體考試的政策，¹⁵²多少影響到繙譯科的進行。一直到雍正元年（1723），世宗考量到繙譯之重要性，除了准許八旗照常考試漢字秀才、舉人、進士，又特設滿洲以繙譯滿文考試秀才、舉人、進士的取仕途徑。並確定繙譯考試三年之內考取秀才兩次，舉人、進士各一次，¹⁵³至此才讓繙譯科成一定式。後在雍正四年（1726）

¹⁴² 楊鍾義，《八旗文經》冊三（臺北：華文書局，1969），頁1905。

¹⁴³ 國史館編著，《清史稿校註》第十冊，頁7767。

¹⁴⁴ 鄂爾泰等編，《八旗通志初集》冊12（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頁4245。

¹⁴⁵ 昭槧，《嘯亭雜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續編》冊十（臺北：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73），頁6002。

¹⁴⁶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康熙朝》第二十七冊，康熙四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頁13585。

¹⁴⁷ 馬齊、張廷玉等編，《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冊一，康熙十二年四月十二日，頁584。

¹⁴⁸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5，頁782。

¹⁴⁹ 允祿，《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13，頁210。

¹⁵⁰ 允祿，《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13，頁228、231。

¹⁵¹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5，頁781。

¹⁵²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5，頁782。

¹⁵³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5，頁795。

開放八旗漢軍考繙譯科，雍正九年（1731）針對八旗蒙古在蒙語能力衰退的情況下，加開蒙古文繙譯。而與八旗同漢人考試一樣，應考繙譯科者，需先考試馬步箭，才可入場。¹⁵⁴翻譯考試的確立，除增加旗人的入仕管道，一定程度上加強旗人學習國語騎射的意願。

至於乾隆朝實施的政策，可說是針對前幾代帝王的國語騎射復振，進行一次總整理。在八旗官兵的任用、升遷上，國語騎射是必要條件之一。這一規範亦擴展到八旗世職的承襲要求，如盛京世職佐領伯英額，因騎射表現不優而被革退，原擬由其子富倫承襲。但若是照此辦理，與未革無異，不足示懲，最終改由其弟明阿圖承襲。¹⁵⁵為利於國語之推廣，編纂諸多滿語文的工具書、教科書，如增補康熙朝的《御製清文鑑》，而成《御製增訂清文鑑》，又新編《御製五體清文鑑》、《清語易言》、《清漢對音字式》、《清文補匯》、《翻譯類編》等。¹⁵⁶在推廣騎射上，高宗禁止滿洲官員坐轎乘車，改為騎馬以保留舊俗。¹⁵⁷也延續其祖父木蘭秋獮的傳統，並在秋獮時考察隨行官員的騎射能力，而給予賞罰。如乾隆十七年（1752）的木蘭行圍，侍讀學士希貴、副都統祥泰、正卿五柱「非脫扣即不到把，著罰俸一年」，副都統四十六「人平常而箭亦不佳，著革退副都統」，李世倬之箭「更不堪寓目，著革退副都統，在原任上行走，仍罰俸二年」，當中只有侍郎觀保「箭尚可觀，即補授四十六所遺員缺，仍兼侍郎，以示獎勵。」¹⁵⁸除了將國語騎射設為取仕升遷的項目、編纂國語教科書、考察騎射能力，更重要的是將國語騎射融入教育體制中，這也是下一小節所要探討的內容。

2. 廣設旗學

滿洲入關後，為有效管理漢地，前明遺臣李若琳的奏請，仿國子監明初之制，擴大招收官生，並令滿洲子弟有志向學者，奏送國學讀書一體講習。後得旨，滿洲官員子弟願讀清書、漢書，或漢官子弟願讀清書者，俱送入國子監。¹⁵⁹後李若琳鑒於八旗子弟往返「晷短途遙」建議於滿洲八旗地方各覓空房一所，立為書院。將國學二廳六堂教官，分教八旗子弟，¹⁶⁰稱作八旗官學，也是專供八旗學習的旗學體系之始。在此之後又設立多所專為不同身分、不同地域、不同目的的旗學。順治九年（1652）為宗室子弟設立宗學，雍正九年（1729）加開為覺羅子弟學習的覺羅學。¹⁶¹康熙二十四年（1685），因內務府「無能書、射之人，應設書房，簡選才勘書、射者，令其學習」而設立提供內佐領、內管領下子弟學習的景山官學；後在雍正六年（1726）因景山官學學生「功課未專」而新設咸安宮官學。¹⁶²雍正

¹⁵⁴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5，頁 777。

¹⁵⁵ 慶桂、董誥等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冊二十七（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頁 19926。

¹⁵⁶ 蔡偉傑，〈論清朝前期的滿洲文化復興運動〉，頁 117-118。

¹⁵⁷ 慶桂、董誥等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冊八，乾隆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頁 5521。

¹⁵⁸ 慶桂、董誥等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冊九，乾隆十七年六月十四日頁 6183。

¹⁵⁹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順治元年十一月一日，頁 125-126。

¹⁶⁰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5，頁 707。

¹⁶¹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5，頁 724-730。

¹⁶²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5，頁 730-735。

七年（1727）設立為年歲尚未上朝的佐領世職人員學習的世職幼學，¹⁶³同年設立提供八旗漢軍學習清文的清文學。¹⁶⁴雍正元年（1721）於各八旗教場設學，並選老成、善清書、騎射者負責教習，此乃教場官學，包含雍正十年（1730）為圓明園八旗、內府三旗賞給教習而成的圓明園學。¹⁶⁵在京師的八旗子弟，特設八旗義學專供其學習；盛京作為滿洲發祥重地，教育人才應與京師一致，因此陸續設立八旗官學、八旗義學、宗室覺羅學。¹⁶⁶加上前面提過的，為黑龍江一帶的新滿洲所設之黑龍江官學。上述的旗學是有在《欽定八旗通志》中專門介紹的，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專為各地駐防八旗所設的官學、駐防旗學，如齊齊哈爾、熱河、綏遠、杭州、福州、廣州等重要駐防地皆有設學。¹⁶⁷

關於旗學的教材，早在太祖、太宗時期，便已有不少儒家經典、史書、政書繙譯成滿文，這些繙譯的成果便是早期滿洲人的知識來源。入關後，繙譯經史的工作仍持續進行，在順治朝有《大學衍義》、《五經》等書開始進行繙譯；康熙時期有《日講四書解義》、《日講義經解義》、《日講春秋解義》等書刊印；雍正朝則是將過往的書籍重新編譯，當中以《孝經》、《小學》為代表；至乾隆年，考量到過往的譯本內容，以及滿文本身的變化，而將滿文本的《四書》、《五經》重新編譯出版，¹⁶⁸這些皆是旗學的重要教材來源。另外可從學生在校的日程安排，了解旗學的課程內容，據〈國子監議定八旗官學生條例〉所載：

一漢館每日常課有授書、背書、講書、回講、習字、默書諸事。備書於功課冊。滿館學生則每日教清書，蒙古學生則每日教蒙古語。一每月三八日，漢館出題試文一篇、五言六韻詩一首，未能成篇者另作半篇。滿館試繙譯或清書一道。蒙古試蒙古繙譯一道。一蒙古弓箭教習每日輪館教演步騎二射。一官學生於常課之外，該助教教習每月會課一次，漢館學生作文一篇，蒙童背書一次，滿洲蒙古二館學生各試繙譯一道，又弓箭教習會同助教率領諸生出城校試馬步射一次。一官學生於春秋二季，赴監會考各一次，該助教預先呈冊，定期傳知學生。分兩班考試，試東四學漢文繙譯之日，兼試西四學步騎二射；試西四學漢文繙譯之日，兼試東四學步騎二射……一祭酒司業輪查各學……蒙童挑背書經書。已作文者挑講文理，或現試文藝。習繙譯者，試以清文數行，並檢查每日課程簿冊，蒙古亦然。¹⁶⁹

從上述的紀錄可知，對於在國子監八旗官學中就讀的子弟，依照滿、蒙、漢的不同，在語文學習上會有所不同，但騎射仍是三館的共同科目。除國子監八旗官學

¹⁶³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5，頁 736。

¹⁶⁴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5，頁 740-741。

¹⁶⁵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5，頁 742-743。

¹⁶⁶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5，頁 749。

¹⁶⁷ 葉高樹，〈清朝的旗學與旗人的繙譯教育〉，《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8 期，頁 91-100。

¹⁶⁸ 葉高樹，〈清朝的旗學與旗人的繙譯教育〉，頁 103-112。

¹⁶⁹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5，頁 714-715。

外，同時又有許多依學員身分、地域等不同目的而設之旗學，不同旗學所教授的課業內容雖會有所不同，但國語、騎射兩者仍是各學校的必修課程，¹⁷⁰可見滿洲統治者欲從學校教育下手，將國語騎射的傳統深入旗人子弟的心中。

除了推廣國語騎射這類滿洲舊俗，強調滿洲的特殊性外，還有藉由整理滿洲文獻，梳理出滿洲本身的歷史。其成果便是本章第一節提到的《欽定滿洲源流考》，是本以漢人史料為基底，但以滿洲視角重新詮釋的，屬於滿洲自身的史書。可見滿洲想利用追本溯源的方式，強調自身群體的特殊性，藉由編纂整個族群的歷史，強化滿洲族群對自身的認同，而不要步上「漸染漢俗」的錯路。

（三）八旗制的動搖與改革

滿洲除了文化保存與傳承上出現困境，作為滿洲組成基礎的八旗，同樣也出現危機。早在順治十一年（1654）時任吏部給事中林起龍便上奏提到：

昔兵在盛京，無餉而富。今在京師，有餉而貧。揆之時地，似宜變通查會，典開載馬匹軍裝，軍器草料諸款舊例全用給兵。乞皇上垂念八旗舊兵，為朝廷禁旅，仍照舊通給錢糧，則仁皆蒙恩，不苦於窮困矣。¹⁷¹

不過關於八旗的問題，一直要到康熙年間，才開始有具體的解決措施。面對這足以動搖國本之危機，歷代滿洲統治者都為八旗治的延續，進行數次革新，以下將簡述八旗所面臨的困境，並介紹康熙、雍正與乾隆三朝對於八旗制的改革，以及其造成的影响。

1. 旗人生計

旗人生計之所以出現問題，大致上有兩個原因，一是人口繁盛但兵缺不足，沈起元就曾上疏過「天下戶口，數倍曩昔，而旗人之繁衍視之矣……甲不能偏及，而徒使之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兵、不民。而環聚於京師數百里之內，於是其生日蹙，而無可為」¹⁷²二為旗人生活入不敷出，清世宗認為會有這情形，其原因系「滿洲等不擅謀生，惟持錢糧度日，不知節儉，妄事奢靡」¹⁷³所致，而滿洲之所以如此豪奢，其原因全在於「漸染漢習」¹⁷⁴。為了改善這般情況，滿洲統治者大致上採取三項措施：補助錢糧、開墾土地與增加兵缺。

（1）補助錢糧

滿洲社群對於生活不濟者給予補助的行為，早在天聰年間便已成形，太宗曾諭諸八旗大臣，若力不能耕種而無糧贍養者，有兄弟，則令與兄弟相依。無兄弟，則令殷實有糧者養之。其為諸貝勒素知才能之人，有不能耕種而無糧贍養者，須

¹⁷⁰ 葉高樹，〈清朝的旗學與旗人的繙譯教育〉，頁 117-121。

¹⁷¹ 巴泰、圖海等編，《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二，順治十一年二月三日，頁 957。

¹⁷² 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冊 731（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2），頁 1286。

¹⁷³ 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獻通考》冊 1（臺北：新興書局，1958），頁 5218。

¹⁷⁴ 允祿，《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13，頁 132。

詳察其情告知，諸貝勒設法贍養。若是遇上災情，亦會提供受災旗戶錢糧以供救濟。¹⁷⁵而作為滿洲群體的最高統治者，底下的滿洲人若生活困頓，自然是不能坐視不管的。入關後的旗人，除了因為遇災而生活困苦之外，生計出現問題的主因，還跟借貸有關。為改善此情形，聖祖令動支庫銀償還八旗滿洲、蒙古的所有積債。漢軍則是每佐領各給銀五千兩，令其償完債負後，剩餘的由各該都統收貯，以備公用。而為避免八旗兵丁日後遇到不得已而需借貸之事，遂下令發帑銀給八旗，將各旗內部院堂官派出，會同該旗都統、副都統，視其需用之事借給，並於每月錢糧中陸續扣除。¹⁷⁶即便如此，旗人生計仍沒有明顯改善，自公庫剛領取的銀兩，立刻就被拿去償還債務，剩餘的根本無法維持家計，最終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取消公庫。¹⁷⁷

雍正朝的作法與前朝無太大的區別，如雍正十年(1732)便下令，八旗人員借欠公庫、廣善庫官銀，本身已故，將子孫人等俸餉坐扣一半還項者降旨豁免。若有本身現在而未完者，一併開恩豁免。¹⁷⁸還命給內庫銀兩，令王大臣等營運生息，以備旗人家中遇上吉凶之事，但需用之費無所取辦時使用。¹⁷⁹乾隆時期的作法，大抵延續康、雍兩朝，對於生活陷入困境之旗人提供賞銀，以及開設公庫提供旗人借貸兩種作法。提供賞銀的情況大致有三種：鳏寡孤獨休之旗人、受災之旗人，以及紅白事的賞銀。¹⁸⁰公庫的部分，高宗認為從前設立公庫時，對旗人而言是有益的。後因辦理不善，出現假冒支領的情況，導致虧空等弊端，才中途停止。如今若仍設立公庫，對旗人是否有益，以及設立是否必要，還是要辦了才能知曉，以此為契機而復辦公庫。¹⁸¹

(2) 開墾土地

與土地相關的政策，有雍正朝的開辦井田。世宗命怡親王查戶部與內務府餘地，以及拖欠錢糧人員上交土地，從中挑選部分作為井田，派遣無產業的滿洲五十戶、蒙古十戶、漢軍四十戶，共一百戶進行開墾。十六歲以上至六十歲以下，各授田百畝，周圍八分為私田，中間百畝為公田，共力同養，三年後公田百畝所種之穀再行徵取。另外朝廷還興建房舍，提供銀兩用於購置口糧、耕牛、種子、農具。後又命被治罪革退、無產業且在京閒住的旗人，前往直隸地方耕種井田。而這些派往開墾井田者，其子孫若是騎射表現優良，還有機會獲得披甲當差的機會。¹⁸²至乾隆朝，和碩莊親王等上奏，認為井田並沒有達到當初預期的成效，建議將井田改制為屯田。實力耕種安插得所者改為屯戶，不能力繕之戶咨回本旗停其撥補。而為保障旗人生計，嚴禁私自典賣旗地，固安、霸州等處屯長就因擅將

¹⁷⁵ 圖海、勒德洪等編，《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冊一，天聰元年六月二十三日，頁39-40。

¹⁷⁶ 馬齊、張廷玉等編，《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冊四，康熙三十年二月十七日，頁2027-2028。

¹⁷⁷ 馬齊、張廷玉等編，《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冊六，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頁3671。

¹⁷⁸ 允祿，《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13，頁282-283。

¹⁷⁹ 允祿，《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13，頁211。

¹⁸⁰ 蔡偉傑，〈論清朝前期的滿洲文化復興運動〉，頁135-137。

¹⁸¹ 慶桂、董誥等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冊一，頁504。

¹⁸²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5，頁359-362。

旗地私自租予民人耕種，使得兩地的防守尉各被罰俸一年。¹⁸³

另一個與土地相關的政策，便是回贖旗地，也就是將原先國朝定鼎時，在京師周圍所圈的旗地，從民人手中贖回，再分發給旗人。原本國家定制，旗人地畝不許民人典買，為了規避旗地禁賣民人，而變名稱老典。雖名為典，但贖回者少，因此與賣無異。¹⁸⁴雖然違反國法，但世宗念此等積弊沿習許久，於是降旨寬其違禁典買之罪，且動用內帑，給價歸贖，使旗地仍歸旗人，不至為民人所佔，民人仍得原價，不至資本虧虛。¹⁸⁵即便如此，這樣也沒有減緩旗地典賣予民人的狀況，據高宗所言「旗人所得地畝，原足以資養贍，而無缺乏。嗣因八旗生齒日繁，恆產漸少。旗人又或因事急需，必不得已，將地畝漸次典與民人為業……歷年久遠，輾轉相售，已成民產」¹⁸⁶據估計，民典旗地不下數百萬畝，典地民人不下數十萬戶。¹⁸⁷乾隆九年（1744）時下令，民典旗地不論契載年限，以十年為率，十年以內照原典之價，十年以外減原價十分之一，五十年以外以半價取贖。贖回民典旗地，如原業主無存，准令原業主之子孫及同胞兄弟、嫡親伯叔及嫡親兄弟之子等回贖。如原業主並無應贖之人，方准遠族人並異姓人等具呈認買。¹⁸⁸

除了開辦井田、回贖旗地外，還有一項土地政策，那便是展邊開墾。此措施最早能追溯到國初創業之時，因歸附益衆，糧不足支，遂展邊開墾。移兩黃旗於鐵嶺，兩白旗於安平，兩紅旗於石城，其兩藍旗所分張義站、靖遠堡地瘠以大城地與之，¹⁸⁹此便是八旗開墾之先例。這些開墾的土地，主要集中在滿洲龍興之地，據康熙初年統計，盛京未墾荒地、荒田一百五十四萬七千六百餘晌，去除皇莊、喂馬打草地二萬二千四百餘晌，仍有一百五十二萬五千二百餘晌，應將這些土地開放給旗民註冊開墾。二十五年（1686）開放錦州、鳳凰城等八處荒地分撥旗丁民丁。並提供耕牛、口糧、農器。不過在三十七年（1698）一度暫停差往種地，不過又在五十五年（1716）覆准旗人開墾地畝。¹⁹⁰雍正二年（1724）准寧古塔船廠等處開墾地畝，不過嚴禁旗民互相典買。¹⁹¹乾隆二年（1737）於黑龍江湖蘭地方設立官莊，令盛京將軍於八旗開戶人內選能種地壯丁四百名，准其攜帶家眷前往開墾，並提供車馬費、房屋、口糧、冬夏衣物、耕牛、種子、農具。九年（1744）又商議增派人員，用以開墾拉林地畝，與移駐滿洲一事。¹⁹²由此可見，滿洲統治者為了不讓旗人過度依賴朝廷的補助度日，而鼓勵旗人自食其力，開墾農地，並且給予極大的支持。

¹⁸³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5，頁 363-366。

¹⁸⁴ 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冊 731，頁 1270。

¹⁸⁵ 鄂爾泰、張廷玉等編，《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冊二，雍正八年四月十一日，頁 1425。

¹⁸⁶ 慶桂、董誥等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冊三，乾隆四年十一月二日，頁 1607。

¹⁸⁷ 李燕光、關捷，《滿族通史》，頁 334。

¹⁸⁸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5，頁 309-311。

¹⁸⁹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5，頁 338。

¹⁹⁰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5，頁 339-341。

¹⁹¹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5，頁 342。

¹⁹²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65，頁 342-344。

(3) 增加兵缺

生為旗人，披甲當差是他們的天職，也是他們少數能從事的工作之一。但在入關後，旗人人口快速增長，卻沒有足夠的兵額能夠滿足這些增長的人口，閒散旗人的滋生連帶影響八旗生計，滿洲統治者遂從增加兵缺的方式，期望能夠改變這一現象。康熙年間的閩浙總督滿保上疏表示，駐防福建的四旗兵中，仍有壯丁二千餘名不得披甲。遂建議於四旗壯丁內，於將軍、總督、巡撫標下各分發一百名。若有綠營出現缺額，則由旗丁補上。¹⁹³綠營出缺由八旗遞補一事，在雍正朝則規定為，京口、廣州、福州將軍標下的綠旗兵出缺，由漢軍餘丁頂補，仍食綠旗糧餉。¹⁹⁴

世宗增加兵缺的另一項主要政策，便是設立八旗養育兵。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共選四千八百人為教養兵，訓練藝業並給予糧餉，而挑選出的教養兵。務必是家境貧乏、射箭好、可學習之人。滿洲、蒙古每佐領下挑取護軍四名、馬甲四名，令其學習長鎗。漢軍每佐領下挑取馬甲四名，令其學習籜牌挑刀。且都需五日一次習步射，十五日一次習馬射。而遇長鎗營之護軍馬甲出缺，教養兵內若有馬步箭好記名者，令按甲喇挑取，護軍按佐領挑取馬甲。其護軍馬甲缺出，將教養兵亦准挑取。¹⁹⁵算是保障了養育兵學習時期的開銷，以及未來的出路。至乾隆朝，則是擴大了養育兵的挑選條件，從原先的年壯可當差者，到乾隆元年准許旗內幼丁且無產業，及無執事兵丁錢糧可以養贍者，年過十歲者，皆可挑選為養育兵。再到乾隆三年讓鰥寡人等之子，不論年歲撥補。而獨身人等，既無子嗣，又年老不能當差。還有犯輕罪黜革之人，未經當差，無錢糧可支者，符合這些條件者都給予教養兵錢糧以資養贍。¹⁹⁶

2. 漢軍出旗

面對八旗人口過剩，兵額有限的摠問題，滿洲統治者除了增開兵額的辦法，同樣也思考到減少八旗人口這一方式，也就是減少具旗籍身分之人，讓他們出旗為民。關於出旗為民的政策，早在康熙年間就有被拿出來討論，沈起元當時在〈擬時務策〉中便提到：

今漢軍之仕宦班列，既從其漢，漢之與漢人無分，而又獨於其族姓則以軍束之，而又概而祿之不可，概而伍之不能。聚之京師，不能盡用，亦不盡可用，無緩急可恃之實，而徒使有朝夕不能自存之勢，亦大可惻矣，亦大可慮矣。夫別之為漢軍者。因其祖父之軍。而軍其後之子孫也。亦薪母缺其軍耳……稽其祖籍，以一人承占，或以材，或以輩行。其餘子姓，則散之出旗。軍者軍之漢者，漢之軍有甲糧可以自給，餘歸四民，任其所之，

¹⁹³ 馬齊、張廷玉等編，《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冊六，康熙五十七年八月七日，頁3737-3738。

¹⁹⁴ 鄂爾泰、張廷玉等編，《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冊二，雍正七年十一月七日，頁1355。

¹⁹⁵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4，頁867-868。

¹⁹⁶ 鐵保，《欽定八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4，頁869。

使謀其生。¹⁹⁷

這便是最早有關於漢軍出旗的建議，不過聖祖當時並沒有進行更深入的討論與實踐。至於下次有關漢軍出旗的建議，則是來到乾隆年間，出現在孫嘉淦的〈漢軍生計疏〉中：

臣每見外任旗員，罷官而歸旗者，必勸以置買田宅，為子孫長久之計。而據稱一入京城，親友人等之借貸，佐領人等之需索，加以袖手坐食，無計營生。若准其在外置買田產，庶可務農兼商，以成家業。臣伏思滿洲在外久住，或有難行之處，至漢軍則與滿洲不同。伊等原系漢人，一切農工商賈之業，習為之而不以為難。在外守令之官，皆足以約束之而不至於生事。仰懇聖恩，嗣後漢軍人等外任者，罷官之日，如情願在外成家，許其無論五百里內外，皆聽置買田宅居住，報明該地方官，一體納糧當差。如有生事犯法，地方官即行究治。另立漢軍籍貫，每當編審之年，將漢軍成丁人口，報明戶、兵二部及該旗存案。將來需其披甲，則按籍可稽。如不需用，則令其在外居住，自食其力。如此則與古者寓兵於農之意，實有相合。而數十年後，漢軍之在外成家者必多，皆有世業以長子孫，所餘錢糧，以及退存田土，又可均之八旗閒散之人，以資養贍。此則不費之大惠，經久之良圖也。¹⁹⁸

這次關於漢軍出旗的意見，終於受到滿洲統治者的重視。高宗便在乾隆七年(1742)的上諭中明示：

八旗漢軍，自從龍定鼎以來，國家休養生息，戶口日繁，其出仕當差者，原有俸祿錢糧足資養贍。第閑散人多，生計未免窘迫。又因限於成例，外任人員，既不能置產另居。而閑散之人，外省即有親友可依，及手藝工作。可以別出營生者，皆為定例所拘，不得前往，以致袖手坐食，困守一隅，深堪軫念。朕思漢軍，其初本係漢人。有從龍入關者，有定鼎後投誠入旗者，亦有緣罪入旗，與夫三藩戶下歸入者。內務府王公包衣撥出者，以及召募之礮手，過繼之異姓，並隨母因親等類，先後歸旗，情節不一。其中惟從龍人員子孫，皆係舊有功勳，歷世既久，自無庸另議更張。其餘各項人等，或有廬墓產業在本籍者，或有族黨姻屬在他省者，朕意欲稍為變通，以廣其謀生之路。如有願改歸原籍者，准其與該處民人，一例編入保甲。有不願改入原籍，而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里遠近，准其前往入籍居住。此內如有世職，仍許其帶往，一體承襲。其有原籍並無倚賴，外省亦難寄居，不願出旗，仍舊當差者聽之。所有願改歸民籍，與願移居外省者，無

¹⁹⁷ 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冊 731，頁 1287。

¹⁹⁸ 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冊 731，頁 1277-1278。

論京外官兵閑散，俱限一年內具呈。¹⁹⁹

上述的諭旨，針對地主要是在京的旗人，而關於駐防八旗中漢軍的出旗，則是要到十九年（1754）才有明確的諭旨「是以經朕降旨，將京城八旗漢軍人等，聽其散處，願為民者，准其為民。現今遵照辦理，至各省駐防漢軍人等，並未辦及，亦應照此辦理，令其各得生計。」²⁰⁰

在這一連串的漢軍出旗行動中，高宗特別解釋道「此朕格外施仁，原情體恤之意。並非逐伊等使之出旗為民，亦非為國家糧餉有所不給。」²⁰¹名義上是皇帝開恩，但實際上多少含有些政治考量在裏頭。²⁰²像是關於駐防八旗漢軍出旗，駐防地勢必會出現兵缺，而這些缺額，則由京城滿洲頂替，²⁰³畢竟這些駐防地大多位在漢地，或是極具戰略地位。雖然同為八旗，但仍舊有滿洲與漢軍之分，且這些被准許出旗的漢軍，皆非從龍入關者的子孫，而是入關後才陸續編入者。或許就是因為入旗的先後，而讓滿洲統治者認為這些後入籍的漢軍，忠誠度與緊密性都不及從龍入關的漢軍，才恩准其出旗。而讓八旗滿洲替補而上的做法，也是一種用人唯親，畢竟在怎麼說，滿洲統治者當然得多加關照自己的親族，而且做為親族，忠誠度也是外人不可比擬的。

綜上所述，滿洲是一個多元且複雜的多族群共同體。它或許擁有一個主要的部族，也就是上至先秦的肅慎，下到明代的建州女真，而在這漫長的時間長河中，又與周遭的部族互動、混合，像完顏氏的始祖，據傳便是新羅或高麗出身。八旗制度的創建，為不同族群進入滿洲提供了管道，加上八旗內部的改旗、擡旗，使得滿洲的組成成分變得多元與複雜。當滿洲入關後，為穩定滿洲在漢地的統治，除了制訂一系列的滿洲本位政策外，亦為了確保滿洲不忘立國根本的國語騎射等滿洲舊俗，將滿洲的歷史、語言與文化進行總整理，並藉由學校教育進行推廣。

征服王朝入主中原後，一面採取中原的政制與典章制度，另一方面又極力確保自身族群文化的存續，金世宗的女真本土化運動，算得上是元、清兩朝帝王的借鑑，不過這些本土化政策多半沒有達到預想中的目標。²⁰⁴但是清代的滿洲文化復振卻得到一個意料之外的成果，那就是無意間促成了八旗體制下的滿洲、蒙古、漢軍更進一步的整合，畢竟對於熟練國語騎射的要求，並非只針對滿洲旗，而是連蒙古、漢軍都一體適用。這使得身處在八旗體系下的滿洲、蒙古、漢軍，開始共享相同的歷史、語言與文化，清末時甚至出現「不分滿漢，但問旗民」的狀況，八旗下的滿洲、蒙古、漢軍之身分認同，已然超越了基於民族的滿、蒙、漢，成為根據政治團體隸屬的旗人認同。²⁰⁵而當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潮傳入中國時，是如

¹⁹⁹ 慶桂、董誥等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冊四，乾隆七年四月十三日，頁 2418-2419。

²⁰⁰ 慶桂、董誥等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冊十，乾隆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頁 6731。

²⁰¹ 慶桂、董誥等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冊四，乾隆七年四月十三日，頁 2419。

²⁰² 蔡偉傑，〈論清朝前期的滿洲文化復興運動〉，頁 147。

²⁰³ 慶桂、董誥等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冊十，乾隆二十年七月二十七日，頁 6731。

²⁰⁴ 陶晉生，《女真史論》（臺北：食貨出版社，1981），頁 77-92。

²⁰⁵ 金啟棕，《金啟棕談北京的滿族》（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27。王明霞、張佳生，〈“漢人滿化”現象研究〉，《社會科學輯刊》2008 年 04 期，頁 138-140。

何影響旗人的身分認同，以及民人，也就是漢人對於這些特殊群體的看法，將是下一章節所要探討的內容。





第三章 清末民初的滿洲民族認同

第一節 民族主義與滿洲族群對民族的解釋

「民族」一詞在漢字文化圈的使用，有學者指出早在唐代李筌的《太白陰經》便已出現，不過其也說明此「民族」應當解釋為社稷或民眾，並不具備當代「民族」的意涵。¹如今我們所熟知的「民族」，主要是受到西方的 nation，以及日本學界對 nation 的解釋所影響。所以在接下來的章節，會先從民族主義之起源談起，以及其傳入中國之歷程與發展，最後探討滿洲社群是如何看待「民族主義」這一觀點。

（一）民族主義的起源與傳播

按 nation 一詞，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民族，據考證是源自於拉丁語中關於出生、起源的 naissance 一詞。過去對於 nation 的解釋，主要與血統來源有關，如出生、出身或身分地位；或是一些具有特定關係的團體，如血緣親屬或自足團體。民族開始具備現代意涵，最遲是在 1884 年左右，那時的解釋是「統轄於同一政府之下的一國之民」而在 1925 年時，民族便被解釋為「擁有共同族群根源、使用共通語言、承襲相同文化傳統的人群」。²會有如此的變化，學界普遍將 1789 至 1848 年視為關鍵時期，以下便簡述這段時期的政治社會發展，與民族主義意涵的變遷過程。

目前學界一般將法國大革命視作民族主義發展之開端，而革命之所以能促成民族主義的興起，這當中包含了法律與情感兩個要素。法律上，係源自啟蒙時代的自然法思想，反對建立於神權之上的絕對君主制，認為主權應是屬於公眾的觀點，在法國大革命時首次實踐於政治與社會上。情感方面則肇因於革命後，歐洲各國對於共和風潮的恐懼，以及法國國內擴散革命思潮的渴望，兩個勢力相衝突所導致逾二十多年的反法同盟戰爭。在與外國勢力的數次戰爭中，強化了法國人民和法國之間的強烈羈絆，讓個體對族群體產生認同感。³「民族」在當時的意義，實際等同於國民，而國家是由全體國民集合而成，是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且公民權是民族組成不可或缺的要素。⁴這時候對「民族」的內涵，較傾向於政治上的群體，而非具有同一語言、血統、文化的群體，但在當時也開始討論民族語言的統一，但並非是當時的主要議題。

不過民族主義最初並未受到保守派或自由派多大的重視，民族主義之所以會進入政治社會的中心，這又與君權神授之破滅，人民參政機會的增加等近代國家

¹ 茹瑩，〈漢語“民族”一詞在我國的最早出現〉，《世界民族》，2001 年第 6 期，頁 1。

² 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13-18.

³ Timothy Baycroft, *Nationalism in Europe 1789-1945*(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9.

⁴ 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18-19.

型態轉變的發生有關。國家為了維持政權的穩定，或是應對近代戰爭，政府必須加強民眾對國家的效忠，對民族的認同，最有效的做法便是從教育著手，尤其是義務教育的推行。政府在小學開始教授「國語」這一共通語言，並灌輸民族意象、傳統與認同，藉此加強民眾對於民族群體這一「想像的共同體」之認同。⁵

雖說在 1830 年代與 1848 年所爆發的歷次自由主義革命，多半成效甚微或是以失敗收場，但也為民族主義運動提供了基礎，因為其展現出在民族認同下，群眾動員力之強大，使得民族主義逐步進入政治中心，並在日後成為奧地利帝國轉化為奧匈帝國，與德意志、義大利兩國統一的契機。⁶不過這也造成 nation 一詞，在西歐表現出以政治、地緣上的「國民」型態；而在德、義等新興國家，則是呈現出文化、血緣上的「民族」樣貌，這兩種完全不同的形態。至於誕生在歐洲的民族主義，是如何影響到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中國，這又與日本近現代的政治、社會局勢發展息息相關。因此在了解中國的民族主義前，勢必得先知曉民族主義在日本社會的發展。

日本受到「黑船來航」、西力東漸等國際局勢的影響，為了抗衡西方列強，江戶幕府開始推行改革，而到了明治新政府建立後，廢藩置縣、四民平等政策的推動，使得新政府需要有效的將全國各地、各階層的人民融為一體，nation 的概念很快便受到日本人的注意。不過 nation 一詞，在日本同時具有「國民」、「民族」兩種翻譯版本。這又與日本社會意識的變遷息息相關，大致可分為 1870 至 1880 年代的自由民權運動，以及 1880 至 1890 年代的國粹主義運動兩階段，⁷以下便介紹這兩時期對於 nation 翻譯的影響。

明治早期，「民族」一詞在日本社會甚少使用，不過在自由民權運動時期的政治小說中，常見其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 *Assemblée Nationale* 翻譯為民族議會，⁸雖然使用了「民族」但意思與國民較為接近，可見當時的日本社會，受到法國大革命以來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等思潮影響，較為重視政治層面上的「國民」。而 1887 年創刊的《國民之友》更是讓「國民」一詞在日語中廣泛使用起來。⁹但隨著《日本人》與《日本》等宣揚國粹主義的報章雜誌發行，日本社會又重新檢視 nation，也開啟了 nation 翻譯的第二階段。

當時的日本正經歷著反對歐化、維護發揚日本優良傳統的國粹主義運動，志賀重昂指出《日本人》的發行主旨乃「保存日本國粹」，明言國粹實際上就是 nationality，並解釋國粹為「適應順從日本國土的自然萬物的感化、化學反應，以胚胎、生產、成長、發達於大和民族間，千古遺傳、醇化、保存至今的東西」。¹⁰另一位國粹主義代表陸羯南，也提到作為人類，有白、黑、黃之差，而在白黑黃

⁵ Timothy Baycroft, *Nationalism in Europe 1789-1945*, 33-34.

⁶ Timothy Baycroft, *Nationalism in Europe 1789-1945*, 17-21.

⁷ 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5），頁 58-59。

⁸ 安田浩，〈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民族」觀念の形成：國民、臣民、民族〉，《思想と現代》1992 年第 31 號，頁 62。

⁹ 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頁 59。

¹⁰ 志賀重昂，〈「日本人」が懷抱する処の旨義を告白す〉，1888 年；轉引自安田浩，〈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民族」觀念の形成：國民、臣民、民族〉，頁 66。

之間還有各種國家與各種民族，它們各自又擁有獨特的歷史、性格、利害、風俗、領土。¹¹由此可看出，國粹主義者所謂之民族，是將作為政治共同體的「國民」之「民」與以文化血緣作為集合的「民族」之族做結合，除了政治上的一體性，也從文化、血緣上強調日本在 nation 的統一，這也讓「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思想開始普及於日本社會中。¹²

不過確立日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國體論者在這方面的宣揚，這當中又以憲法學者穗積八束的理論尤為重要。穗積認為日本之所以能有別於西方世界，常保團結的原因，在於達到萬世一系、君主不易。之所以能如此，全係因皇室為民族的宗家，而所有日本人系出同源，同信一樣的祖先教，屬於同一的民族。¹³並指出基於「同族親合團結」所衍生的「愛國公同的精神」乃國家憲法的基礎，¹⁴並將國家解釋為「具有一定的土地、一定的民族與具最高主權進行統治的團體」。¹⁵這樣的解釋無疑是將國家、國民、民族三者合而為一，進而加強了日本「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思想。

日本對於 nation 的解釋，一開始先是接受政治意義上的「國民」，之後又從文化、血緣上的「民族」重新檢視 nation，因此發展出屬於日本語境的「民族」一詞，也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概念。而當國粹主義風靡日本之時，與中國思想家大舉留日的時段相同，如孫中山、梁啟超等人。這個和製漢詞的「民族」又藉由他們傳播至中國，這幾位思想家與中國社會是如何解釋看待「民族」與「民族主義」將在下一節進行說明。

（二）民族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有關「民族」一詞最早在漢字圈的使用，學界曾提出三種觀點，¹⁶第一種觀點是王韜早在 1882 年便在〈洋務在用其所長〉中使用；¹⁷第二種觀點是梁啟超於 1899 年所撰之〈東籍月旦〉出現「全球民族」、「泰西民族」等詞；¹⁸第三種觀點同樣是梁啟超，在 1903 年將瑞士—德國學者布倫奇利 (Bluntschli Johann Kasper) 的民族概念介紹至中國後的事。¹⁹甚至有如本章開頭所說，有學者將民族一詞上溯至唐代，但其含義並不具備當代的「民族」義涵。如此看來王韜或許是最早使用「民

¹¹ 陸羯南，〈世界的理想と國民の觀念〉，1890 年；轉引自安田浩，〈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民族」觀念の形成：國民、臣民、民族〉，頁 66-67。

¹² 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頁 60-61。

¹³ 穗積八束，〈家制及國体〉，1892 年；轉引自安田浩，〈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民族」觀念の形成：國民、臣民、民族〉，頁 67-68。

¹⁴ 穗積八束，〈憲法ノ精神〉，1900 年；轉引自安田浩，〈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民族」觀念の形成：國民、臣民、民族〉，頁 69。

¹⁵ 穗積八束，〈我憲法ノ特質〉，1902 年；轉引自安田浩，〈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民族」觀念の形成：國民、臣民、民族〉，頁 69。

¹⁶ 茹瑩，〈漢語“民族”一詞在我國的最早出現〉，頁 1。

¹⁷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558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 539。

¹⁸ 梁啟超，〈東籍月旦〉，收入《飲冰室合集》第二冊 (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 90-102。

¹⁹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民族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頁 302。

族」，但有學者提出王韜使用的「民族」仍是延續「民眾」此一古義，而真正使用具當代義涵的「民族」，是康有為於 1898 年上奏之〈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摺〉。當中所載「近者歐美，由留意於民族之治，凡語言政俗，同為國民，務合一之」。²⁰這裡頭提到的「民族之治」，才是從西方政治文化角度來理解，具備現代意涵的「民族」。²¹

至於引入「民族主義」這一概念者，學界普遍認同最早是由梁啟超在 1901 年所撰之〈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所使用，當中寫道：「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她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²²而民族主義對於國家之重要性，梁啟超是這麼形容的：

凡國而未經過民族主義之階段者，不得謂之為國；譬諸人然，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比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義而變為民族帝國主義，則成人以後謀生建業所當有之事也。今歐美列強皆挾其方剛之膂力，以與我競爭，而吾國於所謂民族主義者，猶未胚胎焉……欲以與公理相抗衡，卵石之勢，不可道焉……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²³

從上文可知，梁啟超認為民族主義是國家從中世進入近世，必須經歷的一段不可或缺的階段，不過梁啟超所認為的民族主義，究竟是屬於西歐類型的政治面的民族主義，還是德、義類型的民族主義，有學者以梁啟超致康有為的書信為例，當中寫道：「而所以喚起民族精神者，勢不得不攻滿洲，日本以討幕為最適宜之主義，中國以討滿為最適宜之主義。」²⁴並以此解釋為梁啟超民族主義視野中的民族問題，民族主義之目標乃推翻清王朝，而非驅逐異民族集團。²⁵上述的解讀，不免讓人認為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是偏向德國式的民族主義，不過筆者認為梁啟超將「討幕」與「討滿」相提並論，所想表達的應是政治面的民族問題，因為日本的幕府對應的是武士利益集團，而中國的滿洲對應的則是八旗利益集團。筆者反倒認為〈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的這段話更能反映出梁啟超的民族主義觀：「昔之政府，以一君主為主體，故其帝國者，獨夫帝國也；今之政府，以全國民為主體，故其帝國者，民族帝國也。」²⁶從這段話來看，梁啟超的民族主義觀與西歐模式更為接近，最終目的在於建立一個民與社稷為貴，而君為輕的立憲國家。

²⁰ 康有為，〈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摺〉，收入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340。

²¹ 王春霞，〈“排滿”與民族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22-25。

²²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收入《飲冰室合集》第三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 20。

²³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頁 22。

²⁴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 189。

²⁵ 王柯，〈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頁 48。

²⁶ 梁啟超，〈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頁 22。

大約在 1902 年開始，中國國內的報章雜誌開始大量介紹與民族主義相關的文章，如 1902 年的《政藝通報》發表題為〈民族主義〉的文章，當中將民族主義解釋為「合一羣同道德、同法律、同風俗、同文學美術，而組織一完全無缺之國家者也。」²⁷《新民叢報》在 1903 年的文章〈近世歐人之三大主義〉是如此介紹民族主義的：「近日世界之大事變，推其中心，無不發於民族主義之動力……故十九世紀，實為民族國家發生最盛之時代。其民族不同者，則獨立為一國……民族同一也，則結合為一國。」²⁸余一在 1903 年的《浙江潮》刊登的〈民族主義論〉則是如此解釋民族主義：「合同種，異異種，以建一民族的國家，是曰民族主義。」²⁹並提出「一國不容二族」的理論，³⁰他舉英、日、法改革之順利乃因其建立民族的國家；反觀奧地利與俄國「以函異族太伙」而無法「雄飛於世界」。更有甚者像是印度，因為民族眾多，反而落得亡國的慘況。³¹而這一思想，也為革命派理想中的「民族國家」訂下了標準，也就是由單一民族所組成的國家。不過誰與我是同民族，誰又屬於異民族？在界定這一議題上，中國思想家們融合了儒家的「夷夏之防」與西方的人種學說，作為其劃分民族異同的依據。

古代中國的「夷夏」雖然與近代的「民族」一樣，都具有界定我族與他者的功用，但界定的基準又有所不同。像是近代的民族，尤其是德、義模式的民族主義，是依照血緣、語言、宗教、風俗作為區分的標準。但中國的夷夏思想，最早是根據對方的生活與生產方式，或是與此相關的文化特徵。³²如夏、周所代表的是中原的農耕文化；「蠻」指的是語言繁雜紛亂，與中原語言有所不同；「夷」形似人採蹲坐姿勢，而非中原習慣的跪坐；「戎」象徵這些族群的尚武風氣；「狄」刻畫出人與犬共同生活的遊牧活動，「羌」也代表著游牧生活，不過是人與羊的組合。³³這些都表現出古代中國對於我族與他者的劃分，主要集中在語言、風俗、生產方式等文化差異上。而若是接受了對方的生活方式，那夷夏的文化身份便會有所轉變，尤其是對「禮」的學習，如荀子言「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³⁴或孟子所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³⁵這些都指出只要常保或學習「禮」的規範，那你便具有華夏的

²⁷ 鄧實輯，〈政治通論外篇卷〉，收入《光緒壬寅（廿八年）政藝叢書》第一冊（臺北：文海，1976），頁 114-115。

²⁸ 雨塵子，〈近世歐人之三大主義〉，收入《新民叢報》第 28 期（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頁 27。

²⁹ 余一，〈民族主義論〉，收入《浙江潮》第一期（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頁 3。

³⁰ 余一，〈民族主義論〉，頁 5。

³¹ 余一，〈民族主義論〉，收入《浙江潮》第二期（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頁 27。

³²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2014），頁 29。

³³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頁 28-29。

³⁴ 荀況，《荀子》，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95，頁 126。

³⁵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收入謝冰瑩等編譯，《新譯四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 409。

身份；反之若遺棄禮的規範或不知禮，文化身份上則仍舊或是轉變為夷。

雖說古中國對於夷變夏是保有開放的態度，但對於夏變夷則是堅決的抗拒，如孔子所言：「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³⁶因此對於文化、價值觀，甚至是生活方式與華夏有所不同的族群，開始抱有戒心，甚至出現「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³⁷當中原政權衰弱，四夷勢力壯大，開始威脅華夏時，士大夫階層中便會出現強烈的抗夷心態，如春秋、南北朝、宋、明等朝代，甚至在西力東漸時，都有不少抵抗外夷的聲音流傳於知識階層中。不過過往抗夷的基準，多半是聚焦於夷的生活，是否符合「禮」的規範，但隨著西方人種學、民族學這類將血統納為區分我族他者標準的思潮傳入，夷夏之防的內涵也開始改變，即便滿洲族群在入主中原的 200 多年來，不斷吸納儒家思想，但對於革命派而言，其仍舊非我族類，這點可從革命派的宣傳文書中看出端倪。如章太炎於〈正仇滿論〉提到：「彼固曰異種賤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³⁸或是鄒容於《革命軍》中，將漢、朝鮮、日本等人種歸納為「中國人種」而蒙古、滿洲、西伯利亞等劃為「西伯利亞人種」都可看出革命派在人種畫分上，刻意將滿漢區別開來。又以滿漢不同種為由，強調滿洲無權統治中原、統治漢人：

吾同胞今日之所謂朝廷，所謂政府，所謂皇帝者，即吾疇昔之所謂曰夷、曰蠻、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韃靼；其部落居於山海關之外，本與我黃帝神明之子孫不同種族者也。其士則穢鏽，其人則種，其心則獸心，其俗則毳俗，其文字不與我同，其語言不與我同，其衣服不與我同，逞其兇殘淫殺之威，乘我中國流寇之亂。闖入中原，盤據上方，驅策漢人。以坐食其福。故禍至則漢人受之，福至則滿人享之。³⁹

革命派將中國過往的夷夏之防，與西方的種族、民族學說合而為一，其目的就在於合理化推翻滿洲政權的正當性，以達到「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一最終目標。不過梁啟超對於革命派依照血統、語言、風俗等民族特徵的劃分方式有所懷疑，反倒開始提倡「大民族主義」而把革命派的民族主義稱為「小民族主義」兩者的差異，梁啟超如此解釋：

則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類，以高掌遠蹠於五大陸之上。⁴⁰

³⁶ 孔子，〈憲問第十四〉，收入謝冰瑩等編譯，《新譯四書讀本》，頁 228。

³⁷ 房玄齡，《晉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55，頁 929。

³⁸ 章太炎，〈正仇滿論〉，《國民報》第四期（東京：國民報社，1901），頁 39。

³⁹ 鄒容，《革命軍》，收入張玉法編《晚清革命文學》（臺北：經世書局，1981），頁 123。

⁴⁰ 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收入《飲冰室合集》第五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 75-76。

梁啟超期望藉由按國家疆界劃分民族界線的大民族主義，來取代以民族特徵區分你我的小民族主義。至於處在這波民族主義風暴中心的滿洲群體，他們是如何看待這一決定其個人、社群認同，乃至於國家未來的「民族主義」思想，將是下一節所要探討的內容。

（三）滿洲人在報章雜誌上的民族主義書寫

立憲派與革命派兩個政治團體，利用當時新興的報章雜誌，做為闡釋與宣傳其主張的管道，這當中也包含了雙方對於民族主義的解釋與應用。當面對革命黨在宣傳上藉用民族主義，大力主張排滿時，做為當事者的滿人，他們又是如何看待民族主義這個新思潮，以及革命派的排滿。以下將以筆者目前所蒐集到的，以滿人群體為中心所發行的刊物，《大同報》與《旗族》作為觀察對象。

《大同報》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在恆鈞、叔達等人主持下，在東京創刊，以月刊的形式發行。⁴¹《大同報》的發刊宗旨有四點，分別為建立君主立憲政體、開國會建設責任政府、滿漢人民平等、統合滿、漢、蒙、回、藏為一大國民。⁴²該刊物的投稿者多是具有旗人身分的留日學生，或是贊同前述四項主張者，多少能反映出接受過西方思潮的旗人對於民族主義之看法。《旗族》的發行時間稍晚，由漢軍旗出身的章福榮主導，在民國三年（1914）四月，以月報的形式在北京發刊，章福榮有時也會以子偉為筆名發表文章。⁴³《旗族》主要登載與滿人政治、教育和生活狀況相關的文章，以及少量的文學作品。⁴⁴不過目前《旗族》所留存的資料甚少，因此本節主要會以《大同報》的文章為主要分析對象，並以《旗族》為輔。

首先要討論的，就是滿漢矛盾，以及其所衍生出的各種問題。在排滿人士眼中，滿漢問題追根究柢就是種族問題。不過在《大同報》的撰稿人眼中，滿漢問題並非是種族問題，而是政治問題。烏澤聲所撰的〈滿漢問題〉一文中，認為滿漢問題乃專制政體的產物，而其核心出自於軍事上。入關初期，滿洲勢少而漢人眾多，為保皇權，只得仰仗武力強悍的八旗。這使得旗人須負擔軍事上的義務，且受世襲兵制的束縛；而民人雖不付軍事上的義務，卻變相受到軍事上的壓迫，也就是由軍事問題所衍生出的經濟、法律、政治上的問題。經濟方面，因為世襲兵制的關係，旗人的營生、遷移等自由受剝奪，生計全靠朝廷支援。隨著兵丁增多，國家財政負擔加重，因而間接壓迫到負擔國家財稅收入的民人身上。法律方面，旗人歸都統管轄，民人歸司負責。且旗民犯同樣的法律，旗人罰則輕，民人罰則重。政治方面，旗人當官，其升遷迅速、祿位高寵皆非漢人所可及。而滿缺

⁴¹ 張玉法主編，《清末民初期刊彙編大同報（一）》（臺北：經世書局，1985），頁三。

⁴² 烏澤聲，〈大同報序〉，《大同報》1907年第一號，收入《清末民初期刊彙編大同報（一）》（臺北：經世書局，1985），頁24。

⁴³ 定宜莊，〈清末民初的“滿洲”“旗族”和“滿族”〉，《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頁97。

⁴⁴ 全國報刊索引，2022年7月2日，<https://www-cnbksy-com.autorpa.lib.nccu.edu.tw/literature/literature/f0f7adc75aaa1d1cfadd323917927c79>

多於漢缺，或是優先錄用滿官之事時有所聞。⁴⁵得出滿漢問題出自八旗的特別兵制，八旗兵制則生於非立憲制度之結論。社會上雖有未能公平之制度，或有門閥、貴族等階級特權衍生的不良現象，但這不過是政治組織不完全的惡果罷了，是易解決的政治問題，而非難解決的種族問題。⁴⁶楊度的〈國會與旗人〉亦提到，滿漢問題出自於滿所擁有的特別組織、特別團體，不與人民相同，這組織團體正是八旗本身。⁴⁷

旗人對於革命派所宣揚的排滿思潮，以及排漢思想亦大力反對。在佩華的〈中國之排外與排內〉一文中，對於排滿排漢這種自我瓜分的思想，大感不可思議。佩華提到今日國家分為宗法與軍國二種，宗法為單一種族國，只知保守己之種族，而排斥他種族，且不知併吞他種族以擴張國家。軍國又可稱聯合國，特色為兼容並蓄以張大其國，不排斥異族，來之則收容之，未來處於國外之異種人民，亦可以兵力兼併之。種族雖不純，而國勢固張大無比矣。中國能有今日之版圖，全因我朝「挾帝國主義，以聯合各異族共立於一國之下。故我中國能合二十一行省、蒙古、回、藏，而占地球上五大洲獨一無二之亞東大帝國。」若遵循排斥外族之作法，以黃帝為例的話，只能保直隸、山峽、河南四省，除此之外的土地人民，皆為外國、夷狄。⁴⁸在佩華眼中，滿人排漢實為滅滿，漢人排滿實為滅漢，滿漢互斥無疑是同歸於盡。⁴⁹

對於排滿排漢這些基於民族主義所起的社會現象，烏澤聲在〈滿漢問題〉一文中分別以滿漢是兩民族與否？滿漢是一國民與否？滿漢能持民族主義與否？這三個問題進行討論，並提出自身對於民族主義的見解。首先「滿漢是否為兩民族」這一問題，烏氏使用日本學者高田早苗的研究，從言語、土地住所生活職業及共同政治、宗教、人種混同這民族組成四要素來一一辯證。言語方面，烏氏認為，廣義來看，除外藩的蒙、回、藏外，本部各省皆是使用同一語言；狹義上，各省又有各自的土語方言。至於滿漢之間，過去雖有滿語漢語之分，但兩者相習已久，莫不講同一語言，而居於何處之滿人便能使用當地的土語。土地住所生活職業及共同政治部分，烏氏認為即便是不同文不同種之人，只要居於同一土地、受同一教育，政治必然團結，風俗自當同化。滿漢同居雜處數百年，社會政治團結自不待論，亦有滿人染漢風，漢人效滿俗的狀況。宗教部分，中國的宗教信仰易因地域而有所區別，如內地各省多信佛教、耶教、道教，蒙藏多奉喇嘛教，回民則是信仰回教。而滿漢同居多年，自然是以外地之信仰為主要信仰。人種混同部分，早期雖有旗民不得通婚之法令，但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時也公告廢

⁴⁵ 烏澤聲，〈論開國會之利〉，《大同報》1907年第四號，收入《清末民初期刊彙編大同報（一）》（臺北：經世書局，1985），頁20-28。

⁴⁶ 烏澤聲，〈滿漢問題〉，《大同報》1907年第一號，收入《清末民初期刊彙編大同報（一）》（臺北：經世書局，1985），頁57-59。

⁴⁷ 楊度，〈國會與旗人〉，《大同報》1907年第三號，收入《清末民初期刊彙編大同報（一）》（臺北：經世書局，1985），頁134。

⁴⁸ 佩華，〈中國之排外與排內〉，《大同報》1907年第二號，收入《清末民初期刊彙編大同報（一）》（臺北：經世書局，1985），頁85-87。

⁴⁹ 佩華，〈中國之排外與排內〉，頁102。

止。且八旗內的滿蒙漢通婚也行之有年，所以滿漢之血其實早已混同。所以從上述四個民族要素來看，滿漢在文明與精神上已混合同化，失去對立性質，種族問題亦不存在於滿漢之間，且滿漢兩者早已成為同一民族。⁵⁰雖然烏澤聲指出滿漢相息已久，語言、信仰、文化，甚至血緣都融合一體，成為一新民族。不過這多半僅限於八旗體系下之滿漢群體，這點便反映在章福榮於《旗族》上發表的〈旗族解〉，該文是如此描寫旗族這一新民族的誕生過程：

八旗之種族就概括而言之，既由滿族、蒙古族、漢族組織而成，故其民族之名不得謂之滿族，亦不能謂之蒙古族，又不得謂之漢族，自當另有名義，始合人種學之公例。往昔人士以皇帝為滿族，八旗中又有滿族之一部，遂誤認八旗之種族為滿族，此等解釋，固不適於事實衷於理論矣，然我族豈可自誤用於名義耶？顧八旗制度雖分滿洲、蒙古、漢軍，其所享之權利、所處之階級亦各有不同，然相視莫逆，無異本支，式相好矣，無相尤也。融三族為一冶，已別成新民族之一種。其同化之原來，由於旗制，齊民族之衰微，綜厥於餉糈。⁵¹

這也證實了在第二章所提到的，在滿洲文化復振政策的影響，以及長年的相處交流下，八旗體制下的各族群，儼然融合成為了一新民族。八旗制下的滿漢融為一個新的民族實體是事實，但烏澤聲卻錯誤的將這個現象套用到八旗體制之外的漢族民人，以及旗人間的關係，認為雙方實際也已融合一體，但現實卻並非如此。至於民人是如何看待旗人這一特殊群體，這一問題將留到本章的第二節再進行回答。

另外關於「滿漢是否為同一國民」，烏氏將國民分為事實上與法律上的國民。事實上指的是同一民族、同一文明之國民，在文明與精神上是團結的，具有人種學之意義。法律上指的是同居於國內之人民皆國民，在社會政治上是團結的，具備法律上的意義。以這兩種對國民的定義來看，滿漢同居於中國，自然具備法律意義上的國民身分。而事實上的國民，滿漢在民族四大要素上是共通的，自當視為同一國民。⁵²

最後是「滿漢能持民族主義與否」這一問題，烏氏將民族主義分為血胤的民族主義，以及政治的民族主義。血胤的民族主義，是英國學者甄克思(Edward Jenks)人群演進三階段論中，第二階段宗法社會的核心，其思維乃「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烏氏認為這個思想因嚴種界，而幾近滅亡，已不見於今日，是屬於上古時代的民族主義。政治的民族主義，是歐洲各民族為抵抗專制，統合多民族為一國民，建立國民的國家而生，如德意志、義大利、比利時皆

⁵⁰ 烏澤聲，〈滿漢問題〉，頁 60-67。

⁵¹ 章福榮，〈旗族解〉；轉引自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 840-841。

⁵² 烏澤聲，〈滿漢問題〉，頁 68。

是建立在反抗拿破崙、梅特涅等專制政權上。此外因為政治的民族主義與近世的德國頗有淵源，因此烏氏特別考證德語中民族的本意，指出英民族（people）乃德國的國民（folk），而英法國民（nation）乃德國的民族（nation），所以德國的民族主義實際就是國民主義。不過英、德的民族意義大相逕庭，前者是文化結合，後者是政治結合。會與上古的民族相混，是因日人不察而譯，而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延用日人的翻譯，是因為將上古的民族主義中之「嚴種界」思想，錯誤套用在近世之國民主義上所導致。⁵³

至於滿漢等群體是否能持血胤的民族主義，還是政治的民族主義，其結論是兩者都不可取。若持血胤民族主義，則滿漢兩族必須各持有有別於對方的民族要素，但正如烏氏所證，滿漢實際上已為言語、政治、宗教同一，血胤混同的新民族，所以得出「滿漢之於民族主義非不可持之問題，乃不能持之問題。已不能辨真滿人真漢人，而曰排滿排漢豈非無的放矢，而持民族主義豈非望空射雁耶」之結論。至於政治之民族主義，其目的為統合國民，或分立國民，建立一新國家。但滿漢同住中國，受同一政權支配，皆為中國國民，並無統合問題；若是求滿漢分立，那各省皆可倡分立。由此來看，中國並沒有持國民主義在國內倡統合謀獨立的理由。⁵⁴

在某些旗人眼中，滿漢相習已久，語言、文化等民族要素都趨於統一，不可用種族問題來分化兩者。滿漢問題的核心，是源自於政治上之不平等，也就是八旗制度。滿人乃八旗之主體，而被統治的民人主體即是漢人，所以才會演變成帶有種族意涵的「滿漢問題」。持民族主義這類種族議題，行排滿排漢之活動，歸根究底不過是想達成其政治上之目標。排滿的目標是廢君主行共和，排漢的目標是反立憲護專制，但共和與專制都不適用當時的中國，唯有君主立憲才可達到滿漢諸國民之平等。達到諸國民皆平等後，滿漢這類政治問題，自然就迎刃而解。

清帝國為了以少量的滿洲人口，來統治多數的漢人，因此特別重用以滿洲為主體所組成的軍政組織，八旗。為了保持統治優勢，特別要求八旗子弟要熟悉滿洲舊俗，也就是第二章所提過的滿洲文化復振。除此之外，滿洲統治者還建立起一套「多元型天下」的政治與統治架構，大致上就是將整個帝國劃分為內地十八省、滿洲、蒙古、西藏、新疆五大地域，各地保留其傳統上的社會型態，且嚴禁漢人治理或遷往滿、蒙、藏、疆，讓這些地區的住民保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以此來達到滿洲統治者聯合蒙、藏、疆，來制衡漢人的目的。但也因為這樣的地域封禁政策，使得蒙、藏、疆對於中國沒有抱持太多的認同，因此促成辛亥革命後，這三地開始從事各自的獨立活動。⁵⁵同樣是封禁地區的滿洲，同樣維持傳統文化社會的八旗組織，為何辛亥革命爆發後，乃至共和政權建立後，滿洲統治者為何不仿照蒙、藏，退回龍興之地重起爐灶，是因為滿洲人產生對「中國」的國族認

⁵³ 烏澤聲，〈滿漢問題〉，頁 69-76。

⁵⁴ 烏澤聲，〈滿漢問題〉，頁 76-78。

⁵⁵ 王柯，《消失的「國民」：近代中國的「民族」話語與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7），頁 97-105。

同了嗎？這點便是下一節所要探討的內容。

第二節 滿洲人的國族認同

滿洲人是否對「中國」有所認同？這對中外學者而言是個饒有趣味的問題。傳統的兩岸學界從「漢化」的角度考量，認為滿洲統治中原二百多年，文化受漢人同化，所以政治上也對中國抱有認同。不過近年隨著美國新清史學派興起，人們對「漢化」促使滿洲認同中國這一問題，開始有了新的視角。本節先探討滿洲統治者對於「中國」這一概念的理解，主要會聚焦在官方文件書寫上；接著對於晚近革命派的排滿、單一民族國家思想，轉變成五族共和的這一過程，對於滿洲社群在中國認同上，造成了多大的影響；最後是對處於那個時代，且具有滿洲身分之人，進行個案研究，以了解他們的國族認同。

（一）滿洲統治者的中國認同：以官方文件為例

關於滿洲統治者何時對於中國產生認同這一問題，有學者指出時間點大約落在滿洲入主中原後，證據就在於自順治朝開始，「中國」這一用詞已開始普遍出現在清廷的官方文書中。⁵⁶「中國」一詞的使用量不亞於清朝、我朝、天朝等相通的字詞數量，根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共同開發的「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依照關鍵字搜索結果，清朝有 10 筆、我朝有 670 筆、天朝有 635 筆，而中國則有 1062 筆，雖然仍不及正式國名的「大清」8592 筆，⁵⁷但已能看出「中國」已逐漸成為大清的代名詞。像是《清實錄》便出現不少以「中國」來代稱清國的狀況，如康熙朝面對俄羅斯遣使通商一事，有如下的紀載：

鄂羅斯察漢汗，向化入貢，應行賞賚。其使臣尼果賴，不嫻典禮，不便給與敕書，應令理藩院諭來使云，爾主欲通和好，應將本朝逋逃根忒木爾遣還。另簡使臣，遵中國禮行，方許照常貿易。⁵⁸

又或是在乾隆朝，高宗曾如此說道：「夫對遠人頌述朝廷，或稱天朝，或稱中國，乃一定之理。究我國家中外一統，即蠻荒亦無不知大清聲教。」⁵⁹加上自康熙朝開始，帝國開始與歐洲諸國交流，並簽訂了許多對外條約，如最早的《尼布楚條約》或是近代的《南京條約》等眾多條約，當中亦將「中國」作為大清的代稱。

⁵⁶ 賴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的觀念研究》（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2017），頁 19-20。

⁵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2022 年 1 月 10 日，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1:506707233:10:/raid/ihp_ebook2/hanji/ttsweb.ini::@SPAWN#top

⁵⁸ 馬齊、張廷玉等編，《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冊二，康熙十五年七月一日，頁 842。

⁵⁹ 慶桂、董誥等編《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冊十五，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七十四日，頁 11122。

⁶⁰甚至是滿漢同文的紀錄中，滿文對譯漢文的「中國」時，所使用的 *ᡳᠯᡳᠮᠪᠠᡳ* (dulimbai gurun)，dulimba 意思為中、中間；i 作為屬格格助詞，用於標記人事物的領數關係，也就是漢文中的「的」；⁶¹gurun 則有國家、朝廷、部落等意思，三者合在一詞，直譯便是「中央的國家」。這些用法在學者看來，都表現出滿洲統治者對於「中國」國家的認同。

若單從字彙的使用來看，得出以中國代稱大清的做法，等於滿洲人對中國產生國家認同，或許是不可避免的結果。但如果將清朝對於官方文書的格式要求一同檢視的話，或許會得出完全不一樣的答案，這點主要表現在「擡頭」這一書寫規範上。在不同的條例中，對於擡頭的要求有些許的不同，如《欽定大清會典則例》中對於一本章格式規定：「章內稱宮殿者擡一字；稱皇帝、稱上諭、稱旨、稱御者擡二字；稱天地、宗廟、山陵、廟號、列祖御旨者均出格一字。」⁶²《欽定科場條例》則有更詳細的規範：「朝廷、國朝、國家，龍樓、鳳閣、玉墀、上苑、太液各宮、殿、門名以上俱係單擡字樣，其餘可以類推。」⁶³從這些格式要求來看，若是提到了等同於國家的字詞，在官方文件的書寫呈現上，勢必得符合上述的條件。如果滿洲統治者真的認同「中國」那在書寫上必然會符合擡寫的要求，筆者以下將引光緒三十一年，原計畫送交給英、法兩國的《大清國國書》從這份受到近代國際潮流影響下寫成的國書，梳理出滿洲統治者對於「中國」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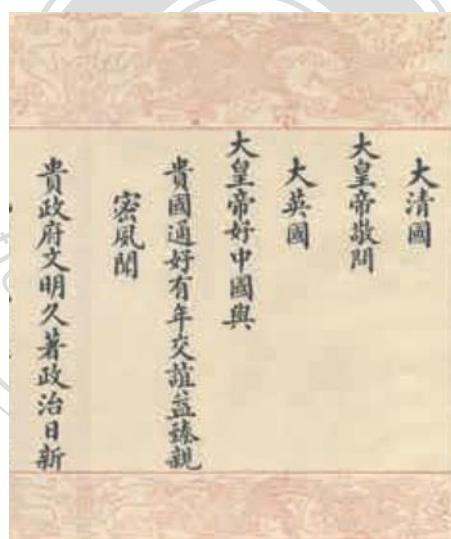


圖 1 《大清國致大英國國書》漢文局部

圖片來源：林士鉉，2015〈送不出亦留不住的國書—記院藏〈大清國國書〉的滿文內容〉

⁶⁰ 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的觀念研究》，頁 20、25-28。

⁶¹ 萬福編，王曉娜、劉雲、郝小煥校注，《重刻清文虛字指南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頁 8。

⁶² 劉忻、程嘉謨等編，《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24，頁 710-711。

⁶³ 杜受田、英匯等編，《欽定科場條例》，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8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294-3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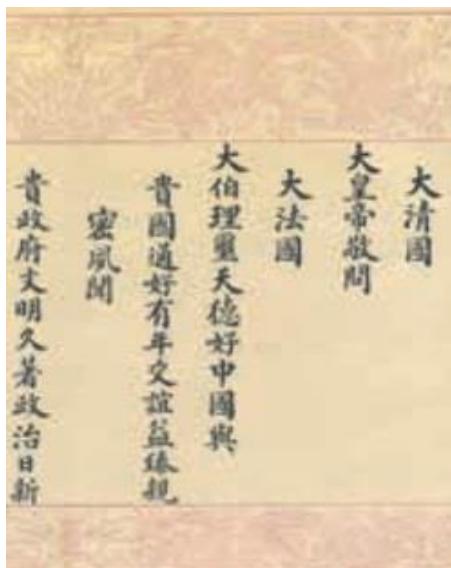


圖2 《大清國致大法國國書》漢文局部

圖片來源：林士鉉，2015〈送不出亦留不住的國書—記院藏〈大清國國書〉的滿文內容〉

首先是漢文本的部分，以「密」字作為基準點，可看出每當寫到國家元首稱謂如「大皇帝」、「大伯理璽天德」時，便會擡寫兩格。而提到國家或政府，如「大清國」、「大英國」、「大法國」、「貴國」、「貴政府」時，則擡寫一格。可見其皆有符合前述提過的「稱皇帝擡二字」、「朝廷、國家單擡字樣」的書寫規範。而這兩份國書是採「滿漢合璧」的書寫形式，所以除了有漢文外，亦有滿文版本，接著來看滿文版本的書寫格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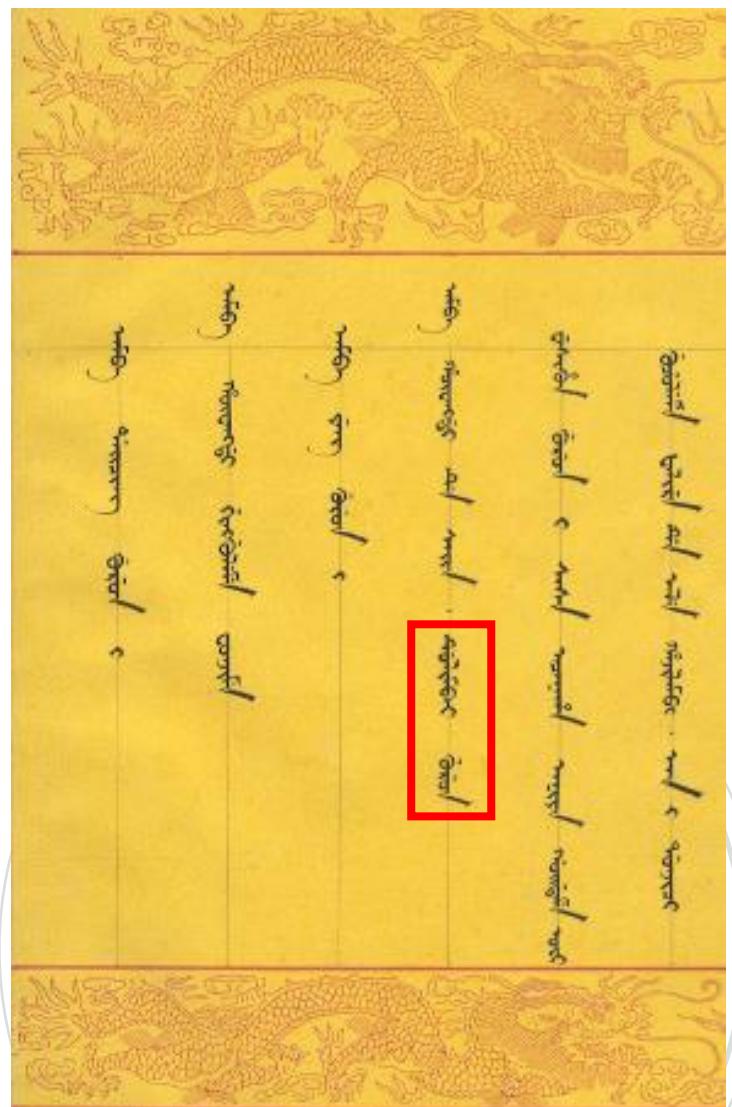


圖3 《大清國致大英國國書》滿文局部。框起來處即為中國的滿文翻譯
圖片來源：林士鉉，2015〈送不出亦留不住的國書—記院藏〈大清國國書〉的滿文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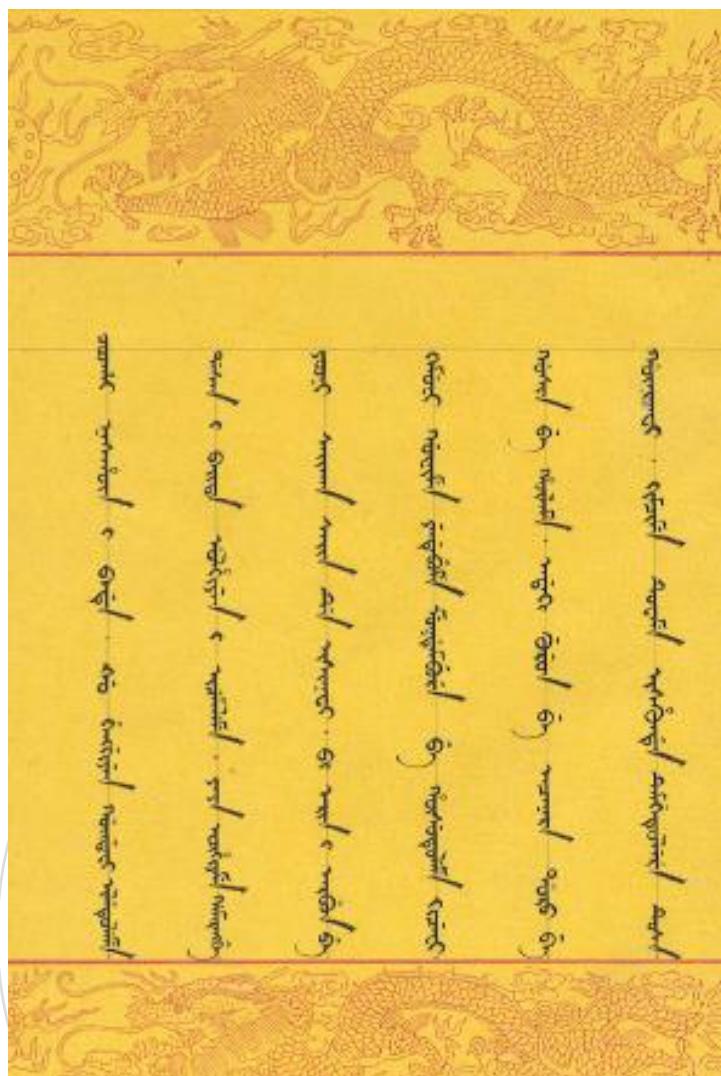


圖 4《大清國致大英國國書》滿文局部

圖片來源：林士鉉，2015〈送不出亦留不住的國書—記院藏〈大清國國書〉的滿文內容〉

滿文的書寫方向是由左至右，圖3左起第一段所寫內容為：amba daicing gurun i），amba 意為「大」，daicing 意為「大清」全譯下來為「大清國的」；第二段前兩字為：amba hūwangdi），hūwangdi 意為「皇帝」兩字合併也就是「大皇帝」之意；第三段寫道：amba yeng gurun），也就是滿文中的「大英國」；第四段開頭所寫也是 amba hūwangdi）；第五段前兩字：wesihun gurun），wesihun 有「崇高」、「尊貴」等意；圖4第一段寫道：coohai nashūn i ba），即為「軍機處」對應漢文版中的「貴政府」。雖然筆者未查閱到滿文版的《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欽定科場條例》或專門規定滿文書寫之相關規範的資料，不過其同樣有表現出擡寫格式，分別為君主三擡；「大清國」、「大英國」雙擡；「貴國」、「貴政府」單擡。⁶⁴

⁶⁴ 林士鉉，〈送不出亦留不住的國書—記院藏〈大清國國書〉的滿文內容〉，《故宮文物月刊》386期（2015），頁 59。

實際檢視官方外交文書後，我們能發現清政府在書寫時，在提到自身的元首、國名、政府時有保持擡寫規範的同時，對待外國元首、國名、政府同樣比照本國的做法。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這一詞彙不論在漢文板與滿文版中，都沒有進行擡寫。若滿洲統治者認同「中國」為正式國名，或是等同於國朝、國家的話，依規定是要與大清國一樣進行單擡。更何況與「中國」對應的「貴國」都進行了擡寫，「中國」理應比照辦理的，但結果卻並非如此。筆者認為，即使滿洲統治者大量使用「中國」來代稱大清，但並不代表大清就等於「中國」。「中國」更像是一個地域概念，就像滿譯的「中國」指的是「中央的國家」一樣，就好比中華民國與台灣，中華民國與大清一樣是正式國名，而台灣與中國只是地理概念。更何況連當時的清朝臣民，也未必認同「中國」為正式國名，如旗人出身的外交官張德彝，便曾這麼說道：「西人既知中國曰大清、曰中華，仍何以『齋那』、『吉那』、『什音』、『芝那』、『吉塔』等名呼之？且中國自古迄今四千餘年，從無此名，不知西人就何所奉而已是名乎之耶？」⁶⁵梁啟超在〈中國積弱溯源論〉中亦提到這個問題：

政
治
系
列
文
章

吾中國有最可怪者一事，則以數百兆人立國於世界者數千年，而至今無一國名也。夫曰支那也，曰震旦也，曰敘拿也，是他族之人所以稱我者，而非吾國民自命之名也；曰唐、虞、夏、商、周也，曰秦、漢、魏、晉也，曰宋、齊、梁、陳、隋、唐也，曰宋、元、明、清也，皆朝名也，而非國名也。蓋數千年來，不聞有國家，但聞有朝廷。⁶⁶

從梁啟超的論點，我們可以知道，當時不論旗、民、滿、漢各個群體，對於「中國」這一詞彙，並沒有產生將其作為一個正式國名的想法，如此又怎麼能談得上將「中國」視為國家，甚至抱有認同。但現今的學者，卻將清帝國官方文件中，大量使用「中國」來指稱帝國的行為，解釋成滿洲人對「中國」產生國家認同，但若將官方文件書寫格式上，對擡寫的要求一同檢視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地位，仍遠不及大清、朝廷、國家這些正式的用法。只片面的從文字表達，卻忽視書寫格式的規範，而提出「滿人對中國抱有認同」的結論，無疑是以現代觀點，來為過往的歷史擅加定義的行為，筆者認為這是有失公允的。

（二）排滿、五族共和與滿洲的國族認同

革命派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等具有民族主義、排滿思想的口號，作為其活動的正當性來源，以及革命的最終目標。不過在中華民國建立後，排滿、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等訴求，立刻就被五族共和所取代。以下將先從深入革命派的「排滿」思想開始，再到五族共和理論的來源，最後探究革命派所建立的中華民國政府在民族政策上的轉變，以及這股巨變對滿洲族群在國家認同造成了怎麼樣的影

⁶⁵ 張德彝，《目擊普法戰事 1871：三述奇》（臺北：新銳文創出版，2020），頁 182。

⁶⁶ 梁啟超，〈中國積弱溯源論〉，收入《飲冰室合集》第二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頁 15。

響。

1. 排滿與五族共和

在本章的第一節便提到革命派將儒家思想中的夷夏之防，與西洋的人種學與民族主義思想相混合，作為其排滿思想的根源，以種族革命作為革命活動的主旋律。但在當時被「排」的對象，如烏澤聲、佩華等旗人來看，革命派的排滿不過是披著種族問題的外衣，而行政治革命之實，針對的目標並非是種族上的滿人，而是政治上的旗人，這點可從革命團體的創立宗旨與宣傳當中一探究竟。

1894 年，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現代革命團體—興中會，於檀香山成立，興中會的成立宗旨與目標，在其入會盟書、孫文為致公堂訂立的新章程，或是與華興會合併而成的同盟會誓詞中，都明確指出乃「驅逐韃虜，恢復中國/中華」。⁶⁷而後起組織如光復會，在其誓詞中說道：「光復漢族，還我河山」；共進會宣言則是「我們都是漢人……我們要取這共進二字，增進我們哥弟的知識，共拚死力，有進無退的去殺韃子，收回中國，仍舊漢人作主人」⁶⁸以上的組織都充斥著濃烈的民族革命主張。個人的排滿言論部分，如前述提過的鄒容著之《革命軍》當中寫道：「擲爾頭顱，暴爾肝腦，與爾之世仇滿洲人，與爾之公敵愛新覺羅氏，相馳騁於槍林彈雨中」，⁶⁹或是章太炎反對滿漢文化早已相融，認為「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統而起」。⁷⁰章太炎甚至一度將蒙、回、藏都列入須討伐的對象，章太炎稱：

又爾蒙回藏人，受人我華之卵育者二百餘年……爾若忘我漢德，爾惡不悛。
爾蒙人歸化於漢土者，乃蝶足警歛，與外蒙響應，軍政府則大選將士，深入爾阻，犁爾庭，掃爾閭，絕爾種族，築爾屍以為京關。⁷¹

另有學者統整革命派的排滿理由，整理出「滿洲七宗罪」，分別為一、滿人是不同於漢人的野蠻異族；二、滿人曾對漢人犯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暴行；三、滿人要求漢人習滿俗，無異於將漢人野蠻化；四、滿人作為特權階級，處處壓制漢人；五、滿人利用駐防八旗，對漢人實施軍事統治；六、滿人與漢人在政治上的不平等；七、滿人雖稱調和滿漢，卻又處處防著漢人。⁷²不過革命派是真心要在種族上進行排滿，抑或是有其他的目的？首先分析前述的排滿七大理由，第一與第三點無庸置疑是針對民族上的「滿人」，但剩餘的幾點，更多的是反對政治上之「旗人」。例如第二點，先不論革命黨所宣傳的揚州與嘉定，究竟是史

⁶⁷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頁 160、212、303。

⁶⁸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頁 291、534。

⁶⁹ 鄒容，《革命軍》，頁 140。

⁷⁰ 章太炎，〈中華民國解〉，收入《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報》第五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69），頁 2418。

⁷¹ 章太炎，〈中華民國解〉，收入《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報》，頁 2418。

⁷² Edward J.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Early Republican,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13-18.

實還是文宣，⁷³實際上在揚州、嘉定等戰役中，並非全是滿人作戰，當中不乏漢軍旗，以及漢人降將參與其中，如李思忠、張朝璘、李率泰等漢軍旗人，⁷⁴便曾隨著豫親王多鐸一同南征，攻克揚州、蘇州等地。甚至連嘉定三屠的元兇，更是由降明又降清的漢人李成棟所主導。⁷⁵至於第四、五、六點，這些特權、駐防與政治上的不平等，並非是滿人所獨有，而是由擁有旗人身分的滿洲、蒙古、漢軍所共享。⁷⁶再者來看作為「革命領袖」的孫文，實際上是如何看待排滿一事，當中國同盟會於東京成立時，曾有人建議應將會名改為「對滿同盟會」，孫文反駁道：「無此必要，我們革命的理由是因為滿洲政府的腐敗。如有同情我們的滿人，應當允許其入黨。」⁷⁷或是在《民報》的周年慶祝會上，談到民族革命的目的時是這麼說的：

惟是兄弟曾聽見人說，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絕無尋仇之理。

⁷⁸

另外一位重要的革命人士汪兆銘，在其預謀刺殺攝政王載灃失敗被捕後，在他的供詞中，他表示只要滿洲政府願意和平轉移權力，滿人不用擔心會受到差別對待，而且也能保障滿人在共和政體內的仕途，但前提是滿人將政權轉交給漢人。⁷⁹由此來看，排滿對於革命黨來說，不過是取得政權的一個手段，畢竟民族主義是最容易煽動起群眾情緒的。⁸⁰面對革命派大肆宣揚的排滿主張，立憲派與被針對的滿人，則提出與單一民族主張的排滿相反的理論與之對抗，該理論即是五族共和。

楊度於《中國新報》上發表的〈金鐵主義說〉是最早提出五族共和論的文章，文中主張要集滿、漢、蒙、回、藏五族為一族。之所以該行五族共和的原因，他舉該行君主立憲還是民主立憲為例，行民主立憲的話，將無法解決蒙、回、藏人與漢人間的文化鴻溝。⁸¹若依照革命黨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做法，任憑蒙、回、

⁷³ 陳國慶、曹金生，〈揚州大屠殺的遇難人口考證〉，《哈爾濱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頁93-97。

⁷⁴ 國史館編著，《清史稿校註》第十冊，頁8075；國史館編著，《清史稿校註》第十冊，頁8080-8081；國史館編著，《清史稿校註》第十一冊，頁8637。

⁷⁵ 清史館，《清史列傳》卷八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2），頁38-39。國史館編著，《清史稿校註》第十冊，頁8349。

⁷⁶ Edward J.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Early Republican, 1861-1928*, 18.

⁷⁷ 吳雁南、馮祖貽等編，《清末社會思潮》（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頁189。

⁷⁸ 孫文，〈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3），頁200-201。

⁷⁹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401-406。

⁸⁰ 吳銳，《你不可能是漢族—百年民族魔咒大破解》（新北：八旗文化，2020），頁99-100。

⁸¹ 楊度，〈金鐵主義說〉，《中國新報》1907年第五號，收入《清末民初期刊彙編中國新報（二）》（臺北：經世書局，1985），頁10-11。

藏自己建國，無非是將其送入英、俄的懷抱，進而使列強能輕易的侵略漢人土地。欲保全領土，不可不保全蒙、回、藏；欲保全蒙、回、藏，不可不保全君主；而保君主則必然行使君主立憲。⁸²君主立憲之後，文化相似的滿與漢便能化解政治上的滿漢問題，成為一家；後續再大興蒙、回、藏的交通、教育，以與內地相同。各地交流密切之下，種族的感情易相混同。如此一來，滿、漢、蒙、回、藏混為一中華民族，彼時將更加偉大更加發達。⁸³

在旗人社會中，亦有針對五族共和的討論，這當中又可分為朝堂上的旗人與一般旗人。朝堂上主要的關注點是滿漢之間的大同，首先提倡消除滿漢畛域的，是時任兩江總督的端方，在其《條陳化除滿漢畛域辦法八條摺》提到那些倡言革命，擾亂治安者，其致患之理由，在藉辭滿漢。若欲消除此患「莫若令滿漢大同，消泯名稱，渾融畛域。明示天下無重滿輕漢之意，併無以滿防漢之心。」⁸⁴不過朝堂上的旗人，主要還是著重在消除滿與漢之間的差異。在一般旗人間，則有前述介紹過的《大同報》，該報的主旨以及投稿者的主張，基本上與楊度相同，認為滿漢之間並無民族問題，而是存有政治問題。解決政治上的滿漢問題後，便可著手於統合異文化的蒙、回、藏，成為一新國民。雖然楊度與烏澤聲一再強調滿漢相習已久，已然融合成為一新民族，不過依筆者所見，融合成新民族的，應當是指處於八旗體系下的滿與漢以及蒙古。就如同前一章節所說，八旗體系下的滿洲、蒙古、漢軍，受到清中葉一連串的滿洲文化復振運動的影響，共享相同的歷史、語言與文化，自清末時形成了獨特的「旗人」認同。雖然八旗內部成功的將滿、蒙、漢融為一體，但與八旗體系外的民人相比，旗、民之間仍舊存有相當大的落差，這樣的落差也就成為了前述革命派攻擊滿洲政權的理由。

革命派藉由民族主義，激起漢人對滿洲政權乃至於滿人的敵意，以此來壯大革命派之聲勢。雖然一些革命領袖解釋其反對的是滿洲政府而非滿人，但在其細數滿洲的「罪狀」當中，有很多內容的對象並非單指滿人，而是包含了共屬於八旗體制下的滿、蒙、漢之旗人。革命派的排滿，是以種族革命的方式，來達到其政治上之目的；立憲派的五族共和，是以政治改革的方式，解決種族間的矛盾。兩者的實行過程與最終目標，可說是天差地別，但在辛亥革命到孫文發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短短兩個多月的時間，革命派的民族思想便從原先的排滿、單一民族國家，突變成立憲派最早主張的五族共和，接下來便要討論自革命到共和建立後，中華民國的民族思想轉變，以及其對滿洲社群帶來的影響。

2. 中華民國民族思想的轉變對滿洲國族認同之影響

雖然革命領袖多次解釋革命的排滿，排的是滿洲異族政權、異族統治者，而非排斥一般的滿人，但革命派沒有意識到，他們排斥的滿人以及宣傳的滿洲罪狀，很大程度上都與政治上的旗人特徵一致，而旗人又是滿洲政權中重要的一環，所

⁸² 楊度，〈金鐵主義說〉，頁 26-34。

⁸³ 楊度，〈金鐵主義說〉，頁 12-13。

⁸⁴ 佚名輯，《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一輯》冊 801（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頁 915。

以整個旗人社群將無可避免地受到排滿人士的攻擊。即便孫文聲稱革命派不會像滿洲當初入關一樣，行大殺十日等非人類的行為，⁸⁵但實際上在辛亥革命爆發後，具有旗人身分者便遭受到革命派的大肆迫害。

最先受到革命迫害的，便是身處在武昌的旗人。自庚子後新政起，便有數批的滿人移居到武昌，地方政府也安排一千名旗兵進入新軍受訓，⁸⁶因此當起義爆發後，便有人負責「將旗兵解決」⁸⁷除了旗兵之外，普通旗人也無法幸免於難。10月11日成立的湖北軍政府，開始准許革命士兵對滿人進行迫害，像是要求頭後部扁平者，念六百六十六，如念六若牛音，便會直接處斬。⁸⁸即便是旗人婦孺，同樣逃不過迫害，若是為旗人求情，還可能會被視為漢奸。⁸⁹一直到漢口的外國領事共同干預下，針對滿人的屠殺才算告一段落，短短三天便有約四五百名旗人慘遭殺害，屍體之多，若不即時處理恐會爆發瘟疫。⁹⁰

作為非傳統駐防城市的武昌，居於此地的旗人在革命爆發後，即面臨血腥的殺戮，可想而知在擁有滿城的八旗駐防城市，那裡的旗人將會受到多麼慘烈的迫害。最先受到革命衝擊的是西安，自10月22日革命浪潮席捲當地後，西安的旗兵即死守滿城與革命軍對抗，但僅維持短短兩天，滿城即在10月24日淪陷，此後革命軍便湧入滿城大肆屠殺。據一名英國傳教士J.C. Keyte的紀錄，不論是投降的旗兵，或是旗人的老弱婦孺，都無法逃離革命軍的殺戮。若想逃離，同樣會遇到與武昌一樣的測驗，革命軍會根據你的口音、服飾、外型等條件來判斷你是否為滿人，Keyte提到這個口音測驗對於外來的漢人，尤其是出身直隸省的，同樣具有危險性。最終一些眼看逃脫無望的滿人，選擇了自我了結，直到10月25日革命軍停止暴行為止，至少有一萬左右的旗人死亡，當中包含被革命軍殺害的，或是選擇自我了斷的。⁹¹有些駐防城市，如杭州、廣州、成都、伊犁，並沒有遭遇大規模的流血事件，而太原、福州、荊州等地的旗人，最初因為當地旗人死守滿城，在與革命軍對抗的過程中而死傷慘重，但在投降革命軍後，並未遭遇如西安一般的血腥鎮壓。但鎮江與南京的旗人遭遇，卻是更加悲慘，這兩座城市原先已投降革命軍，但當革命軍在前線經歷一連串的挫敗後，他們將怒火發洩至毫無防備的旗人身上，因而造成慘絕人寰的屠殺。⁹²也因為革命軍對旗人的迫害，導致旗人藉由改名換姓、換穿漢人服飾，假裝成漢人的方式，隱藏旗人身分，以此

⁸⁵ 孫文，〈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國父全集》第一冊，頁201。

⁸⁶ Edward J.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Early Republican, 1861-1928*, 188.

⁸⁷ 魯祖軫，〈二十九營一標革命經過〉；轉引自王春霞，〈“排滿”與民族主義〉，頁230。

⁸⁸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義紀〉，收入《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3），頁793。

⁸⁹ 周克之，〈辛亥革命時期湖北學生軍始末記〉，收入《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二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頁58。

⁹⁰ 楊霆垣，〈記鄂軍政府的初期外交活動〉；轉引自王春霞，〈“排滿”與民族主義〉，頁231。

⁹¹ J. C. Keyte, *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the 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 (England: Hodder and Stoughton, 1913), 42-46.

⁹² Edward J.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Early Republican, 1861-1928*, 193-205.

來躲過殺生之禍。⁹³

隨著革命的擴張，不少立憲派與舊官僚陸續參與其中，他們的加入一定程度上減緩了革命派的激進民族主義，這也為日後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在轉換成五族共和的道路上，提供了幫助。⁹⁴在 1911 年 12 月 4 日於上海舉辦的一場會議上，各省的代表決議以紅、黃、藍、白、黑組成的五色旗作為國旗，這五種顏色分別代表漢、滿、蒙、回、藏，取五族共和之意。⁹⁵在孫文的〈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也提到要：「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如合漢、滿、蒙、回、藏為一人。」⁹⁶同時在北京的一場演講中提到：「所望者以後五大民族，同心協力，共策國家之進行，使中國進於世界第一文明大國，則我五大民族共同負荷之大責任也……但願五大民族，相愛相親，如兄如弟，以同赴國家之事。」⁹⁷雖然革命黨人由單一民族建國，轉變成建立多民族國家的策略，但非漢地的非漢族群是否願意接受，這又是另一回事，像外蒙古與西藏便在南方爆發革命時，開始尋求獨立。要想達到其宣稱的五族共和，勢必得借助身為「天下共主」的滿洲皇帝之幫助，畢竟滿洲皇帝同時身兼蒙古大汗與文殊菩薩的化身，在蒙、藏兩地都具有一定影響力。因此在《清帝遜位詔書》當中特別載明道：「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使新興的中華民國政府能順理成章的繼承清帝國的領土。⁹⁸

雖然中華民國轉變為多民族國家，但某些人仍舊懷著由漢族組成單一民族國家這不符合現實的理想，孫文便是其中一人。孫文在民國初期雖然大力提倡五族共和，但他很快又重回單一民族國家的老路上，在孫文 1919 年的《文言本三民主義》中，直接否定了中華民國的五族共和民族政策，⁹⁹在 1921 年更是重申建立屬於漢族的國家之重要性：

漢人向來號稱是四萬萬，或者不止此數。用這樣多的民眾，還不能夠真正獨立，組織一個漢族的國家，這實在是我們漢族莫大的羞恥。這就是本黨的民族主義還沒有徹底的大成功，由此可知本黨還要在民族主義上做功夫。必要滿、蒙、回、藏，都同化於我們漢族，成一個大民族主義的國家。¹⁰⁰

孫文在 1921 年的論點，看似與立憲派的五族共和論並無二致，但兩者實際上根本是南轅北轍。立憲派的五族共和與「民族融合」較為相似，其理想大致是「滿

⁹³ 馬天涯，〈南京光復見聞瑣憶〉，收入《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四集，頁 258。

⁹⁴ 張永，〈從“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時期從漢族國家到五族共和國家的建國模式轉變〉，《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2 期，頁 110。

⁹⁵ 黃炎培，〈我親身經歷的辛亥革命事實〉，收入《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頁 66。

⁹⁶ 孫文，〈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國父全集》第一冊，頁 781。

⁹⁷ 孫文，〈五族協力以謀全世界人類之利益〉，《國父全集》第二冊，頁 259。

⁹⁸ 海裔，〈辛亥革命中的國家主權連續性問題〉，2022 年 3 月 1 日，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896>

⁹⁹ 孫文，〈文言本三民主義〉，收入《國父全書》（臺北：國防研究院，1960），頁 180。

¹⁰⁰ 孫文，〈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收入《國父全書》，頁 889。

+漢+蒙+回+藏=新民族」。但孫文的論點更趨近於「民族同化」也就是要有「滿+漢+蒙+回+藏=漢族」如此的結果。¹⁰¹

受到西方思潮傳入的影響，清末的知識階層首次接觸近代的民族觀念，知識分子沿用清帝國的族群政治觀，將中國的民族劃分為五族，分別是漢、滿、蒙、回、藏。之所以分為五族，主要是因為這五大族群在帝國政治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外，還包括這五大族群所在的區域，本身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也因為此，辛亥革命後成立的共和政府，極力的想將五族整合為體，而提出「五族共和」思想。不過孫文卻對五族共和提出質疑，認為落後的蒙、藏人民不懂共和的真諦，只會被列強蠱惑而脫離中國，因此提出以「五域整合」來取代五族共和，而這五域整合，即是將最為優越與進步的漢民族提升為國族，並以此為基準，將周遭的落後族群整合至華夏的正統之中。由此可見，孫文並不認為中國是一多民族國家，多民族思想更是阻礙中國進步的絆腳石，最終形成中國國民黨漢族中心主義，並將國家主權完全壓制在民族自決權之上。¹⁰²

1911 到 1912 這段時期的劇變，對旗人帶來的衝擊非同小可，這主要還是因為革命派的排滿政策所導致。排滿雖然聲稱是針對種族上的滿人，但排滿的理由很大程度上都與政治上的旗人有所關係，所以革命派的排滿實際上等同於反對旗人，這也就形成了在八旗內部的滿、蒙、漢認同自身為旗人這一新的共同體，而外部的民人則將這群共同體視為滿人這一有趣的現象。縱使革命派解釋排滿所要排的是滿洲政權，但當革命爆發後，一些普通的旗人則成為了滿洲政權的替罪羊，受到革命派的血腥迫害，使得一些旗人為了求生，不得不假扮成漢人。當新政權建立後，雖說政府提倡五族平等，但滿人與其他四族相比，實際上還是受到更多的歧視，例如在國會中的代表席次，或是漢人雇主不願僱傭滿人。這使得滿人開始想辦法擺脫其滿人的身分，這主要體現在棄旗入民、改變滿洲姓名、放棄滿洲文化等行為上，¹⁰³這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自乾隆朝的滿洲文化復振以來，不知不覺中形成的旗人認同。而在這巨變的時代下，不同的旗人都走上了各自的道路，接下來便要挑選幾位具備旗籍身分者，深入了解其在大時代下的身分認同之轉變。

(三) 滿洲認同個案研究

即便是身處在滿洲這個政治共同體中，每一個人可能會因為其家世背景、生活經歷等因素，讓他們在國家、民族上，有著專屬於自己的認同對象。筆者主要是根據社會階層來進行分類，主要分為上、中、下三個層級。上層的旗人以宗室勳貴為主，如溥儀、善耆與熙洽；中層的以知識份子，或層在朝為官者，如奎榮、升允、趙爾巽、張榕、松毓；下層則包含了上一小節介紹過的各地駐防旗人，稍後也將以老舍作為下層旗人的代表進行分析。藉由他們的生活經歷、言論著作等

¹⁰¹ 王柯，《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頁 225-228。

¹⁰² 劉曉原，《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6），頁 17-44。

¹⁰³ Edward J.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Early Republican, 1861-1928*, 267-270.

面向，深入了解在清末民初這段巨變時期，對於他們的身分認同有著甚麼樣的影響。

1. 溥儀

溥儀，第二代醇親王載灃與榮祿女兒之長子。1908 年由慈禧立為嗣皇帝，承繼同治，兼祧光緒，這是溥儀的首次登基。1911 年因辛亥革命爆發，在袁世凱與南方議和之下，在獲得《清室優待條件》的保障下，以隆裕太后的名義頒布《退位詔書》宣告了滿洲共同體統治中原的終結，也是溥儀的首次退位，這年他剛滿 6 歲。1917 年張勳發動政變，宣布大清帝國復辟，這是溥儀的第二次登基，但僅 12 天便被段祺瑞討伐宣告失敗，溥儀再度退位。1924 年馮玉祥要求遜清小朝廷同意《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並離開紫禁城，先後停留在北京醇王府、東交民巷之日本大使館、天津。最後在 1931 年前往滿洲，擔任滿洲國執政，爾後登基為帝。

關於溥儀的國族認同，主要聚焦在溥儀的自傳《我的前半生》書中對民族認同鮮有提及，但在國家認同上，倒是著墨不少，尤其是當溥儀人生遭遇重大變故時，這些變故主要集中在溥儀成年，也就是大婚後的時段，如《優待條件》的修正、東陵事件、滿洲事變等。當東陵被盜時，溥儀在張園的靈堂前發誓：「不報此仇，便不是愛新覺羅的子孫」、「有我在，大清就不會亡」¹⁰⁴ 溥儀至此便與蔣介石的中國政府站在了對立面。滿洲事變後，日本人開始與溥儀接觸，示意要讓溥儀領導新國家時，溥儀與日本人的對話也能看出他的國家認同。像是土肥原向溥儀解釋日軍出兵滿洲，並建議溥儀回到祖宗龍興之地，建設新國家時，溥儀非常在意這個新國家的國體是共和還是帝制。還明確表示若非復辟若非帝國，則拒絕前往。¹⁰⁵ 溥儀還讓陳曾壽寫下十二條正統系的理由，表明維持帝制的正當性。¹⁰⁶ 而當溥儀得知新國家既非帝國，自己也非皇帝時，溥儀亦表達極度的不滿。¹⁰⁷ 以上的內容或多或少都表現出了溥儀自身的國家認同，可能是受到《優待條件》的影響，溥儀的童年並未對「中國」產生認同，反而在面對政治的不公時，喪失了對中國以及其政府的信任。當日本人與拉攏溥儀前往滿洲，共同建立新國家時，溥儀所在意的是新國家是否為大清帝國之延續，這些都體現出溥儀對於清帝國的認同感。

《我的前半生》除了能看到溥儀的國家認同，同時也可一窺當時聚集在溥儀周圍的滿洲遺老之國族認同。就與溥儀相同，遺老們的民族認同基本沒有提及，但國家認同則有不少描述。溥儀的母親花錢如流水，溥儀是這麼回憶的：

母親也時常拿出自己貴重的陪嫁首飾去悄悄變賣。我後來才知道，他除了生活享受之外，曾避著父親，把錢用在政治活動上……這種活動，是與太妃們合謀進行的。她們為了復辟的夢想，拿出過不少首飾，費了不少銀子。

¹⁰⁴ 愛新覺羅・溥儀，《末代皇帝自傳（上）》（臺北：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頁 288。

¹⁰⁵ 愛新覺羅・溥儀，《末代皇帝自傳（上）》，頁 348-349。

¹⁰⁶ 愛新覺羅・溥儀，《末代皇帝自傳（上）》，頁 373-374。

¹⁰⁷ 愛新覺羅・溥儀，《末代皇帝自傳（上）》，頁 378-379。

當溥儀一眾面對修改後的《優待條件》力主爭取外人支持恢復舊條件的王公大臣，溥儀認為那些主張恢復原狀的，不過是為了「保住他們的名銜，他們的衣食父母不是皇上，而是優待條件。」¹⁰⁹或是溥偉在天津向溥儀發誓：「有溥偉在，大清就一定不會亡！」¹¹⁰這些都顯示出了滿洲遺老對於前清的嚮往，雖然目的有所不同，像是王公大臣的目的是頭銜，以及優待條件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當溥儀在思考是否要前往滿洲時，有一名姓愛新覺羅的族人來勸他「不要認賊作父，要顧惜中國人的尊嚴」¹¹¹或許在眾多滿洲人之中，確實有人對於「中國」產生了認同。

2. 善耆

善耆，愛新覺羅氏，第十代肅親王。曾任巡警部尚書、民政大臣、理藩大臣等中央要職。善耆在滿洲上層階級中算得上是位有趣的人物，他既同情革命，但又懷有大清復辟之夢。同情革命的部分，可以從汪兆銘回憶刺殺失敗被捕後，與善耆的對談話中略知一二：

我當年被捕，是肅親王審的。要殺我，肅親王可以殺，肅親王沒殺我。但肅親王就跟我講啊，說：『你們這革命呀，當然啦，你們是有原因的，看我們清朝太壞了。唉！假如你們成功啊，我看你們也不能強過我們什麼的。』他這句話所說的應驗了，我們今天成功了，真是還不如人家前清，弄得這麼糟糕！」¹¹²

善耆清楚革命理由，也認同他們革命的正當性，但他未必同意帝制終結共和成立，就能解決國家當前的難題。而在帝制結束後，善耆與一眾宗社黨成員，積極從事復辟運動，這也開啟了善耆與日本合作進行滿蒙獨立運動的契機。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發生在宣統的遜位後不久，由宗社黨、部分蒙古王公，與日本的參謀本部共同策劃，計畫於南滿鐵路沿線城市起事，不過最終因東北當局的鎮壓，加上列強對日本政府施壓，第一次獨立運動就此結束。第二次獨立運動則是發生在袁世凱宣布稱帝，蔡鍔等人組織護國軍討袁這段動盪時期。日方計畫在這段混亂時期，支持善耆與蒙古的巴布札布，藉舉兵討袁之勢，行滿蒙獨立之實。但隨著中原局勢因袁世凱撤銷帝制而趨於穩定，日本方面旋即停止對獨立運動的支援，這也宣告二次獨立的失敗。¹¹³張勛於北京復辟時，善耆亦有派人支持，但隨著復辟的失敗，這也成了善耆人生中最後一次參與的復辟運動。

¹⁰⁸ 愛新覺羅・溥儀，《末代皇帝自傳（上）》，頁 47。

¹⁰⁹ 愛新覺羅・溥儀，《末代皇帝自傳（上）》，頁 227。

¹¹⁰ 愛新覺羅・溥儀，《末代皇帝自傳（上）》，頁 288。

¹¹¹ 愛新覺羅・溥儀，《末代皇帝自傳（上）》，頁 353。

¹¹² 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臺北：遠流出版，2009），頁 232。

¹¹³ 瀛雲萍，《滿族史》，頁 315-319。

由此來看，善耆雖然同情革命，但他在國家認同上，仍舊忠於與他血脈相連的大清帝國，這點從善耆遺留的詩詞中，或許能有所了解：

幽燕非故國，長嘯返遼東。回馬看烽火，中原落照紅。¹¹⁴

忽忽日將暮，秋聲不可聞。逋臣無故國，孽子有孤憤。
羸馬荒村路，寒鴉段嶺雲。九歌天問在，濁世亂紛紛。¹¹⁵

上述的兩首詩句，光是「幽燕非故國」與「逋臣無故國」這兩句，就明確表示出善耆的國家認同。「幽燕」源自於中國古代的地方行政區，範圍大約在今日的京津冀一帶，在善耆的詩中指的便是清帝國的中樞—北京，甚至是代表整個中原。也就是說北京，乃至於中原都非他的故土家園，因此他要返回遼東，那裏才是他真正的故國。在「逋臣無故國，孽子有孤憤」當中，「無故國」便是指清帝國，帝國終結後，作為逃亡之臣的他，也因此失去了國家。「孽子」一方面指出他的家族出身，一方面也有認為自己是不肖子孫，¹¹⁶而沒有達到的復辟大業，也成了他的「孤憤」。就善耆在帝國終結後，數次從事獨立運動的舉止，加上他在詩句中的情感表現來看，善耆的心中並沒有對「中國」產生一絲認同，反而致死致終都忠於清帝國。

3. 熙洽

熙洽，字格民，奉天省瀋陽縣出身，滿洲正藍旗人，為清朝宗室。曾至日本留學，後於 1911 年自陸軍士官學校騎兵科畢業。民國成立後，先後擔任黑龍江都督參謀、廣東省長公署參議、東三省講武堂教育長、蒙藏經略使署軍務處長、東北陸軍第十旅長、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吉林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等職。滿洲事變爆發後，宣布吉林獨立，並積極與日本合作。滿洲國成立後，擔任財政大臣、吉林省長、憲法制度調查委員會委員等職。¹¹⁷

有學者指出，民國建立後，社會仍舊瀰漫排滿的氣氛，是促使滿洲尋求獨立的重要因素，熙洽亦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提倡以「皇權復辟、滿洲獨立」目標的「滿洲民族主義」。¹¹⁸不過在筆者的研究當中，並未發現到熙洽有發表過與民族主義相關的言論，甚至在過往的研究中，都沒有學者明確指出熙洽與滿洲民族主義的直接關聯，之所以會將兩者連結在一起，基本上是因為熙洽至始至終都忠於

¹¹⁴ 愛新覺羅·善耆，《肅忠親王遺集》；轉引自瀛雲萍，《滿族史》，頁 316。

¹¹⁵ 愛新覺羅·善耆，《肅忠親王遺集》；轉引自瀛雲萍，《滿族史》，頁 320。

¹¹⁶ 萩，可解釋為非正室所生的「孽子」，或是罪過的「罪孽」。前著呼應初代肅親王—豪格非皇太極正妻所生，或者指善耆本身亦非父親正室所生的事實；後者則是指自己有罪在身，因為既未能挽救清帝國，也無法達到復辟之舉，作為愛新覺羅的子孫，可說是罪孽深重，因此才會以「孽子」指稱自身。

¹¹⁷ 內尾直昌原編，蔡登山主編，《康德元年版滿洲國名士錄》（臺北：獨立作家，2016），頁 56。

¹¹⁸ 吳啟訥，〈抗戰洗禮下少數族群的中華民族化〉，《江海學刊》2015 年第 2 期，頁 149。

清王朝這一緣故。¹¹⁹但在筆者看來，與其說熙洽是為了民族主義而追求復辟與獨立，倒不如說他是為了政治權力才會支持復辟與獨立，這點可從溥儀的自傳中略窺一二，當溥儀抵達遼寧，關東軍開始籌備建立新國家時，有不少人搶著要擔任首揆這個職務，熙洽也位列其中，他甚至陸續派人送十幾萬元給溥儀，只為求得總理之職。¹²⁰由此來看，在民族獨立與政治地位兩相比較來看，後者顯然更受到熙洽的青睞。

4. 奎榮

奎榮，字聚五，滿洲正紅旗人，¹²¹成都駐防。同治十三年（1874）繙譯進士，發往四川任職，先後擔任南充、峨眉、犍為、彭水、慶符諸縣知縣。最後在庚子前，以老告休。宣統三年（1911），因保路運動，總督趙爾豐的處理方式，讓奎榮稱「損下益上失民心，蜀禍將自此始」十月初四日，紳民強迫總督交政權，又訛傳北京失守，遂託疾不食。奎榮慨然道：「國事如此，吾輩尚偷生耶？」最後於十四日餓死，年八十。¹²²

奎榕此人「嗜篤程朱」且熱中辦學，在峨眉任上，捐俸購儒先書，聚集書院諸生制定課程，並親自講授。而在日後的其他任上，一如在峨眉時，勤於勸學。¹²³由此來看，奎榮的文化素養，確實是「漢化」頗深。但回頭看他是繙譯進士出身，在第二章時已經提到，旗人不論同民人科考，或另考繙譯科，都須先通過試馬步箭，而繙譯科又特別著重滿、蒙文能力。以此推測，奎榮雖然在文化上有「漢化」的現象，仍舊保有滿洲國語騎射的民族特徵。加上奎榮面對帝制崩潰，共和成立，選擇以身殉「大清國」而不是認同承繼的中華民國。這樣來看，奎榮雖然有一定程度上的「漢化」但並沒有因此對「中國」產生認同，他的國族認同應當是大清帝國才是。

5. 升允

升允，字吉甫，號素庵，蒙古鑲黃旗人，曾擔任山西按察使、甘肅布政使、山西布政使、陝西布政使、陝西巡撫、江西巡撫、察哈爾都統、閩浙總督、陝甘總督等地方要職。¹²⁴因反對立憲而罷官，後在辛亥革命爆發後，署理陝西巡撫。清帝遜位，民國建立後，因反對革命，而舉兵對抗新政府。與新政府議和後，又積極從事復辟運動，在中國、蒙古、日本等地尋求支持，最後於 1931 年病逝於天津。¹²⁵

升允的政治思想，算的上是保守派，清末的一些巨大改革，如戊戌變法、立

¹¹⁹ 愛新覺羅·燾誠，〈張學良的老師熙洽其人〉，《海內與海外》2008年第11期，頁42。

¹²⁰ 愛新覺羅·溥儀，《末代皇帝自傳（上）》，頁370。

¹²¹ 一說是蒙古正紅旗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39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頁150。

¹²² 國史館編著，《清史稿校註》第十四冊，頁11417。

¹²³ 國史館編著，《清史稿校註》第十四冊，頁11417。

¹²⁴ 魏秀梅編，《清季職官表附人物錄 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頁919。

¹²⁵ 孫玉濤，〈末代孤臣的哀鳴－清末蒙古族詩人升允簡介〉，《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4期，頁55。

憲運動等，升允皆是站在反對方。民國成立後，還積極的進行復辟運動，都可看出其守舊的思維。而其文化造詣，亦有一定的水準，留存至今的詩歌約百首，另有編纂詩集《東海吟》。這些詩歌多少展現出升允對於民族、國家的認同，其中《自述》一詩，或許正是升允國族認同的最佳寫照，該詩是如此寫的：

我本插漢一老胡，雲龍際會來燕都。深受國恩歷七代，休戚與共無相渝。
自讀儒書服儒服，漸望邊外牛羊牧。美食鮮衣日不足，非復古來北風俗。

126

這首詩直接了當的明示了升允自身「漢化甚深」這點，甚至逐漸遺忘了蒙古的民族特徵，但他也提到了家族深受國恩以歷七代，願與國「休戚與共」。從這點來看，他所要同甘共苦、認同效忠的對象應當是舊主大清，而非是葬送大清的「中國」。另外在民國二年（1913）升允在《民立報》上刊載三份檄文，當中引用《左氏》、《太史公》與孔孟言論等史料經典，反駁革命派的排滿論、基於種族的華夷之別，甚至對民國政府高唱五族共和，五族街為同胞的說詞，斥其為「附之則引為同胞，不附則目為」。¹²⁷升允對革命派的主張都如此的貶抑，更別提會對革命派所塑造出來的「中國」抱有任何的認同了。¹²⁸

6. 趙爾巽

趙爾巽，字次珊，號無補，漢軍正藍旗人。同治十三年（1874）進士，歷任安徽、陝西按察使，甘肅、山西布政使，山西、湖南巡撫，盛京將軍，四川、湖廣總督，以及末代東三省總督。其同屬正藍旗的弟弟趙爾豐，在四川爆發保路運動時，正是時任的四川總督。辛亥革命時，東北的革命黨曾勸其響應革命，宣布東三省獨立，或將趙驅逐入關。不過趙爾巽拒絕其要求，壓制東北的革命活動，始終效忠於清政府。民國成立後，與袁世凱磋商，使東三省保有政治上一定的特殊性與獨立性，並擔任東三省都督，但日後便辭官隱居。直到民國四年，袁世凱欲修清史，聘其擔任清史館館長，負責清史的修編，直到民國十六年（1927），《清史稿》完稿後逝世於北京。

當《清史稿》出版後，旋即收到多方的檢舉、批評，說其：「遜清舊臣，眷戀舊朝，命意既舛訛，義例遂欠妥」、「立詞悖謬，反對黨國」。¹²⁹國民革命軍北伐後，清史館所存檔案、書稿俱由故宮博物院接受，並對其進行審查。故宮在對行政院的報告中指出，《清史稿》係由亡清遺老主持，因此修纂上「自誦忠於前朝，乃以誹謗民國為能事」。並列舉《清史稿》的十九項罪狀，當中包含了「反革命」、「藐視先烈」、「不奉民國正朔」、「稱揚諸遺老，鼓勵復辟」、「反對漢族」、「為滿

¹²⁶ 升允，《自述》，收入孫玉濤，《那蘭遜保詩集三種》1991；轉引自張永江，〈民族認同還是政治認同：清朝覆亡前後升允政治活動考論〉，《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頁14。

¹²⁷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鄭孝胥日記 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1468-1472。

¹²⁸ 楊瑞松，〈從「民吾同胞」到「我四萬萬同胞之國民」：傳統到近現代「同胞」符號意涵之變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45期，頁146。

¹²⁹ 國史館編著，《清史稿校註》，頁1。具體的例子像是將「武昌起義」以「辛亥國變」稱之。

「清諱」甚至以此為由，將《清史稿》列為禁書。¹³⁰但時人對《清史稿》的批評，在在都反映出趙爾巽，以及當時參與修史者的國家認同。因為忠於前朝、忠於清帝國，所以才會反革命、不奉民國為正朔，這些都是合情合理之事。趙爾巽藉由主導清史修纂一事，完美展現出它自身的國家認同，也就是對清帝國的認同。

7. 張榕

張榕，字蔭華，號遼鶴，漢軍鑲黃旗人，因此受過完整的旗人教育，文史騎射兼通。光緒二十九年（1903）入北京譯學館學習俄文，隔年因受到日俄戰爭的影響，前往興京、海龍一帶組建「關東獨立自衛軍」，訓練鄉勇以抵禦外侮，以「東三省保衛公所」的名義發布宣言稱：「國土存亡，端賴此舉，事成固善，即不成亦可挫強鄰之野心，為政府之後援」。雖然張榕等人行動的目的是為了國家、朝廷，但當局卻對其懷有戒心，最終強迫解散，這也讓張榕開始從事革命活動。最著名的活動，便是與吳樾共同刺殺立憲考察團，雖然事敗被捕，但免於死罪，後出逃至日本，並在東京加入中國同盟會，負責日後在東北發動武裝起義。¹³¹

當關內爆發革命時，東北也被革命風潮所影響，但因為東北當局的強力鎮壓，革命組織群龍無首，加上革命的「驅逐韃虜」等種族革命口號之影響，居住於此的旗人、蒙古人多半對革命作壁上觀，所以革命在東北進行得不甚順利。張榕等人只得改變策略，在奉天成立「聯合急進會」，提出：「尊重人道主義，且以建設滿漢聯合共和政體為目的」的政治主張，這也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在東北活動的革命軍，各個都提出以「反對專制，爭取自由的政治革命，而非種族復仇的種族革命」的相關口號，這也讓東北免於受到與關內類似的種族屠殺。¹³²當清廷與革命黨議和時，張榕亦與趙爾巽為首的東北當局停戰，不過趙爾巽一派開始暗中排除革命黨在東北的勢力。1912年1月23日，趙爾巽與張作霖於奉天德義樓為張榕擺下「鴻門宴」，在宴席上刺殺張榕，時年二十九歲。¹³³

張榕的政治觀點，大致可以日俄戰爭作為分界點，戰前心懷朝廷，渴望救亡圖存，但被清廷潑了一身冷水，心灰意冷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張榕想以革命的方式，達到救國之目的，他可能認同革命黨的政治主張，但未必同意他們的種族思想，從聯合急進會的成立宗旨便可知曉。由此來看，張榕所渴望的新政權，受到立憲派的五族合一，以及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所影響，應當是一由多族群共同組織而成的共和政體，而非革命派描繪的單一民族共和國。

8. 松毓

松毓，自秀濤，赫舍里氏，滿洲鑲藍旗人。光緒十八年（1892），松毓以貢生捐筆帖式，長年負責吉林地方新政，如省城團練、清賦放荒、全省營務，並被時任吉林將軍長順評為「年壯才明，留心時事，熟悉邊情，有幹濟才」。松毓也致

¹³⁰ 朱師轍，《清史述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頁314-318。

¹³¹ 瀛雲萍，《滿族史》，頁357-359。趙廣示，〈張榕評述〉，《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第2期，頁50-51。

¹³² 關偉、關捷，〈辛亥革命時期東北滿族活動的考察〉，《滿族研究》2012年第1期，頁17。

¹³³ 趙廣示，〈張榕評述〉，頁52。

力於文教事業，辦報、開辦新式學校宣揚新思想。松毓也積極從事政治活動，基於「立憲之基礎，始於地方自治」的原則，松毓與中國同盟會合作，成立「吉林地方自治會」鼓吹預備立憲開辦國會，參與東北一帶的保路運動。¹³⁴但可能是因為松毓的訴求對當局而言太過激進，在宣統元年（1909），被以「淆惑眾聽，把持學務，破壞政權」為由而革職。¹³⁵武昌起義後，松毓擔任聯合急進會吉林分會會長，組織吉林獨立，與清廷支持者相抗衡。松毓還致信孫中山，呼籲革命政府北伐「救東省之火熱水深」因而被孫中山讚譽為：「率一族人參加民族革命於旗下的滿族豪傑」後加入國民黨並擔任參議，但在袁世凱掌權後，逐步退出政壇。¹³⁶

松毓的經歷與前述的張榕頗為類似，早期在吉林開辦新政、鼓吹立憲、開辦國會等行動，無疑不是因為對清帝國仍抱有一絲希望。但卻遭人以「破壞政權」為由而彈劾，想必對其造成重大打擊，所以才選擇走上革命救國的道路。但他也未必全盤接受革命派的主張，從其擔任聯合急進會吉林分會會長這一職位，大致能推斷出他不全然贊同革命派的排滿思想，立場上應該是與張榕一致。

9. 老舍

老舍，本名舒慶春，光緒二十五年（1899）出生於北京，旗籍為正紅旗。父親永壽是守衛京師的護軍甲兵，於八國聯軍之役時不幸陣亡，因此家中的重擔全落在其母馬氏身上。雖然幼時家境貧寒，但老舍幸運地得到某一旗人貴族的資助，得以獲得良好的教育機會，從公立小學一路讀到師範學校。後在 1923 年前往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擔任中文教師，差不多是在這個時期，老舍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¹³⁷

在老舍創作的作品當中，尤其是 1949 年以前的作品，因為受到當時中國社會排斥滿族風氣的影響，老舍會有意識的將自身的滿人身分隱藏起來。例如《老張的哲學》與《趙子曰》雖然寫的是北京市井小民的故事，與老舍的生活背景有所重疊，但這之中並未明顯提及到作者滿人的身分，或強調此乃滿族文學。¹³⁸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老舍的作品才開始大量描寫清末民初的旗人社會，也能從中發現老舍對於國族認同的一些看法，例如藉《茶館》當中的松二爺、常四爺之口，他們皆自稱為旗人，鮮少用滿人當作自稱，可見「旗人」在清末民初作為滿洲群體的一個自我認同已然成熟。另外還有「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國人哪！」台詞的出現，¹³⁹這些都反映出最晚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旗人也逐漸產生出對於中國的認同。¹⁴⁰

¹³⁴ 柯俊波，〈吉林名士松毓的勵志人生〉，《蘭臺內外》2020年第3期，頁19。

¹³⁵ 宣統中敕撰，《大清宣統政紀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冊一，宣統元年閏二月十九日，頁184。

¹³⁶ 張景泉，〈辛亥吉林名士—松毓〉，《吉林師範學院學報》1998年第2期，頁46-48。

¹³⁷ 關紀新，〈老舍和他的小說創作〉，《民族文學研究》1998年第3期，頁57。

¹³⁸ 關紀新，〈老舍和他的小說創作〉，頁63。

¹³⁹ 老舍，《老舍全集 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頁269-307。

¹⁴⁰ 楊瑞松，〈從「正紅旗」下到紅旗下：老舍的「祖國之愛」〉，Issues of Far Eastern Literatures: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aint Peterburg State University/Society of Lao She Studies, June, 2014.

從以上列舉的幾人來看，筆者認為影響到他們國家認同的因素，並非是根據其族裔，而是與政治、思想、社會環境息息相關。善耆、熙洽、升允、趙爾巽、奎榮之所以忠於清帝國，乃是因為清帝國過去的民族封禁政策所導致，這讓滿洲人一定程度上保有其族群傳統，以及一定程度的自治權，因而促成部分的滿洲人無法對新政權所提倡的「中國」產生認同；至於張榕與松毓等支持共和的滿洲人，其民族觀應是與烏澤聲關於「滿漢是否為兩民族」的結論相類似，認為滿漢早已融合為一個新民族，因此由這個新民族所建立的「中國」便是他們新的國家認同。至於老舍以及其他下層旗人，主要是受到大環境下的排滿風氣影響，不得不將滿洲身分隱藏起來，被動的接受對「中國」的認同。在這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上，根本原因都是政治思想上的不同，以及社會風氣的影響所導致，很難說是因為「漢化」之深，所以才對「中國」產生認同。

受到西方東漸的影響，民族主義傳入中原大地，加上滿洲政權對外活動的一再挫敗，以漢人為主的政治團體，將人種學、民族主義等學說融入他們的宣傳當中。塑造出滿漢兩者為異種族，漢人應由漢人治理，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等種族革命言論，來強化革命的正當性。相較於民族主義在漢人社群的流行，在旗人社群當中反倒不怎麼受重視，因為在旗人眼中，滿漢相習已久，兩者實為異種族的同民族，但這僅限於同於八旗體制下的滿、蒙、漢人而已，旗民之間還是因為政治上的因素，而保有巨大的鴻溝差距。武昌爆發革命後，延燒至關內各省，其中一些有八旗駐防，或是有旗人居住的城市，很快便成為革命軍首要攻克的目標。雖然有滿城與革命軍訂下協議，免於戰火波及，但仍有部分滿城拚死抵抗，最終招致革命軍的無情破壞。在革命軍的血腥鎮壓，以及共和成立後社會對於旗人的隱性歧視，使得一般旗人不得不隱藏他們的旗人身分，隱身於漢人社會中。但有一些位居上層的旗人，尤其是王公宗室，認為君主制的瓦解，等同於丟失了祖宗家業。或是民國政府對於《優待條件》的出爾反爾，使得其積極從事皇權復辟。對於滿洲宗族的復辟活動，時人或現在多但會稱此舉為反革命、通敵賣國，但若是他們打從一開始便不認同中國，何來「賣國」之說？畢竟他們的國是君主制的「大清帝國」而非共和制的「中華民國」，並沒有因為其「漢化」之深，而對「中國」有所認同。

就如革命黨所宣傳的一樣，過去滿洲統治漢人，對漢人而言乃認賊作父。現在中國滅了清帝國，在滿洲人並未對中國或是這個新政權抱有認同的狀況下，便如此被其所統治，不也成了認賊作父的另一實例嗎。也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之下，以舊清宗室為核心的宗社黨，開始暗中組織滿蒙獨立運動，試圖脫離中國的統治。不過原本由滿洲人為中心的滿蒙獨立運動，是如何演變成由日本關東軍所主導的滿洲國，而日本又為何甘願捲入這場政治風暴當中，這便是下一章所要探討的內容。

第四章 滿洲理念的再現？滿洲國的理想與現實

第一節 滿洲國之建國歷程

滿洲國建國成功的關鍵，全在於日本的一念之間，可以說滿洲國的建立，功勞與苦勞全由日本人所包辦。日本人為何對滿洲這塊土地如此執著，甚至不惜獨自攬下滿洲國獨立過程中的一切事務，以及背負國際社會的罵名，這就得先了解日本人是如何看待滿洲這點著手。以下將介紹日本人眼中的滿洲，以及滿洲國獨立過程中，日本人扮演著怎麼樣的角色談起。

（一）日本人眼中的滿洲

日本對於滿洲的野心，最遠能追溯至幕末時期長州藩的一座小私塾，那座私塾的擁有者名叫吉田松陰，許多參與幕末維新的有志之士，如木戶孝允、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人，皆曾在此受教於吉田松陰。吉田松陰的思想，深深影響著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中國亦受到此波及，在吉田的《幽囚錄》中提到：

今急修武備，艦略具、礮略足，則宜開墾蝦夷，封建諸侯，乘間加摸察加、
燠都加。諭琉球，朝覲會同，比內諸侯。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
北割滿洲之地，南收台灣、呂宋諸島，漸示進取之勢。¹

這番言論或許為他的學生指明了日本未來的發展，維新後的日本對外政策，都可見到吉田松陰思想的影子。作為對外擴張重要環節之一的滿洲，日本對這塊土地作了不少的調查，以下將分析日本對滿洲所做的各項調查報告或著作，深入了解滿洲在日本人眼中的形象。

1. 地理與歷史

滿洲的地理位置，依經緯度來看，北端在北緯五十三度三十分；南端在北緯三十八度四三分；東端在東經一三五度二十分；西端在東經一一六度。以地理分界來看，北境基本以黑龍江為界一直到與烏蘇里江的合流處，再來以烏蘇里江、松阿察河、興凱湖為界是滿洲的東境，這兩側與俄羅斯的西伯利亞為鄰；東南方以圖們江、鴨綠江界於朝鮮；南方有黃海、渤海與山東遙遙相望，西南鄰近河北省，西面則與蒙古接壤。²根據前面對於地理分界的描述，可以得知日本人眼中的滿洲，是根據中俄兩國於 1858 年與 1860 年簽訂的《璦琿條約》與《中俄北京條約》後的滿洲，而不是康熙年間簽訂的《尼布楚條約》所界定的清俄國界線下的滿洲。因此黑龍江以北與烏蘇里江以東，被稱之為「外滿洲」的土地，也就不屬於日本人所認定的滿洲之中。

¹ 吉田松陰，《校正幽囚錄》（日本：松下邸塾，1854），頁 14。

²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滿洲國史·總論》（東京都：滿蒙同胞援護會，1970），頁 5。

滿洲最吸引日本人的地方，莫過於其物產豐饒，盛產日本急需的國防民生物資。³加上人煙稀少，土地資源並未進一步開發，對日本而言是有利可圖。植物方面，滿洲的山林呈現著寒帶的針葉林，與熱帶的闊葉林雜處之特殊現象，這些木材用於建材與造船都屬良材，且因未過度開發，所以附加的山林資源如熊、貂、鼠，以及松子、橡實、人參亦屬豐富。農業部分，糧食作物僅有遼河流域是種植水稻，其餘部分則以粟、稷、黍、蜀黍、大麥、小麥、蕎麥等旱作植物為主；經濟作物則有棉花、豆類、藍靛、瓜果以及罌粟，另外還有作為藥材的人參、茯苓、五味子、桔梗等各式植物。動物方面，有雉、鶴、鷹、鷺、鶲鶻等眾多禽鳥，亦有虎、熊、狐、貂等走獸，獸皮可作為商品外銷於他國，由麝取出之麝香也經常作為藥品販售；滿洲的河流沼澤，亦充滿鯉、鱈、鮭、鰱等可食用魚類。礦物方面，滿洲所蘊藏的鐵、煤、金、銀甚豐，且多處於未開採的狀態。⁴滿洲這片物產豐饒，且無經歷大規模開發的土地，對期望達到建立自給自足圈的日本人而言，是一塊不可多得的寶地。⁵

滿洲的歷史發展，稻葉君山指出中原政權自先秦時代便將勢力延伸至滿洲，不過僅限遼河下游沿岸與南部一代，中部與北部仍舊屬於滿洲當地住民的勢力範圍，直到近代以前，滿洲依舊是屬於滿洲人的。⁶滿洲的原始住民以肅慎與挹婁為主，以狩獵與簡單的畜牧為生，生活型態上尚屬原始，日後生活型態的轉化，主要是受到外來民族—扶餘所影響。雖然在《滿洲源流考》當中並未明確指出扶餘遷入滿洲的歷程，不過根據稻葉的研究，其大約出自與中國本部相近之地，加上扶餘有夫兄弟婚這類與匈奴相似的習俗，因此推測扶餘曾在匈奴的勢力範圍中活動過，最後才遷入滿洲。⁷扶餘之後，朝鮮半島有高句麗興起，而在遼河流域，雖然在曹魏與西晉時期皆有設置郡縣，但多流於形式，當地實際已由鮮卑、濶貊、慕容氏、高句麗等各方勢力所掌握，中原政權在當地的統治一度終斷，一直到唐滅高句麗後，中原勢力一度重返，⁸不過隨著粟末靺鞨興起，建立渤海國後，又再度中斷。爾後的滿洲受到來自蒙古地區的遼、元，與本地興起的金所統治，中原勢力基本再無踏足滿洲。直到明代，在遼東設立遼東都指揮使司，遼東以北設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中原王朝看似再度入主滿洲，實際上能積極有效管理的也僅限遼東一帶，⁹其餘地方則是任其自治，所設之衛所多半有名無實。¹⁰最後由愛新覺羅家族所統帥的建州女真，逐步統一滿洲的各方勢力，更進一步入主中原。至

³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頁 292。

⁴ 日本參謀本部原著，蔡登山主編，《滿洲地志：大日本帝國參謀本部的野望》（臺北：獨立作家，2016），頁 73-83。

⁵ 山室信一著，林琪禎等譯，《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新北：八旗文化，2018），頁 36-40。

⁶ 稻葉君山，《滿洲發達史》；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三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2），頁 245。

⁷ 稻葉君山，《滿洲發達史》；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三冊，頁 281-284。

⁸ 稻葉君山，《滿洲發達史》；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三冊，頁 296、304。

⁹ 稻葉君山，《滿洲發達史》；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三冊，頁 296、361-362。

¹⁰ 日本參謀本部原著，蔡登山主編，《滿洲地志：大日本帝國參謀本部的野望》，頁 223。

於現代的滿洲疆界，則是受到與俄國簽訂的《璦琿條約》影響才因此成形。¹¹

2. 民族與文化

滿洲地區的原居民以通古斯族，以及蒙古族所組成，通古斯之下又分成兩支，一支是自肅慎向下衍伸的挹婁、勿吉、靺鞨、女真與滿洲；另一支則是往朝鮮半島發展的濶貊、扶餘、高句麗、百濟。至於蒙古之下則有東胡、烏桓、鮮卑與契丹。¹²日本學者秋葉隆則將滿洲的民族在通古斯與蒙古之外，加上漢、回回，成為四大系統。在這系統之下，通古斯細分為滿洲、鄂倫春、赫哲與索倫；蒙古分為外蒙系的科爾沁、巴爾虎與內蒙系的喀喇沁，另外還有從俄羅斯來的布里牙特，居住在海拉爾與依克明安的西蒙古系的鄂勒特，以及使用蒙古語但體型與通古斯民族相似的達呼爾；¹³再加上近代遷入的日本、朝鮮、俄羅斯、歐美等移民，使得滿洲文化多元且複雜。¹⁴

作為通古斯民族最大宗的滿洲人，其民風驍勇，善於騎射，早在古肅慎時期便聞名於世，後起的遼、金、清都承繼這等習慣，成為它們日後統領中原的重要資本。¹⁵不過隨著滿洲入主中原，跟隨朝廷遷入中原的滿人，面對發達於滿洲文化的漢文化，經過數年的交融，滿人不論在文化與人種上都漢化甚深。¹⁶至於留在滿洲的滿人，在遼河流域一帶，早期便有漢人定居，當地風俗基本與中國本部大同小異，加上朝廷將部分中國本部的罪人移調至此，以及近代直隸、山東民人向滿洲遷移，導致滿洲滿人的風俗逐漸趨向中國本部。¹⁷不過根據秋葉隆於昭和十年（1935）至十二年（1937）的實地訪查，仍有部分滿洲老人能夠使用滿語，部分地區的滿人保有薩滿教祭神祭天的信仰，¹⁸可見關於滿人漢化一事，也是存在地域差異的情況。另一支通古斯系的鄂倫春人，以狩獵為生，因此又被稱作打牲部，加上其馴養鹿與馬的生活方式，也有使鹿與使馬的稱呼，這當中又被可分為馴養鹿的鄂倫春人，與馴養馬的瑪涅克爾人。¹⁹文化方面，鄂倫春因為對外貿易的關係，文化多少受到滿蒙的影響，²⁰但仍有少數鄂倫春部落，早先因降於滿洲編入八旗，文化上與泰半滿人一樣受中原文化影響甚深，²¹但總體而言，鄂倫春人依舊保有其傳統文化。赫哲人在生活習性上與鄂倫春人大同小異，皆以漁獵

¹¹ 日本參謀本部原著，蔡登山主編，《滿洲地志：大日本帝國參謀本部的野望》，頁 250-252。

¹²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滿洲國史·總論》，頁 7-8。

¹³ 赤松智城、秋葉隆，《滿蒙の民族と宗教》（大連市：大阪屋號書店，1941），頁 5-6。

¹⁴ 秋葉隆，《滿洲民族誌》；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三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2），頁 635。

¹⁵ 日本參謀本部原著，蔡登山主編，《滿洲地志：大日本帝國參謀本部的野望》，頁 83。

¹⁶ 秋葉隆，《滿洲民族誌》；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三冊，頁 683。

¹⁷ 日本參謀本部原著，蔡登山主編，《滿洲地志：大日本帝國參謀本部的野望》，頁 83-84。

¹⁸ 秋葉隆，《滿洲民族誌》；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三冊，頁 683-698。

¹⁹ 日本參謀本部原著，蔡登山主編，《滿洲地志：大日本帝國參謀本部的野望》，頁 86。不過參謀本部的報告是使用「鄂魯春」，秋葉隆則是使用鄂倫春。為避免混淆，將統一使用鄂倫春。

²⁰ 日本參謀本部原著，蔡登山主編，《滿洲地志：大日本帝國參謀本部的野望》，頁 86；秋葉隆，《滿洲民族誌》；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三冊，頁 665。前者記載鄂倫春人受滿洲影響較深，後者則表示鄂倫春主要是受到蒙古文化影響。

²¹ 日本參謀本部原著，蔡登山主編，《滿洲地志：大日本帝國參謀本部的野望》，頁 89。

營生，差別在於鄂倫春人以山林為居所，赫哲人則居於河畔一帶。²²不過赫哲人受中原文化影響的程度僅次於滿洲人，根據昭和十二年（1937）的調查，位於佳木斯河下游的赫哲村落，當地人雖保留漁獵活動，但也開始從事農耕活動；使用赫哲語之人甚少，多半是說帶有山東口音的漢語，食衣住等生活習慣，也逐漸向漢人習俗靠攏。²³最後一支通古斯系的索倫人，主要分布在嫩江流域與呼倫貝爾一帶，語言上使用通古斯語，不過居住在嫩江流域的索倫人，樣貌體格上與通古斯民族相同，但居住在呼倫貝爾一帶的通古斯人，樣貌體格則更接近蒙古族。²⁴

蒙古作為滿洲四大族系的其中一支，主要聚居在滿洲西部的草原地帶，當地雖保有蒙古的游牧生活，但亦有轉向定居生活的現象發生，至少在清末時期便有所紀錄。在日本參謀本部的調查稱，達呼爾人除了傳統的漁獵活動外，亦出現以農耕與畜牧為業的現象。²⁵到了1930年代，當地的蒙古人雖仍保有傳統的生活習慣，不過在一些與漢人接觸頻繁的地區，當地的蒙古人也開始從事定居農耕的生活型態。²⁶滿洲南方與中央平原以漢民族為大宗，過去此地雖是以通古斯與蒙古民族活動為主，但隨著中原漢人不斷湧入，導致通古斯與蒙古逐漸退至東北山地與西北草原，同時也影響到兩者的生活型態，開始轉為定居農耕，文化上也有被漢文化同化的跡象。²⁷不過秋葉隆指出，遷入滿洲的華北漢人，其在經濟生活、文化信仰上，與通古斯與蒙古有許多相似相連之處，例如跳大仙、胡仙與娘娘信仰之上，²⁸這也體現出在滿洲各族群的文化，是交互影響而非單方面同化。最後的回回，又可稱作回民，並不像通古斯、蒙古與漢人，是以種族來界定，雖然在滿洲的回民中，包含了來自西域的突厥系回族，但也只佔極少數，被歸類為回民的依據，主要還是與回教信仰有關。²⁹滿洲境內的回教信仰，最早能追溯到清朝初年，主要是華北、熱河一帶的信眾遷入滿洲。回民不像通古斯、蒙古、漢人有涇渭分明的聚居地，而是散居於滿洲各地，像是在奉天、大連、新京、阿城、白城子、佳木斯等30餘座城市都設有清真寺，某些還附設回教學校。³⁰雖然在外貌上，回民與當地人種並無多大的差異，但在文化與生活習慣上，很明顯地受到回教信仰所規範，而這也成為回民自其他民族中獨立為另一族系的原因。³¹

日本人對於滿洲歷史的認識，很多是源自於《滿洲源流考》或是與之相關的漢文史料，民族文化上，也發現漢文化對滿洲當地文化的強烈影響。因此日

²² 秋葉隆，《滿洲民族誌》；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三冊，頁667。日本參謀本部報告則以瓦爾喀稱呼之。

²³ 秋葉隆，《滿洲民族誌》；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三冊，頁674-681。

²⁴ 赤松智城、秋葉隆，《滿蒙の民族と宗教》，頁6。

²⁵ 日本參謀本部原著，蔡登山主編，《滿洲地志：大日本帝國參謀本部的野望》，頁83、89-90。參謀本部的報告稱達瑚爾居於黑龍江與嫩江流域，這大致與蒙古人的生活範圍有重疊之部分，推測與秋葉隆報告中的達虎爾為同一支族系。

²⁶ 秋葉隆，《滿洲民族誌》；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三冊，頁700-734。

²⁷ 秋葉隆，《滿洲民族誌》；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三冊，頁735。

²⁸ 秋葉隆，《滿洲民族誌》；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三冊，頁740-754。

²⁹ 赤松智城、秋葉隆，《滿蒙の民族と宗教》，頁6。

³⁰ 赤松智城、秋葉隆，《滿蒙の民族と宗教》，頁405。

³¹ 秋葉隆，《滿洲民族誌》；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三冊，頁755-767。

本方面特別強調滿洲的獨立性，提出滿洲有史以來未曾全入中國人之手，即便是漢民族強盛之時，也僅佔有一小部分，且不久便脫離其掌控，有中國方面指稱清代時滿洲即隸屬於中國，也反駁道清代的統治者為滿人，而滿人出自於滿洲，因此僅有滿洲支配中國，而無中國支配滿洲，只有滿洲之滿洲，而沒有中國之滿洲這一說法。³²另外日本也重視滿洲與蒙古、朝鮮的連結，有根據歷史發展而成的「滿蒙不可分離」，³³以及根據國防考量所提出的「朝鮮與滿蒙不可分離」等論點。

³⁴至於滿洲與日本的關係，甚至能上溯到奈良時代，與靺鞨人建立的渤海國有政治、文化與經貿上的往來。³⁵民族文化方面，特別強調滿洲民族的多樣性，與文化上的複合性，大概是想讓藉此抵銷漢文化在滿洲的優勢地位。這些都是日本為支持滿洲獨立，以及弱化中國政權在滿洲影響力的重要依據。

（二）建立滿洲國

對於在滿洲建立一新政權的議題，其實早在辛亥革命爆發時，便已經有所計畫。主要策劃者是日本人川島浪速與駒井德藏等人，支持的對象在滿洲內部以肅親王善耆為首的宗社黨，蒙古方面則有喀喇沁親王。³⁶川島對於滿蒙獨立一事說道：「現在滿蒙人對獨立思想，逐漸進步，帝國若能因勢利導，以待時機之成熟，即可與中國本部分離，使之獨立，以便置於日本勢力之下。」³⁷不過隨著中國南北議和，局勢逐步緩解，加上日本外交部門考量到支持滿蒙獨立，不利於日本在國際社會的地位，遂不再支持滿蒙獨立，並要求川島浪速停止一切活動。³⁸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至此終結，但這不代表「滿蒙獨立」策略被日本所塵封。

既然被稱作「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這就意味著還有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第二次滿蒙獨立便發生在 1915 年。當時中國正因日本要求中國政府同意《二十一條要求》，以及袁世凱宣布帝制，在國內引發一連串的反日、反帝制風潮，中國再度陷入一片混亂。³⁹川島眼見機不可失，再度聯繫善耆等宗社黨人，並拉攏卓索圖盟出身的騎兵隊隊長巴布扎布，重新推動滿蒙獨立運動。⁴⁰當時日本計畫一面支援南方的反帝勢力，一面支助川島在滿蒙舉兵起事，南北夾擊袁世凱政權，為此參謀本部派遣軍事將領至滿洲，作為軍事指導，國內財閥亦提供貸款予肅親王等人，為日後的軍事行動做準備。雖然日本軍方對滿蒙獨立呈現積極的一面，但外交部門則相對保守，認為支持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軍閥，成功率要比滿

³² 德富蘇峰，《滿洲建國讀本》；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2），頁 16-17。

³³ 稲葉君山，《滿洲發達史》；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三冊，頁 247。

³⁴ 稲葉君山，《滿洲發達史》；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三冊，頁 250。

³⁵ 德富蘇峰，《滿洲建國讀本》；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冊，頁 18-19。

³⁶ 上坂冬子著，黃耀進譯，《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新北：八旗文化出版，2015）頁 68-70。

³⁷ 張餘生原著，蔡登山主編，《倭製滿洲國：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的他者》（臺北：獨立作家，2016），頁 13。

³⁸ 伊秀芬，〈川島浪速與“滿蒙獨立運動”〉，《蘭台世界》207 期，頁 64。

³⁹ 上坂冬子著，黃耀進譯，《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頁 94。

⁴⁰ 何莉，〈日本帝國主義操縱的“滿蒙獨立運動”〉，《蘭台世界》211 期，頁 69。

蒙獨立來的高。⁴¹不過隨著袁世凱的猝逝，日本政府轉而支持繼任的黎元洪政權，並下令終止滿蒙獨立的一切行動，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再度胎死腹中。⁴²

兩次的滿蒙獨立運動，皆是日本人欲借用滿洲、蒙古人士之手，來達到其扶植親日政權之目標，但兩次皆因外交與軍事部門的方針相差甚遠，而以失敗告終。反倒是最後由關東軍獨斷專行，親自操刀的行動，才終於達成其建立滿蒙新國家的目的，該行動便是我們所熟悉的，於 1931 年爆發之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的推動，或許已計畫許久，根據溥儀的回憶，當溥傑在 7 月 10 日返國時，曾告知溥儀他在歸國前，曾受到吉岡安直的招待，他曾向溥傑暗示日本計畫在東北行動的消息。⁴³9 月 18 日，關東軍以東北邊防軍破壞南滿鐵路，甚至攻擊日軍守備隊，以自衛為由開始向東北各主要城市進軍，⁴⁴並在當地設立治安維持會，或是扶植親日派官員在當地主政。⁴⁵

當關東軍還在向東北各地進軍時，日方已經開始進行下一步計畫，那就是在滿洲建立一個新政權，首先便是成立自治指導部，以表明日本無意直接統轄滿洲，並藉自治指導部之手，改組各地方政府，來為後續的建國做準備。⁴⁶新國家的建立，首先便有國家政體、國民籍貫歸屬，以及獲得國際社會認可等問題待解決。如國民籍貫歸屬，當時滿洲的現住民族當中便包含了百萬朝鮮人以及 20 萬日本人，為避免新國家建立的過程中，發生國籍爭議，因此將滿洲的現住民族指定為 3000 萬「非華人非鮮人非日人的滿洲人」。⁴⁷至於國家政體的確立，大致可分為三個選項：一是為避免中國政府阻擾，加上對國家安定之考量，而推行君主立憲制；二為爭取國際社會之認同，應與中華民國一樣行立憲共和制；三乃暫緩建立新國家的行動，認為保持與中國之關係，並在東三省推動聯省自治較為妥當。⁴⁸不過從後續的走向來看，留在中國之下的聯省自治勢必不會得到日軍的同意，因此在 1932 年 2 月 17 日，日軍集合了張景惠、臧式毅、熙洽、馬占山等東北的主要政治人物，宣布成立東北最高行政委員會，並發布《滿蒙新國家獨立宣言》，表明獨立之決心：

東北事變瞬已數月，人民望治飢渴同深，當茲更始之交，彌切來蘇之願。
景惠等恭被推選領袖省區，革舊刷新，責無旁貸，大計萃於於一隅，僉謂
非有堅固團體，不足以策全局，非本人民公意，不足以建新猷。於是
由東北四省，一特別區及蒙古各王公，組織一機關，名曰東北行政委員會。本
會成立，通電中外，從此與黨國政府脫離關係，東北省區完全獨立，更以

⁴¹ 伊秀芬，〈川島浪速與“滿蒙獨立運動”〉，頁 64。

⁴² 何莉，〈日本帝國主義操縱的“滿蒙獨立運動”〉，頁 69。

⁴³ 愛新覺羅·溥儀，《末代皇帝自傳（上）》，頁 328。

⁴⁴ 張餘生原著，蔡登山主編，《倭製滿洲國：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的他者》，頁 15-17。

⁴⁵ 張餘生原著，蔡登山主編，《倭製滿洲國：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的他者》，頁 46-57。

⁴⁶ 張餘生原著，蔡登山主編，《倭製滿洲國：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的他者》，頁 30-45。

⁴⁷ 張餘生原著，蔡登山主編，《倭製滿洲國：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的他者》，頁 59。

⁴⁸ 張餘生原著，蔡登山主編，《倭製滿洲國：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的他者》，頁 59-64。

宣告獨立後，接著便是要針對領土、人民、主權等國家組成基本要素，做更進一步的探討。為此東北主要的政治勢力代表，在2月16至18日的會議進行討論。基本上，在領土與人民的界定並無太大的爭議，領土上預定以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以及蒙古自治領五省為主，不過基於現況，先以奉、吉、黑三省為根據；人民部分，與種族無關，只要住於領地內一定期間以上者，即可享有公民之平等權利與義務。⁵⁰不過在政府組成上，則有以張燕卿、謝介石、邵麟等人為首的帝制派，以及臧式毅、張景惠、趙欣伯等人組成的立憲共和派相互對立，最後在關東軍的介入下，提出先以執政作為元首，待數年過後，再依照民意所向，決定是否改為帝制的折衷方案，這才解決兩派的爭論。⁵¹

至此，新國家的雛型大致底定，國號滿洲國，政體為共和制，首都位在長春，國旗樣式為紅藍白黑滿地黃。⁵²國民的組成上，雖說並無種族之分，但基本上是以滿、漢、蒙、日、鮮等族所組成。⁵³有一種說法是滿洲國的五色旗象徵著滿洲國的五大族群，以此象徵民族協和，⁵⁴但是否真如其所言，稍後會進行更詳細的說明。並於同年的三月一日，正式發表《滿洲國建國宣言》正式向海內外社會，宣告新國家滿洲國正式成立。

面對關東軍在東北的行動，國民政府決定訴諸國際聯盟，控訴日本不顧《國際盟約》、《非戰公約》、《九國條約》的規範，在東北進行軍事行動，望國聯能夠約束日本在東北有更進一步的行動。⁵⁵當中日正為東北議題於國聯理事會上辯論時，上海又爆發了一二八事件，國民政府決定將九一八與一二八兩起事件提交大會決議，大會最終決議中日雙方須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並進行外交磋商。⁵⁶雖然一二八事件以中日雙方簽訂停戰協議而告終，但東北的問題仍懸而未決，國聯鑑於當地的特殊情形，決議派遣委員會就地訪查了解實情。委員會於1932年4月21日在瀋陽集合，開始了對東北地區的調查工作，於當地滯留到6月4日，並在7月20日於北平開始報告書的撰寫。調查報告於同年9月4日公告於世，報告共分十章，第一、二、三章講述九一八事變發生前，中日關係日趨緊張的緣由；第四章介紹九一八事變爆發以來的戰事經過；第五章描寫上海一二八事變對滿洲形式的影響；第六章開始對滿洲國的紀錄，先是介紹滿洲國成立的過程，再來描

⁴⁹ 國務院法制處，《滿洲國法令輯覽·第一卷·基本法第一章第一款》(新京：滿洲行政學會，1943)，頁14-15。

⁵⁰ 張餘生原著，蔡登山主編，《倭製滿洲國：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的他者》，頁67。

⁵¹ 山室信一著，林琪禎等譯，《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頁146-147。

⁵² 張餘生原著，蔡登山主編，《倭製滿洲國：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的他者》，頁68。

⁵³ 愛新覺羅·溥儀，《末代皇帝自傳（上）》，頁378。

⁵⁴ 王文麗，〈偽滿洲國“國旗”探究〉，《長春師範大學學報》2014年09期，頁67-68。

⁵⁵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近代中日史料關係彙編：滿洲國的成立與國聯對日本侵華的處理》(臺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有限公司，2020)，頁95-98。

⁵⁶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近代中日史料關係彙編：滿洲國的成立與國聯對日本侵華的處理》，頁104-115。

述滿洲國的組織運作情況，最後討論滿洲居民對新國家的態度；第七章探討中國抵制日貨的行為，對日本經濟造成的影響；第八章簡述中日雙方在滿洲的經濟利益；第九章提供中日雙方解決爭端的方法以及原則；第十章則是對國聯理事會提供的建議。⁵⁷

這份報告書對於滿洲獨立的訴求有所懷疑，第六章提到，每當日軍佔領滿洲的重要城市後，旋即改組當地的行政機關，根據此先後關係得出，滿洲過去並沒有獨立運動，現在之所以會出現，全是由日本人從旁介入所導致，因此不能將滿洲國視為由真正及自然的獨立運動所產生的政權。同樣在第六章提到關於滿洲居民對新國家的看法，委員會根據其公開或非公開的訪問，收到之信件或書面聲明當中，得出大多數的中國人並不支持滿洲國政府，並認為其實際上只是日本人的工具而已。第九章關於滿洲問題的解決辦法，需以維持兩國於滿洲的永久利益為原則，若是恢復舊狀或承認滿洲國，只會徒增中日雙方的芥蒂。雖然報告書同意滿洲對日本而言是重要的經濟命脈，認同日本期望滿洲能有一穩定政府的願望，但日本也不能因此而享有滿洲的經濟，甚至政治上的管理權，必須交由一完全順應當地民意，並合乎雙方情感的管理機關方可成功。最終提出在不破壞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情況下，讓滿洲擁有自治權，以此來符合三省當地的特殊情況。⁵⁸

綜上所述，委員會的報告並不認為滿洲國自中國獨立具備正當性，實際上這還是由日本人一手推動的，但委員會也了解日本之所以會發動九一八事變，主要是基於中國國族主義的影響，認為中日雙方都須為此負起責任。所以最後提出「滿洲自治」這一解決方案。國民政府收到報告後，雖同意第一至八章的內容，但對第九、十章則認為仍有討論之空間，但整體而言對國聯的報告是抱持正面的態度，國聯也在 1933 年 2 月 24 日的特別大會上，通過不承認滿洲國的決議。⁵⁹雖然國際社會普遍不承認滿洲國為合法政權，但最讓滿洲國政府擔憂的，還是國內不支持新國家的民眾，為此滿洲國當局只得為新國家創造出新的國族概念，以此來凝聚國內民眾的向心力，這便是下一節所要探討的內容。

第二節 滿洲國的國族建構

雖然對外宣告新國家的建立，但在滿洲國的當政者面前，仍有一個燙手山芋急待解決，那就是與中華民國政府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脫離中華民國另立新國，一方面強調與中華民國的異質性與斷絕性，另一面又接受了其政治制度與法治思想，⁶⁰更別提佔國家總人口數 80% 以上的漢族人口。⁶¹為此，盡速建立一

⁵⁷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近代中日史料關係彙編：滿洲國的成立與國聯對日本侵華的處理》，頁 181-218。

⁵⁸ Library of Congress, Situation in Manchuria: Report of the Lytton Commission of Inquiry. 2022 年 5 月 22 日，https://www.loc.gov/resource/gdcndl.wdl_11601/?st=gallery

⁵⁹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近代中日史料關係彙編：滿洲國的成立與國聯對日本侵華的處理》，頁 219-222、239-248。

⁶⁰ 山室信一著，林琪禎等譯，《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頁 118。

⁶¹ 在滿洲國建國前，中國尚未有過官方主導的全國性現代人口普查，該數據是依照 1940 年滿洲

個專屬於滿洲國的國家認同，成為了當務之急，以下便將介紹滿洲國政府所建構出的滿洲國國族，以及其在大眾傳媒與教育現場的實際應用情況。

（一）滿洲國政府的國族建構設計

在深入了解滿洲國的國族建構前，讓我們先從《滿洲國建國宣言》這份宣告新國家成立的官方文件看起，以此了解滿洲國的建國緣由、初衷，以及對國家理念的構想，或許能從中窺探出滿洲國初步的國族建構。

想我滿蒙各地，屬在邊陲，開國綿遠，徵諸往籍，分併可稽，地質膏腴，民風樸茂，迨經開放，生聚日繁，物產豐饒，實為奧府。乃自辛亥革命，共和民國成立以來，東省軍閥，乘中原變亂之機，攫取政權，據三省為己有，貔貅相繼，竟將廿年，狼厲貪婪，驕奢淫佚，罔顧民生之休戚，一惟私利之是圖……以我滿蒙三千萬之民眾，託命於此殘暴無法區域之內，待死而已，何能自脫。今者何幸，假手鄰師，驅茲醜類，舉積年軍閥盤踞秕政萃聚之地，一旦廓而清之，此天予我滿蒙之民蘇息之良機，吾人所當奮然興起，邁進無前，以圖更始者耳。惟視內顧中原，自改革已還，初則群雄角逐，爭戰頻年，近則一黨專橫，把持國政。何曰民生，實置之死。何曰民權，惟利是專。何曰民族，但知有黨。既曰天下為公，又曰以黨治國，矛盾乖謬，自欺欺人。種種詐偽，不勝究詰。比來內訌迭起，疆土分崩，黨且不能自存，國何能顧……今我滿蒙民族，以天賦之機緣，而不力求振拔，以自脫於政治萬惡國家之外，勢必載胥及溺，同歸於盡而已……滿蒙舊時，本另為一國，今以時局之必要，不能不自謀樹立，應即以三千萬民眾之意向，即日宣告與中華民國脫離關係，創立滿洲國……竊維政本於道，道本於天，新國家建設之旨，一以順天安民為主，施政必徇真正之民意，不容私見之或存，凡在新國家領土之內居住者，皆無種族之歧視，尊卑之分別，除原有之漢族、滿族、蒙族及日本朝鮮各族外，即其他國人，願長久居留者，亦得享平等之待遇，保障其應得之權利，不使其有絲毫之侵損……實行王道主義，必使境內之一切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臺，保東亞永久之光榮，為世界政治之模型……以上宣佈各節，為新國家立國主要之大綱，自新國家成立之日起，即當由新組之政府，負其責任，以極誠懇之表示，向三千萬民眾之前，宣誓實行，天地昭鑒，無渝此言。⁶²

從《建國宣言》來看，可以知曉滿洲獨立的理由在於軍閥的暴政，以及國民政府的虛偽。原為奧府之地的滿洲，卻因軍閥一己之私的統治，鬧得民不聊生。隨之而來的國民政府，表面上高喊民生、民權、民族與天下為公，實際上卻是在做完全相反之事。若滿蒙再與中國有所瓜葛，將會一同走上毀滅之路，幸而得到日本

⁶² 國臨時國勢調查之結果推算而得。

⁶² 國務院法制處，《滿洲國法令輯覽·第一卷·基本法第一章第一款》，頁 1-3。

之協助，自中國脫離而出，成立新國家滿洲國。

為了與中華民國劃清界線，甚至是表明滿洲國更優於中華民國，滿洲國當局便藉由王道主義來與之對抗。關於王道主義，雖然在《建國宣言》中並無給出具體的解釋，筆者認為應是參照了《孟子》〈梁惠王篇〉所提到的：「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這般以民為重的社會型態。⁶³另外還有順天安民、施政必徇民意、種族無尊卑之分這三點主張，彷彿欲與當時國民政府所標榜之天下為公與三民主義公開叫板。⁶⁴對於滿洲國未來之構想，除了藉王道主義，達到境內民族生活和樂，甚至指出滿洲國的政治模式，將會成為未來世界政治之模範。另外在《執政宣言》中也提到：「今立吾國，以道德仁愛為主，除去種族之見、國際之爭，王道樂土，當可見諸實事」⁶⁵以建立出一個無種族歧視、國際紛爭的王道樂土，作為滿洲國的存在意義。

雖然滿洲國的建國宣言將其獨立之目的說得如此義正辭嚴，但最終還是要正視社會現實。對外，國際聯盟肯定中國政府對於滿洲的主權，加上英美兩國要求日本遵守《九國公約》，恢復中國領土完整，並呼籲他國不要承認滿洲國。⁶⁶對內，則要面對國內對獨立抱有疑慮的民眾，因此進行滿洲國的國族建構，便是當政者的當務之急。在國家的建構上，第一要務便是掌握歷史的詮釋權，對於中國主張滿洲為其自古以來之領土，而滿洲國乃是一偽國家的指控，鄭孝胥撰寫《滿洲建國溯源史略》在文中稱，滿洲自上古以來，歷經肅慎、高句麗、渤海、遼、金、元多個政權，皆與中原的漢人政權毫無干係。即便是明代，也僅控制遼河下流地域，其餘地區仍舊保持獨立狀態。甚至到清代，為保護龍興之地，清政府嚴禁漢人移住滿洲，在在顯示出滿洲的特殊性。又指出滿洲人種屬通古斯民族，與漢民族非同一民族，所以不論從歷史或人種來看，中國都無權宣稱滿洲是其自古以來之領土。⁶⁷而在講述滿洲國建國經過的《滿洲建國讀本》也強調，歷史上僅有滿洲支配中國，而無中國支配滿洲。⁶⁸

而在族的建構上，此前的滿洲乃至於全中國，普遍盛行排日運動，⁶⁹所以化解排日運動在滿洲國的影響力，也成為滿洲國在族的建構上必須考量到的一點。滿洲國當局意識到國內民族組成的多樣性，有滿、蒙、漢、日、鮮、俄等諸民族，各民族在文化、語言、風俗、信仰上都差異甚大，各族之間缺乏一致性，免不了會相互競爭。為了避免這一情形，為政者引用來自日本的「八紘一宇」理想，改造成滿洲的「民族協和」思想，也就是集結各民族，相互提攜，一同向建設新國家這一遠大理想邁進，且進一步的達到《建國宣言》中「無種族之歧視，尊卑之

⁶³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收入謝冰瑩等編譯，《新譯四書讀本》，頁307。

⁶⁴ 山室信一著，林琪禎等譯，《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頁125-127。

⁶⁵ 國務院法制處，《滿洲國法令輯覽·第一卷·基本法第一章第一款》，頁4。

⁶⁶ 張餘生原著，蔡登山主編，《倭製滿洲國：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的他者》，頁151-159。

⁶⁷ 鄭孝胥，〈滿洲建國溯源史略〉；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一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2），頁463-481。

⁶⁸ 德富蘇峰，《滿洲建國讀本》；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冊，頁16-17。

⁶⁹ 山室信一著，林琪禎等譯，《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頁92-93。

分別」的大目標，這樣既能化解社會上的排日風氣，亦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國內各族群間的團結。不過這些還僅處於當局者的理想當中，但怎麼樣讓民眾認識、去實踐，並成為他們所理想中的滿洲國國族，這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接下來便要從大眾傳媒，以及教育這兩個最常見的宣傳手段來了解，當時的滿洲國是如何宣導，並實踐他們的國族建構。

（二）重要刊物對國族建構的宣傳

滿洲國成立後，為掌握當時的社會輿論，滿洲國國務院先後設立資政局弘報處、總務廳情報處等機構，負責監管新聞界的出版工作，之後又制定《出版法》規定當時的大眾媒體甚麼內容可以報導，而甚麼不得報導。⁷⁰可以想見當時能夠刊載在大眾傳媒上的文章，其內容多半是符合滿洲新國家所強調的建國精神等內容。當時所發行的期刊中，根據內容大致可分為以下五類：一、純文學與官方文化綜合性的文學類；二、報導新聞、政令宣導與部門公報的時政類；三、負責民間文化教育的文教；四、公布產業統計數據或財經新聞的財經類；五、宣導科學知識與保健教育的科普。⁷¹以下將聚焦在《新滿洲》、《新青年》、《奉天教育》與《建國教育》這四本刊物上，了解在這些出版品當中，是如何去宣揚滿洲國的國族想像。

1. 《新滿洲》

《新滿洲》是滿洲國時期一大型文化綜合雜誌，創刊於 1939 年 1 月，於 1945 年 4 月停刊，以月刊的形式出版，共出版 74 期。⁷²文化類的文章，諸如介紹居住在滿洲各族群的習俗，如外山卯三郎的〈滿洲國內鄂倫春族問題〉文中先是介紹鄂倫春族的分布、語言、人口、習俗，並從歷史脈絡來梳理鄂倫春族當今所面臨的社會問題。⁷³另外是舒家〈協和的年俗〉當時正逢新年，因此便在季節文章上，白俄、朝鮮、日本與滿洲的過年風俗。⁷⁴

不過因為是綜合性雜誌，因此除了文化類文章外，亦有不少文宣類文章刊載其中。橋本虎之助在〈民族協和的信條與實踐〉坦言道，滿洲國沒有日本人的協助，基本上是難以建國的，但日本人絕不能以支配者的身分來對待滿洲，而是以指導者的身分，日本人作為骨頭，來支撐起由滿洲人組成的肉體，以及名為滿洲國的這具身軀。日本人對滿洲人切忌蠻橫無理，或是自以為高人一等，必須做到憲強扶弱的精神，以此才能實踐民族協和，攜手並進的滿洲國建國精神，乃至於日本的八紘一宇這偉大理想。⁷⁵

⁷⁰ 杜語、趙鷹等主編，《偽滿洲國期刊匯編》（北京：線裝書局，2008），頁 2-3。

⁷¹ 杜語、趙鷹等主編，《偽滿洲國期刊匯編》，頁 7-24。

⁷² 杜語、趙鷹等主編，《偽滿洲國期刊匯編》，頁 12-13。

⁷³ 外山卯三郎，〈滿洲國內鄂倫春族問題〉，《新滿洲》1939 年第 1 卷第 6 號；收入《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新滿洲 1》（北京：線裝書局，2008），頁 45-50。

⁷⁴ 舒家，〈協和的年俗〉，《新滿洲》1943 年第 5 卷第 1 號；收入《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新滿洲 3》（北京：線裝書局，2008），頁 1022-1024。

⁷⁵ 橋本虎之助，〈民族協和的信條與實踐〉，《新滿洲》1939 年第 1 卷第 6 號；收入《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新滿洲 1》（北京：線裝書局，2008），頁 7-11。

王天穆在〈新民族協和運動的探討〉指出，民族協和雖提倡各民族互敬互重，且在社會上的平等，但礙於各民族各自歷史、語言、文化的不同，使其難以相互理解，也造成各族群在政治、經濟上的不平等，加上日本人與日本資本的大量移入，使得原本的局面更加混亂。另外還有滿洲國境內的漢民族反對滿洲國，而追隨國民政府的行動，亦使得民族協和精神難以實踐。因此王天穆提出務必要做到來滿日人的再教育，使其認知到作為指導者的身分，並與各民族精神相結合；國家政策上須重視民生振興與擴充；將各民族置於絕對的平等立場上這三大目標，才能確實的達到民族協和之精神與目標。⁷⁶

2. 《新青年》

《新青年》是協和會位在奉天省的機關刊物，1935年10月20日創刊，推估是在1940年左右停刊。停刊後則由「滿洲帝國協和會青少年團中央統監部文化部」接管，並發行《青少年指導者》雜誌，但在1942年7月停刊。不過《青少年指導者》同仁藉協和會改組之際，創辦「滿洲青少年文化社」，開始發行《青年文化》。⁷⁷

作為滿洲國統治層一份子的協和會，其所發行的刊物必然少不了官方的思想宣導。像是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便是宣揚民族協和的〈民族協和之真精神〉，文章指出民族協和的精神有四點：各民族開誠布公、坦誠相見，進而能化解政治與經濟上的衝突，以此終結戰爭；民族協和強調各文化間需進行交流，而非故步自封，如此才能將文化提升更高一個層次；在民族協和的精神下，各民族通力合作，可為經濟發展帶來莫大的進步；既然強調開放與互助，那便可將人口過剩地區的民眾，移往人口稀少之地，並與當地住民通力合作，開發出一片新天地。因此發展落後之民族，應當視發展先進之民族為模範，接受其指導；而先進之民族須努力提攜落後之民族，如此才能真正達到民族協和的精神。⁷⁸王精珊在《民族協和之意義與必要性》中，表示滿洲之所以能保有其獨立性，日本人功不可沒，不論是1903年的日俄戰爭，或是驅逐軍閥建立滿洲國，都是多虧日本人從旁協助，因此必須促進日滿之間的情誼，而以促進民族間的認識與相處融洽的民族協和，也就體現出其重要性。民族協和若再向日滿之外的國際發展，甚至能達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這般世界和平的遠大理想。⁷⁹

關於滿洲國之建國，王選達指出這一切皆是進步的象徵，如同革命黨推翻前清政權，因為前清政權停滯不前，國勢日微，民不聊生，因此推翻前清政權是正當的。但反過來看，推翻清政權，建立共和的這些人，並未給人民帶來幸福，反而依舊讓百姓民不聊生。為了追求真正的幸福，只得藉由建立新國家才能達成，

⁷⁶ 王天穆，〈新民族協和運動的探討〉，《新滿洲》1943年第5卷第5號；收入《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新滿洲3》（北京：線裝書局，2008），頁1199-1203。

⁷⁷ 杜語、趙鷹等主編，《偽滿洲國期刊匯編》，頁17、20。

⁷⁸ 瞠，〈民族協和之真精神〉，《新青年》1935年第1卷第1期；收入《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新青年2》（北京：線裝書局，2008），頁651-652。

⁷⁹ 王精珊，〈民族協和之意義與必要性〉，《新青年》1935年第2卷第3期；收入《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新青年2》（北京：線裝書局，2008），頁325-328。

這就是滿洲國建國之理由。而滿洲國的國家目標，便是打造一能使人民幸福之國度，因此落實王道主義，實踐民族協和精神，乃是滿洲青年必須實現的目標。⁸⁰另外在胡然〈建國之真髓〉也強調了滿洲國獨立的正當性，從歷史上來看，滿洲為一獨立民族，古之肅慎女真，不論在風俗、文化上都異於他方。且金朝曾統治半片中原，清朝更達到一統中原之偉業，有此可見滿洲建國由來已久。就算昔日漢取遼東，唐滅高麗，雖曾占據過滿洲的一方土地，但基本上都是能取而不能守，滿洲依舊保有其獨立地位。因為軍閥專橫，以及黨政害國之緣故，使滿洲民眾受苦受難，所幸九一八事變之發生，提供了滿洲人民一條新的道路，那就是建立新國家滿洲國。⁸¹

3. 《奉天教育》

《奉天教育》於 1933 年 3 月 1 日由奉天教育廳與奉天教育會聯合創辦，1940 年 1 月停刊。⁸²刊物宗旨即是宣揚王道政治，主要欄目包含論著、研究、講演、公報、命令等，為政治服務的意味非常濃厚。⁸³

森田良一於〈滿洲國之教育及其方針〉中明確表示，過往的中華民國政府所推動的教育是虛偽的，且百害而無一利，因此新生的滿洲國才要推動新教育，放棄三民主義教育，推動順天安民、君民一體的王道主義教育；將國民主義變為國家主義；改變排外主義，轉為仁愛國際主義；排除偏重個人道德，而尊重忠孝仁愛之道德。還提倡以兒童為中心、自主學習、注重學習過程、重視創作能力等新教育模式。⁸⁴這些都與現代教學現場所呼籲的教學模式有異曲同工之妙，但這當中又要求排除舊教育下之整齊的劃一的、個人主義，並以個性的協同的與國家社會主義所取代，不免讓人有種互相牴觸的疑問。

雜誌亦刊載了教職員講習的會議紀錄，提供其他教育工作者參考，這裡以女子教育的講習做為參考。講習會包含了解釋女子教育的意義、使命，介紹日滿兩國的女子教育現況，還提供一些家事、育兒的相關資料，欲將女子訓練成為一賢妻良母。但更重要的是發揚建國之精神，並讓女性體認到日滿一德一心與民族協和之精神，為此講習會至少有一半的篇幅都是在講述建國精神、建國緣由、日滿一體、民族協和的內涵，以及將這些內容融入教學現場的重要性。⁸⁵

而作為教育雜誌，多少會提供課用的參考資料或是教學方法。像是高小學校的國史課程資料，在有關建國前史的部分記錄到，滿洲最早的民族為肅慎，最早的政治為夫餘。高句麗與鮮卑時代是文化萌芽時期，渤海、遼、金則是文化勃發

⁸⁰ 王選達，〈滿洲青年應有的覺悟與努力〉，《新青年》1937年第5卷第1期；收入《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新青年2》（北京：線裝書局，2008），頁603-604。

⁸¹ 胡然，〈建國之真髓〉，《新青年》1937年第5卷第7期；收入《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新青年3》（北京：線裝書局，2008），頁1021-1022。

⁸² 初國卿主編，《偽滿洲國期刊匯編（二）》（北京：線裝書局，2009），頁32。

⁸³ 杜語、趙鷹等主編，《偽滿洲國期刊匯編》，頁21。

⁸⁴ 森田良一，〈滿洲國之教育及其方針〉，《奉天教育》1934年第2卷第5號；收入《偽滿洲國期刊匯編（二）·奉天教育5》（北京：線裝書局，2009），頁2328-2332。

⁸⁵ 岳東藩，〈建國精神〉，《奉天教育》1933年第5卷第9號；收入《偽滿洲國期刊匯編（二）·奉天教育9》（北京：線裝書局，2009），頁4549-4555。

與武力擴張的時代。元明兩代雖隸屬於其行政體系下，但民族勢力依舊存在。直到清代，不論文化武功都大放光彩，成為一東亞大帝國。而滿洲國的建立，乃是上承天意，下順民心，且國內包含了來自世界各地之民族，因此促進國內的民族協和，即是為促進世界之民族協和做榜樣，滿洲國的未來可說是前途無量。⁸⁶

4. 《建國教育》

《建國教育》於 1939 年 11 月於長春創刊，於 1944 年 11 月停刊。⁸⁷其性質與《奉天教育》類似，倡導王道主義、民族協和之理念，以及提供教學參考資料，或是教學現場的視察報告等教育文章。

中村忠一在〈滿洲國教育之理念〉一文中，先是表明教育雖有陶冶人格、提升知識與技能、鍛鍊身體之功用，但其根本「乃是國家為實現達成其理想，而養成必要之人才」。因此滿洲國的教育即是要培育出「為實現滿洲國歷史使命的滿洲國國民」。而在由多民族所組成的滿洲國，歷史與教育的使命就是要培育出能尊重各民族，而不互相對立，並團結協力共同邁進，擁有同一精神的異種族同民族之真正國民。⁸⁸

張景惠的〈建國與教育〉發布於 1942 年，正是太平洋戰爭爆發早期，張氏先是在文章開頭批判了英美所代表的自由、平等、個人主義，說是其促成人抱著利己主義，平等也僅是形式上之平等。而美英雖在國內高呼人道與和平，但這些都是建立在犧牲外國國民的幸福之上，因此日滿與美英開戰，即是要挑戰這股矛盾的舊勢力，進而將大東亞共榮圈的新秩序推廣至全世界。要達成這一目的，教育便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教師務必讓學生知曉滿洲國建國的精神以及在世上的使命，將學生培養誠實踐建國理想的中堅分子，就是為東亞新秩序的建設，以及世界新秩序的確立，甚至是為世人謀求幸福與繁榮做努力。⁸⁹

除了精神宣導的文章外，筆者還見到了課程教案的選評，描述了當時的教師在課程設計、教學目標，以及教學要點的設立內容，以下便介紹通化省某某國民學校校長趙忠霖所投稿的〈建國精神教案〉。教案一開始先介紹學校概況，學校位於東邊道的山中村落，此一村落是由中央部落，以及稍有距離的兩個部落所組成，學校位在中央部落，而稍遠的兩個部落則設有一分校。教師兩人，學童則有七十五人，教案的教學對象以學校內的三、四年級生為主，另外欲加上學生的父兄，以及兩個部落一併指導。課程目標包含：讓學生認識建國節；了解日本人在滿洲國建國的重要性，以及日滿一體的精神；認識村落周圍的日軍墳墓，務必對此「聖域」抱持最恭敬的心態；學生應當要努力，未來方能報效國家，以報日本天皇、日本軍隊以及康德皇帝的恩惠。課程安排上，先訂立一個「精神作興週」

⁸⁶ 張廷錫，〈高小國史參考資料〉，《奉天教育》1935 年第 3 卷第 1 號；收入《偽滿洲國期刊匯編（二）· 奉天教育 6》（北京：線裝書局，2009），頁 3150-3151。

⁸⁷ 初國卿主編，《偽滿洲國期刊匯編（二）》（北京：線裝書局，2009），頁 31。

⁸⁸ 中村忠一，〈滿洲國教育之理念〉，《建國教育》1940 年第 6 卷第 7 號；收入《偽滿洲國期刊匯編（二）· 建國教育 3》（北京：線裝書局，2009），頁 1113-1115。

⁸⁹ 張景惠，〈建國與教育〉，《建國教育》1942 年第 8 卷第 8 號；收入《偽滿洲國期刊匯編（二）· 建國教育 9》（北京：線裝書局，2009），頁 4115-4117。

在這週間前，先準備壁報、連環畫劇與海報，壁報指的是裁切報章雜誌上的文章，並為其作註解，後張貼於教室以及村公所上；連環畫劇內容是想將建國十年的發展，以一幕一幕的方式呈現，準備用在部落的會議上；海報則是描繪村民手持日滿國旗踏破美英，或是崇敬聖域、揭揚國旗等畫面，預計張貼於學校、村公所、分駐所各處。在週間時期，每天的朝會提早三十分鐘，對學生、教師進行訓話，後進清掃校舍、聖域參拜等活動。計畫讓學生製作日滿國旗，並分送至家家戶戶。最後讓同學、村民共同演練三月一日的建國節典禮。⁹⁰由這份教案可以看到，教師國族建構的對象不僅僅是校內學生，同時也包含了學校所處的社區，雖然不清楚這份教案是否落實，但也能一窺當時的國族認同塑造方式。

除了上述提到的刊物外，亦有其他雜誌會刊載類似的文章內容，如《大同文化》所刊登的〈國旗代表國家人民應知尊重〉，便以解釋國旗含意的方式，以此帶入滿洲國的國家精神。如黃色代表中央之土，象徵化育萬物、統制四方之王的仁德，且包含融合、博愛、大同、親善之精神，讓其佔整體的四分之三，是為了強調滿洲國將以王道主義的精神進行統治。應外在文中多次強調國旗代表國家與人民，要求讀者敬重國旗，並列出國旗的正確對待方式。⁹¹在前一章提到過，有人將滿洲國國旗的五種顏色，分別代表著滿洲國五大民族滿洲、日本、漢、蒙古、朝鮮，以及象徵民族協和的精神。⁹²不過在筆者的考證下，不論在《大同文化》上所刊登的這篇文章，或是滿洲國國務院公告的《解釋國旗意義》，⁹³甚至是國務院總務廳情報處撰寫的〈滿洲國國旗「王道由國旗發揚」〉⁹⁴在這些官方文章當中，沒有一篇提到國旗中的任一顏色，是某一民族的代表色這一說法。

在這四本刊物之中，筆者認為《新青年》算是當中了解滿洲國官方國族建構的一個重要指標，原因在於其是由滿洲帝國協和會的機關刊物。協和會的組織綱領，與滿洲國建國精神相同，以實踐王道政治、民族協和、國際敦睦為己任，雖然協和會稱其並非是政黨或法西斯，而是一思想建國團體，本質與歐美國家的政黨、蘇聯共產黨、中國國民黨或是德國納粹黨，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不過其主要成員像是名譽總裁、會長、中央事務局長，分別由溥儀、鄭孝胥、謝介石擔任，名譽顧問、名譽理事則由本庄繁、板垣征四郎等關東軍軍官出任，理事會成員當中同樣有不少是身居滿洲國要職者，如熙洽、張景惠、齊默特色木丕勒等人。⁹⁵協和會實際上就是滿洲國政府的另一個面向，因此出自其手的刊物，能夠更加了解滿洲國當局的國族想像，而《新青年》這本面向青年的雜誌，也能讓我們知道這些在上位者希望培育出怎麼樣的滿洲國「新青年」。

⁹⁰ 趙忠霖，〈建國精神教案〉，《建國教育》1943年第9卷第3號；收入《偽滿洲國期刊匯編（二）·建國教育 11》（北京：線裝書局，2009），頁 5468-5470。

⁹¹ 佚名，〈國旗代表國家人民應知尊重〉，《大同文化》1936年第264期；收入《偽滿洲國期刊匯編·大同文化 2》（北京：線裝書局，2008），頁 980-981。

⁹² 王文麗，〈偽滿洲國“國旗”探究〉，頁 67-68。

⁹³ 國務院法制處，《滿洲國法令輯覽·第二卷·服制徽章褒賞第二章》（新京：滿洲行政學會，1943），頁 15-16。

⁹⁴ 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情報處，《滿洲國假節日》（新京：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1935），頁 21-28。

⁹⁵ 滿洲國協和會，《滿洲國協和會之概要》（滿洲國：滿洲國協和會，1933），頁 4-8。

(三) 高等教育的國族建構：以建國大學與大同學院為例

教育，對於團結一個群體而言可說是至關重要的一環，近代民族國家在型塑國家與國族時，必定會由此著手，新生的滿洲國自然也不會放過。對種族的成見，源自於知識的不足，甚至連帶影響到國民的思想，雖能依靠法律約束民族歧視之行為，但無法約束人心。⁹⁶要想達成滿洲國的種族平等、民族協和精神，文化教育乃是重中之重。像是過往軍閥的排外、排日教育，以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教育，被認為有排外、排日思想，與滿洲國的王道精神、民族協和背道而馳。⁹⁷因此提出「新國家教育三大原則」也就是發揚王道精神、產業立國與五族合作，以及根據原則所衍生出的三大根本方針—共榮的教育、職業化的教育、日語化的教育。

⁹⁸

為了達到上述之目的，滿洲國成立後，先是將正在使用的教科書，裏頭有關排日的內容進行塗改刪減。⁹⁹後召集數名滿、日學者，以道德教育、善鄰親善、國民正義、共存共榮等理念為中心，編纂修身、國語、地理、歷史、理科、算術六部，作為新版的小學教材。¹⁰⁰不過本節所要介紹的並非是滿洲國的初等、中等教育，而是以滿洲國的最高學府—建國大學，以及滿洲國官吏的訓練場所—大同學院。之所以會選擇這兩所教育機構，主要是因為當這兩所學校的學生一畢業，便要直接投入到實踐滿洲國的國族精神上，遂將以這兩所學校作為主要的介紹對象。

1. 建國大學

建國大學自 1938 年 5 月 2 日創立，1945 年 8 月 15 日停學，歷經八個年頭，曾在此就讀的學生大約 1200 人，是當時滿洲國的最高學府。¹⁰¹建國大學的創立，是出自於石原莞爾等人對滿洲國未來的期許。1936 年石原與淺原健三向時任的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提出創立「アジア大學」（亞細亞大學）的計畫，這所大學包含五點精神：在民族協和的環境下，培育出新的領導階層；改變現有的日本大學教育模式，創立新的教育方式；以共學、共塾、共同勞動的方式，進行知識與實踐的知行合一教育模式；在學術與實踐上，創造出一個不同於馬克思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新思想，招收來自日、中、印度等亞洲諸國的學員。¹⁰²板垣對此構想大表贊同，命辻政信負責制定具體方案，1937 年辻政信將亞細亞大學的計畫，

⁹⁶ 萍實，〈民族協和之重要及其方策〉，《新青年》1937 年第 4 卷第 12 期；收入《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新青年 2》（北京：線裝書局，2008），頁 651-652。

⁹⁷ 佚名，〈滿洲帝國之全貌〉，《新青年》1937 年第 5 卷第 1 期；收入《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新青年 2》（北京：線裝書局，2008），頁 737。

⁹⁸ 高鴻威，〈新國家之教育〉，《奉天教育》1933 年第 1 卷第 3 號；收入《偽滿洲國期刊匯編（二）·奉天教育 2》（北京：線裝書局，2009），頁 518-519。

⁹⁹ 日本侵華圖志

¹⁰⁰ 坪川視學，〈三民主義教材〉，《新青年》1937 年第 5 卷第 1 期；收入《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新青年 2》（北京：線裝書局，2008），頁 754-756。

¹⁰¹ 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回憶偽滿建國大學》（長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吉林省長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1997），頁 25。

¹⁰² 源元一郎，《五族協和の魁：滿洲國立建國大學》（東京：鳥影社，2021），頁 33。

呈報給陸軍省軍務局滿洲班的片倉衷少佐，片倉亦贊同此構想，遂指示三品隆以大尉設立大學創設事務所，由三品、松平紹光、多田督知三人擔任幹事，日後又聘請筭克彥、平泉澄、作田莊一、西晉一郎四位博士擔任籌備委員，開始進行大學的具體籌備工作。¹⁰³

在數次的會議與討論下，新大學的雛型也開始確立，雖然石原的理想是在滿洲建立一所面向亞洲的大學，但四位博士認為若要面向亞洲，應當將學校設在日本為佳，而設在滿洲的大學則是要以滿洲的建國精神為基礎來運作，因此在《建國大學令》的第一則就明確指出：「建國大學是以培養領悟建國精神的精髓，探究學問的奧義，身體力行，擔任道義世界建設的先決領導人才為目的」¹⁰⁴另外在四位博士的構想下，建國大學預計直屬於皇帝，並由國務總理大臣負責管轄，不過後來折衷為隸屬於國務總理大臣並由其管轄。¹⁰⁵學年與學科方面，計畫分為前期三年與後期三年，總計六年，前三年進行建國精神的訓練，後三年為政治學、經濟學、文教學的學習，除此之外為了培養學生知行合一，還加上武道、軍事與農業的訓練。¹⁰⁶

1938 年建國大學正式開辦，校址位在滿洲國首都新京。當時廣招各民族當中最優秀的學生入學，每期約收 150 名學生，日系占 75 名，滿系占 50 名（滿、漢、回為主），剩餘的 25 名則分配給蒙、鮮、俄。¹⁰⁷學生以塾為單位，共同學習與共同勞動，在塾當中還有所謂的塾則，內容大致為期許學生領會建國精神，實踐民族協和，提升品行，增進健康，智慧的啟發，陶冶情操。建國大學的一天大約從早上 6 點，伴隨著興亞太鼓的鼓聲開始，6 點半在校園快跑一圈，接著升日滿國旗，唱兩國國歌，並遙拜皇城，之後進行體操最後回寢室待命。8 點是早餐時間，在大學的每頓餐前餐後，都會進行精神教育，內容大概是感謝天照大神的恩惠、世人的耕耘等內容。8 點至 12 點是授課時間，12 點午餐，13 點開始訓練至 17 點，之後盥洗，18 點用晚餐，19 點至 21 點是自習時間，21 點點名兼靜坐，並向故鄉的父母進行遙拜，21 點半熄燈，若有希望繼續自習者，可以遲至 23 點再就寢。¹⁰⁸以上便是建國大學尋常的一日，也就是在這樣共學、共塾、共同勞動的生活環境下，讓當時的學生之間培養出一股超越時間與空間，甚至是民族的友誼。¹⁰⁹

2. 大同學院

大同學院的設立，最早能追溯至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不久，在日本人的主導下，於奉天省的成立自治指導部，以「善政主義改善各縣政，並勸利完全之自治」作為組織的宗旨，在奉天設立自治訓練所，培育當地的政治人才，並派往各縣主掌

¹⁰³ 源元一郎，《五族協和の魁：滿洲國立建國大學》，頁 34、38。

¹⁰⁴ 建國大學，《建國大學要覽》（新京：建國大學，1941），頁 9。

¹⁰⁵ 源元一郎，《五族協和の魁：滿洲國立建國大學》，頁 46。

¹⁰⁶ 源元一郎，《五族協和の魁：滿洲國立建國大學》，頁 47-56。

¹⁰⁷ 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回憶偽滿建國大學》，頁 23。

¹⁰⁸ 源元一郎，《五族協和の魁：滿洲國立建國大學》，頁 108-111。

¹⁰⁹ 源元一郎，《五族協和の魁：滿洲國立建國大學》，頁 122-126。

政務。¹¹⁰1932年3月15日，自治指導部解散，其職責由新設的滿洲國資政局訓練所承接，校址也跟著遷往首都新京，資政局解散後，培育中層官吏的職責便由大同學院繼承。¹¹¹新成立的大同學院隸屬於國務總理大臣，學院的職責除訓練中堅官吏，併協和會、公共團體、特殊會社及其他特殊團體的中堅職員外，亦統制與指導各部局、省所屬的職員訓練所，以及警察學校的一般訓練。¹¹²

自治訓練所時期的課程與教育目的，大致可分為九個項目：一、政治哲學與國家發生學，藉此了解建國的意義與使命；二、警政與軍事學，了解新國家所需的警備行政；三、財政學，了解滿洲財政稅制的過去與現今情況；四、行政與司法，增加行政事務能力，與司法判斷之公正；五、滿洲的社會、經濟組織，認識新國家的現狀，以利日後支改造；六、產業與商業，用以洞察金融貿易的趨勢，了解新國家所需的產、商制度；七、滿洲的交通、工礦，了解滿洲過去與現在的交通、工礦發展，以利於日後的交通、工廠、礦業開採等多項建設計畫；八、滿洲史地與太平洋史，知曉滿洲在世界之地位，並了解滿洲國對世界的責任與使命；九、滿洲的教育政策，明確新國家所欲建設的國民文化本質，並了解新國家的教育制度與原則。¹¹³大同學院時期的課程安排，則可分為三類訓練：一、學科訓練，如建國精神、國家經營、自然科學、人文科學、東亞史地、國際局勢等科目；二、精神訓練，內容包含聆聽與課程相關之演講，或是落實如守時、遙拜、餐前祈禱等美德的培育；三、體能訓練，藉由行軍、馬術、游泳等鍛鍊，來達到身體健康之目的。¹¹⁴除了這三種訓練外，還包含前往各局、部門、地方縣市，或是農村、工廠等地，進行地方調查或是接受實務指導。¹¹⁵

大同學院採取全員合宿，學員不分族裔，共同生活、學習，雖然大同學院的課程短則三個月，長則一年，但或許是因為同住一個屋簷下的緣故，使得學員們不分種族，彼此間都結下了深深的羈絆，這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在上位者高舉的「民族協合」大旗下的無種族歧視且共同提攜邁進之遠大理想。

滿洲國自1932年宣布建國，至1945年因日本戰敗、蘇聯進軍而瓦解，在這十三年裡，滿洲當局無時無刻不在極力地對民眾進行滿洲國的國族建構，就如同前一節所介紹的文宣與教育現場。在此如此積極的國族建構宣傳下，作為受眾的滿洲國國民，是否真如執政者所願的，成為了他們心目中實踐民族協和精神，與各民族相互扶持，共建王道樂土之真正的滿洲國國民了呢？接下來便要從當時身處於滿洲國者的回憶，來一探這十三年下來的國族建構成果。

¹¹⁰ 張餘生原著，蔡登山主編，《倭製滿洲國：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的他者》，頁30-31、39-40。

¹¹¹ 許雪姬，〈在「滿洲國」的臺灣人高等官：以大同學院的畢業生為例〉，《臺灣史研究》，第19卷第3期（2012），頁100。

¹¹² 國務院法制處，《滿洲國法令輯覽·第一卷·官制第六章》，頁20。

¹¹³ 張餘生原著，蔡登山主編，《倭製滿洲國：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的他者》，頁41-42。

¹¹⁴ 許雪姬，〈在「滿洲國」的臺灣人高等官：以大同學院的畢業生為例〉，頁104-105。

¹¹⁵ 許雪姬，〈在「滿洲國」的臺灣人高等官：以大同學院的畢業生為例〉，頁105-107。

第三節 從時人的角度看滿洲國國族建構的成果

本節根據民族分類之不同，而以不同的角度來了解滿洲國國族建構之成果，將分為指導階層的日本人，被指導的滿洲人、蒙古人，以及在滿臺灣人四個角度。至於因屬於日系下的臺灣人，為何獨立出來講解，將會在稍後的內文作進一步的說明。

1. 日本人

基本上來到滿洲生活的日本人，很大程度上是想為「民族協和、建設王道樂土、建立世界新秩序」或是國內的八紘一宇這類描繪遠大理想的口號盡一份心力，而且都對滿洲國抱持著正面的態度。曾任南滿洲鐵道副總裁的平島敏夫，認為滿洲國是世界歷史上首個實現民族協和理想的國家，當時的日本青年在滿洲築路藍縷，無私地將最先進的知識、技術帶到當地，協助社會重建與資源開發。¹¹⁶岸信介也同意平島的說法，甚至指出中國經濟的基礎，基本上靠的都是當時後所遺留下來的設施、制度、技術與人才。建國大學的首位副校長作田莊一指出，滿洲國的建立是基於反抗中國的統治，以當地住民的協和精神為骨幹，而成立的新國家，並利用日本所傳入之新技術，冀望打破舊秩序，進而建立世界的新秩序。曾任職於滿洲國總務司、財政部、總務廳等部門的星野直樹，先是引用美國學者 Owen Lattimore 對滿洲國的評價：「滿洲是亞洲諸民族鬥爭的搖籃」並指滿洲國的建立，便是為了達到世界性的民族協和這一遠大理想。¹¹⁷

另外在建國大學的共學、共塾、共同勞動的學習生活，也被視為是實踐民族協和精神的絕佳場域，最著名的例子是關於學員的糧食配給一事。當時因受戰爭的影響，學員的主食會根據其民族分類而有所不同，日本人可分到白米，朝鮮人是雜穀、滿漢人配給到高粱、蒙古人則是粟。不過這樣的配給制度受到日本學生的抗議，他們要求將所有配給到的糧食混在一起烹調，並讓大家一同享用，這樣的舉動被解讀成民族協和精神在「食」上的完美實踐。¹¹⁸

不過這些基本都是從掌政的日本人，或是懷抱理想的日本學生的視角所看到的景象，那麼其它為了尋找新天地，離鄉背井來到滿洲的日本人，又是如何看待滿洲國的？以下便要從一位在滿洲國出生、成長的女性之自傳，了解當時一般的在日滿洲人，是如何面對作為故鄉的滿洲，以及那遙遠的故國日本。

倉本和子（Kuramoto Kazuko），1927 年於大連出生，她的祖父在日俄戰爭結束後，被派往大連擔任警察，家族便定居於此。倉本對滿洲國的看法與前面幾位日本人所說的大致相同，她所想的跟前面幾位日本人所想的一樣，日本是以解放者的身分，協助滿洲國獨立，保護其不受西洋人的侵略，並且為滿洲的建設付出

¹¹⁶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滿洲國史·總論》，序。

¹¹⁷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滿洲國史·總論》，推薦序。

¹¹⁸ 源元一郎，《五族協和の魁：滿洲國立建國大學》，頁 117。

大量的心血，¹¹⁹她也認為滿洲人非常感謝日本人為他們所作的一切，¹²⁰但並非所有一切都是這麼想。倉本一位名叫 Kunio 的朋友，在參軍前留給她的信中，明確的寫到滿洲國只是日本所建立的一個傀儡國家，政府所宣傳的日滿乃兄弟之邦是虛構的，日滿的關係實際上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¹²¹她的一位親戚 Toru，也嘲笑她不諳世事，不知道滿洲人非但不感謝日本人，實際上還憎恨著他們。Toru 還詢問倉本一個困擾著當時其他日系滿洲人的問題，那就是滿洲與日本之間的身分認同。Toru 先是詢問若是從滿洲與朝鮮之中選擇自己的歸屬，她會如何選擇，倉本毫不猶豫地選擇滿洲，因為她出生於滿洲大連，滿洲是她的故鄉，而她從未造訪且毫無關聯的朝鮮，自然不會是她的歸屬。但 Toru 旋即反問倉本，妳從未造訪過日本，卻認為自己是日本人，那是因為妳是如此被教導著，被周遭的大人教導的要愛、要尊敬、要相信日本，而不是由妳自己決定的。¹²²當戰爭結束後，倉本與其他日系滿洲人返回那從小被教育著要愛、要尊敬的故國日本時，卻同時有一股陌生感，甚至連日本本土的「同胞」也不把他們視為真正的日本人，而是稱其為「遣返者」。¹²³這也形成了這些在滿日本人，雖然同時對故鄉滿洲，以及故國日本都抱有認同感，但是實際上，滿洲人既不認為日系滿洲人與他們是同一類人，就連本土日本人也不將他們當作是真正的日本人，使得這些在滿日本人陷入一種裡外不是人的境地。

2. 滿洲人與中國人

在開始本節的介紹前，請容許筆者為各位介紹滿洲人與中國人兩者之間的差別。根據滿洲國 1940 年所做的國勢調查，滿洲的民族被分為滿洲人、日本人、第三國人與無國籍人。在這當中，滿洲人又被細分為滿洲旗人、漢人、蒙古人、回教徒與其他。¹²⁴因為滿洲國與中國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關係，這連帶影響到滿洲國境內各族群的國族認同，因此在這一小節，筆者欲將支持滿洲國政權者稱為滿洲人，而將從事反滿抗日活動者，稱之為中國人。

上層的滿洲人對民族協和等精神的追捧，從前面的幾小節便可略知一二，基本上就是積極地跟著日本的主旋律起舞，但也有少數幾人背道而馳，那就是馬占山。

九一八事變前夕，馬占山還只是東北軍的一名旅長，事變爆發後，開始代理黑龍江省主席一職，率軍對抗日本關東軍的接管。不過在彈盡援絕的情況下，只得降於日軍，後被延攬入東北最高行政委員會，共同發表《滿蒙新國家獨立宣言》。不過在 1932 年 4 月，馬占山於黑河對外發布公告，指滿洲國的成立全是日本人

¹¹⁹ Kuramoto Kazuko, *Manchurian Legacy: Memoirs of a Japanese Colonist*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3.

¹²⁰ Kuramoto Kazuko, *Manchurian Legacy: Memoirs of a Japanese Colonist* , 24.

¹²¹ Kuramoto Kazuko, *Manchurian Legacy: Memoirs of a Japanese Colonist* , 11-12.

¹²² Kuramoto Kazuko, *Manchurian Legacy: Memoirs of a Japanese Colonist* , 24-25.

¹²³ Kuramoto Kazuko, *Manchurian Legacy: Memoirs of a Japanese Colonist* , 113-118.

¹²⁴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康德七年滿洲國臨時國勢調查に依る確定人口の發表〉，《人口問題研究》第 3 卷第 10 號 (1942)，頁 72。

之陰謀，所謂東北民眾自決成立新國家，實際上是遭受迫勒威脅，民意也全是由日本人製造出來的。¹²⁵後宣布反正，重任東北邊防軍副司令兼黑龍江省主席，並結合黑、吉二省的抗日人士，成立救國軍，沿著呼海鐵路對抗日軍，不過最後不敵日軍的圍剿，以及彈盡援絕的窘境下，只得退至蘇聯，抗日部隊也因此而解散。

¹²⁶與馬占山同時期的其他武裝抗日團體，還有以李杜為首的吉林自衛軍、¹²⁷王德林組織的中國國民救國軍、¹²⁸高鵬振率領的東北國民救國軍，¹²⁹中後期則有以中國共產黨為首的東北抗日聯軍，在滿洲國從事反滿抗日活動。¹³⁰

至於做為培養建國精神、實踐民族協和己任的建國大學，在裏頭學習的滿系學生又對滿洲國抱持著甚麼樣的態度，1939年第二期入學的佟鈞鎧回憶道，雖然在吃、穿、用、住上所有人看似平等，但實際上日本教師與學生仍不時會對其他民族的學生嶄露出一種高人一等的態度，¹³¹關於飯前飯後對神的感謝，其他民族的學生基本都對這套流程感到不以為然。¹³²或者是前面提到的，日本同學要求糧食混合一起享用的民族協和作法，1945年入學的谷學謙表示，中國學生基本上不太買帳，學生之間仍舊有所隔閡，雙方大多保持一定的距離。¹³³看上去日滿學生正如校方所期望的日滿一體同心，但雙方實際上卻是同床異夢。

在校內也有一些學生悄悄的組織起了反滿抗日的活動，他們有時會悄悄的舉辦讀書會，在那閱讀三民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相關的禁書，甚至還在1942年發生1230事件，日本憲兵隊進入校園，以反滿抗日的罪名逮捕數十名學生，被認定為主謀的楊增志、柴純然被判處無期徒刑，其餘人等則判五到十五年不等的刑期。¹³⁴1230事件的當事者董國良說到，建國大學在講座或課堂上，都一再強調愛國的重要性，董國良的確愛自己的國家，只不過他所愛的國家終究只是一個由日本軍國主義所扶持的傀儡國家而已，這才促使他走上從事反滿抗日的不歸路。¹³⁵

在倉本的回憶錄中，也記錄到當時的滿洲人與日本人之間的互動關係。像是Kazuko想與滿洲人更深入交流時，在他們面前唱起滿洲國國歌，這一做法不但沒有拉近彼此的距離，反而激怒了他們。¹³⁶另外當蘇聯大軍進入滿洲國，以及昭和天皇玉音放送，宣告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便有一些滿洲人，或者該說是中國人，彷彿是要洩恨般地化為暴徒，開始對日本人進行無差別攻擊。¹³⁷除了日本人會受

¹²⁵ 張餘生原著，蔡登山主編，《倭製滿洲國：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的他者》，頁181。

¹²⁶ 《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編寫組，《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頁45。

¹²⁷ 《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編寫組，《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頁225。

¹²⁸ 《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編寫組，《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頁62。

¹²⁹ 《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編寫組，《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頁181。

¹³⁰ 《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編寫組，《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頁179。

¹³¹ 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回憶偽滿建國大學》，頁125。

¹³² 源元一郎，《五族協和の魁：滿洲國立建國大學》，頁110。

¹³³ 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回憶偽滿建國大學》，頁271。

¹³⁴ 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回憶偽滿建國大學》，頁86-116。

¹³⁵ 源元一郎，《五族協和の魁：滿洲國立建國大學》，頁268。

¹³⁶ Kuramoto Kazuko, *Manchurian Legacy: Memoirs of a Japanese Colonist*, 38.

¹³⁷ Kuramoto Kazuko, *Manchurian Legacy: Memoirs of a Japanese Colonist*, 47.

到中國人的襲擊外，同樣被歸於日本人之下的朝鮮人，同樣躲不過被中國人攻擊的命運。¹³⁸

3. 蒙古人

自 1912 年起開始謀畫的兩次滿蒙獨立運動，以及 1932 年由東北最高行政委員會發布的《滿蒙新國家獨立宣言》，揭示了滿蒙兩大族群的特殊關係，自大清開國以來一直延續到滿洲國時期。蒙古人自然也就成為滿洲國內不容小覷的群體，為此筆者特將蒙古人自滿洲人獨立成一段落，來探討滿洲國治下時期的蒙古人。

蒙古人與日本人的合作，早在日俄戰爭時便已開始，當時的蒙古夾在中國與俄羅斯兩大強權之間，來自中國的移民以及俄羅斯的鐵路工程，都在進一步的破壞蒙古人的家園，而對兩大強權發起挑戰的日本，被蒙古人視為能協助其獨立的外援，開始積極地與日本合作。例如在本章第一節提到的巴布扎布，日俄戰爭時與日軍並肩作戰，1912 年投奔自清帝國獨立的博克多汗國（外蒙古），積極從事解放南蒙古的行動，後續還參與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但不幸於 1917 年戰亡。

¹³⁹ 即便如此，蒙古人還是積極的尋找能夠脫離中國統治的辦法，所以當 1931 年爆發九一八事變時，彷彿給了蒙古人一線生機。

九一八事變爆發時，當時身處於滿洲的巴布扎布之兩子，甘珠爾扎布與正朱爾扎布，立刻聯合哈豐阿、韓鳳林等 30 多名蒙古青年，組建「蒙古獨立軍」宣告蒙古獨立，並積極地與關東軍合作。¹⁴⁰同年，蒙古獨立軍改名為蒙古自治軍，日後又被改編為興安軍。¹⁴¹為了培育出近代化的蒙古軍官，日本人在 1934 年於鄭家屯創建「興安軍官學校」隨後在 1935 年遷至王爺廟。¹⁴²除軍事學校外，興安地區亦設立不少初等、中等與專門學校，截至 1941 年為止，興安各省的初等教育總計有國民學校 642 所、國民優級學校 86 所、國民學舍所與國民義塾共 298 所；¹⁴³中等教育部分，有 1935 年於王爺廟開辦的興安學院，專為蒙古女性提供教育的 4 所國民學校與 3 所高等學校，另外還有農、商等技術學校；還有培育特殊人才的專門學校，包括師範學校、警察學校、醫學院、助產士學校等，甚至還有為改革喇嘛教而特別設立的喇嘛學校。¹⁴⁴這些教育設施，除了培育蒙古人材外，更重要的是將日滿一德一心、民族協和等精神，深入蒙古人的日常生活中。¹⁴⁵

雖然日本與滿洲國亟欲將蒙古人納入滿洲國民族諧和的大框架之下，但這些

¹³⁸ 許雪姬，〈臺灣人在滿洲的戰爭經驗〉，《歷史臺灣》第 11 期（2016），頁 117-119。

¹³⁹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滿洲國史·各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會，1971），頁 1253。

¹⁴⁰ 楊海英，《日本陸軍とモンゴル 興安軍官学校の知られざる戦い》（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5），頁 50-51、55-57。

¹⁴¹ 溫達爾，〈偽滿洲國興安軍的組建與編制管理研究〉（呼浩特：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頁 28。

¹⁴² 楊海英，《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臺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 68-71。

¹⁴³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滿洲國史·各論》，頁 1279。

¹⁴⁴ 王紅霞，〈“滿洲國”興安南省蒙古族學校教育〉（呼浩特：內蒙古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頁 19-53。

¹⁴⁵ 任其擇，〈日本帝國主義對內蒙古的文化侵略（1931 年-1945 年）〉（呼浩特：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頁 25-26。

全非蒙古人最初所想的，蒙古人的初衷至始至終都只有蒙古獨立這一選項而已。但實際上，日本人從一開始便將蒙古人獨立的夢想扼殺在搖籃中，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關東軍上層便開始商討未來的對蒙政策，當時任職於滿鐵鄭家屯公所的菊竹實藏提出〈滿蒙建設中的蒙古問題處理綱要〉，在這份文件指出將來滿洲建國之後，為蒙古特別規劃出以畜牧經濟為主體的一省，讓其自治，且省的名稱盡量不要喚醒蒙古人的民族意識。¹⁴⁶另外「蒙古獨立軍」受命改名為「蒙古自治軍」同樣具有打壓獨立思想的意涵存在，因為日本人希望的是蒙古自治而非獨立，前後不一的態度，加深日蒙間的嫌隙。同樣的，滿洲國民族協和之口號，也與許多蒙古志士的理念相衝突，對蒙古人而言，漢人向蒙古草原的開墾，便是迫使蒙古人追求獨立的根本原因，如今卻要求蒙古人與漢人和平共處，並且避談蒙古獨立，甚至擔憂滿洲國內的蒙古人會與蘇聯控制的蒙古人民共和國裡應外合，這也使蒙古人意識到日本人所謂的支持，不過是一場空談。¹⁴⁷

雙方的鴻溝不斷擴大，最終在 1945 年 8 月 11 日完全爆發。當日凌晨 3 點，興安軍官學校正為躲避蘇軍的攻擊而開始撤退，撤退途中，包壯卿、王海川等蒙古學生決定槍殺一同撤退的日本將領，作為武裝抗日的開始，以及民族自決的第一步。同日上午 11 點，滿洲國第十軍管區和興安軍為避開蘇聯軍隊的進攻，退往呼倫貝爾的錫尼河地區時，擔任第十軍管區參謀長的正珠爾扎布，下令處決日系軍官。同一時間，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也發生蒙古人反抗日本人的事件，當時蒙古軍幼年學校的學生與日本教官，為躲避蘇軍而向南撤退，在撤退途中，日本學生將同行的三位日本教官給殺害，究其原因乃「這三個日本人跟中國人一樣，瞧不起蒙古人」。¹⁴⁸

綜上所述，蒙古人之所以會與日本人合作，主要是因為南方的中國人，與北方的俄羅斯兩大勢力逐步壓縮蒙古人的生存空間，因此決定尋找身為第三方的日本，協助蒙古民族自決獨立。雖然日本最初答應協助蒙古獨立，但在滿洲國建立後，日本卻改口要求蒙古自治，成為滿洲國治下多民族的一份子，同樣的要求也發生在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上，後者成為了汪精衛政權底下的一自治區。蒙古人至始至終所追求的，都是蒙古獨立，如今卻被日本人要求自治於其他政權底下，還要與作為壓縮蒙古生存空間的漢人和平共處，這加劇了日蒙雙方的衝突，最終爆發了八一一武裝起義，這也反映出了蒙古人實際上並不認同滿洲國的國族建構，甚至不將滿洲國作為其效忠的國家。

4. 臺灣人

之所以會將臺灣人獨立出來作說明，是因為臺灣人在日滿之間，處於一個微妙的立場。當時的臺灣正處於日本帝國的統治下，國籍上來看臺灣人屬於日本人，但臺灣人在臺灣的待遇與正統的日本人卻是大相逕庭；再看臺灣人與滿洲人，從歷史文化上來講，兩者基本上是系出同源，但是在滿洲的臺灣人所享受的待遇，

¹⁴⁶ 楊海英，《日本陸軍とモンゴル 興安軍官学校の知られざる戦い》，頁 56。

¹⁴⁷ 楊海英，《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頁 63、71-73、75-79、81-83、124-125、146。

¹⁴⁸ 楊海英，《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頁 63-65、127-130。

是等同於日本人的，也就形成一種在故鄉，不被同國籍人平等對待，在故國又與同胞有所隔閡的特殊境況。臺灣人前往滿洲國的理由大致有四個，求學、求職、從商與抗日，另外還有不會受到差別待遇這點。¹⁴⁹因為前往滿洲的緣由各有不同，還有攜家帶眷前往滿洲，所以能得到來自不同背景的聲音，加上臺灣人在日滿兩大族群間的特殊處境，希望能藉由在滿臺灣人的視角，一窺滿洲國國族建構之成果。

進入滿洲求學的臺灣青年，工科生可至新京工業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旅順工科大學深造，從醫的可選擇滿洲醫科大學、新京醫科大學、哈爾濱醫科大學、佳木斯醫科大學、盛京醫科大學，或者是面相開拓民的開拓醫學院，就連滿洲國最高學府建國大學，都特別為臺灣人提供3個入學名額。雖然要得到總督的推薦，再經過考試篩選才有機會就讀，但學費全免，且畢業後再接受大同學院的訓練後，就有機會擔任高等官。¹⁵⁰多元的選擇條件、優渥的待遇，以及未來出路的確保，成為吸引臺灣學子遠赴滿洲的動機。在建國大學就讀的臺灣人，對當時的生活，提出了有別於日、滿同學的回憶。像是建國大學一期生的李水清，談到不同民族配給到不同糧食，但學生最後混在一起共同食用，他表示這不過是共塾生活的一種表現，也不像旁人所說是民族協和的展現，身為當事者的他們，根本就不把這當作一回事。¹⁵¹不過在新京醫科大學就讀的葉鳴岡則反應，最初日本人與中國人原是一起用餐，但是在日本學生的抗議下，才改成雙方分開來吃，日本人吃白米，中國人吃高粱和麵。¹⁵²新京工業大學的林永倉回憶，面臨到糧食配給因民族類別而有差異時，他便呼籲、遊說日系同學，將配給來的糧食混合烹調一同享用，以此彰顯滿洲國聲稱的民族協和精神。¹⁵³

關於1230事件，李水清認為這是因為學生們了解到當時所標榜的民族協和，並未真正的落實在社會上所造成，民族協和成功的先決條件，必須是民族自覺，自覺後去了解其他民族，在了解雙方的立場後，才能達到真正的民族協和，而那些被逮捕的建大學生，便是因為自覺且認真思考民族問題，所以才會投入到抗日活動中，這代表著建國大學教育的成功而非失敗。¹⁵⁴建國大學第八期生，同時也是最後一期的涂南山表示，當時進入建國大學就讀的各民族菁英，其實都有各自的計畫。中國人想把日本人趕出去，朝鮮人想追求獨立，蒙古人欲恢復成吉思汗的豐功偉業，俄羅斯人想打倒蘇維埃政權，就連涂南山本人也想著結交漢人勢力，藉此推翻日本人在臺灣的統治；不過當時的涂南山是使用大村重安的名字入學，加上其日語的流暢程度，是能夠輕易的與日本同學辯論的程度，因此在其他民族的眼中，這位「大村重安」是位會替其他民族打抱不平的日本人，但是在知道他

¹⁴⁹ 許雪姬，《來去台灣》（台北：國立臺灣大學，2019），頁176-180。

¹⁵⁰ 許雪姬，《來去台灣》，頁181。

¹⁵¹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頁37-38。

¹⁵² 許雪姬，《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頁53。

¹⁵³ 許雪姬，《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頁349。

¹⁵⁴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頁63-65。

的臺灣人身分之前，其他民族的學生多少還是會與他保持距離。¹⁵⁵

除了求學而前往滿洲的，也有因為想追求更好的薪資待遇或工作機會而遠赴滿洲。當時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臺日職員基本上是同工不同酬，且臺灣人在臺灣可從事的工作十分有限。反觀剛成立不久的滿洲國，因急需大量人才協助經營，正好為求職受挫，加上無語言障礙的臺灣人提供就業管道。¹⁵⁶不過在存有差別待遇的職場上，也能看見當時日本人對於民族協和的態度，有的日本人認同民族協和的理念，當其他民族發現日本同僚與他們的薪資存在差異而去抗爭時，日本人也會跟著一起要求平等對待。¹⁵⁷但也非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如此，有的日本人還是會覺得自己比其他民族更優越些。¹⁵⁸在大陸科學院擔任技術員的李訓忠還回憶道，當他們在測試毒氣對人體的影響時，若是碰上劇毒，或是很危險的人體試驗時，多半都是用軍部帶來的非日本人，作為實驗對象。¹⁵⁹

除了前面提過的臺灣人赴滿洲的四個主要理由外，還有一批在過去研究上常被忽略族群，那就是臺灣女性。女性前往滿洲的原因，以依親、探親為最大宗，其次才是求職與求學。¹⁶⁰也因為臺灣女性在日本多半是擔任家庭主婦的角色，所以能夠從日常生活中的角度，來了解國族建構的成果。除了前面提過的糧食戰時配給外，其他物資同樣也受到管制，像是日本人能藉由配給獲得煤炭，但其他族群必須自掏腰包排隊購買，這也造成當地人對日本人有所怨恨。¹⁶¹或是在租房問題上，滿洲人都不太願意將房子租給日本人，這之中也包含了同屬日系的臺灣人與朝鮮人。¹⁶²

由這些回憶來看，當時滿洲國下的各民族之間完全就是異夢離心，雖然有部分日本人極力追求實踐民族協和的精神，但實際推動的政策來看，完全與民族協和背道而馳的矛盾現象；中國人方面，仍有不少人依舊保有對中國的認同，進而從事反滿抗日活動，與日本人相處亦抱持著一定的距離；蒙古人所追求的獨立初衷，被日本人扭曲成自治，還要求其與世仇漢人和平共處。這些因民族不同而生的差別待遇，以及當地人對日本人的不信任感，或多或少都標誌著民族協和這遠大理想其實已淪為一番空話。

日本因為國土資源稀缺，無法應付國內的高速發展，遂將眼光放至尋找海外。而位於不遠處的滿洲，蘊藏著豐厚的民生國防物資，且未經過大規模開發，正好滿足日本人的需求，因此日本積極的向滿洲發展勢力。不過隨著東北易幟，國民

¹⁵⁵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頁 131-134。

¹⁵⁶ 許雪姬，〈在中國東北的臺灣人（1908~1945）〉，「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大連：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2009 年 8 月 20 日。

¹⁵⁷ 許雪姬，《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頁 237。

¹⁵⁸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頁 188-189。許雪姬，《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頁 443。

¹⁵⁹ 許雪姬，《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頁 426。

¹⁶⁰ 許雪姬，〈臺灣女性在滿洲的生活經驗（1905-1948）〉，《臺灣史研究》第 27 卷第 3 期（2020），頁 45、48-54。

¹⁶¹ 許雪姬，〈臺灣女性在滿洲的生活經驗（1905-1948）〉，頁 82。

¹⁶² 許雪姬，《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頁 346-347。

政府開始對日本報有戒心後，日本方面尤其是軍方，開始推動將滿洲獨立於中國的計畫，這就是 1932 年滿洲國成立的歷史背景。在滿洲國成立後，日本與滿洲國當局為了合理化其行動，便開始了滿洲國的國族建構，包含了滿洲自古不屬中國、民族協和共創王道樂土等內容，並藉由大眾傳媒與教育現場等領域積極推行。不過從時人的回憶來看，日滿當局所推動的國族建構，基本上是以失敗收場。雖然在當時是以失敗收場，但其內容或許仍影響到部分人士，甚至超越了時間與空間，這便是下一章節所要探討的內容—當代滿洲國復國運動。



第五章 淬火重生？當代滿洲國復國運動

第一節 從「滿洲」到「滿族」：滿洲理念的瓦解

如同前面幾章所述，滿洲是個由多族群所組成的政治共同體，是否具有滿洲的身分，並不是由民族所區分，而是依據其是否擔負一定的義務來決定。清帝國時期的滿洲人須負起以八旗為中心的從軍義務，滿洲國時期的滿洲人則需負擔現代國家國民之義務。停止負擔義務的同時，也就意味著「滿洲」身分的喪失。滿洲從無界限的政治群體，轉化成血緣、文化共同體的民族，這段過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少數民族識別工作有很大的關連。以下便將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識別工作與滿洲轉化成滿族的過程，以及其與復國運動的關聯性。

（一）民族識別工作與「滿族」的重新認定

「滿」被賦予近代民族的解釋，在清末時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下便已出現，當時除了有民族的意思外，同時也具有地域的涵義。但為了穩定當時中國內部的混亂，中國國民黨忽視中國作為一多民族組成的國家之現實，強制推動以漢族為中心，同化其他民族的國族建設。¹不過作為繼中國國民黨，統治中國的中國共產黨而言，中國實際上是一個「由多數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這點也反映在中共的民族政策上。在中共的認識中，過往的政權對待少數民族，皆是採取歧視、否認以及壓迫，導致各民族只能隱瞞民族成分，遏止民族意識。而中國共產黨實施民族平等政策，建立民族區域自治，進行社會改革，協助提升少數民族的政治、經濟、文教水平，以求消除民族隔閡，建立一「團結統一的民族大家庭」。正是民族平等政策的實施，促使原先被公認為少數民族外的少數民族，進而挺身要求中共承認其少數民族的身分。正因如此，中共當局便要先清楚「中國到底有多少民族」這個根本問題，所以自 1953 年開始，中共開始了民族識別工作，以科學的方式，對各族群進行深入實際的調查，釐清民族成分，明定族稱，確保各民族的法律地位。²

中共民族識別工作，以馬列主義當中對民族的見解，加上史達林的民族四大基本要素為基礎，也就是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共同的心理素質，作為識別工作的理論基礎來源，同時配合中國各民族的實際情況，對這些理論稍作調整，以便能有效利用在中國的民族現況上。³例如原先具有共同地域的族群，在歷史發展上因為某些原因散居各地，但因為各地的族人仍保有共同的語言、習俗，所以沒有因為這個族群缺乏共同地域，將其劃分為不同的民族，而是讓其同屬於同一個民族範疇之下，錫伯人便是一例；又或者是使用同一語言的未必就屬於同一民族，而使用不同語言的未必不屬於同一民族。前者如回族，雖

¹ 詳細內容可參考本研究第三章第二節。

² 黃光學，《中國的民族識別》（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頁 93-98。

³ 黃光學，《中國的民族識別》，頁 128。

然使用漢語，但並非漢人；後者如雲南的卡卓人，雖使用彝語，但是被歸類為蒙古族。⁴除了四大基本要素之外，中國的民族識別還加上針對民族名稱的調查，以及歷史來源的追溯兩項研究工作。民族的名稱，可能是本族的自稱，或是他族對自身的稱呼。但能夠成為整個族群的族稱，一定是得到全體族人認可而成，是隨著共同體的發展而形成，同時族稱也能有效地將自身與外人作出明顯的區隔。一個民族名稱的出現，其實就是四大要素中，共同心理素質的一種展現型態。⁵至於歷史來源的追溯，實際上就是在民族識別工作上，提供一個歷史依據，因為除了民族的起源、遷徙，或與不同民族交流等活動，都會對民族的發展造成影響，因此歷史研究在中共的民族識別工作中，佔有一定的重要性。⁶最後還有一項影響民族識別的重要因素，那就是民族意願，這包含了民族意識與民族願望。前者表示一個族群的全體成員，對於自身族群的認同感；後者則是人們對於自身的族群，究竟是屬於漢族，或某一少數民族，甚至是一個獨立民族的願望表現。⁷以上便是中共在進行民族識別的基本原則，而滿族被識別為一獨立民族，實際上也與中共民族識別工作的因地制宜有所關連，以下詳述之。

「滿族」是否是少數民族？這個問題以官方文件形式留下紀錄，最早可追溯至 1949 年，當時的中原局向中共中央請示，開封鄭州的二千餘滿族人詢問，在聯合政府或人民代表議會中，其是否按民族為單位派代表參加。中共中央當時的回覆，先是指出滿族深入內地許久，居住分散且長期與漢人混居，生活習慣上與漢人幾無差別，日常用語也是以漢語為主，民族界線基本已經消除，因此在一般方針下，不應再把滿人視作一個民族來宣傳。但同時也指出執行上須依各地的具體情況進行調整，若聚居且保持民族特點，則需採取民族自治政策；倘若無聚居亦無民族特點，則不必採取民族自治政策。若是已有組成民族性的團體，可允許該團體派代表參與市人民代表大會；若無相關團體，但是有實際上的需要，可讓代表大會中有滿籍代表，但不是以民族代表身分參與。⁸從以上的指示可看出，當時的中國共產黨認為滿人漢化之深，已喪失其民族特徵，因此並未特別將滿人視為一個獨立民族，但是這一情形在 1952 年出現轉變。

1952 年中共山東分局統戰部曾詢問中央統戰部「滿人是否為少數民族」此一問題，這促使中共中央統戰部日後發佈《關於滿族是否是少數民族的意見》。文件指出滿漢雜居多年，民族語言與民族習慣等特點逐漸消失，特別是辛亥革命後，滿人有意識的隱藏其民族特點，改變民族成分，但他們仍舊保有強烈的民族情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保障各少數民族平等權利的施政方針，促使滿人挺身而出，追求屬於滿人的民族平等權利，政府理應承認他們的少數民族地位、保障民

⁴ 黃光學，《中國的民族識別》，頁 128-134。

⁵ 黃光學，《中國的民族識別》，頁 121。

⁶ 黃光學，《中國的民族識別》，頁 123-124。

⁷ 黃光學，《中國的民族識別》，頁 145。

⁸ 中共中央統戰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北京：中共中央黨校，1991），頁 1218-1219。

族平等權利。⁹最後是對於散居的滿人，需依照政務院關於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數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的權利。而滿人的聚居區，則需協助實行民族區域自治。

¹⁰1953年，鄧小平在〈關於選舉中的滿族問題給劉少奇的信〉中，指出滿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民族之一；自認是滿族的，應確認其為少數民族，不願承認是滿族的，則聽其自便；滿族較多的地方，需有適當數目的滿族代表參與政府組織。不過由於這些問題在東北牽涉過大，所以行事時須採哪裡碰到問題就在哪裡解決，哪裡沒有問題就不必提起的原則。¹¹周恩來亦說道：「清朝亡了之後，滿族還是存在的。滿族採納了漢族的文化，首先是文字，以後又逐漸採用了漢族的語言，把自己的語言文字丟了，好像跟漢族沒有區別了，實際上還是兩個民族。」

¹² 綜上所述，原先在中共高層眼中，滿人與漢人相處數年，使其在語言、文化上與漢人並無太大的差異，喪失了滿人自身的民族特徵，因此不必將其視為少數民族。不過中共後來改口稱，滿人仍保有民族情感，只不過是迫於社會的排滿風氣，而不得以隱藏之，所以本著民族平等原則精神，滿族被正式確立為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不過滿族被認定為少數民族的同時，過去滿洲所擁有的多民族政治共同體的地位也因此而終結，兩者間的關聯將在下一小節進行說明。

（二）民族識別工作與「滿洲」的瓦解

為何會說民族識別工作，會導致滿洲的瓦解，這就要從滿洲的歷史演變從頭開始梳理。「滿洲」一詞在天聰九年（1635）正式登上歷史舞台，取代舊時的稱呼「女真」，因為當時在愛新覺羅治下，已經不只有單一的女真族群，而是包含了居住在東北大地上各式族群，如蒙古、索倫、漢人等，因此使用新詞彙「滿洲」來做為新族群的統稱。不過會被稱呼為滿洲者，僅限於處在滿洲八旗體系下之旗人，滿洲八旗與蒙古、漢軍的差異，主要是在於編入八旗當下的生活狀態而定。若是以女真的習俗、文化生活，那便會被編入滿洲八旗，反之則被編入蒙古或漢軍當中。但是被編入滿洲、蒙古、漢軍旗下，並不代表終身或後代都一定會隸屬於該旗下，因為八旗當中有改旗、擡旗、出旗這些依照皇帝個人的判斷，所進行的旗籍更迭，所以很難以旗籍的隸屬，來作為民族的族裔的判斷。再加上滿洲統治者為了防止滿人漸染漢習狀況的惡化，大力推行一系列的文化復振政策，這些政策不僅只套用在滿洲八旗，而是連蒙古、漢軍皆一體適用。雖然對於是否成功防止滿人漸染漢俗這點有待商榷，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些政策則是成功的將八旗內的非滿洲族群給滿洲化，證據就是到了清末時期，漸漸的有人以「旗人」來做為自我在身分上的認同。

旗人與其說是一個民族，它更像是一個政治上的團體，或是一個社會階層更

⁹ 王宇，〈恢復滿族應有地位，滿族實現區域自治—從滿族是否是少數民族談起〉，《中國民族報》（北京），2012年12月7日，7版。

¹⁰ 當代中國的民族工作編輯部，《當代中國民族工作大事記：1949—1988》（北京：民族出版，1989），頁34。

¹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轉引自王宇，〈恢復滿族應有地位，滿族實現區域自治—從滿族是否是少數民族談起〉，7版。

¹² 周恩來，《周恩來選集 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255。

來的恰當些，滿洲開始被賦予近代民族的意涵，主要是受到清末革命黨建立由漢民族組成的單一民族國家思想所影響。¹³而作為要被推翻的滿洲統治者，以及其所屬的八旗組織，自然不會被視為是漢民族的一員，因此旗人這個具政治、階層意涵的稱呼，逐漸被具有民族性質的滿人、滿族所替代，也成為革命黨首要排擠的目標。隨著清帝國的終結，借助八旗體系而成的「滿洲」這個多族群政治共同體，一度消散在歷史雲煙中。不過當滿洲國於 1932 年建立，「滿洲」又以一種截然不同的形態死灰復燃。滿洲國建國前的滿洲人，在日本人眼中指的是現住於滿洲，且非中國人、非朝鮮人、非日本人者，這些人通通都屬於滿洲人。這樣的「滿洲」之下就包含了許多不同的民族，如自古便居於此地的滿洲、索倫、赫哲（瓦爾喀）、達呼爾、鄂倫春等原居族群，或是晚近遷移至此的中原漢人、朝鮮人、俄羅斯人等。也就是說，這段時期是否具備滿洲身分，是以居住在名為「滿洲」這塊土地一定年限為標準來區分的。

不論是清帝國時期依照政治身分所形成的「滿洲」群體，又或是滿洲國時期根據土地居所而形成的「滿洲」群體，它們都是一個聚集了多族群而成的共同體，不過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識別工作的到來，滿洲的意涵即將發生鉅變。中共的民族識別，除了基於四大共同因素—語言、地域、經濟生活、心理素質為識別基準外，還加上根據中國本身情況而成的兩個要求—歷史考察與民族意願。而被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所稱呼的滿族，在當時雖被認定為民族特徵已與漢人相差甚微，不應被視作少數民族，但因為其自身擁有強烈的民族意願，而使中共當局正視其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被稱作滿洲族，又可簡稱為滿族。

表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年人口普查滿族人口數據

	1953 年	1964 年	1982 年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滿族人口	2,399,228	2,695,675	4,304,981	9,821,180	10,708,464	10,387,958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 www.stats.gov.cn

滿族被認定為少數民族的同時，也為其他族群提供一個選擇族裔身分的機會，如曾具有八旗蒙古或八旗漢軍身分者，可依照本人的意願而更改族籍為滿族，¹⁴反之則能夠選擇保留原先認定的民族身分，這是根據八旗身分的有無而成的變動。若是根據滿洲國的「滿洲人」身分來看，原先同屬於「滿洲」大框架下的各族群，若對「滿族」沒有抱持認同感，亦可各自要求政府當局承認其為一獨立之民族群體，依照居住地而形成的「滿洲人」因此被細分為漢族，與其他被視為少數民族的滿族、蒙古族、達斡爾族、鄂溫克族、鄂倫春族等人群。

至此「滿洲」喪失了其多族群共同體的地位，而成為了單一族群的稱號，這一改變或許象徵著民族自決的成功，但對某些團體來說，這反倒是破壞了滿洲的團結性。反對這一改變的團體，便是本論文的重要研究對象，以滿洲帝國復國為

¹³ 革命黨的排滿理論，可參考本論文第三章第一節。

¹⁴ 黃光學，《中國的民族識別》，頁 166。

己任的滿洲帝國協和會，以及滿洲帝國流亡政府。

第二節 復國運動之發展、本質與現況

本節將進入本研究的主軸—滿洲國復國運動，研究對象以從事復國運動的網路組織「滿洲帝國協和會」(以下簡稱協和會)，以及由其組織而成的「滿洲帝國流亡政府」(以下簡稱流亡政府)，以及從事或支持復國運動之個人。因為協和會與流亡政府自詡為 1930 年代之滿洲國的繼承者，因此他們的思維很大程度上是直接沿用。不過在滿洲國亡國，至復國運動啟動之間相隔近七十年之久，因此其亦加入許多當代的思想在其中。以下將藉由分析協和會的電子期刊、網路文章與發言，並與流亡政府的參與者進行的網路訪談，以求更深入了解復國運動之內涵，以及復國運動組織的國族認同建構。最後再與具有類似訴求的藏人行政中央做一對比，了解這一網路組織是否真有做為政治實體之能力。

(一) 復國運動的滿洲史觀

歷史，雖然是過去之物，但它的餘波有時會深深地影響著當下，甚至未來。如同喬治·歐威爾 (George Orwell) 在《1984》中所說：「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所以掌握歷史的詮釋權，對復國運動組織合理其活動至關重要。接下來要先了解協和會眼中的滿洲史，釐清它們是如何解釋滿洲的歷史，從而知曉它們如何正當化復國運動當下與未來的行動。

1. 上古到大清帝國時期的滿洲

滿洲國成立前的滿洲歷史觀，大致與日本當時的認知相差不大，最遠可追溯至肅慎，後又有扶餘、挹婁、勿吉、靺鞨、渤海等名稱與政權，同時與朝鮮半島上的三韓、百濟、高麗、新羅有所交流。甚至指出當地最早的政權扶餘，在語言與文化上，是滿洲、朝鮮、日本三地族群的始祖。語言方面，表示滿洲語、朝鮮語和日本語有許多相似之處；文化部分，指出扶餘精於騎射，且騎射乃滿洲注重之舊俗，還曾是高句麗抵禦中原政權侵攻的資本，甚至提到日本古墳時代遺跡表現出許多騎馬民族的特點。從以上幾點，協和會得出了「扶餘經三韓而上陸於日本」，滿洲、朝鮮、日本三者其實系出同源。¹⁵這實際上就是融合了「日韓同祖論」與「騎馬民族征服王朝說」兩種學說，並將滿洲納入其中。另外為證明滿洲自古便獨立於中國，便舉唐與新羅開戰後，海內外的滿洲先民紛紛起義反華為例，其中的劍牟岑、乞乞仲像、大祚榮則是這個時代的「反華英雄」，渤海國則成為對抗「中華帝國主義侵略」的象徵，此為滿洲的上古歷史。¹⁶ 中古時代的滿洲（地區）歷經遼、金、元、清，這四個滿洲先民建立的帝國統治。¹⁷不過這當中獨缺

¹⁵ 薩裏達克・阿斯蘭，〈滿日親邦解〉，《王道月刊》2018 年 9 月期，頁 13-14。

<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

¹⁶ 薩裏達克・阿斯蘭，〈滿日親邦解〉，頁 14-16。

¹⁷ 全滿復國促進聯合大會，〈全滿復國促進聯合大會宣言・決議文〉，《王道月刊》2020 年 8 月期，頁 12。<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7-08> 有關遼、金、元、清之奠基者皆為滿洲先民的說法，請參看第四章第一節的「民族與文化」。

明代，縱使明帝國曾在當地設置奴兒干與遼東兩個都指揮使司，這可能是為了要凸顯滿洲不屬於中原政權，而是保有獨立性的論點。

現代滿洲人的起源，則是自乾隆朝下令京旗移墾滿洲時開始，加上近代日俄兩國在滿洲的交鋒，使得回滿的旗人，來滿的民人，留滿的日人、俄人，以及原住滿洲的旗人、蒙古人、朝鮮人等，交互融合成新一代的滿洲人。¹⁸滿洲成為現代文明國家的濫觴，則是源自於日、俄兩國在滿洲的競逐、建設，不過對於日、俄在滿洲的作為，協和會卻有完全不同的見解。其舉日俄戰爭中，日軍在滿洲的行動，「無不將滿洲民眾生命財產安全考慮其中」，與俄軍於奉天潰敗後，在滿洲縱火焚城的行為作對比，藉此強調日本對滿洲的「友愛幫扶」。日俄戰後所設立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更被奉為「滿洲文明開化之向導」與「滿洲興業生產之先鋒」。滿鐵在滿洲的建設、研究、調查等所作所為，在協和會眼中，這些全是由後滿洲國成為東亞工業強國的根基。¹⁹

2. 民國到滿洲國時期的滿洲

辛亥革命後，面對清帝國的終結，一些不願受到中國政府這些「降虜」統治的「滿洲忠臣孝子」如溥偉、善耆、貢桑諾爾布等人，紛紛回歸故土，積極從事滿蒙的獨立建國。而北京的宗室勳貴，則與中國政府簽訂《清室優待條件》，因為當中表示中華民國政府「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大清皇帝，所以被其稱作「清民條約」。1917年張勳復辟，遜清朝廷之所以會答應，一來是念有責任於前臣民，二來是民國從未確實執行「清民條約」使其形同廢棄，因此復辟行為並無違約之咎。²⁰而當1924年《清室優待條件》被修改，協和會認為此舉等同於作廢《優待條件》，將其視為滿洲領土與人民，再無與中國同為一國之法理，²¹等於是為日後滿洲獨立開啟了綠燈。不過協和會中存有另一派說法，認為是《退位詔書》在前，《優待條件》在後，清帝退位並轉交領土予中華民國，並非是因為有《優待條件》這個先決條件存在而成立的，因此《優待條件》被廢，導致滿洲與中國無同為一國的法理之情況並不存在。相反的，滿洲國之建立是基於滿洲三千萬民眾之民意，合法獨立的新國家。²²

另外對於民國初年，以滿洲為根據地的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協和會同樣有其獨特的見解。在張作霖、張景惠等人的治理下，滿洲的經濟、工業發展，都僅次於亞洲第一的日本，軍政上更是能與中國分庭抗禮，²³協和會更是以「閣下」來尊稱張作霖，可知張作霖對協和會而言，佔有重要的地位。根據協和會的說法，張作霖對遜清朝廷是抱有同情的，當溥儀離開紫禁城，轉入天津日本租界時，張

¹⁸ 薩裏達克·阿斯蘭，〈滿日親邦解〉，頁18-19。

¹⁹ 薩裏達克·阿斯蘭，〈滿日親邦解〉，頁20-21。

²⁰ 全滿復國促進聯合大會，〈全滿復國促進聯合大會宣言・決議文〉，頁17。

²¹ 薩裏達克·阿斯蘭，〈滿日親邦解〉，頁23-25。

²² 沛公，〈中華民國建國110周年紀念日隨手〉，《王道月刊》2021年10月期，頁10-12。

<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8-10>

²³ 張煥之，〈建國天業—滿蒙新國家之建立〉，《王道月刊》2019年3月期，頁7。

<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6-0203>

作霖曾「親赴天津觀見，給皇帝磕頭請安」。²⁴至於導致張作霖身亡的皇姑屯事件，有別於主流的關東軍策畫說，協和會認為這實際上是由蘇聯特工所為。²⁵而作為後繼者的張學良，協和會認為其背棄滿洲對他的養育之恩，與作為共產國際馬前卒的國民黨合作，放棄滿洲的獨立性，將滿洲置於共產勢力之下。²⁶為避免共產勢力在東北的進一步擴大，關東軍趁潛伏於東北的共產國際間諜所謀劃的柳條湖事件「奮起自衛，勇行義舉」，驅逐「賣滿求華」的張學良，隨著關東軍在奉天的「義舉」促使滿洲各地紛紛起而響應，脫離中國宣布自治，並在隔年陸續宣布《滿蒙新國家獨立宣言》與《滿洲國建國宣言》宣布成立新國家—滿洲國，²⁷以上的歷史便是我們熟知的九一八事變，也就是協和會的「滿洲事變」。

而在滿洲國宣告成立後，緊接而來的便是第四章中提及的國際聯盟的李頓調查團，該調查團提出的報告表明不承認滿洲國為主權獨立之國家，以及東三省乃中國的一部分等結論，但協和會則對此表示質疑。像是提到調查團懷疑滿洲獨立非「真正及自然之獨立運動」，其認為「真正及自然」的定義實際上是飄渺且不明確的。對於調查團認為滿洲獨立及建國的過程中，未經當時國際聯盟認可的住民自決，因此判定滿洲獨立與建國是無效的。協和會則反駁道這是以歐洲人的標準，強壓在亞洲上所導致的認知差異。協和會認為住民自決的首要原則，不得有外國軍隊在場，本身就是難以達成的，因為當時日本根據與清帝國簽訂的條約，在滿洲駐有關東軍，加上由奉系軍閥改編而成的國民革命軍東北邊防軍這批「外國軍隊」存在，在這樣的背景下，若以住民自決作為判斷國家成立合法的標準，是毫無道理可言的。²⁸

對於七三一部隊、豐滿萬人坑，以及「傀儡政權偽滿洲國」等我們略有耳聞的日本侵華歷史，協和會則抱持完全不同的見解。如七三一部隊、豐滿萬人坑等日軍暴行，協和會稱其乃中共為了消弭滿洲人的國家認同，而虛構出來的「政治恐怖小說」。²⁹面對滿洲國為附屬於日本，且上起皇帝下至官吏，處處都要聽命於日本與關東軍的指揮，即是滿洲國為傀儡政權的真實寫照這一說法，協和會指出滿洲國初立，因國力尚淺，軍事上才會需要日本的協助。且日滿為親邦，即便兩者國力相差懸殊，但雙方地位平等，情同兄弟。³⁰再者關於日本人控制滿洲國國政一事，協和會反駁道，國務總理及各部首長皆是由滿洲人出任，日本人多擔任「顧問」，是日本為協助滿洲國富強，所委派來協助的角色。協和會又提到，日本人可細分為具有日滿雙重國籍的日系滿洲人，以及僅具有日本國籍的日本人，

²⁴ 愛新覺羅・溥儀，《末代皇帝自傳（上）》，頁 264。

²⁵ 薩裏達克・阿斯蘭，〈滿日親邦解〉，頁 25。

²⁶ 張煥之，〈建國天業—滿蒙新國家之建立〉，頁 9。

²⁷ 薩裏達克・阿斯蘭，〈滿日親邦解〉，頁 25-26。

²⁸ 完顏・賽繆爾，〈國際法視角下的滿洲復國—滿洲人民重獲自由的唯一道路〉，《王道月刊》2020 年 6 月期，頁 6-7。<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7-06>

²⁹ 完顏・賽繆爾，〈駁“康德皇帝及滿洲帝國傀儡論”之一—何謂“傀儡政權”〉，《王道月刊》2020 年 3 月期，頁 57。<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7-03>

³⁰ 完顏・賽繆爾，〈駁“康德皇帝及滿洲帝國傀儡論”之一—何謂“傀儡政權”〉，頁 60-62。

日系滿洲人等同於滿洲國人，所以不存在日本人操控滿洲國國政的說法。³¹而溥儀在滿洲國僅是「沒有實權的象徵符號」這一說法，則是中國人錯誤地將中國式的「君主實權」概念，套用在滿洲身上，畢竟滿洲國實行的是君主立憲制，皇帝理所當然的就是一無實權的國家象徵。³²很特別的一點，復國組織的滿洲史觀，不僅繼承了 1930 年代創建出來的滿洲國史觀外，還繼承了戰後日本的右翼史觀，所以才會出現以上這些我們既熟悉卻又陌生的滿洲歷史。³³（復國組織與日本右翼組織的關係可參看圖 6）

3. 滿洲國覆滅後的歷史與復國運動的開展

1945 年，蘇聯根據 2 月與英美兩國於雅爾達會議上達成的共識，於同年 8 月撕毀《日蘇中立條約》對日宣戰，揮軍大舉入侵滿洲國，並在 8 月 19 日扣留準備前往日本的溥儀。³⁴ 8 月 20 日占領新京，於當日強制解散滿洲帝國政府、國軍與滿洲帝國協和會，以上便是我們所熟悉的關於滿洲國政權結束的歷史，不過流亡政府則有完全不同的解釋。流亡政府認為滿洲國的法統至今仍舊存續，原因在於雙方對於滿洲國政權合法性的認知差異，流亡政府認為滿洲國乃一主權獨立的合法政權，而蘇聯、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皆不承認滿洲國的合法性。因此後三者在滿洲的統治活動，並沒有依照合法程序去吞併滿洲國，是屬於非法占領行為，所以在流亡政府眼中，滿洲國並沒有在 1945 年畫上句號。³⁵

戰後至 1970 年代被稱作是滿洲國的黑暗期，受到國共內戰的影響，中共不斷在滿洲擴張勢力，在東北推動的土地改革，被認為打擊了組成滿洲國政權基礎的有產階級。受到國共內戰的影響，1946 年所爆發的長春圍城戰中，則滅絕了滿洲國的大量精英。³⁶1950 年代開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則對滿洲國政府的中下層官員進行清洗。不過據稱仍有少部分的人士對滿洲國抱有憧憬，這些人可能是因為家中長輩曾在滿洲國擔任過一官半職，或是接受過滿洲國的正規教育，又或是見過王道樂土的盛景，因此對滿洲國的記憶就在部分人的家中流傳。例如本研究的報導人 W 先生，他表示其家中老人曾是滿洲帝國陸軍軍人，對於中共所編纂之教材或翻拍的影視作品，家中老人表示其內容很多都是偽造或是顛倒黑白的，這也暗暗的在 W 先生心中種下了關於滿洲國的美好，也認識到中國人、共產黨

³¹ 完顏・賽繆爾，〈駁“康德皇帝及滿洲帝國傀儡論”之二—滿洲國的顧問政治及與關東軍關係簡述〉，《王道月刊》2020 年 5 月期，頁 15-18。<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7-05>

³² 完顏・賽繆爾，〈駁“康德皇帝及滿洲帝國傀儡論”之三—被曲解的君主實權〉，《王道月刊》2020 年 7 月期，頁 19-37。<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7-07>

³³ 戰後日本與滿洲國相關的右翼史觀著作，可以參看：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滿洲國史》，東京都：滿蒙同胞援護會，1970；宮脇淳子，《這才是真實的滿洲史：中日滿糾纏不已的東北如何左右近代中國》，新北：八旗文化，2015；林房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來自戰敗者的申辯與吶喊》，新北：八旗文化，2022。

³⁴ 根據溥儀的自傳描述，被蘇軍扣留時間是 8 月 16 日左右，文中提到的 8 月 19 日是筆者的報導人提供的日期。

³⁵ 本次訪談於 2021 年 4 月 28 日在網上進行。

³⁶ 本次訪談於 2021 年 4 月 28 日在網上進行。

對滿洲帶來多大的衝擊。³⁷到了 1970 至 2000 年代，這段時期被視作滿洲國國民認同的復蘇期，雖然復國運動在當時尚未未成形，但是對滿洲國的意識在部分人的心中悄然復甦。

2010 年代，隨著網際網路的普及，網上有不少年輕人開始談論政治話題，當中也包含了對滿洲國議題的討論。大約在 2012 年左右，社交媒體上開始有一些關於滿洲國的討論群組成立，這被視為是為後續的復國運動打下了基礎，因此 2012 年至 2018 年被稱作「協和會復立籌備期」。經過這段時期的考察，其確立了滿洲國復國當以原樣恢復為目標，整合有志於復立協和會者，於 2018 年 4 月宣告復立協和會，同年 11 月底開始籌備建立流亡政府，並於 2019 年 3 月宣告已在美國註冊為滿洲國的流亡政治組織。³⁸2019 年 8 月 16 日至 20 日，利用線上會議的形式，召開「全滿復國促進聯合大會」商討滿洲國復國事宜，得出「滿洲帝國之恢復，是恢復 99% 的康德滿洲，以及為彌補康德滿洲之不足，由我們更新的 1%」。在會中選出攝政團成員。2020 年 3 月，流亡政府主要官員宣誓就職，象徵流亡政府正式成立。³⁹

（二）復國運動的中心思想

各位讀者可能對於滿洲國復國運動有著諸多疑問，例如為何是恢復「滿洲國」？為何不是恢復「大清帝國」或是獨立建國？又或者族裔為滿族就等同於滿洲國國民嗎？本節將以這些疑問作為開頭，為各位講解復國運動的本質以及其中心思想。

1. 復國與獨立，君主與共和

在進行本研究時，最常被詢問的問題即是「復國是復哪個國？」為何是恢復滿洲國，而不是大清國，愛新覺羅家族與其有何關聯等問題，為何要從事復國而不是進行獨立，這些問題在復國運動內部亦經過多番討論。最終其得出的結論是，所要恢復的滿洲國，專指於 1932 年建立，於 1934 年明定國體，最終於於 1945 年瓦解的滿洲國 (Manchukuo)。雖然作為國家元首的溥儀，其家世與大清帝國有直接聯繫，又或者在歷史文化上，滿洲國與大清國有直接的連續性。但從主權國家的角度來看，滿洲國與大清國兩者之間是毫無關係的，那是因為滿洲國是一個嶄新的國家，雖然繼承了大清的愛新覺羅王朝與歷史文化，但並未繼承其政體與政權。⁴⁰

而為何不選擇滿洲獨立，反倒是進行滿洲國復國，其給出的答案為，獨立等同於承認中國政府對滿洲的合法統治。雖然李頓調查團不承認其合法地位，不過根據國家構成的四大要素來看，對內有固定的領土、人民，以及君主制的政體，

³⁷ 本次訪談於 2021 年 5 月 12 日在網上進行。

³⁸ 滿洲國協和會，〈滿洲國協和會在美國成功註冊為流亡政治組織告全國同胞書〉，《王道月刊》2019 年 3 月期，頁 25-26。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6-0203

³⁹ 滿洲帝國流亡政府，〈全滿復國促進聯合大會〉，2022 年 5 月 22 日，
https://twitter.com/ManchuriaGov/status/116222844830396417

⁴⁰ 完顏·賽繆爾，〈滿洲民族國家的四重面相—Country, State, Nation 與 Dynasty〉，《王道月刊》2021 年 11 月期，頁 45-48。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8-11

對外則陸續與日本、德國、蘇聯等二十三個國家建立起外交關係，因此在流亡政府眼中，滿洲國實際上乃一合法的主權獨立國家。關於戰後中國政府對滿洲的統治實為非法行為的解釋，流亡政府指出，因滿洲國與日本以及中華民國南京政府簽訂《滿華日共同宣言》，南京政府承認滿洲國獨立，也就標誌著滿洲國正式得到「母國」的承認而達到完整的獨立。但是重慶政府卻無視《滿華日共同宣言》，「非法」進佔滿洲，這一行動也被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繼承，所以得出即便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實質統治滿洲七十多年，仍舊屬於非法之行為。提出滿洲獨立的人士，即是受到中國史觀之影響，潛意識中先是認定了滿洲屬於中國，且不承認當時的滿洲國為合法政權，因此才會訴求獨立。⁴¹另一觀點認為，若尋求獨立，新的國家必須繼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利與義務，如必須收復中國國土而進行對外擴張，或是外交政策上將延續反日、反美等立場；反觀復國這一選項，走的將是過去的日滿親邦路線，甚至能順勢的加入日美同盟當中。⁴²

在復國還是獨立之爭上，其實也包含了對於國體的爭論，因為復國所要恢復的是康德的滿洲國，當時的政體是君主立憲，理所當然的要恢復君主制。除了這層原因外，還有一方面是根據政治穩定這一面向進行考量，其舉近代各國歷史為例，英國與日本，作為一君主國，成功的引領國民躋身世界列強之列；反觀德意志、俄羅斯、保加利亞等國，這些國家罷黜君主，改立共和後，未能做到提升民生、保障民權的目標，反倒成為共產國家，使國民受難。另外提到滿洲乃是由多族群組合而成的國家，在君主制之下，皇帝將是任何族群的君主，而在皇旗之下各族群乃是平等之身，沒有強弱之分；若行共和制，將會形成數量具優勢之族群，掌握國政，以此迫害到人數較少之族群。⁴³綜上所述，復國運動反對滿洲獨立的原因，出自於對中國政府統治滿洲合法性的質疑，因此必須以復國的手段來申明中國對滿洲的非法統治，也因為受到要恢復完整的康德滿洲這一目標的影響，國體之選擇自然得是恢復君主制，而非是共和制。

2. 滿族與滿語在復國運動中的定位

另一個與復國運動常見的問題，即是有關滿族在滿洲國復國運動中的立場。關於這點，復國運動直接了當地給予答案，那就是一點關聯都沒有。在復國運動的支持者眼中，所謂的「滿族」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創造出來的虛構民族，其解釋道，中國所定義的滿族乃是源自於八旗組織下的旗人，但旗人並非是民族，更像是一個政治上的階層與組織。之所以創造出滿族，是為了將滿族納入中華民族的大概念之下，以此達到防止滿洲獨立的目的。至於誰才是復國運動眼中「真正的滿洲國人」其指出自從乾隆朝命旗人移墾滿洲之時，現代滿洲人便慢慢的成型，除了回滿的旗人外，來滿的民人，留滿的日本人、俄國人，加上原居於此地的旗人、蒙人等，各族群不斷融合交流而成為滿洲民族。而成為滿洲國

⁴¹ 完顏·賽繆爾，〈國際法視角下的滿洲復國—滿洲人民重獲自由的唯一道路〉，頁 9-12。

⁴² 完顏·賽繆爾，〈國際法視角下的滿洲復國—滿洲人民重獲自由的唯一道路〉，頁 18-24。

⁴³ 王綏民，〈試論君主制在滿洲國之必要性〉，《王道月刊》2018 年 11 月期，頁 9-11。

<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binder1>

人最關鍵的一點，便是支持滿洲國政權，因為在康德滿洲的統治下，不論各族群皆是滿洲國的一員，是滿洲國的國民，促進了滿洲國的國民認同。⁴⁴因此若家族曾經歷康德滿洲的治下，或者是願效忠於滿洲帝國者，那才有成為滿洲國國民的資格。由此來看，復國組織的國族主義，是偏向政治性的國族主義，也就是以認同滿洲國為基礎，將不同的族群統合起來，成為滿洲國國族。這就好比中國共產黨的「由 56 個民族所組成的中華民族」思想一般，兩者的想法在某種程度上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至於中國「創造」出的滿族，所使用之傳統滿語、滿文，在復國運動中又是扮演著甚麼樣的角色。根據復國運動的定義，在清代官方中所稱的國語、清文，應當稱作固滿語、文或古滿語、文；而滿洲國的官方語言、文字，則是以滿洲協和語、滿洲協和漢字為主，簡稱為滿洲文或滿文，另外日文亦曾是官方語言之一，因此將日語奉為「第二語言」。至於古滿語在復國運動中，則是扮演著承接滿洲民族歷史與文化的橋樑，作為國家祭祀活動，皇族宗室、蒙古、功臣勳貴的分封，甚至是針對軍民的榮譽封賞上的唯一語言。⁴⁵由此來看，復國運動將滿洲國的官方使用之語言，限定為滿洲協和語和日語，而古滿語，雖然表明會在特定的官方活動中使用，不過多半是用於典禮祭祀等活動上。

介紹完復國運動眼中的滿洲史觀、中心思想，以及 1945 年後的發展歷程後，接著便來了解復國組織的實際運作情形。在此筆者想以另一個從歷史發展與實際運作上，都與復國組織頗為類似的團體來與其做對比，這個團體就是主張西藏獨立的「藏人行政中央」。

（三）流亡政府與相似團體之比較：以藏人行政中央為例

藏人行政中央（以下簡稱行政中央），作為國際上知名的中國分離主義組織，其理念與運作模式，與流亡政府有諸多大同小異之處。以下將先簡介行政中央之發展歷史，再將行政中央與流亡政府做一對比，以此了解流亡政府是否真具備一政治實體的能力。

1. 藏人行政中央簡史

當 1949 年國共內戰爆發時，西藏政府曾致函毛澤東，提出中共承認西藏的獨立地位、中國軍隊不得跨越邊界進入西藏以及不進行任何軍事行動的保證、針對幾年前被中國兼併的西藏領土問題進行談判，得到的是中共於 1950 年，以「解放西藏」之名，派遣解放軍入藏。雖然西藏政府數次向聯合國求援，但都未獲得正面回應，西藏政府最終與中共當局簽訂《十七條協議》。雖然《十七條協議》保障西藏與西藏政府的特殊地位，但一連串的事件，如 1952 年人民會議的非法化、1954 年西藏自治區的設立、1955 年西藏公路通車，都被視為中共逐步加強在西藏勢力的警訊。中共在 1958 年，於西藏自治區以外的藏區推行人民公社運

⁴⁴ 薩爾達克・阿斯蘭，〈滿洲語言解〉，《王道月刊》2019 年 1 月期，頁 18-19。

<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6-01>

⁴⁵ 薩爾達克・阿斯蘭，〈滿洲語言解〉，頁 17，22-29。

動，不滿的藏人起而反抗，與中共爆發武裝衝突，動亂也迅速影響到西藏政府的控制區。1959年，駐拉薩的解放軍曾邀請達賴喇嘛前往軍營觀賞戲劇。不過拉薩民眾擔心達賴喇嘛會被中共扣押，因此集中在諾布林卡進行勸阻。隨後集會的人民成立人民會議，抗議中共的作為，解放軍則於數日後進行鎮壓。達賴喇嘛則於3月17日離開拉薩，試圖到藏軍控制區後與中國政府協商，但在得知中共鎮壓集會的消息後，於隆子縣宣佈成立西藏臨時政府，不久便流亡印度。⁴⁶

西藏臨時政府抵達印度後，為了西藏文化的保存、民主制度的發展，以及國際社會的支持，進行了一連串的工作。文化保存部分，建立專門為流亡藏人兒童同時接受現代教育，與西藏宗教、傳統文化的藏人學校。除了提供小學、初中、高中等基礎教育外，還陸續成立西藏研究中央大學、達賴喇嘛高等教育學院、西藏醫藥曆算學院、西藏藝術學校等大專院校，或是提供藏人出國留學的機會。同時組織刊物或文化團體，以保存西藏文化為己任，以及向國際社會報導西藏與西藏政府的實況，刊物方面如官方的《藏人新聞報》、《知識》，西藏青年會的《獨立》、《Junges Tibet》。海外亦有不少使用當地文字編輯的報章出版，如荷蘭的《西藏使者》、瑞典的《西藏》、印度的《西藏國》。文化團體則有官方設立的西藏歌劇團，民間自發的如由歐洲藏人組成的「雪域青年會」。這些設施、刊物與組織，都為西藏的文化保存，與流亡藏人的身分認同，起到很大的作用。⁴⁷

國際社會的支持方面，西藏政府自流亡開始後，積極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中共治下的西藏，其成果便是聯合國大會分別於1959、1961、1965年通過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⁴⁸除了國際組織外，部分國家的議會亦通過與西藏問題相關的議案，如美國、德國、瑞士、澳大利亞、比利時、義大利、加拿大、立陶宛等。⁴⁹同時，藏人行政中央在有流亡藏人聚居的國家與地區設立駐外辦事處，除了負責照顧所在國的流亡藏人，與當地政府進行溝通聯絡外，更重要的便是加強民間的宗教、文化交流，向當地民眾提供關於西藏事務、宗教、文化藝術的等資訊，爭取當地民眾對西藏流亡政府的支持。⁵⁰除此之外，西藏政府還與中國境內具有獨立意識的組織聯絡與合作，例如與東土耳其斯坦、內蒙古聯合創辦《共同意見》刊物。

⁴⁶ 藏人行政中央，〈流亡歲月的大事記回顧〉，2022年1月10日，<https://xizang-zhiye.org/%e6%b5%81%e4%ba%a1%e6%ad%b2%e6%9c%88%e7%9a%84%e5%a4%a7%e4%ba%8b%e8%a8%98%e5%9b%9e%e9%a1%a7-%e5%bc%95%e8%a8%80/>

⁴⁷ 藏人行政中央，〈流亡歲月的大事記回顧〉，2022年1月10日，<https://xizang-zhiye.org/%e6%b5%81%e4%ba%a1%e6%ad%b2%e6%9c%88%e7%9a%84%e5%a4%a7%e4%ba%8b%e8%a8%98%e5%9b%9e%e9%a1%a7-%e5%bc%95%e8%a8%80/>

⁴⁸ 1959年通過的1353決議案，呼籲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以及其特有的文化與宗教生活；⁴⁹ 1961年通過的1723決議案，呼籲停止對西藏人民基本人權、自由與自決權的剝奪；⁵⁰ 1965年通過的2079決議案，認為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以及其特殊的文化與宗教生活正受到侵害及打壓，呼籲有關當局立即停止侵犯西藏人民人權與自由的行為。

⁴⁹ 藏人行政中央，〈國際社會的關注與迴響〉，2022年1月10日，<https://xizang-zhiye.org/%e5%9c%8b%e9%9a%9b%e7%a4%be%e6%9c%83%e7%9a%84%e9%97%9c%e6%b3%a8%e8%88%87%e8%bf%b4%e9%9f%bf/>

⁵⁰ 藏人行政中央，〈藏人行政中央駐外機構〉，2022年1月10日，<https://xizang-zhiye.org/%e8%97%8f%e4%ba%ba%e8%a1%8c%e6%94%bf%e4%b8%ad%e5%a4%ae%e9%a7%90%e5%a4%96%e6%a9%9f%e6%a7%8b/>

⁵¹ 另外在 1998 年，臺灣、西藏、內蒙古、東土耳其斯坦的代表，共同簽署《台灣、西藏、內蒙、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共同宣言》力求在國際間相互合作、扶持，以實現獨立建國為目標。⁵²

政府運作與民主制度方面，流亡印度後，達賴喇嘛隨即召集原西藏政府官員與民間領袖，針對流亡政府的運作進行討論，設立內政、外交、安全、教育、宗教等部門。不過作為行政部門的噶廈也經歷三個階段改變，第一至九屆為第一階段，這期間的噶廈成員都是由達賴喇嘛直接任命，不過達賴喇嘛在流亡社會積極引進民主制，於 1960 年召開由民主選舉產生的第一屆西藏人民議會，這時的噶廈類似現代民主國家的內閣制，需同時向達賴喇嘛與議會負責。第十屆到十二屆為第二階段，這期間的噶廈成員不再由達賴喇嘛直接任命，而是由達賴喇嘛提出候選名單，經議會投票選出七人組成，噶廈須向議會負責。第十三屆以降便是第三階段，噶廈成員不再由達賴喇嘛提出候選名單，候選人和當選者都是通過直接選舉產生，噶廈直接向選民負責。⁵³憲法部分，1963 年公佈《西藏民主憲法》，這部憲法草案規定到，若經議會三分之二同意，可以罷免達賴喇嘛。而為符合時代潮流的轉變，第十一屆西藏人民議會，以「西藏傳統與和平非暴力思」、「使全體藏人的政治、社會、經濟達到自由、平等、公正」、「將西藏三區建設成為民主、聯合、自主自治的公民國家與和平中心」、「提高西藏自由鬥爭層次、加強藏人團結力量、穩固民主基礎」為中心思想，並基於當時流亡藏人的觀念行為，於 1991 年制訂《西藏流亡藏人憲章》(以下簡稱《藏人憲章》)作為西藏流亡政府日後的行動準則。⁵⁴達賴喇嘛同時宣告當未來流亡政府回歸西藏後，將卸下國家元首一職，將職務轉交給由選舉產生的總統上。⁵⁵這些轉變，除了象徵西藏由政教合一的政權，逐步蛻變成一世俗化的民主政府，同時也能看出達賴喇嘛與西藏政府與時俱進的態度。

2. 行政中央與流亡政府之比較

⁵¹ 藏人行政中央，〈流亡歲月的大事記回顧〉，2022 年 1 月 10 日，<https://xizang-zhiye.org/%e6%b5%81%e4%ba%a1%e6%ad%b2%e6%9c%88%e7%9a%84%e5%a4%a7%e4%ba%8b%e8%a8%98%e5%9b%9e%e9%a1%a7-%e5%bc%95%e8%a8%80/>

⁵²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台灣、西藏、內蒙、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共同宣言〉，2022 年 1 月 10 日，<https://www.wufi.org.tw/%E5%8F%B0%E7%81%A3%E3%80%81%E8%A5%BF%E8%97%8F%E3%80%81%E5%85%A7%E8%92%99%E3%80%81%E6%9D%B1%E5%9C%9F%E8%80%B3%E5%85%B6%E6%96%AF%E5%9D%A6%E7%8D%A8%E7%AB%8B%E9%81%8B%E5%8B%95%E5%85%B1%E5%90%8C%E5%AE%A3/>

⁵³ 藏人行政中央，〈藏人行政中央噶廈（內閣）〉，2022 年 1 月 10 日，<https://xizang-zhiye.org/%e8%97%8f%e4%ba%ba%e8%a1%8c%e6%94%bf%e4%b8%ad%e5%a4%ae%e5%99%b6%e5%bb%88%ef%bc%88%e5%85%a7%e9%96%a3%ef%bc%89/>

⁵⁴ 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流亡藏人憲章〉，2022 年 1 月 10 日，<https://xizang-zhiye.org/%e8%a5%bf%e8%97%8f%e6%b5%81%e4%ba%a1%e8%97%8f%e4%ba%e6%86%b2%e7%ab%a0-charter/>

⁵⁵ 西藏新聞社記者，〈西藏未來政體及憲法要旨〉，2022 年 1 月 10 日，<https://xizang-zhiye.org/%E8%A5%BF%E8%97%8F%E6%9C%AA%E4%BE%86%E6%94%BF%E9%AB%94%E5%8F%8A%E6%86%B2%E6%B3%95%E8%A6%81%E6%97%A8/>

流亡政府與行政中央，兩者之間有著相似與相異之處。以下將根據領土、主權政府、人民、外交這四項國家構成要素，深入了解流亡政府的運作與虛實。

(1) 領土

在領土主張上，流亡政府根據過去滿洲國的行政經驗，有一個具體的領土範圍。其依照康德十二年（1945）滿洲國淪陷當下的行政區劃，其中包含一個特別市—新京特別市（長春市）與十五省，分別為龍江、黑河、北安、三江、濱江、東滿（以上六省大致位在今黑龍江省境內）、吉林、間島、通化（以上三省大致位在今吉林省境內）、錦州、四平、奉天、安東（以上四省大致位在今遼寧省境內）、熱河省（大致位在今河北省境內）與興安總省（大致位在今日內蒙古自治區境內）。⁵⁶相較與此，行政中央的領土主張因沒有實際經驗，稍顯空泛。根據《藏人憲章》所載，領土主要是由康（大致包含今四川省西部與西藏自治區東部）、安多（以今青海省為主體）與衛藏（以今西藏自治區為主體）三區組合而成。⁵⁷

(2) 人民

因為流亡政府與行政中央的特殊性，因此在計算人民的數量上，並不會包含當下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的人口，僅統計兩者實際能管轄之人民。行政中央部分，據報散居在各國的流亡藏人約 15 萬。⁵⁸若根據近年舉行的西藏選舉來推算人口，依照藏人行政中央於 2016 與 2021 年公告的註冊選民數量來看，兩次的選舉人數分別為 88326 以及 82969 人，⁵⁹可推斷能實際行使《藏人憲章》規範的公民權利者，在 8 萬人以上。與之相比，流亡政府目前尚未公告其實際管轄的人民數量，也因為其目前並無進行選舉活動，因此也無法如行政中央以選舉人來推斷。不過流亡政府在 2020 年與 2021 年，呼籲其在美國、加拿大的支持者，在兩國進行的國勢調查（人口普查），於族裔填寫滿洲，以此確定選民的具體人數，以之為未來的議會選舉做準備。不過在兩國具體的人口普查報告出爐前，流亡政府實

⁵⁶ 滿洲帝國流亡政府，〈全國各縣旗市名稱〉，2022 年 1 月 12 日，
<https://medium.com/@ManchuriaGov/%E5%85%A8%E5%9C%8B%E5%90%84%E7%B8%A3%E6%97%97%E5%B8%82%E5%90%8D%E7%A8%B1-8ad0b9d9b425>

⁵⁷ 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流亡藏人憲章〉，2022 年 1 月 12 日，<https://xizang-zhiye.org/%e8%a5%bf%e8%97%8f%e6%b5%81%e4%ba%a1%e8%97%8f%e4%ba%e6%86%b2%e7%ab%a0-charter/>

⁵⁸ 自由亞洲電台，〈西藏縱覽：世界各地流亡藏人選舉下一屆政府〉，2022 年 1 月 12 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zangzonglan/tib-01082021133359.html?encoding=traditional>

⁵⁹ 西藏新聞社記者，〈選舉委員會公佈西藏流亡社區大選預選結果〉，2022 年 1 月 12 日，
<https://xizang-zhiye.org/%e9%81%b8%e8%88%89%e5%a7%94%e5%93%a1%e6%9c%83%e5%85%ac%e4%bd%88%e8%a5%bf%e8%97%8f%e6%b5%81%e4%ba%a1%e7%a4%be%e5%8d%80%e5%a4%a7%e9%81%b8%e9%a0%90%e9%81%b8%e7%b5%90%e6%9e%9c/>。西藏之聲，〈藏人行政中央選舉事務署公布流亡藏人預選名單〉，2022 年 1 月 12 日，
<https://cn.vot.org/2021/02/08/%E8%97%8F%E4%BA%BA%E8%A1%8C%E6%94%BF%E4%B8%AD%E5%A4%AE%E9%80%89%E4%B8%BE%E4%BA%8B%E5%8A%A1%E7%BD%B2%E5%85%AC%E5%B8%83%E6%B5%81%E4%BA%A1%E8%97%8F%E4%BA%E9%A2%84%E9%80%89%E5%90%8D%E5%8D%95/>

際能管轄之人民，仍舊是個未知數。

(3) 政府

關於兩者的政府部分，將分別根據雙方據憲法地位的資料來進行探討，行政中央的是《藏人憲章》，流亡政府則是依照康德元年（1934）頒布的《組織法》以及當時的相關法令為基礎來運作。

在《藏人憲章》最初的規範下，達賴喇嘛為國家元首，擁有簽署、批准、公告法律之權利；內閣成員的人事任命權，亦能提名內閣首長候選人；以及解散議會的權力。不過自第十二屆議會後，行政中央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政教改革，最重要的莫過於政教分離，達賴喇嘛脫離政治領袖的身分，轉為藏人在文化與精神上的象徵。內閣首長轉為由全民直選產生，法案的簽署、批准也全交由其負責。立法方面，由西藏人民議會負責，議員的來源有五種：一、西藏三區每區選出十名議員；二、寧瑪、噶舉、薩迦、格魯及苯波教五大教派各選出兩名議員；三、達賴喇嘛直接任命一至三名議員；四、居住在美、加地區的藏人中選出一位議員；五、居住在歐洲的藏人中選出兩名議員。除了第三點，在達賴喇嘛於 2006 年宣告不再行使該權力後，議員的產生方式便大抵確定。司法部分則是交由最高法院負責處裡。由行政中央在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上的演進過程，可看出西藏流亡政府與時俱進的心態，脫離過往的政教合一、君主制的色彩，實現政教分離、趨近於總統制的民主化進程。⁶⁰

依照康德元年（1934）公告之《組織法》，國家元首為皇帝，皇帝神聖不可侵犯，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全部源自於皇帝。帝位繼承依照《帝位繼承法》規範之，依規定帝位須由溥儀的男系子孫之男子繼承，無子孫則傳給帝兄弟及其子孫，若無則傳給帝伯叔父及其子孫，再無則傳給最近親者及其子孫，且須尊照「先嫡後庶，先長後幼」之原則。若根據該法令，在溥儀的近親中有資格繼承滿洲國帝位者，溥傑一脈因無男丁便失去了繼承權，接下來便是溥儀的同父異母弟溥任及其後嗣，不過流亡政府反對由溥任及其後嗣繼承帝位，原因在於溥任不承認滿洲國的合法性，所以他並不是「滿洲國的」皇朝男系子孫，不具備繼承之資格。流亡政府在尋覓具繼承資格者時，特別備註幾項條件，如滿洲非中國，且須放棄中國認同；滿洲帝國需依照康德滿洲原樣復國；認同流亡政府之合法性等，必須符合這些條件才有繼承帝位之資格。⁶¹而在皇帝之位懸而未決之時，國家元首一職由「攝政團」代行，⁶²值得注意的是「攝政」這一職位並未出現在 1934 年公告之《組織法》當中，攝政制的來源則是參考了 1920-1944 的匈牙利王國霍爾蒂（Horthy Miklós）攝政，與 1936-1975 西班牙國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獨裁

⁶⁰ 李威諺，〈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教改革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9），頁 66-71。

⁶¹ 滿洲帝國流亡政府，〈關於復國大業中帝室及帝位繼承之件〉，2022 年 1 月 12 日，medium.com/@ManchuriaGov/%E9%97%9C%E6%96%BC%E5%BE%A9%E5%9C%8B%E5%A4%A7%E6%A5%AD%E4%B8%AD%E5%B8%9D%E5%AE%A4%E5%8F%8A%E5%B8%9D%E4%BD%8D%E7%B9%BC%E6%89%BF%E4%B9%8B%E4%BB%B6-c9b8c876c67c

⁶² 全滿復國促進聯合大會，〈全滿復國促進聯合大會宣言・決議文〉，頁 19-20。

政權。⁶³

立法機構為立法院，當立法院尚未運行時，以立法院秘書廳代行之。流亡政府計畫當有效持有「滿洲國人自由捐獻手冊」滿二十四個月，且年滿十八歲者達到一萬人時，便將舉行立法院選舉。行政權由國務院負責，負責輔弼皇帝行使政務。司法權由法院負責，分為區、地方、高等、最高四級。另外還有參議府這一機構，主要是皇帝的諮詢單位。還有祭祀府，主要負責國家祭祀典禮事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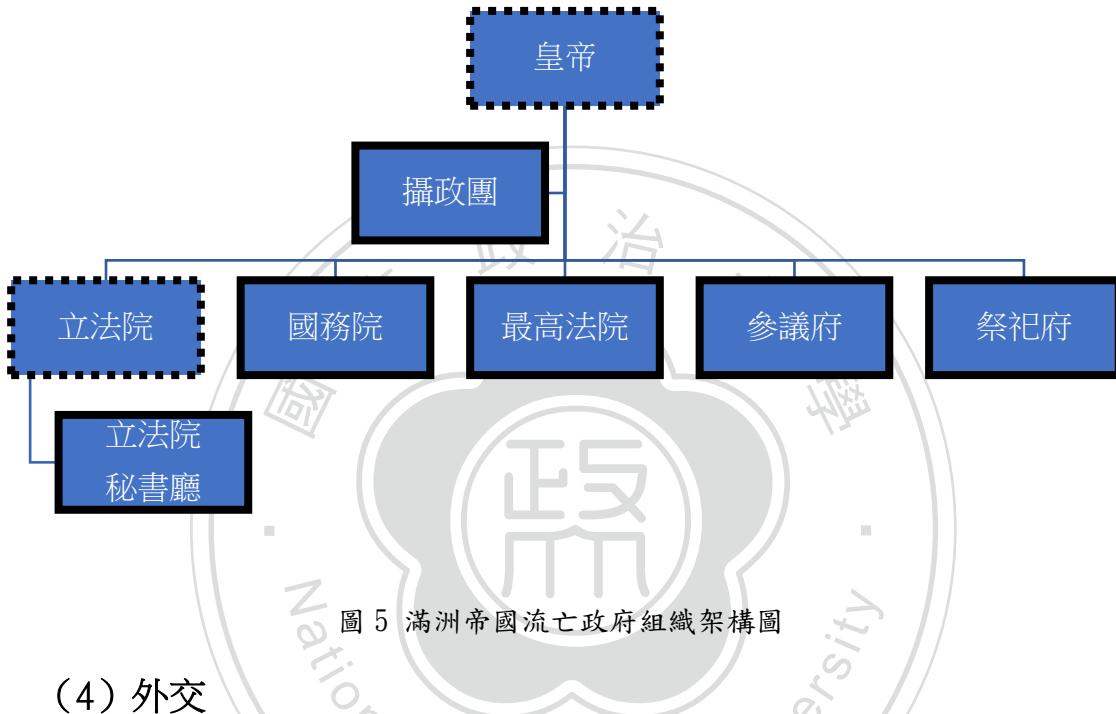


圖 5 滿洲帝國流亡政府組織架構圖

(4) 外交

外交活動的有無，是行政中央與流亡政府兩者間另一重要的差異。雖然兩者作為流亡政權，皆未與世界任一國家建立起正式的外交關係，取而代之的是其藉由民間或非政府組織的身分，參與國際議題的活躍度作為判別標準。

自 1959 年離開西藏流亡海外後，行政中央便積極的爭取國際社會對於西藏問題的支持與討論，如先前提過的聯合國大會第 1353、1723、2079 號決議，或者是 2020 年美國參眾兩院通過的《西藏政策及支援法案》，這當中不乏行政中央或流亡藏人積極從旁遊說。⁶⁴另外從 1960 年開始，行政中央陸續在各大洲設立辦事處、聯絡處或基金會，作為管理當地流亡藏人社社區，與當地政府就西藏問題的進一步討論，或是民間文化交流活動為己任。行政中央目前在全球共設有 14 間駐外機構。⁶⁵另外在非政府組織方面，行政中央與其相關組織或活動，固定會得到

⁶³ 滿洲帝國流亡政府，〈全滿復國促進聯合大會〉，2022 年 5 月 22 日，
<https://twitter.com/ManchuriaGov/status/1162228844830396417>

⁶⁴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CTA successfully lobbies US Senate for the passage of the landmark Tibetan Policy and Support Act 2020*, 2022 年 1 月 12 日，<https://tibet.net/cta-successfully-lobbies-us-senate-for-the-passage-of-the-landmark-tibetan-policy-and-support-act-2020/>

⁶⁵ 這 14 間駐外機構分別為印度德里辦事處、尼泊爾辦事處、美國華盛頓辦事處、瑞士辦事處、

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簡稱 NED）的撥款。行政中央同時也是無代表國家和民族組織（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簡稱 UNPO）的創始會員之一。另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統治或宣稱擁有主權的範圍內，具有分離主義，或是互不隸屬的組織或政權，亦與行政中央有類似的經歷，如代表新疆/東突厥斯坦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世維會），既受到 NED 的支助，亦是 UNPO 的創始會員之一。臺灣同時也是 UNPO 的創始會員之一，南蒙古則是以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為代表參與 UNPO。除此之外，在日本亦有亞細亞自由民主連帶協議會（アジア自由民主連帶協議会）與自由印太聯盟（Free Indo-Pacific Alliance）這兩個志在反抗專制獨裁，支持蒙藏疆民族自決的民間組織，於 2010 與 2018 年成立，當中有不少臺藏疆蒙獨的重要人士參與其中。在中共治下主要或次要的分離勢力—臺獨、藏獨、疆獨與蒙獨，一定程度上都有實際上的非政府的外交活動。與之相比，流亡政府並未有無此規模之外交活動，最多是自 COVID-19 疫情爆發以來，以流亡政府的名義，向日本的愛國組織、團體捐贈口罩，⁶⁶這當中包含了日本的亞細亞自由民主連帶協議會。另外算得上是實體活動的，大概僅止於 2018 年，協和會部分成員於中國駐舊金山大使館外集會抗議這一項而已。⁶⁷

之所以將行政中央與流亡政府兩者相比較，主要原因在於兩者都具有一定基礎的政治組織架構。行政中央有著自封建時代的政教合一制度，逐步轉型為政教分離、民主改革的漫長進程，而流亡政府則是直接繼承 1934 年公告的《組織法》，有別於世維會與南蒙古大呼拉爾，目前僅止於議會的型態。不過行政中央與流亡政府有一個非常大的差距，那就是一個國家元首，或者是精神領袖般的人物存在。行政中央方面，雖然近幾年實現政教分離，達賴喇嘛也以不介入政事，而是交由全民直選出的西藏司政負責，但是達賴喇嘛仍在藏傳佛教的信仰上保有很大的影響力。且行政中央數次強調「中間道路」，不謀求獨立，但能夠讓全體藏人保有高度自治的權力為原則，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⁶⁸國際社會亦有表態支持西

日本辦事處、英國辦事處、澳大利亞辦事處、比利時辦事處、俄羅斯和蒙古辦事處、南非辦事處、台灣達賴喇嘛宗教基金會、南美洲聯絡處及巴西辦事處。

⁶⁶ 滿洲帝國流亡政府，〈康德八十八年度滿洲帝國流亡政府施政方針大綱說明（滿文）〉，2022 年 1 月 12 日，

<https://medium.com/@ManchuriaGov/%E5%BA%B7%E5%BE%B7%E5%85%AB%E5%8D%81%E5%85%AB%E5%B9%B4%E5%BA%A6%E6%BB%BF%E6%B4%B2%E5%B8%9D%E5%9C%8B%E6%B5%81%E4%BA%A1%E6%94%BF%E5%BA%9C%E6%96%BD%E6%94%BF%E6%96%9B%E9%87%9D%E5%A4%A7%E7%B6%B1%E8%AA%AC%E6%98%8E-%E6%BB%BF%E6%96%87-69d81784319c>

⁶⁷ 薩里達克·阿斯蘭，〈政府與協和會的關係〉，《王道月刊》2019 年 11 月期，頁 28。

<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6-11>

⁶⁸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流亡藏人政府司政：中方如有意對話 將任命談判代表〉，2022 年 5 月 23 日，<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210906-%E6%B5%81%E4%BA%A1%E8%97%8F%E4%BA%BA%E6%94%BF%E5%BA%9C%E5%8F%B8%E6%94%BF->

[%E4%B8%AD%E6%96%B9%E5%A6%82%E6%9C%89%E6%84%8F%E5%B0%8D%E8%A9%B1-%E5%B0%87%E4%BB%BB%E5%91%BD%E8%AB%87%E5%88%A4%E4%BB%A3%E8%A1%A8](#)

藏的民族自決，甚至是西藏獨立的聲音。⁶⁹反觀流亡政府，作為國家元首的皇帝懸而未決，甚至也沒有王位覬覦者（pretender）出面聲稱具有帝位的繼承權，而是由一個自稱為繼承 1945 年的滿洲帝國協和會之組織來組建流亡政府，甚至自行組成一個「攝政團」這樣的作法是否真能繼承滿洲國的法統，仍是一大問題。且流亡政府所舉的攝政例子，霍爾蒂與佛朗哥，兩者都具有濃厚的獨裁與法西斯主義背景，加上流亡政府與日本右翼組織的特殊關係，很難確定其是否能夠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與支持。

第三節 復國運動的潛力與困境

復國運動發展至今，已過了大約四個年頭，但依照筆者的觀察，相關的活動與訴求仍停留在虛擬的網路世界，且依舊是在進行宣傳方面的活動，尚未有邁入下一步的動作。因此筆者將在這一小節分別根據滿洲國復國運動潛在的支持力量，以及復國運動當下可能遇到的困境，以此來了解復國運動未來的可能性。

（一）潛力－東北認同

當復國運動積極的喚醒、塑造對滿洲國認同的同時，這片既被稱作「滿洲」亦可稱為「東北」的土地，同樣也在不經意間形成一個特殊認同，那就是「東北認同」。這個認同除了傳統上的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地域外，有時還囊括了內蒙古自治區的東五盟、市，⁷⁰其範圍大致與滿洲國的國土重疊。地區涵蓋範圍如此相似之下，這股認同或許能成為復國運動的潛在拉攏對象，首先先來了解何謂「東北認同」。

1. 獨特的東北認同

「東北認同」之所以特殊，係因為無論來自東北哪一省分的人，在談及故鄉時，普遍會說自己是東北人，而非黑龍江人、吉林人、遼寧人，⁷¹而遇到同屬東北，但不是來自同省分者，也會使用「東北老鄉」等親暱用語互相稱呼。⁷²在網上也流傳許多以「○○人眼中的中國地圖」為標題的梗圖，當中介紹到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人眼中的中國地圖時，對於其他二省的印象，多是以兄弟等親暱的稱呼稱之，或者是所說的東北話腔調有些許不同之地；而在外地人眼中，亦是將三省直接等同於一個整體來看待。⁷³之所以會形成這種跳過省籍認同，直接進

⁶⁹ 可參考聯合國大會關於西藏問題的三項決議，或是美國國會於 2019 年通過的《西藏政策及支援法案》

⁷⁰ 新浪遼寧，〈來了東北，你就相當於去了全世界〉，2022 年 1 月 14 日，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410135747/http://ln.sina.com.cn/travel/destination/2012-10-21/072515459.html>

⁷¹ 周鐵鈞，〈東北人的群體文化特徵〉，《東北之窗》2007 年第 2 期（大連市：大連報業集團，2007），頁 76。

⁷² 于小涵，〈淺談東北特色文化背景下的民族認同感〉，《商》2015 年第 51 期，頁 22。

⁷³ 發現哈爾濱，〈各省人民眼中的中國地圖，看到最後扎心了老鐵！〉，2022 年 1 月 14 日，
<https://kknews.cc/society/oyea4e5.html>

入區域認同的特殊現象，主要受到地理、歷史兩大因素所影響。地理方面，東北對外交流是有限的，北有外、小興安嶺，西為大興安嶺與戈壁沙漠，以東是長白山與太平洋。南面雖然有遼西走廊可與中原地區交流，但是做為防禦要衝，兵家必爭之地，與中原的交流因戰亂而中斷也是時有所聞，明清時期的長城與柳條邊，更加劇了東北與外地的交流限制。對外的交流雖困難重重，但內部得益於地域寬廣，缺少天然屏障的東北平原，益於當地住民的相互交流，使東北地區的語言、風俗、生活習慣等面向呈現大同小異的樣貌。⁷⁴

歷史上，東北住民的歷史經驗可說是相差無幾，且當地基本都是處於同一政權或勢力的管轄。清帝國早期，居於滿洲的住民，除了駐守當地的八旗，以及原本便居住於此地的鄂倫綽、七姓、赫哲等族外，其餘的便是因罪流放至此的朝中大員，族群組成尚屬固定。到了近代，受到闖關東風潮的影響，中原民眾大量移入東北開墾，也就是在這時期形成了跨越三省的共通語言—東北話。⁷⁵即便東北受到俄羅斯與日本兩大列強的覬覦，但東北基本仍維持在單一政權與勢力之下，從清帝國到中華民國，乃至於奉系軍閥，甚至是日後的滿洲國皆是如此，這使得東北的民眾擁有一共通的歷史。

而在這樣具有共同歷史的背景下，東北的民眾甚至還發展出有別於其他省分的獨特歷史觀。又或是 2022 年 1 月 19 日，瀋陽盛京通有限公司和張氏帥府博物館聯合推出「大帥幣」文創交通卡，以張作霖像大元帥紀念幣壹圓銀幣為設計元素做成交通卡，預計能在全大陸 300 多個支持交通互聯互通的城市內使用。⁷⁶消息一公布，立刻引起不少中國網民的撻伐，不滿的原因除了有張作霖與大眾交通的不吉利關聯，更主要的原因是張作霖乃舊軍閥，又是殺害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的元凶。⁷⁷張作霖紀念幣的發行，如同數典忘祖、縱容歷史虛無主義等，⁷⁸違背中國共產黨史觀的行為。這也因此讓瀋陽市文化旅遊和廣播電視局在 19 日當晚發布聲明，表示產品設計策畫不當，上級主管單位把關不嚴，產品雖尚未公開發售，卻造成不良社會影響，主要負責人將予以停職處分，並向大眾表達歉意。⁷⁹雖然在中國的網站上一面倒的批評推出張作霖紀念幣，是在為其洗白、歪曲立場，但也有人指出張作霖在東北民眾心目中具有正面形象，稱張作霖統治東北期間，大力發展軍工業、重視人才、讓東北在當時比中國其他地方發展來得好，東北軍也成為當時中國最強的一支軍隊之一。⁸⁰

⁷⁴ 王穎，〈從東北方言詞語看東北的多元民族文化〉，《社會科學戰線》2004 年第 1 期，頁 152-156。

⁷⁵ 王梓瑞，〈東北話探究〉，《文學教育（下）》2019 年第 1 期，頁 91。

⁷⁶ 經濟日報，〈瀋陽推出大帥幣文創交通卡 可在 300 多個城市使用〉，2022 年 1 月 22 日，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6045972?from=edn_search_result

⁷⁷ 環球網，〈“張作霖公交卡”涼了〉，2022 年 1 月 22 日，<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2-01-19/doc-ikyamrmz6238167.shtml?cref=cj>

⁷⁸ 李思輝，〈光明日報：數典忘祖的張作霖“大帥幣”必須涼〉，2022 年 1 月 22 日，<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2-01-24/doc-ikyakumy2181150.shtml>

⁷⁹ 聯合新聞網，〈張作霖行不通？瀋陽「大帥幣」交通卡未發行先天折〉，2022 年 1 月 22 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2/6046898>

⁸⁰ 上報，〈【大帥就是搭火車被炸死】瀋陽推出「張作霖公共交通卡」被罵翻 承辦人當天遭到停職、微博全刪光〉，2022 年 1 月 22 日，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35856

同時有不少網路文章，在追憶東北的過往發展，文章指出東北在民國、滿洲國，甚至在戰後初期的工業、經濟水平都遠超中國其他省分，工業規模在 1945 年甚至超越日本。城市建設上，能與民國大城市的代表上海相抗衡的，在東北就有兩座，分別是哈爾濱與長春。哈爾濱的火車站有直達歐洲大城市的車次，又與國際金融中心有直接業務往來，可謂是當時東北亞的國際金融、運輸重鎮。作為滿洲國首都的長春，程式規劃便是參照巴黎等國際都市，且創下第一個全面普及抽水馬桶的城市、第一個全面普及管道煤氣的城市、第一個規劃地鐵的城市等亞洲第一的紀錄。⁸¹另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斥資 300 多億，並將重工業 156 項重點項目當中的 54 項放在東北三省，完善東北的經濟體制，使其成為全國重工業的總指標。⁸²

但是在追憶過往的情況下，其實也暗藏著東北當前所面臨的困境，自改革開放以來，東北的非國有經濟、輕工業發展迅速落人於後，加上國有企業經營轉趨困難，在虧損與低營利的狀態下，東北經濟陷入停滯。1990 年代中期，為了改善東北經濟陷入停滯的窘境，政府開始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革，但改革帶來的卻是當地民眾的大規模失業，連帶影響到東北民眾的生活水平，也因此激化了社會上的矛盾，甚至還出現「東北現象」這種說法。⁸³2020 年的數據顯示，遼寧的地區生產總值約 25114 億元，位居中段的 16 名，黑龍江與吉林則分別為 13698 億元與 12311 億元，屬於後段的 25、26 名。⁸⁴除了經濟發展外，人口發展也能看出端倪，據中共的第七次人口普查報告，從 2010 至 2020 這十年間的人口增長率來看，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都呈現負成長的狀態，遼寧-2.64%，吉林與黑龍江則是-12.34% 與-16.87%，為各省人口增長率的吊車尾，⁸⁵會有這樣的統計結果，或多或少是受到東北經濟發展停滯影響，最終反映在人口向外流動上。就在東北三省人口向外流動的同時，對東北的歧視亦在全國各地發酵，加上網際網路發達的現在，歧視狀況更是大幅成長，此般對東北的歧視對東北人造成了怎麼樣的影響，便是下一小節所要探討的內容。

2. 他者對東北的刻板印象

偏見、刻板印象、歧視、汙名等詞語，雖然在解釋上有所差別，但總體來說，它們都展現出對我群對他者抱有一些不良的聯想。據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所言，汙名大致有三種類型，一是針對身體上的畸形或缺陷，二是人格上的缺失，最後是對族類的汙名，只要符合其中一個汙名條件，就會使個人在社

⁸¹ 地下 700 米，〈東北曾經如此富強：1945 年工業規模超過日本 老毛子真壞〉，2022 年 1 月 23 日，<https://kknews.cc/history/alzoyqj.html>。歷史客棧，〈如果知道民國時東北有多發達，今天的東北人都得哭暈過去〉，2022 年 1 月 23 日，<https://kknews.cc/history/lp3394g.html>

⁸² 廖羽，〈試論振興東北經濟的若干要素〉（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頁 4。

⁸³ 廖羽，〈試論振興東北經濟的若干要素〉，頁 4-5。

⁸⁴ 國家統計局，《國家統計年鑑 2021》，2022 年 1 月 23 日，<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21/indexch.htm>

⁸⁵ 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2020 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有限公司，2021），頁 27。

交場合中遭到他人的厭惡。⁸⁶東北在中國他省人民的印象轉變，有著由好轉壞的過程，而壞的印象主要是近幾年才興起，接著將探究是甚麼原因導致東北近年在中國各省的印象逐漸崩壞，以及他者對東北的刻板印象所帶來的影響。

中共建政後，東北擔負起「新中國工業的搖籃」，還被冠上「共和國長子」的美稱。大慶油田的開採，以及北大荒蛻變成北大倉，等諸如此類的建設，再加上 2001 年的情境喜劇《東北一家人》使用了創作歌手雪村於 1995 年作詞、作曲、演唱的《東北人都是活雷鋒》這首曲目作為片頭曲，⁸⁷該歌曲甚至於 2001 年獲得中國年度新銳獎年度音樂，以及 2002 年華語流行樂傳媒大獎十大樂曲的殊榮。或許是受到了這些因素的影響，東北早期在他者的印象中，主要是新中國農工重鎮、共產主義與「雷鋒精神」的楷模，⁸⁸可說是備受各方崇敬。⁸⁹但近幾年對於東北的印象，從前面曾提到過的「○○人眼中的中國地圖」這類網友自製圖集可看到，除了氣候、物產外，更多的是關於黑社會、暴力犯罪、特種行業等負面、貶低的印象。⁹⁰造成這樣的轉變，大致可分為自我形象的塑造以及他者的建構，而社交媒體發達的今日，更是起到推波助瀾的效果。

自我形象塑造方面，在其他省份或多或少都有來自東北地區的人居住，這些在外地的東北人在當地的行為，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當地人對於全體東北人的看法。若是行為良好、奉公守法的話也罷，但正如俗話所說「一顆老鼠屎，壞了一鍋粥」。有時小小的壞事反而會被他人無限放大檢視，甚至波及到毫不相關的東北人身上。⁹¹另外在他者建構上，媒體的標籤化報導，特別指出當事者的東北人身分，亦或是自媒體對於東北人形象的表現，都會影響到東北人在閱聽者心中的形象。這也與最先提到的自我形象的塑造有關，若媒體對於東北人的標籤化報導內容，當中包含了不良行為，又或者自媒體以惡搞的方式來形塑東北人的形象，

⁸⁶ Erving Goffman,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ress, 1986), 4-5.

⁸⁷ 《東北人都是活雷鋒》歌詞：「老張開車去東北，撞了。肇事司機要流氓，跑了。多虧一個東北人，送到醫院縫五針，好了。老張請他吃頓飯，喝得少了他不幹。他說：俺們那嘎都是東北人，俺們那嘎盛產高麗參，俺們那嘎豬肉燉粉條，俺們那嘎都是活雷鋒，俺們那嘎沒有這種人，撞了車哪能不救人，俺們那嘎山上有針蘆，那個人他不是東北人。翠花，上酸菜！」

⁸⁸ 雷鋒（1940 年 12 月 18 日－1962 年 8 月 15 日），原名雷正興，湖南長沙人。於 1954 年加入中國少年先鋒隊，1960 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同年 11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2 年 8 月 15 日，因公殉職，年 21 歲。雷鋒精神的起源，源自於 1963 年 3 月 5 日，毛澤東親筆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並將當日訂為「學雷鋒紀念日」。周恩來將雷鋒精神概括為「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鬥志」。卜紅雙、王太明，〈雷鋒精神在新時代東北全面振興中的價值思考〉，《瀋陽幹部學刊》2020 年 06 期，頁 36。

⁸⁹ 陳寧，〈地域歧視的話語、權力與真相—記憶中的“東北人”形象及其建構過程〉（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頁 16-17。

⁹⁰ CO 肥皂豬，〈上海、北京人眼中的中國地圖：為什麼他們都歧視河南人？〉，2022 年 1 月 24 日，<https://buzzorange.com/citiorange/2018/04/20/china-the-north-vs-the-south/>；悠遊旅行記，〈國人眼中的中國地圖：上海人眼中只有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別〉，2022 年 1 月 24 日，<https://kknews.cc/news/bp233gj.html>

⁹¹ 陳寧，〈地域歧視的話語、權力與真相—記憶中的“東北人”形象及其建構過程〉，頁 17-18。張偉平，〈“偏差地圖”理論視角下東北人刻板印象研究〉（哈爾濱：哈爾濱工程大學，2017），頁 43。

這些都會加深他人對於東北人的負面印象，更別提當今資訊傳播之發達，更是助長了東北人負面形象的傳播。⁹²

不過促使東北人的負面形象快速傳播的根本原因，還是在於東北地區經濟發展趨緩，迫使東北人要向外尋求工作機會。這些到外地工作者，便成為了全體東北人的代表，這也回到了最初所提到的自我形象塑造以及他者建構兩個因素上，這便造成其他省分對於東北有著發展落後、素質低下等負面印象的原因。近來甚至有報導稱，東北地區對於長年的發展停滯，以及中共中央對於東北的消極作為，導致網路上出現所謂的「東北不滿」（參見圖 7），使得中共高層將東北視為繼新疆、西藏後，第三個要求獨立的潛在地區。⁹³亦有網路文章稱，東北經濟發展大不如前，以及他者對於東北的歧視，是促使滿洲自決、東北獨立意識抬頭的主因（參見圖 8、圖 9）。⁹⁴不過應當注意的是，這類滿洲自決、東北獨立的思想，並非是像蒙古、西藏、維吾爾一樣，是基於對漢人中心主義對少數民族的迫害所導致，而是對於現狀之不滿，可望有更高的地方自主性所衍生出來的。

（二）復國運動的困境

由此來看，東北認同所涵蓋之範圍，大體與流亡政府宣稱之滿洲國領土相同。加上東北認同中，對於張作霖、滿洲國時期的另類見解與憧憬，以及對於現狀的不滿，或許有機會成為復國運動的潛在支持者。但這又會衍生出其他問題，像是對理想中的新國家之差異，更重要的是，對僅止於網上活動的協和會、網路文章，或是根據不具名爆料撰寫而成的報導，它們共同的問題，便是難以查證其真實性，這些都將成為復國運動未來發展的困境，以下便將列舉幾點筆者對於復國運動的疑點進行深入的探討。

1. 復國訴求的合理性

復國運動的宗旨，即是要恢復君主制的康德滿洲國。之所以選擇復國的理由，一是質疑戰後中國政府統治滿洲的合法性；二是對於存有多民族社會的滿洲，君主制是促進族群平等的唯一解方。根據這兩點，筆者想要提出自身的看法。

第一點，關於戰後中國政府佔領滿洲的合法性，雖然在復國運動成員的角度來看，滿洲國是一個實際存在的主權獨立國家，而且還得到了當時世界三分之一國家的認同。這當中最主要的便是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對滿洲國的主權承認，復國運動便認定繼承南京政府的重慶政權，佔領滿洲是沒有法理依據的，後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亦無資格統治滿洲。不過問題在於承認滿洲國以及南京政府的僅限於軸心國及與其友好的相關國家而已，以英美為首的同盟國集團，仍舊承認位在重慶的中華民國為中國全境的唯一合法政府，這也包含東北在內。重申中國政府擁有滿洲主權的國際條約，包含了對於是否具有法律約束力仍有爭議的《開羅宣言》，

⁹² 王琳，〈社交媒體中地域汙名現象分析〉，《新聞研究導刊》2019 年 01 期，頁 64。

⁹³ 大紀元，〈【獨家】體制內曝「東北不滿」成中共心病〉，2022 年 3 月 21 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1/2/15/n12753131.htm>

⁹⁴ 台海之鷹，〈【逆統戰】台灣玩家組隊逆剿中國共匪全攻略（中）〉，2022 年 3 月 21 日，<https://twhawk.tw/zh-TW/articles/21>

以及有清楚文件保留的《雅爾達協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這幾份在戰爭接近尾聲時所簽定的國際條約，都清楚表明了中國擁有滿洲的充分主權。

不過這還是基於對「滿洲國是否為合法的主權獨立國家」這一議題的理解差異，所延伸出的問題，而另一點關於君主制有利於族群間的平等，筆者則是抱有高度的懷疑。雖然不好說共和制底下，能夠確保弱勢族群的權益，不被多數族群給侵害，但一口斷定君主制能帶來族群平等，也是一大爭議。像是前一章節所介紹過的，滿洲國時期底下的日、滿、蒙、鮮等諸民族，在薪資、配給上所呈現出的差別待遇。另外關於君主制能夠有效團結國內各族群這一觀點，本身也是一個大問號，以協和會本身最常舉的君主制模範，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與西班牙王國來看，前者有蘇格蘭獨立、北愛爾蘭分離主義、威爾斯獨立等政治訴求；後者則有加泰隆尼亞（Catalonia）、巴斯克（Basque）、安達魯希亞（Andalusia）等地的獨立運動正在進行，這些例子很難為協和會所說的君主制團結國內各族群這一論點作證。

另外協和會所說，滿洲國復國後，將會恢復與日本之友好關係，甚至能夠順勢加入美日同盟當中這一論點亦抱持著疑慮。就筆者的觀察，目前尚未見到任何日本的主要政黨或是政治人物，公開支持滿洲國復國這一議題。與之對比的是，2016 年南蒙古大呼拉爾不僅在日本國會參議員會館宣告成立，當時更有現任的國會議員，如長尾敬、山田宏、中西哲、三宅博等人參與並發表祝賀感言。⁹⁵甚至到了 2021 年，日本參議院和衆議院議員組建的「支援南蒙古議會聯盟」成為日本國內繼西藏、新疆後，第三個關注中國少數民族權益的機構，同時也是全球首個以解決內蒙古自治區問題為目標的國會組織。⁹⁶至於美國方面，雖然在 2021 年的國會聽證會上，有提到因為支持「滿洲獨立」而被中共當局逮捕的旅芬學者王展一案，⁹⁷但也未見滿洲國復國一事在美國政壇當中掀起多大的波瀾。還有一點關於成功復國後，協和會曾提出國民認定之問題，當中提到居於滿洲國境內，但先輩未必具有滿洲國身分者，若是支持復國行動則可獲得滿洲國人的身分。反之若不支持復國運動者，將會被視為中國侵略者的非法移民，滿洲國政府是可以合乎道義的予以驅逐，國際社會對此是沒道理指責其侵犯人權。⁹⁸關於這一論述，讓筆者聯想到當今緬甸的羅興亞（Rohingya）難民危機，緬甸政府對羅興亞人的認定，即是根據其能否證明自己祖先從 1823 年前便居於緬甸，這一關鍵因素來做判斷，政府不將 1823 年後遷移至緬甸者視為正式國民，僅給予臨時居民的待遇，爾後對於拒絕被登記為孟加拉人者，緬甸政府撤銷其臨時居民之身分，而將其認定為非法移民，進而促使延宕至今日的羅興亞難民危機。這也引起國際社會

⁹⁵ 自由亞洲電台，〈南蒙古大呼拉爾成立大會在日本國會召開〉，2022 年 1 月 12 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nz-11102016101825.html?encoding=traditional>

⁹⁶ 自由亞洲電台，〈日本國會成立支援南蒙古議會聯盟〉，2022 年 3 月 21 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ql2-04212021081957.html?encoding=traditional>

⁹⁷ 自由亞洲電台，〈旅芬學者王展遭中方拘捕兩年 事蹟收入美國會記錄〉，2022 年 3 月 21 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sc2-10152021105657.html?encoding=traditional>

⁹⁸ 完顏·賽繆爾，〈國際法視角下的滿洲復國—滿洲人民重獲自由的唯一道路〉，頁 25。

的高度重視，要求緬甸當局停止對羅興亞的不友善政策，從當今國際社會的做法來看，國際社會對於協和會主張之驅逐「非法」中國移民的行動，未必會保持沉默。

2. 新滿蒙關係—滿洲國與南蒙古大呼拉爾

當滿洲國在 1932 宣告獨立時，那份文件被稱呼為「滿蒙新國家獨立宣言」由此便可看出滿洲與蒙古兩個族群具有密切的關聯，不過昔日的滿洲國，在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治下，被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以及內蒙古自治區四大行政區所劃分，在內蒙古自治區內，同樣有一股分離主義勢力在海外活動，那就是南蒙古大呼拉爾（以下簡稱大呼拉爾）。

大呼拉爾的前身，是在 1990 年代時成立的一個流亡政府，不過當時的參與者認為作為一個流亡政府，他們得的力量遠遠不夠，因此他們參考了維吾爾人成立的世維會，決定成立一個超越黨派，為家鄉人民發聲，建立與國際社會接觸和聯絡的平台，也就是現在的南蒙古大呼拉爾。大呼拉爾內包含了內蒙古人民黨、自由聯盟黨、南蒙古民主黨、青年聯盟、自由民主基金會多個團體所組成，這些團體各有各的主張，有的追求獨立，有的追求內蒙古人自決，有的追求真正的民族自治，各個黨派的目標雖然大相逕庭，但是其表現出兼容並包的精神，並提出由南蒙古人自行決定南蒙古的未來，大呼拉爾便是以民族自決為最終目標而持續奮鬥者。⁹⁹

流亡政府與大呼拉爾未來可能會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目前內蒙古自治區東部的呼倫貝爾市、興安盟一帶，曾是滿洲國興安四省的主權歸屬問題。雖然在協和會的觀點中，蒙古人是滿洲多元文化社會的一份子，連 1930 年代宣佈建國時，亦提到「滿蒙新國家」這一詞彙，可見蒙古族群在滿洲國社會佔有重要的地位。面對中共的行政區劃劃分，協和會認為這是為了達成割裂滿洲國國土，分化各系國民此一目的。¹⁰⁰（參看圖 10）但是與該地有所關聯的蒙古人與大呼拉爾又是作何感想，在第四章當中已經介紹過蒙古人對於滿洲國的看法，蒙古人追求的是蒙古族群的自決，乃至於獨立，而非成為他國之國民。在當代成立的大呼拉爾，其目的即是延續上世紀未竟的志業，也就是由南蒙古人自行決定南蒙古的未來。若東部行政區的投票結果不如流亡政府所預期，屆時雙方該如何處理。目前不論在流亡政府或是大呼拉爾中，都未見有人公開討論，也沒有看到雙方有進行實際互動的跡象。倘若流亡政府未來要朝實體化行動，勢必要與大呼拉爾針對呼倫貝爾

⁹⁹ 流芳，〈席海明：南蒙古“大呼拉爾”的目標是民族自決權〉2022 年 5 月 22 日。

法國國家廣播電台。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161114-%E5%B8%AD%E6%B5%B7%E6%98%8E%EF%BC%9A%E5%8D%97%E8%92%99%E5%8F%A4%E2%80%9C%E5%A4%A7%E5%91%BC%E6%8B%89%E7%88%BE%E2%80%9D%E7%9A%84%E7%9B%AE%E6%A8%99%E6%98%AF%E6%B0%91%E6%97%8F%E8%87%AA%E6%B1%BA%E6%AC%8A

¹⁰⁰ 完顏·賽繆爾，〈塞繆爾斥偽「內蒙古自治區」之建構〉，2022 年 5 月 22 日，https://medium.com/@freemanchuria/%E5%A1%9E%E7%B9%86%E7%88%BE%E6%96%A5%E5%83%9E-%E5%86%85%E8%92%99%E5%8F%A4%E8%87%AA%E6%B2%BB%E5%8D%80-%E4%B9%8B%E5%BB%BA%E6%A7%8B-a3c622e2a680

一帶的主權問題，進行一場務實的討論。

3. 對流亡政府本身的疑慮

對於流亡政府最大一點的疑慮在於，其宣稱在美國受到批准，正式註冊為受美國法律保護的滿洲國流亡組織一事。筆者未在美國的法案中發現到有直接關於流亡政府註冊的法案，若是說相近的法案，筆者認為應該是《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該法規定具備「政治或准政治身份」且代表外國利益的代理人，需公布其與外國政府的關係，以及定期匯報相關活動和資金信息。根據美國法務部對國會 2019 下半年的報告中，筆者並未發現到有與滿洲國相關的團體，出現在名單中，與之相對的倒是有代表達賴喇嘛的西藏辦公室，以及台灣的民進黨與台灣民政府這些組織，都有出現在註冊名單上。至於協和會聲稱的註冊，依照其提供的資料，上投標記是根據《商業註冊法》主管單位是「哥倫比亞特區政府消費者和監督事務部公司司」登記的性質為「非營利公司法人」，與其說是政治組織，倒不如說是一商業組織更來的貼切。（參看圖 11、12）

流亡政府目前的運作模式本身也是一大問題，它既不像行政中央，有達賴喇嘛以國家元首的身分帶頭領導；也不像世維會、大呼拉爾是由散居海外的民眾選舉產生。現在的流亡政府，既不是由皇帝下令組成，也不是由滿洲國國民選舉投票而成，僅是一個自詡為繼承 1945 年解散的滿洲帝國協和會的後繼者組織而成，所以基本上只要自稱是協和會的繼承者，人人都能是正統的滿洲國繼承者。若是沒有一位能夠證明其在法統上，是符合滿洲國帝位繼承要求的王位覬覦者出面，並由其負責主導流亡政府的組建與運作的話，筆者只能對目前所研究的流亡政府之合法性有所保留。而關於協和會與流亡政府之關係，雖然其解釋協和會並非是我們熟知的政黨類組織，而是一個「無黨無偏」的「官民一體組織」，與政府是互為表裏之關係。先不論協和會是否真如其所說，不是政黨組織，但這也無法改變在復國運動中僅有協和會這一組織參與的事實，加上其政治訴求，在整個復國運動中，未見有其他政治團體參與其中。而且在支持東北獨立的聲音中，亦有人尋求的是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制的新國家，但觀察協和會的論點，一開始便畫地自限。例如稱東北的地域認同，或是東北三省主義，是破壞滿洲帝國憲政、領土、歷史，且承認中國是合法統治滿洲的危險思想。¹⁰¹將同意東北脫離中國論點的支持者，但未必是滿洲國的支持者拒之門外，大大的限制了其未來的發展可能性。（參看圖 13）加上其所繼承的政權與組織，以及宣傳的思想，都有著與獨裁與法西斯主義相關的歷史背景，在現今如此強調容納多元聲音的社會，能否得到大眾與國際社會的支持，仍舊是個未知數。

協和會最大的一點問題，是關於其組織及成員的真實性，協和會表示由於安全上的疑慮，不便公告組織成員的真實身分，就連作為本研究報導人的「滿洲帝

¹⁰¹ 完顏·賽繆爾，〈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2022 年 5 月 22 日，
<https://medium.com/@freemanchuria/%E5%BF%85%E9%A0%88%E6%97%97%E5%B9%9F%E9%AE%A0%E6%98%8E%E5%9C%B0%E5%8F%8D%E5%B0%8D%E6%AD%B7%E5%8F%B2%E8%99%9B%E7%84%A1%E4%B8%BB%E7%BE%A9-2a811713dad9>

國流亡政府特命官吏」W先生，也無法輕易給予讓筆者能對其身分、經歷、說詞進行更深入考究真實性的資料，更別提主要成員的資料。也因為對於參與成員的不確定性，加上復國運動發起至今四年的時間，仍舊停留在虛擬的網路活動上，很難不讓人懷疑其真實性，以及眾人的支持程度。且流亡政府過度放大參與桌遊「逆統戰」設計一事，在遊戲開發團隊「臺灣境外戰略溝通工作小組」所發布的感謝名單中，除臺灣基進、香港民族陣線、新香港文化協會有在現實社會的運作外，其他如「大宛民國海外流亡政府暨宛民黨」¹⁰²、臺灣的「島民抗中聯合」以及流亡政府本身，基本上都是維持虛擬網路的活動。更別提有在現實社會中運作的分離主義勢力，行政中央、世維會與大呼拉爾，都未參與到此桌遊的設計，該桌遊能促成多大的迴響，筆者也是有所保留。

或許正如亡美的中國學者魏京生所言：「滿洲獨立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政治運動，而只是一種對中共集權表達不滿的言論。」¹⁰³雖然這段言論被協和會成員認定這是自由亞洲電台遭中共滲透，藉此打壓復國運動的行動。姑且不論自由亞洲電台是否被中共當局滲透，但筆者同意魏京生對於滿洲國復國運動的見解。雖然流亡政府表示目前仍處在重新喚醒民族意識的階段，同時也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未來的下一步做準備，具體的下一步便是趁著 2020 年的美國為國會改選進行的人口普查，與 2021 年加拿大為國會改選進行的人口普查，藉此確定選民團體的人員範圍，為召開流亡立法院的選舉進行準備。議會的設置或許是讓這法統尚有疑慮的政府，邁向正常化的第一步，不過在普查結果全面出爐前，所有的一切尚屬空談，要是屆時的普查結果不如預期，流亡政府與復國活動的未來又該何去何從。若是協和會無法突破其困境局面，依舊停留在當前階段的話，那也只能將其看作是對於中共政權有所埋怨，因此藉由復國運動之名，而行對當局表達不滿之實這一行為罷了。

¹⁰² 該組織聲稱其為 1930-1943 年間，存在於河南省南陽地區的「宛西自治」政府的唯一合法繼承政權。

¹⁰³ 自由亞洲電台，〈鼓吹滿獨？旅芬中國學者王展被拘〉，2022 年 3 月 21 日，<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xql-12182019112734.html?encoding=traditional>



圖 6 協和會在日代表（左一遮臉者）與世界同盟黨黨首杉浦功享（左二）、黑龍會會長田中健之（左三）等日本友人共同參拜靖國神社

圖片來源：<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6-08>



儒雅隨和258
@lalala3796

...

讲个笑话 共和国长子
再讲个笑话 振兴东北

11:48 · 2021/9/26 · Twitter for Android

9 次轉推 9 則引用的推文 211 個喜歡



炎焱燚 🔥 @AlexYu_H · 2021/9/26

...

回覆給 @lalala3796

没啥工业了居然限民用电。东北独立！

6

1

14

↓

↑

圖 7 twitter 上對東北發展停滯的不滿





沼_
@mendokusai8964

...

滿洲獨立

8 hrs ago · 微博 weibo.com

【黑龙江：8日暴雪 75.77万户停电 预计今天全部恢复供电】#黑龙江迎大暴雪# 根据气象预警，国网黑龙江公司于11月4日第一时间启动雨雪冰冻Ⅲ级应急响应。11月8日凌晨开始，黑龙江省哈尔滨、绥化、佳木斯、牡丹江、大庆、伊春、鹤岗、七台河等多个城市地区遭遇雨夹雪、大暴雪及冰冻大风极... More

[See Translation](#)



就是让不让高校学子活啊？一个校园内一个校区有电一个校区没有对面小区也有电唯独我们没有一种被人抛弃的感觉瞬间涌上心头好吗😊

[REDACTED] 会说话就多说点

[View all 11 comments](#)



送神评 ④ 16 ↗

的样样不落，这黑龙江这是怎么了。



1 ↗

你说你妈呢 停水停电停网停供暖 哈尔滨冻成这样你把暖气停了？



1 ↗

11:17 · 2021/11/11 · Twitter for Android

1 次轉推 12 個喜歡



圖 8 twitter 上因不滿 2021 年的限電政策而訴求獨立之網民



中国傻事 @China_Silly · 2021/9/29

返回 3 条回复

luckydoll_96 9-27 16:55
真的点格局没有，停个逼电就嗷嗷大叫，尤其在举国欢腾的时刻出现东北人的不和谐声音特别的辣耳朵，停电就停电呗还不是一样过？现在正是秋高气爽，不冷不热，你要电干什么？再说也不是长时间停电，只是间歇性计划性停电

查看原微博

按时间

阿旭是全村的希望 9-27 20:20
回复 @luckydoll_96:当初怎么不饿死你家呢

luckydoll_96 9-27 20:02
回复 @阿旭是全村的希望:叫你妈了比叫，东百人一枪不开丢三省造成全国抗日陷入被动的那一天就注定了今生今世都只能赎罪，停你电又算啥？别一天到晚就知道烧烤，喊麦，快手，社会摇的。在哔哔赖赖直接停水！没有格局的东西

圖 9 twitter 上因限電政策而激起的東北歧視以及獨立訴求



圖 10 復國組織眼中中國境內真正的各分離主義勢力

圖片來源：

<https://twitter.com/ManchuriaGov/status/1391078413847437315/photo/2>

GOVERNMENT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DEPARTMENT OF CONSUMER AND REGULATORY AFFAIRS
CORPORATIONS DIVISION



C E R T I F I C A T E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all applicable provisions of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Business Organizations Code have been complied with and accordingly, this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is hereby issued to:

CONCORDIA ASSOCIATION OF MANCHURIA

Effective Date: 2/26/2019

IN WITNESS WHEREOF I have hereunto set my hand and caused the seal of this office to be affixed as of 2/26/2019 10:00 PM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Licensing Administration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that reads "Patricia E. Grays".

PATRICIA E. GRAYS
Superintendent of Corporations
Corporations Division

Muriel Bowser
Mayor



圖 11 協和會所稱在美註冊為流亡政治組織的證明文件

圖片來源：

<https://twitter.com/freemanchuria/status/1101305069679439872?s=21&t=BG4rMuKQnZ6EJ4u2j6m0KQ>

 DEPARTMENT OF CONSUMER & REGULATORY AFFAIRS District of Columbia Government Corporations Division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of Domestic Nonprofit Corporation								
One or more persons acting as the incorporator or incorporators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e Title 29 of D.C. Code (Business Organizations Act) adopt the following 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p>First: Corporation Name: CONCORDIA ASSOCIATION OF MANCHURIA</p> <p>Second: The corporation will have members: No</p> <p>Third: Registered Agent's name and address in the District Columbia [REDACTED]</p> <p>Fourth: The corporation is incorporated as a nonprofit corporation under D.C. Code Title 29 Chapter 4.</p> <p>Fifth: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may attach the statement): The objective of our organization is preserving Manchurian Culture and defending the human rights of the Manchurian people. Since our country Manchuria is currently under the occupation of Chinese government, our people is facing cultural genocide and living under severe economic and physical persecution. Mr. Xiaobo Liu, whose hometown is Manchuria, serves a perfect example of the Chinese regime's unspeakable crime committed to our people. In a dark age like this, it is our duty to preserve the ancient culture and values of Manchuria. To fulfill our purpose, our plan is firstly to notify the world about the existence and registration of Concordia Association in United States, and help Manchurian people acknowledge the truth about our country. Then, we will promote the Manchurian heritages online, such as electrical magazines, website, Facebook, and Twitter etc. Secondly, we will organize cultural events and human rights seminars to increase public awareness of Manchuria'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hirdly, after having accumulated experience and social connections with the Manchurian people as well as the American people in United States, we will try to draw the attention of US Government and American people on the ongoing persecution of Manchurian people by China. We have attached recommendation letters and a statement in this application. Please have a look at the attached files. </p> <p>Sixth: Directors Name & Address: <table border="1" style="width: 100%;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thead> <tr style="background-color: #005a99; color: white;"> <th style="text-align: center;">Name</th> <th style="text-align: center;">Address</th> </tr> </thead> <tbody> <tr> <td>[REDACTED]</td> <td>[REDACTED]</td> </tr> </tbody> </table> </p> <p>Seventh: Incorporators Name & Address: <table border="1" style="width: 100%;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thead> <tr style="background-color: #005a99; color: white;"> <th style="text-align: center;">Name</th> <th style="text-align: center;">Address</th> </tr> </thead> <tbody> <tr> <td>[REDACTED]</td> <td>[REDACTED]</td> </tr> </tbody> </table> </p> <p>Eighth: Incorporators executing this form: No information provided.</p>	Name	Address	[REDACTED]	[REDACTED]	Name	Address	[REDACTED]	[REDACTED]
Name	Address							
[REDACTED]	[REDACTED]							
Name	Address							
[REDACTED]	[REDACTED]							

圖 12 協和會所稱在美註冊為流亡政治組織的證明文件

圖片來源：

<https://twitter.com/freemanchuria/status/1101305069679439872?s=21&t=BG4rMuKQnZ6EJ4u2j6m0KQ>

此推文無法查看。了解更多



Frederich

@unprecedeted_

...

回覆給 @peppapigplus 和 @freemanchuria

兄弟，東北獨立是不錯，可是滿洲國這麼有日本殖民色彩的名字還是別沿用了吧，好恥辱… 你是日本人麼？

17:02 · 2016/12/12 · Twitter for iPhone



圖 13 有網民在滿洲帝國協和會的 twitter 表達對滿洲國的疑慮，但旋即被協和會封鎖



第六章 結論

中西史學界對於「新清史」學說的論爭，一直是筆者所關注的議題，這場論爭源自於何炳棣於 1967 年公開的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以及羅友枝在 1996 年發表的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兩篇文章，這開啟了史學界近三十年的「新清史」論爭。對於新清史的討論包含了「滿人是否漢化」這一議題，贊成漢化派認為，正是因為滿洲統治者融入漢文化中，才讓其能夠有效統治中國兩百多年；與之相比，新清史一派較不看重漢化對帝國統治的重要性，而是著重於滿洲族群與帝國治下的其他族群間的互動關係，以及滿洲在面對強勢的漢文化時，如何有效保護自身文化不被同化，進而深入探討滿洲人的自我認同與族群意識發展。

我們所稱的康雍乾盛世，其實也是滿洲族群步入十字路口的關鍵時刻，當時的滿洲統治者意識到滿洲文化在滿洲群體中有逐漸弱化之勢，因此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分別推動不同的文化復振政策，當中尤以清高宗為文化復振的集大成者，這便來到了第貳章開頭的「滿洲的『滿洲源流考』」。史料上，根據乾隆年間成冊的《欽定滿洲源流考》來看，滿洲先世可上溯至肅慎，以及由肅慎傳承而下的挹婁、勿吉、靺鞨、女真。不過史料的考據還表明，滿洲先世與朝鮮的扶餘、三韓、新羅、百濟有著密切交流，甚至可能有著共同的祖源。加上愛新覺羅先祖的降生神話，三天女神話，其實是吸納早先在黑龍江一代的傳說故事，這些內容其實都預示著滿洲群體在成形前，便有著多樣性的先例。

現代所界定的滿族，其前身來自於清帝國的統治集團一八旗。八旗的創建是努爾哈齊根據女真舊時行師出獵的牛角額真為基礎，將每三百人立一牛角額真，五牛角立一甲喇額真，五甲喇立一固山額真，也就是一旗。最初有黃、白、藍、紅四旗，日後又以四色鑲邊，成為八色，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八旗，而在八旗之下，又可細分為滿洲、蒙古、漢軍三大系統。必須注意的是滿洲、蒙古、漢軍的分類方式，並非是以民族屬性為標準來進行，而是根據納入八旗的當下，是依照甚麼樣的文化生活模式而定，女真文化歸滿洲、蒙古文化歸蒙古、漢文化歸漢軍，這些多少都體現出滿洲統治者相較於族裔血緣，更加重視文化上的歸屬。旗籍也絕非是終其一生都是固定不變的，可能會因為家族中有人建功立業，又或者是家族與帝室建立姻親關係，因而受到提攜，從而使旗籍有所更動。

另外隨著清帝國的對外擴張，周遭族群因而有機會進入到八旗體系之下，如順治康熙年間的俄羅斯人、自葉爾羌歸順的回回、兩金川戰役的番子，或者是東北一代的席北、索倫、達呼里。這些小眾的文化群體多半會歸於滿洲旗之下，這也促成了新、舊滿洲區別的出現，最初便在滿洲體系下的即是舊滿洲，稍晚加入的為新滿洲，在新、舊交融的情況下，新滿洲慢慢融入舊滿洲之中，當日後有新群體進入滿洲旗時，之前的新、舊滿洲便統一成舊滿洲，新群體則成為新「新滿洲」，這段過程象徵著「滿洲」群體在不斷的成長、擴張。

當滿洲從龍入關，入主中原後，為了確保滿洲統治漢地的穩定性，除了基於

「參漢酌金」的精神，將滿洲的政治文化與中原的政治制度相融合而實施外，滿洲統治者出抬了一系列優待滿洲群體，乃至於整個八旗成員的滿洲本位政策。滿洲本位政策當中以圈地、投充、逃人法尤為重要，這三項措施是為了彌補八旗專精於作戰，但不事生產的缺陷，圈地確保旗人的土地資本；投充讓流離失所的漢人為旗人耕種，進而同時滿足雙方所需；陶人法則是確保珍貴的勞動力不輕易流失。不過隨著旗人數量的增多，土地錢糧卻沒有跟著增長，旗人的生計出現危機，滿洲統治者遂推動一系列的錢糧補助、新墾土地、增加兵缺等措施來解決旗人的生活狀況。這一連串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使八旗成員在經濟、社會層面上，都成為有別於民人的特權階級，也讓旗人在民人眼中成為異於他們的存在。

另外一個會影響到滿洲統治漢地的重要因素，就是滿洲漢化一事，滿洲統治者早在入關前便意識到漢化會政權穩定的嚴重性，他們的先輩—金代女真就是最好的例證，也因此滿洲統治者特別注重滿洲文化的保存。滿洲統治者認為國語騎射是滿洲的傳統，也是滿洲得天下的基礎，因此當旗人參與科考或是進行升遷考核時，是否具有國語騎射的能力，將大大影響到旗人未來的職業生涯。除了從職場上下手外，滿洲統治者亦從學校教育開始，為了不同身分，或是為在不同地域的八旗子弟，設立各式旗學，自幼便為八旗子弟打好國語騎射的基礎。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國語騎射的要求，並非僅限定於滿洲旗上而已，而是蒙古、漢軍一體適用，這其實也在無意間促使八旗體系下的滿洲、蒙古、漢軍開始共享相同的歷史、語言與文化，進一步促成其整合為一體，成為一「異種族（合滿、蒙、漢等其他民族）同民族（旗族）」，到清末甚至出現了「不分滿漢，但問旗民」的旗人認同。

隨著西方殖民帝國利用船堅炮利，撬開中國深鎖的國門，隨之而來的便是諸多源自於西方的科學、技術與新思潮，這之中也包含了 nation，也就是民族主義、國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中文世界對於 nation 的解釋，很大程度是受到日本社會的影響，日本對 nation 的解釋最初是接受政治意義上的「國民」，日後又發展為以文化、血緣為基準的「民族」，進而發展出專屬於日本語境的「民族」，也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概念。和製漢詞的「民族」又藉由梁啟超、孫中山等大思想家之手傳入中國，在梁啟超等立憲派的解釋中，民族主義的內涵與西歐模式較為接近，其目的在建立一個民與社稷為貴，君為輕的多民族立憲國家；與之相對的孫中山等革命派，更趨向於日本的「一國一族」的民族主義思想，並融合儒家的「夷夏之防」與西方的人種學說，以此合理化推翻異族統治者—滿洲政權的正當性，以及建立一個單由漢人所組成的單一民族國家。辛亥革命初期，革命派的確是朝著建立單一民族國家這一目標邁進，但隨著革命的進行，不少原屬於立憲派的人士，與舊官僚也陸續加入其中，這也緩和了革命派當中的激進民族主義思想，為單一民族建國轉換為五族共和提供了契機。雖然革命派採納立憲派的五族共和民族政策，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漢族與其他民族間的緊張氣氛，但這未必表示其他民族會對這一新的政權產生認同感。

在滿洲群體當中，大致可分為上、中、下三個階層，在不同的階層當中，對

於國族的認同都各有不同。上階層以皇族宗室為主，我們從溥儀的回憶錄可看出，溥儀本人對於中華民國並不抱好感，他更傾向於恢復君主制；宗室中的善耆、熙洽等宗社黨人，在清帝國終結後仍舊積極的從事復辟，乃至於滿蒙獨立運動，可看出其對新政權並不抱有任何的認同感。中階層以八旗當中的知識階層為主，這之中又分裂為君主制與共和制兩派，君主制有烏澤聲、奎榮、升允、趙爾巽等人，在他們的著作、行動都充份表現出對於君主制的支持；共和制則有張榕與松毓，兩者經歷頗為類似，早期一心為國卻不被重視，不得已才走上革命之路，但他們未必完全接受革命派在民族主義上的主張。

滿洲上、中階層對「中國」的認同會產生歧異的關鍵，在於清帝國的滿、蒙、藏、回聯合制漢的政策有關，特地保護族群的文化，以及賦予各族的自治權，使其難以對「中國」產生認同；而支持共和的滿洲人，則是認為滿漢相習已久，已經成為一個新民族，由這個新民族所建立的國家，便是他們新的國家認同。另外與滿洲上、中階層有關的國族認同論點，即是清帝國在官方文件中多次使用「中國」一詞來做為國家的代稱，被學者認為是滿洲統治者對「中國」產生認同的證據。但是實際上，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不論旗民滿漢任一族群，都未意識到「中國」這一詞彙具備現代國家的意涵，最多是將其視為一個地域概念，更別提對其產生出國家認同。

最後的下階層，則是一般的旗人，他們同時也是受到革命影響最深的一群，一些居住於南方省分的旗人，在革命初期因為畏懼革命軍對旗人的迫害，迫使旗人改名換姓、換穿漢人服飾，假扮成漢人來隱藏旗人身分，藉此獲得一線生機。由此來看，除了下層旗人是懼於受到社會的迫害，而選擇成為漢人外，中上階層的旗人更加傾向於政治上的認同，而非民族上的認同，有的人認同君主制，有人則是認同共和制，很難用「滿人漢化而對中國產生認同」來一語帶過。

因為對君主制仍抱有認同，且不滿於共和制的新政權，遇上日本對滿洲的野心，進而促成了新國家「滿洲國」的誕生。這個新國家的出現，一方面強調與中華民國的異質性與斷絕性，另一方面又保留其政治制度與法治思想，加上佔國家總人口數 80% 以上的漢人，這促使滿洲國當局必須盡快創造出一個專屬於滿洲國的國家認同。滿洲國先是表明其政府優於國民政府之處，如進行王道統治，推動民族協和，創建一個無種族歧視、紛爭的王道樂土，從政治上與國民政府做切割。歷史上，稱滿洲自上古的肅慎以來，都與中原的漢人政權毫無關係，即使是漢、明這些漢人政權的盛世，最多也就控制到遼河的下流地區，滿洲的其他地區仍舊保持獨立狀態。因此中國無權宣稱滿洲是其自古以來的土地，甚至在歷史上也僅有滿洲支配中國，而無中國支配滿洲的情形發生。另外一點就是民族協和思想的宣導，當時的滿洲有過一段排日風潮，為了化解排日勢力對新政權的影響，加上滿洲國內民族組成的多樣性，滿洲國當局推出民族協和，期望集結國內各民族間無歧視、尊卑之別，並相互提攜，一同建設新國家。並利用各式手段，如大眾傳媒與學校教育，向大眾宣傳、教化，期望能讓其了解並接納滿洲國國族觀，最終達成「異種族（日、滿、蒙、鮮等其他民族）同民族（滿洲國國民）」這一

目標。

至於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基本上是以失敗收場，在日本人當中雖然有人力求實踐民族協和的精神，但也有人對於日本人的身分抱有優越感，且滿洲國實際推動的政策，如薪資與戰時的物資配給，就完全與民族協和精神背道而馳。中國人方面，有支持滿洲國者，如鄭孝胥、張景惠、熙洽、烏澤聲等一眾君主立憲支持者，但仍有人依舊保有對中國的認同，進而從事反滿抗日活動。另外作為「滿蒙新國家」當中的另一重要民族，蒙古人，仍舊懷抱蒙古人獨立建國的夢想，不甘於成為滿洲國底下的一自治群體。各族之間的理念不同，加上因民族不同而產生的差別待遇，以及當地人對日本人的隔閡，都表明著「民族協和」這一遠大理想早已淪為一番空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推動民族認定工作，這項工程使得滿洲喪失其過往多族群共同體的身份，原先隸屬於滿洲大其之下的各民族，漢、蒙古、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等，能夠根據自身的意志，選擇留在滿洲之下，又或者是成為另一民族群體。「滿洲」多族群共同體的地位正式步入歷史，迎來了成為單一族群的結局。這一改變對以恢復滿洲帝國為己任的滿洲帝國協和會，以及滿洲帝國流亡政府而言，是破壞了滿洲的團結性，以及企圖瓦解滿洲脫離中國可能性的策略。

復國運動很大程度上繼承了 1932~1945 年間的滿洲國，如其所言是「滿洲帝國之恢復，是恢復 99% 的康德滿洲，以及為彌補康德滿洲之不足，由我們更新的 1%」不論在政治、思想、史觀上，都以康德滿洲時期的內容為基準，再加上一些近代的發展。如歷史觀，同意中國政權從未完全統治過滿洲，且如今中共政權對於滿洲的統治權，並非基於合法程序所獲得，因此中共現今是非法侵占滿洲國國土。政治上，雖然延續滿洲國《組織法》的政府架構，但因為皇位空懸，而由協合會自行組成「攝政團」暫代國家元首一職。

雖然復國運動辦的有聲有色，但仍舊要面對諸多問題，如戰後中國政府統治滿洲的合法性、君主制是否適用當今社會、與南蒙古之關係、日美必定會協助復國，甚至是流亡政府本身的合法性，以及仍處於在虛擬網路社會活動上這點，能否達成其所宣稱的目標，都是一大疑點。若是復國運動仍舊堅持己見，一定要「恢復康德滿洲國」而不願接納不同的思想，這又與只准一個聲音的中共政府有何差異。復國運動要不尋找到滿洲國帝位的繼承者，以他為中心重新建立一具合法性的流亡政府，又或是學習大呼拉爾兼容並包的精神，聯絡同樣是出現在網路上的「東北不滿」聲浪，重新將基礎建立在根據土地認同而生的「東北認同」召集流亡海外的東北民眾，選舉、召開議會，以議會為中心重新組建新的政府。這種跳脫虛擬的網路社會，在真實社會中進行實踐的作法，才能夠在國際社會上更具說服力，也才能夠獲得更多人士的支持與關注，否則復國運動的主張，將如康德滿洲時期聲稱的「王道樂土、民族協和」一樣，永遠的淪為一紙空談。

徵引書目

一、史料

日本參謀本部原著，蔡登山主編

2016《滿洲地志：大日本帝國參謀本部的野望》。臺北：獨立作家。

中村忠一

1940〈滿洲國教育之理念〉，《建國教育》第6卷第7號，收入2009《偽滿洲國期刊匯編（二）·建國教育3》。北京：線裝書局。

內尾直昌原編，蔡登山主編

2016《康德元年版滿洲國名士錄》。臺北：獨立作家。

孔 級

1983《逸周書》，收入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37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巴 泰、圖海等編

1964《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一。臺北：華聯出版社。

1964《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冊二。臺北：華聯出版社。

允 祿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收入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41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譯註

1990《滿文老檔》。北京：中華書局。

王 韜

《弢園文錄外編》，收入2002《續修四庫全書》冊155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宇文懋昭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收入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38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托克托

《金史》，收入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9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老舍

1999《老舍全集 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朱師轍

2009《清史述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佚 名

《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收入沈雲龍主編，1981《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一輯》冊801。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杜 佑

《通典》，收入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0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

- 公司。
- 李延壽
《北史》，收入 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67。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 杜受田、英匯等編
《欽定科場條例》，收入 1995《續修四庫全書》冊 83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沈 約
《竹書紀年》，收入 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30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 吳振棫著
1985《養吉齋叢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 李廉方
《辛亥武昌首義紀》，收入 1993《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
- 周克之
〈辛亥革命時期湖北學生軍始末記〉，收入 1981《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二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
- 房玄齡
《晉書》，收入 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5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 祁美琴、強光美編譯
2015《滿文《滿洲實錄》譯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阿 桂
《欽定滿洲源流考》，收入 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499。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 岡田英弘譯註
1975《舊滿洲檔：天聰九年》。東京：東洋文庫。
- 姚思廉
《梁書》，收入 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60。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 建國大學
1941《建國大学要覽》，新京：建國大學。
- 宣統中敕撰
1964《大清宣統政紀實錄》冊一。臺北：華聯出版社。
- 秋葉隆
《滿洲民族誌》，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 2002《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三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 孫 文
〈文言本三民主義〉，收入 1960《國父全書》。臺北：國防研究院。

〈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收入 1960《國父全書》。臺北：國防研究院。

〈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收入 1973《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收入 1973《國父全集》第一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五族協力以謀全世界人類之利益〉，收入 1973《國父全集》第二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

馬天涯

〈南京光復見聞瑣憶〉，收入 1981《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四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

昭 檉

《嘯亭雜錄》，收入 1973《筆記小說大觀續編》冊十。臺北：新興書局有限公司。

范 瞳

《後漢書》，收入 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53。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馬端臨

《文獻通考》，收入 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1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馬 齊、張廷玉等編

1964《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冊一。臺北：華聯出版社。

1964《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冊二。臺北：華聯出版社。

1964《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冊四。臺北：華聯出版社。

1964《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冊六。臺北：華聯出版社。

國立故宮博物院

1969《舊滿洲檔（九）》。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史館編著

1986《清史稿校註》第十冊。臺北：國史館。

1986《清史稿校註》第十一冊。臺北：國史館。

1986《清史稿校註》第十三冊。臺北：國史館。

1986《清史稿校註》第十三冊。臺北：國史館。

康有為

〈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擗〉，收入湯志鈞編，1998《康有為政論集（上）》。北京：中華書局。

荀 況

《荀子》，收入 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9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陳 壽

《三國志》，收入 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5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張玉法主編

1985《清末民初期刊彙編大同報（一）》。臺北：經世書局。

清史館

1962《清史列傳》卷八十。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黃炎培

〈我親身經歷的辛亥革命事實〉，收入1981《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

清高宗敕撰

1958《清朝文獻通考》冊1。臺北：新興書局。

梁啟超

〈東籍月旦〉，收入1936《飲冰室合集》第二冊，上海：中華書局。

〈中國積弱溯源論〉，收入1936《飲冰室合集》第二冊，上海：中華書局。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收入1936《飲冰室合集》第三冊，上海：中華書局。

〈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收入1936《飲冰室合集》第五冊，上海：中華書局。

勒德洪、明珠等編

1964《大清太祖高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

張德彝

2020《目擊普法戰事1871：三述奇》。臺北：新銳文創出版。

張餘生原著，蔡登山主編

2016《倭製滿洲國：中國民族主義者眼中的他者》。臺北：獨立作家。

賀長齡輯

《皇朝經世文編》，收入1972《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冊731。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鄂爾泰等編

1968《八旗通志初集》冊12。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鄂爾泰、張廷玉等編

1964《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冊二。臺北：華聯出版社。

國務院法制處

1943《滿洲國法令輯覽·第一卷》，新京：滿洲行政學會。

1943《滿洲國法令輯覽·第二卷》，新京：滿洲行政學會。

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

2021《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有限公司。

鄒容

《革命軍》，收入張玉法編1981《晚清革命文學》。臺北：經世書局。

鄒愛蓮主編

2009《清代起居注·康熙朝》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

2009《清代起居注·康熙朝》第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

2009《清代起居注·康熙朝》第二十七冊。北京：中華書局，2009。

鄭孝胥

〈滿洲建國溯源史略〉，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 2002《偽滿洲國史料》第一冊。北京：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德富蘇峰

《滿洲建國讀本》，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 2002《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冊。北京：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萬 福編，王曉娜、劉雲、郝小煥校柱

2018《重刻清文虛字指南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楊鍾義

1969《八旗文經》冊三。臺北：華文書局。

稻葉君山

《滿洲發達史》，收入石麗珍、王志民主編 2002《偽滿洲國史料》第二十三冊。北京：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鄧實輯

〈政治通論外篇卷〉，收入 1976《光緒壬寅（廿八年）政藝叢書》第一冊。臺北：文海。

慶 桂、董誥等編

1964《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冊一。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1964《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冊三。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1964《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冊四。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1964《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冊八。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1964《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冊九。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1964《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冊十。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1964《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冊十五。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1964《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冊二十七。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情報處

1935《滿洲國假節日》，新京：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

歐陽修

《新唐書》，收入 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7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劉 炫、程嘉謨等編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收入 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62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劉 眇

《舊唐書》，收入 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7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魏 收

《魏書》，收入 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262。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魏秀梅編

2016《清季職官表附人物錄 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圖 海、勒德洪等編

1964《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冊一。臺北：華聯出版社。

1964《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冊二。臺北：華聯出版社。

魏 徵

《隋書》，收入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6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薩英額

《吉林外記》，收入2002《續修四庫全書》冊7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羅振玉編

1970《天聰朝臣工奏議》。臺北：藝文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鐵 保

《欽定八旗通志》，收入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4。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欽定八旗通志》，收入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665。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Keyte, J.C.

1913 *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 The Story of the Shensi Revolution and Relief Expedition.*
England: Hodder and Stoughton.

二、專書

丁文江、趙豐田編

2009《梁啟超年譜長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坂冬子著，黃耀進譯

2015《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新北：八旗文化出版。

山室信一著，林琪禎等譯

2018《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新北：八旗文化。

中共中央統戰部

1991《民族問題文獻匯編：一九二一·七—一九四九·九》。北京：中共中央黨校。

王 柯

2014《中國：從天下到民族國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

2015《民族主義與近代中日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2017《消失的「國民」：近代中國的「民族」話語與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王春霞

2005《“排滿”與民族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民族編輯委員會

- 1986《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編寫組
- 1995《中國抗日戰爭大辭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
- 1991《四川文史資料選輯第39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中國國家博物館編
- 1993《鄭孝胥日記 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
- 李理
- 2012《白山黑水滿洲風－滿族民俗研究》。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 杜語、趙鷹等主編
- 2008《偽滿洲國期刊匯編》。北京：線裝書局。
- 汪榮祖主編
- 2014《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吳銳
- 2020《你不可能是漢族一百年民族魔咒大破解》。新北：八旗文化。
- 李燕光、關捷
- 1991《滿族通史》。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
- 林志宏
- 2009《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
- 林房雄
- 2022《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來自戰敗者的申辯與吶喊》。新北：八旗文化。
- 長春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
- 1997《回憶偽滿建國大學》。長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吉林省長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馮義達譯
- 2018《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新北：衛城出版。
- 周恩來
- 1984《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初國卿主編
- 2009《偽滿洲國期刊匯編（二）》。北京：線裝書局。
- 金啟棕
- 2009《金啟棕談北京的滿族》。北京：中華書局。
- 柯嬌嫵（Pamela K. Crossley），陳兆肆譯
- 2016《孤軍：滿人一家三代與清帝國的終結》。北京：人民出版社。
- 胡平生
- 1985《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陳捷先
- 2004《明清史》。臺北：三民書局。

宮脇淳子

2015《這才是真實的滿洲史：中日滿糾纏不已的東北如何左右近代中國》。新北：八旗文化。

凌純聲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上冊》，收入 1978《亞洲民族考古叢刊·第二輯》11。臺北：南天書局。

唐德剛

2009《張學良口述歷史》。臺北：遠流出版，2009。

許雪姬

2004《日治時期在「滿洲」的台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4《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臺北：中研院臺史所。

2019《來去台灣》。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張玉法

1982《清季的革命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張憲文主編

2015《日本侵華圖志》第 22 卷。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馮自由

2011《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黃光學

1994《中國的民族識別》。北京：民族出版社。

陶晉生

1981《女真史論》。臺北：食貨出版社。

黃興濤

2017《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的觀念研究》。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焦靜宜

1990《20世紀初中國的遺老遺少》。臺北：博遠出版有限公司。

源元一郎

2021《五族協和の魁：滿洲國立建國大學》。東京：鳥影社。

當代中國的民族工作編輯部

1989《當代中國民族工作大事記：1949—1988》。北京：民族出版。

楊海英

2015《日本陸軍とモンゴル 興安軍官學校の知られざる戦い》。東京：中央公論新社。

2017《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臺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愛新覺羅·溥儀

2019《末代皇帝自傳（上）》。臺北：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滿洲國史編纂刊行會

1970《滿洲國史·總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會。

1971《滿洲國史·各論》。東京：滿蒙同胞援護會。

劉小萌

2008《清代北京旗人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劉曉原

2016《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謝冰瑩等編譯

2013《新譯四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瀛雲萍

《滿族史》。

Baycroft, Timothy.

2007 *Nationalism in Europe 1789-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ossley, Pamela K.

1999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uara, Prasenjit.

2003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Elliott, Mark C.

2001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Goffman, Erving.

1986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ress.

Hobsbawm, Eric.

1992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hoads, Edward J.M.

2000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Early Republican,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Kazuko, Kuramoto.

1999 *Manchurian Legacy: Memoirs of a Japanese Colonist*.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三、學位論文

王紅霞

2012〈“滿洲國”興安南省蒙古族學校教育〉。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任其懌

2006〈日本帝國主義對內蒙古的文化侵略（1931年-1945年）〉。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吳志鏗

- 1993〈清初法令與滿洲本位政策互動關係之研究－以五大政令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 李威諺
2019〈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教改革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 孫會修
2013〈清末滿人國家認同研究－以化除“滿漢畛域”討論為中心〉。武漢：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碩士學位論文。
- 陳寧
2005〈地域歧視的話語、權力與真相－記憶中的“東北人”形象及其建構過程〉，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張偉平
2017〈“偏差地圖”理論視角下東北人刻板印象研究〉。哈爾濱：哈爾濱工程大學碩士論文。
- 溫達爾
2020〈偽滿洲國興安軍的組建與編制管理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 蔡偉傑
2005〈論清朝前期的滿洲文化復興運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
- 廖羽
2005〈試論振興東北經濟的若干要素〉。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 #### 四、學術論文
- 卜紅雙、王太明
2020〈雷鋒精神在新時代東北全面振興中的價值思考〉，《瀋陽幹部學刊》2020年06期：36-39。
- 于小涵
2015〈淺談東北特色文化背景下的民族認同感〉，《商》2015年第51期：22。
- 王文麗
2014〈偽滿洲國“國旗”探究〉，《長春師範大學學報》，2014年09期：66-68。
- 王宇昕
2019〈日本殖民政策與“滿洲共同體”認同的製造－基於《盛京時報》的考察〉，《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19年第1期：52-64。
- 王明霞、張佳生
2008〈“漢人滿化”現象研究〉，《社會科學輯刊》2008年04期：134-140。
- 王琳
2019〈社交媒體中地域汙名現象分析〉，《新聞研究導刊》2019年01期：64-65。
- 王梓瑞
2019〈東北話探究〉，《文學教育（下）》2019年第1期：91-92。

王 頴

2004〈從東北方言詞語看東北的多元民族文化〉，《社會科學戰線》2004年第1期：152-156。

王鍾翰

1981〈關於滿族形成中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1年第1期：129-136。

石川禎浩

2005〈20世紀初年中國留日學生“黃帝”之再造－排滿、肖像、西方起源論〉，《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51-62。

安田浩

1992〈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民族」観念の形成：國民、臣民、民族〉，《思想と現代》1992年第31號：61-72。

伊秀芬

2006〈川島浪速與“滿蒙獨立運動”〉，《蘭台世界》207期：64-65。

任劍濤

2020〈遲到的建構：國族與國家的錯位與接榫〉，《探索與爭鳴》，2020年第2期：13-16。

吳志鏗

1994〈清代前期滿洲本位政策的擬定與調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22期：85-117。

1996〈清代的逃人法與滿洲本位政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24期：77-143。

沈桂萍

2020〈“中華民族”建構的歷史路徑和現實任務〉，《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0年第5期：54-58。

何 莉

2006〈日本帝國主義操縱的“滿蒙獨立運動”〉，《蘭台世界》211期：69-70。

吳啟訥

2015〈抗戰洗禮下少數族群的中華民族化〉，《江海學刊》2015年第2期：146-165。

吳智超

1987〈略論“新滿洲”〉，《滿族研究》1987年01期：91-95。

李雲霞

1999〈從改旗和抬旗看八旗中民族成分的變化〉，《滿族研究》1999年03期：42-43。

林士鉉

2015〈送不出亦留不住的國書－記院藏〈大清國國書〉的滿文內容〉，《故宮文物月刊》386期：50-66。

林志宏

2020〈有毒的聖杯－滿洲國「民族協和」的實踐及其困境〉，《新史學》第31卷第3期：199-256。

定宜莊

2016〈清末民初的“滿洲”“旗族”和“滿族”〉，《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16 年第 2 期，頁 91-98。
- 姚念慈
1995〈略論八旗蒙古和八旗漢軍的建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5 年 06 期：26-31。
- 柯俊波
2020〈吉林名士松毓的勵志人生〉，《蘭臺內外》2020 年第 3 期：19。
- 周鐵鈞
2007〈東北人的群體文化特徵〉，《東北之窗》2007 年第 2 期：76。
- 孫玉濤
1987〈末代孤臣的哀鳴—清末蒙古族詩人升允簡介〉，《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 年第 4 期：55-56。
- 徐泓
2016〈“新清史”論爭：從何炳棣、羅友枝論戰說起〉，《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1 期：1-13。
- 茹瑩
2001〈漢語“民族”一詞在我國的最早出現〉，《世界民族》，2001 年第 6 期：1。
- 許雪姬
2009〈在中國東北的臺灣人（1908~1945）〉，「臺灣殖民地史學術研討會」，大連：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中心，2009 年 8 月 20 日。
- 2012〈在「滿洲國」的臺灣人高等官：以大同學院的畢業生為例〉，《臺灣史研究》第 19 卷第 3 期：95-150。
- 2020〈臺灣女性在滿洲的生活經驗（1905-1948）〉，《臺灣史研究》第 27 卷第 3 期：43-109。
- 陳國慶、曹金生
2008〈揚州大屠殺的遇難人口考證〉，《哈爾濱學院學報》2008 年第 2 期：93-97。
- 陳鵬
2017〈清代“新滿洲”融入“滿洲共同體”途徑探研〉，《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7 年 10 期：24-29。
- 張永
2002〈從“十八星旗”到“五色旗”—辛亥革命時期從漢族國家到五族共和國家的建國模式轉變〉，《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 年第 2 期：106-114。
- 張永江
2012〈民族認同還是政治認同：清朝覆亡前後升允政治活動考論〉，《清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8-25。
- 張景泉
1998〈辛亥吉林名士—松毓〉，《吉林師範學院學報》1998 年第 2 期：46-48。
- 黃興濤
2011〈清代滿人的“中國認同”〉，《清史研究》，2011 年第 1 期：1-12。
- 葉高樹

2006〈「參漢酌金」：清朝統治中國成功原因的再思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6 期：153-192。

2010〈「滿族漢化」研究上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70 期：195-218。

2012〈清朝的旗學與旗人的繙譯教育〉，《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48 期：71-154。

楊瑞松

2012〈打造共同體的新仇舊恨：鄒容國族論述中的「他者建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37 期：43-72。

2014〈從「正紅旗」下到紅旗下：老舍的「祖國之愛」〉，Issues of Far Eastern Literatures: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ain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Society of Lao She Studies, June.

2016〈從「民吾同胞」到「我四萬萬同胞之國民」：傳統到近現代「同胞」符號意涵之變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45 期：109-164。

愛新覺羅·燾誠

2008〈張學良的老師熙洽其人〉，《海內與海外》2008 年第 11 期：42-43。

趙中麒、楊曉珞

2017〈安身立命於民族國家之中？當代民族國家少數族群／民族的生存與適應〉，《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第 7 卷第 3 期：97-125。

趙廣示

1988〈張榕評述〉，《青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 年第 2 期：50-54。

遲云飛

2012〈端方：一個滿族官員的民族主義及其政治取向〉，《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 6 期：60-66。

關紀新

1998〈老舍和他的小說創作〉，《民族文學研究》1998 年第 3 期：57-63。

關偉、關捷

2012〈辛亥革命時期東北滿族活動的考察〉，《滿族研究》2012 年第 1 期：15-20。

Elliott, Mark C.

2002 “The Limits of Tartary: Manchuria in Imperial and National Geographi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y*, 59(3): 603-646.

五、報章雜誌

王天穆

1943〈新民族協和運動的探討〉，《新滿洲》第 5 卷第 5 號，收入 2008《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新滿洲 3》。北京：線裝書局。

王宇

2012 年 12 月 7 日〈恢復滿族應有地位，滿族實現區域自治—從滿族是否是少數民族談起〉，《中國民族報》。北京，7 版。

王綏民

2018〈試論君主制在滿洲國之必要性〉，《王道月刊》2018年11月期：9-15。
<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binder1>

王精珊

1935〈民族協和之意義其必要性〉，《新青年》第2卷第3期，收入2008《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新青年2》。北京：線裝書局。

王選達

1937〈滿洲青年應有的覺悟與努力〉，《新青年》第5卷第1期，收入2008《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新青年2》。北京：線裝書局。

外山卯三郎

1939〈滿洲國內鄂倫春族問題〉，《新滿洲》第1卷第6號，收入2008《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新滿洲1》。北京：線裝書局。

全滿復國促進聯合大會

2020〈全滿復國促進聯合大會宣言·決議文〉，《王道月刊》2020年8月期：11-20。
<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7-08>

余 一

〈民族主義論〉，收入1968《浙江潮》第一期。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民族主義論〉，收入1968《浙江潮》第二期。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

佚 名

1936〈國旗代表國家人民應知尊重〉，《大同文化》第264期，收入2008《偽滿洲國期刊匯編·大同文化2》。北京：線裝書局。

1937〈滿洲帝國之全貌〉，《新青年》第5卷第1期，收入2008《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新青年2》。北京：線裝書局。

沛 公

2021〈中華民國建國110周年紀念日隨手〉，《王道月刊》2021年10月期：9-17。
<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6-0203>

完顏·賽繆爾

2020〈駁“康德皇帝及滿洲帝國傀儡論”之一—何謂“傀儡政權”〉，《王道月刊》2020年3月期：57-63。<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7-03>

2020〈駁“康德皇帝及滿洲帝國傀儡論”之二—滿洲國的顧問政治及與關東軍關係簡述〉，《王道月刊》2020年5月期：15-21。<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7-05>

2020〈國際法視角下的滿洲復國—滿洲人民重獲自由的唯一道路〉，《王道月刊》2020年6月期：2-29。<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7-06>

2020〈駁“康德皇帝及滿洲帝國傀儡論”之三—被曲解的君主實權〉，《王道月刊》2020年7月期：19-41。<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7-07>

2021〈滿洲民族國家的四重面相—Country, State, Nation 與 Dynasty〉，《王道月刊》2021

年 11 月期：45-50。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8-11

坪川視學

1937〈三民主義教材〉，《新青年》第 5 卷第 1 期，收入 2008《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新青年 2》。北京：線裝書局。

岳東藩

1933〈建國精神〉，《奉天教育》第 5 卷第 9 號，收入 2009《偽滿洲國期刊匯編（二）· 奉天教育 9》。北京：線裝書局。

雨塵子

〈近代歐人之三大主義〉，收入 1966《新民叢報》第 28 期。臺北：藝文印書館。

佩 華

1907〈中國之排外與排內〉，《大同報》第二號，收入 1985《清末民初期刊彙編大同報（一）》。臺北：經世書局。

烏澤聲

1907〈大同報序〉，《大同報》第一號，收入 1985《清末民初期刊彙編大同報（一）》。臺北：經世書局。

1907〈滿漢問題〉，《大同報》第一號，收入 1985《清末民初期刊彙編大同報（一）》。臺北：經世書局。

1907〈論開國會之利〉，《大同報》第四號，收入 1985《清末民初期刊彙編大同報（一）》。臺北：經世書局。

高鴻威

1933〈新國家之教育〉，《奉天教育》第 1 卷第 3 號，收入 2009《偽滿洲國期刊匯編（二）· 奉天教育 2》。北京：線裝書局。

章太炎

1901〈正仇滿論〉，《國民報》第四期，東京：國民報社。

〈中華民國解〉，收入 1969《中華民國史料叢編· 民報》第五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森田良一

1934〈滿洲國之教育及其方針〉，《奉天教育》第 2 卷第 5 號，收入 2009《偽滿洲國期刊匯編（二）· 奉天教育 5》。北京：線裝書局。

張廷錫

1945〈高小國史參考資料〉，《奉天教育》第 3 卷第 1 號，收入 2009《偽滿洲國期刊匯編（二）· 奉天教育 6》。北京：線裝書局。

舒 家

1943〈協和的年俗〉，《新滿洲》第 5 卷第 1 號，收入 2008《偽滿洲國期刊匯編· 新滿洲 3》。北京：線裝書局。

張景惠

1942〈建國與教育〉，《建國教育》第 8 卷第 8 號，收入 2009《偽滿洲國期刊匯編（二）· 建國教育 9》。北京：線裝書局。

張煥之

2019〈建國天業—滿蒙新國家之建立〉，《王道月刊》2019年3月期：5-13。

<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8-10>

萍 實

1937〈民族協和之重要及其方策〉，《新青年》第4卷第12期，收入2008《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新青年2》。北京：線裝書局。

楊 度

1907〈金鐵主義說〉，《中國新報》第五號，收入1985《清末民初期刊彙編中國新報(二)》。臺北：經世書局。

1907〈國會與旗人〉，《大同報》第三號，收入1985《清末民初期刊彙編大同報(一)》。臺北：經世書局。

趙忠霖

1943〈建國精神教案〉，《建國教育》第9卷第3號，收入2009《偽滿洲國期刊匯編(二)·建國教育11》。北京：線裝書局。

滿洲國協和會

2019〈滿洲國協和會在美國成功註冊為流亡政治組織告全國同胞書〉，《王道月刊》2019年3月期：25-26。<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6-0203>

豎

1935〈民族協和之真精神〉，《新青年》第1卷第1期，收入2008《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新青年2》。北京：線裝書局。

橋本虎之助

1939〈民族協和的信條與實踐〉，《新滿洲》第1卷第6號，收入2008《偽滿洲國期刊匯編·新滿洲1》。北京：線裝書局。

薩里達克·阿斯蘭

2019〈政府與協和會的關係〉，《王道月刊》2019年11月期：21-30。
<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6-11>

薩裏達克·阿斯蘭

2018〈滿日親邦解〉，《王道月刊》2018年9月期：10-33。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_

薩爾達克·阿斯蘭

2019〈滿洲語言解〉，《王道月刊》2019年1月期：15-33。<https://issuu.com/manchuria/docs/k86-01>

六、網路資源與文章

小 山

2021年9月6日。〈流亡藏人政府司政：中方如有意對話 將任命談判代表〉。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210906-%E6%B5%81%E4%BA%A1%E8%97%8F%E4%BA%BA%E6%94%BF%E5%BA%9C%E5%BF%B8%E6%94%BF>

%E4%B8%AD%E6%96%B9%E5%A6%82%E6%9C%89%E6%84%8F%E5%B0%8D%E8%A9%
%B1-%
%E5%B0%87%E4%BB%BB%E5%91%BD%E8%AB%87%E5%88%A4%E4%BB%A3%E8%A1%
%A8

刀 杰

2021 年 2 月 18 日。〈藏人行政中央選舉事務署公布流亡藏人預選名單〉。
西藏之聲。

<https://cn.vot.org/2021/02/08/%E8%97%8F%E4%BA%BA%E8%A1%8C%E6%94%BF%E4%BA%8AD%E5%A4%AE%E9%80%89%E4%B8%BE%E4%BA%8B%E5%8A%A1%E7%BD%B2%E5%85%AC%E5%B8%83%E6%B5%81%E4%BA%A1%E8%97%8F%E4%BA%BA%E9%A2%84%E9%80%89%E5%90%8D%E5%8D%95/>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清實錄資料庫》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mqlc/hanjishilu?1:506707233:10:/raid/ihp_ebook2/hanji/tsweb.ini:::@SPAWN#top

中國新聞組

2022 年 1 月 20 日。〈張作霖行不通？瀋陽「大帥幣」交通卡未發行夭折〉。
聯合新聞網。<https://udn.com/news/story/7332/6046898>

民主建國

2007 年 4 月 22 日。〈東北獨立又何妨〉。
痞客邦。<https://weiki.pixnet.net/blog/post/4091027>

台灣境外戰略溝通工作小組

2018 年 2 月 17 日。〈【逆統戰】台灣玩家組隊逆刺中國共匪全攻略（中）〉。
台海之鷹。<https://twhawk.tw/zh-TW/articles/21>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台灣、西藏、內蒙、東土耳其斯坦獨立運動共同宣言〉。
<https://www.wufi.org.tw/%E5%8F%B0%E7%81%A3%E3%80%81%E8%A5%BF%E8%97%8F%E3%80%81%E5%85%A7%E8%92%99%E3%80%81%E6%9D%B1%E5%9C%9F%E8%80%B3%E5%85%B6%E6%96%AF%E5%9D%A6%E7%8D%A8%E7%AB%8B%E9%81%8B%E5%8B%95%E5%85%B1%E5%90%8C%E5%AE%A3/>

地下 700 米

2018 年 1 月 2 日。〈東北曾經如此富強：1945 年工業規模超過日本 老毛子真壞〉。
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history/alzoyqj.html>

自由亞洲電台

2016 年 11 月 10 日。〈南蒙古大呼拉爾成立大會在日本國會召開〉。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nz-11102016101825.html>?encoding=traditional
2019 年 12 月 18 日。〈鼓吹滿獨？旅芬中國學者王展被拘〉。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xql-12182019.html>

12182019112734.html?encoding=traditional

2021 年 1 月 8 日。〈西藏縱覽：世界各地流亡藏人選舉下一屆政府〉。

<https://www.rfa.org/mandarin/zhuilan/xizangzonglan/tib-01082021133359.html?encoding=traditional>

2021 年 4 月 21 日。〈日本國會成立支援南蒙古議會聯盟〉。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shaoshuminzu/ql2-04212021081957.html?encoding=traditional>

2021 年 10 月 15 日〈旅芬學者王展遭中方拘捕兩年 事蹟收入美國會記錄〉。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renquanfazhi/sc2-10152021105657.html?encoding=traditional>

全國報刊索引

<https://www-cnbksy-com.autorpa.lib.nccu.edu.tw/literature/literature/f0f7adc75aaa1d1cfadd323917927c79>

西藏新聞社記者

2014 年 8 月 19 日。〈西藏未來政體及憲法要旨〉。

藏人行政中央。<https://xizang-zhiye.org/%E8%A5%BF%E8%97%8F%E6%9C%AA%E4%BE%86%E6%94%BF%E9%AB%94%E5%8F%8A%E6%86%B2%E6%B3%95%E8%A6%81%E6%97%A8/>

2015 年 12 月 5 日。〈選舉委員會公佈西藏流亡社區大選預選結果〉。

藏人行政中央。<https://xizang-zhiye.org/%e9%81%b8%e8%88%89%e5%a7%94%e5%93%a1%e6%9c%83%e5%85%ac%e4%bd%88%e8%a5%bf%e8%97%8f%e6%b5%81%e4%ba%a1%e7%a4%be%e5%8d%80%e5%a4%a7%e9%81%b8%e9%a0%90%e9%81%b8%e7%b5%90%e6%9e%9c/>

李思輝

2022 年 1 月 24 日。〈光明日報：數典忘祖的張作霖“大帥幣”必須涼〉。

新浪財經。<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2-01-24/doc-ikyakumy2181150.shtml>

完顏・賽繆爾

2020 年 9 月 1 日。〈塞繆爾斥偽「內蒙古自治區」之建構〉。

滿洲帝國協和會。

<https://medium.com/@freemananchuria/%E5%A1%9E%E7%B9%86%E7%88%BE%E6%96%A5%E5%83%9E-%E5%86%85%E8%92%99%E5%8F%A4%E8%87%AA%E6%B2%BB%E5%8D%80-%E4%B9%8B%E5%BB%BA%E6%A7%8B-a3c622e2a680>

2021 年 6 月 11 日。〈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

滿洲帝國協和會。

<https://medium.com/@freemananchuria/%E5%BF%85%E9%A0%88%E6%97%97%E5%B9%9F%E9%AE%AE%E6%98%8E%E5%9C%B0%E5%8F%8D%E5%8D%AD%E6%AD%8F-%E5%8B%82%E8%99%9B%E7%84%A1%E4%B8%BB%E7%BE%A9-2a811713dad9>

流 芳

2016 年 11 月 14 日。〈席海明：南蒙古“大呼拉爾”的目標是民族自決權〉。
法國國家廣播電台。<https://www.rfi.fr/tw/%E4%B8%AD%E5%9C%8B/20161114-%E5%B8%AD%E6%B5%B7%E6%98%8E%EF%BC%9A%E5%8D%97%E8%92%99%E5%8F%A4%E2%80%9C%E5%A4%A7%E5%91%BC%E6%8B%89%E7%88%BE%E2%80%9D%E7%9A%84%E7%9B%AE%E6%A8%99%E6%98%AF%E6%B0%91%E6%97%8F%E8%87%AA%E6%B1%BA%E6%AC%8A>

海 嶺

2011 年 10 月 24 日。〈辛亥革命中的國家主權連續性問題〉。
人文與社會。<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896>

國家統計局

www.stats.gov.cn

悠遊旅行記

2019 年 3 月 28 日。〈國人眼中的中國地圖：上海人眼中只有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別〉。
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news/bp233gj.html>

國際中心

2022 年 1 月 20 日。〈【大帥就是搭火車被炸死】瀋陽推出「張作霖公共交通卡」被罵翻
承辦人當天遭到停職、微博全刪光〉。
上報。https://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35856

發現哈爾濱

2017 年 4 月 8 日。〈各省人民眼中的中國地圖，看到最後扎心了老鐵！〉。
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society/oyea4e5.html>

新浪旅遊

2012 年 10 月 21 日。〈來了東北，你就相當於去了全世界〉。
新浪遼寧。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410135747/http://ln.sina.com.cn/travel/destination/2012-10-21/072515459.html>

葉梓名

2021 年 2 月 15 日。〈【獨家】體制內曝「東北不滿」成中共心病〉。
大紀元。<https://www.epochtimes.com/b5/21/2/15/n12753131.htm>

經濟日報

2022 年 1 月 19 日。〈瀋陽推出大帥幣文創交通卡 可在 300 多個城市使用〉。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03/6045972?from=edn_search_result

滿洲帝國流亡政府

2019 年 8 月 16 日。〈全滿復國促進聯合大會〉。
<https://twitter.com/ManchuriaGov/status/1162228844830396417>
2020 年 3 月 1 日。〈關於復國大業中帝室及帝位繼承之件〉。
<https://medium.com/@ManchuriaGov/%E9%97%9C%E6%96%BC%E5%BE%A9%E5%9C%8B%E5%8D%A1>

A4%A7%E6%A5%AD%E4%B8%AD%E5%B8%9D%E5%AE%A4%E5%8F%8A%E5%B8%9D%E4%BD%8D%E7%B9%BC%E6%89%BF%E4%B9%8B%E4%BB%B6-c9b8c876c67c
2021年12月20日。〈康德八十八年度滿洲帝國流亡政府施政方針大綱說明（滿文）〉。
<https://medium.com/@ManchuriaGov/%E5%BA%B7%E5%BE%B7%E5%85%AB%E5%8D%81%E5%85%AB%E5%B9%B4%E5%BA%A6%E6%BB%BF%E6%B4%B2%E5%B8%9D%E5%9C%8B%E6%B5%81%E4%BA%A1%E6%94%BF%E5%BA%9C%E6%96%BD%E6%94%BF%E6%96%B9%E9%87%9D%E5%A4%A7%E7%B6%B1%E8%AA%AC%E6%98%8E-%E6%BB%BF%E6%96%87-69d81784319c>

歷史客棧

2015年12月2日。〈如果知道民國時東北有多發達，今天的東北人都得哭暈過去〉。
每日頭條。<https://kknews.cc/history/lp3394g.html>

環球網

2022年1月19日。〈“張作霖公交卡”涼了〉。

新浪財經。<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2-01-19/doc-ikyamrmz6238167.shtml?cref=cj>

藏人行政中央

<https://xizang-zhiye.org/>

薩裏達克·阿斯蘭

2022年3月10日〈全國各縣旗市名稱〉。

滿洲帝國流亡政府。

<https://medium.com/@ManchuriaGov/%E5%85%A8%E5%9C%8B%E5%90%84%E7%B8%A3%E6%97%97%E5%B8%82%E5%90%8D%E7%A8%B1-8ad0b9d9b425>

CO 肥皂豬

2018年4月20日。〈上海、北京人眼中的中國地圖：為什麼他們都歧視河南人？〉。

公民報橘。<https://buzzorange.com/citiorange/2018/04/20/china-the-north-vs-the-south/>

Staff Reporter

2020.10.22 CTA successfully lobbies US Senate for the passage of the landmark Tibetan Policy and Support Act 2020.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https://tibet.net/cta-successfully-lobbies-us-senate-for-the-passage-of-the-landmark-tibetan-policy-and-support-act-2020/>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19. Report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to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of 1938, as amended, for the six months ending December 31, 2019.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 <https://www.justice.gov/nsd-fara>

附錄

滿洲帝國協和會暨滿洲帝國流亡政府訪談紀錄

時間：2021 年 4 月 28 日 09:00~12:00 am

地點：Google Hangouts

訪談人：劉耘豪（以下簡稱劉）受訪人：W 先生（化名）

劉：您好，很感謝貴方給予我這個寶貴的機會進行線上訪談，本次訪談會主要聚焦於兩大主軸：

- 一、有關貴組織近幾年的發展與活動。
- 二、深入了解滿洲復國運動的中心思想。

這當中或許有些許尖銳的問題，但我相信能夠藉由這樣思辨的過程，讓貴、我雙方都有所成長。請問該如何稱呼您呢？

W：稱呼我 W 先生即可。

劉：W 先生您好，這邊有幾點問題想請教。滿洲國與協和會在民眾的認知中，已經在 1945 年與二戰一同畫上句點，不過卻在 2018 年的時候，以阿斯蘭與昂古利二人為中心重新運作。因此想請教在這空白的七十年間，是發甚麼事讓二位決定發起復國運動？以及從 1945 年至今，協和會與政府的大事紀年表。

W：我想你既然是做好長時間準備來研究滿洲國和滿洲國復國運動，想必你對日蘇中立條約的內容應有所瞭解。根據條約，蘇聯承認滿洲帝國。在 1945 年 8 月時，蘇聯突然撕毀條約全面進犯滿洲國，當時滿洲國軍和日本軍已無足夠實力驅逐蘇聯於國土外，一切都發生的很突然。蘇軍於 1945 年 8 月 19 日突襲奉天飛行場，俘虜了正在準備流亡日本建立流亡政府的皇帝陛下和帝室主要成員，於 8 月 20 日占領新京，同日強行解體了滿洲帝國政府和國軍，滿洲帝國協和會當時隨之解體。有一件事我必須提醒，中國人編造的所謂康德皇帝“退位”一說實屬子虛烏有，此事在《王道月刊》上我國志士們已有詳解。在滿洲國自 1945 年 8 月淪陷之後，我國經歷了滅頂之災，蘇聯和中共用盡了各種手段解構、消滅滿洲國的國民認同和政治思想。滿洲帝國政府的各機關、協和會在康德 12 年 8 月短短一月中，經歷了被突然襲擊、解體及建立流亡政府失敗的沉痛打擊。但也正因如此，滿洲國的法統因禍得福，無論是蘇聯、中國國民黨還是中國共產黨，都沒有認真對待滿洲帝國的主權已存在的事實，故也沒有履行形式上“合法”地合并滿洲國領土的程序。所以，嚴格按照國際法來講，他們都是非法佔領。以上是關於滿洲國為什麼沒有在 1945 年畫上句號的說明。

由於滿洲國淪陷于蘇聯後，協和會的組織停擺，領導人淪為戰俘。所以確實可以說，原本的協和會，已經在 1945 年遭到強行解散。下面我開始做關於 1945 年至今政府與協和會的大事年表的說明。

正如上文所說，滿洲帝國政府的各機關、協和會在康德 12 年 8 月短短一月中，經歷了被突然襲擊、解體及建立流亡政府失敗的沉痛打擊。1946 年至 1947 年，此時我國自皇帝至百官大多被關押在蘇聯，國家無首，自然也談不上什麼像樣的復國運動。同時，蔣介石和中共開展了對滿洲地區爭奪的殘酷戰爭，中共在蘇聯的全力支持下節節勝利，藉勝利之威開展土改，消滅了組成滿洲國政權基礎的大部分有產階級，而後 1948 年國共在滿洲地區決戰，其間發生了著名的長春圍城，將新京特別市、長春縣等首都區的精英人口大量滅絕。1949 年中共建政後，馬上藉著朝鮮戰爭的時機，增兵滿洲，且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將滿洲帝國政府中層及以下官吏進行清理。總的來說，1945 年之後的 30 年之內，滿洲國的國民認同呈現萬馬齊喑的特點。

因為在前述的 1945 年至 1970 年代的蘇聯、中共的各次對滿清洗之中，康德皇帝御政時在滿洲帝國政府中處於高位或中堅力量的人士和家族，紛紛被清理乾淨，但是，中共的鎮壓機器，並未做到絕滅滿洲國的國民認同。在 1950 年代出生的，也就是淪陷後出生的第一代國人，如果其家在滿洲國淪陷之前做過帝國的中層或中下層的基層文武官員，他們的父母都在淪陷前受過正經的教育，也都親眼見過王道樂土的盛景，滿洲國的意識就在家中口耳相傳。這方面我可以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我們某位 1970 年代出生的會員，他父母在他幼年時，就曾和親朋好友談論復國的願望；另一個是現任最高法院長塞繆爾閣下，他家先人是高等官試補也有國軍的殉國中層軍官，也是自幼就有反共復國的潛意識。總的來說，1970 年代中共文革之後，經過“改革開放”、“市場經濟改革”等，直至 2000 年代，是滿洲國國民認同的復蘇期。這一時期，雖然尚沒有成型的滿洲國復國運動，但是滿洲國的意識在很多國人的心中重新蘇生。

在 2010 年代，隨著中共統治區互聯網的普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在網上談論政治話題。對於出生於 1980 年代、1990 年代的滿洲國青年，在網上開始越來越多地談論和傳播關於當年滿洲國的真相。大約在 2012 年左右，塞繆爾、昂古利、王展（遠古邪惡大象）等人在社交媒體上形成一些關於滿洲國的討論組，這為協和會的復立、滿洲帝國流亡政府的樹立打下了輿論基礎，也為滿洲國復國運動的正式發起打下了輿論基礎。所以我們滿洲國人現在，稱呼 2012 年至 2018 年協和會復立這段時間為「協和會復立籌備期」。這一時期的特點，以社交媒體（如微信）的討論組為基礎，集結了不少有志於復立協和會組織的人，但是由於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指導，也沒有合格的政治領袖，多數人也對協和會的原有章程和組織缺乏瞭解，所以協和會的組織也在當時沒能復立起來。在 2017 年，出身於興安北省海拉爾市市民家庭的阿斯蘭投身於滿洲國的事業當中，帶頭認真地考察和學習當年協和會的原貌，指明了滿洲國復國當以原樣恢復為目標，整合當時紛亂的有志於復立協和會組織的愛國者，在 2018 年 4 月復立了協和會，7 月受到當時成員的全體尊重和新人，被推選為協和會的組織領導人，也就是協和會會長。昂古利在協和會復

立籌備早期當中起到了一定的聯絡人員和籌備組織的作用，但其本人無心於領導工作，更注重具體事務，因此被阿斯蘭任命為操辦具體事務的協和會中央本部委員。

後來在 2019 年 4 月被中共俘虜、至今生死不明的蕭博宇（蕭敵魯），與阿斯蘭、昂吉利一樣，也是協和會的復立元宿，任協和會中央本部委員兼奉天省本部長。同時被俘的張立明，也是協和會復立元宿，任協和會濱江省本部長。前文提到的王展，不知你是否知道，他也是協和會復立之後較早加入的會員，於 2019 年 10 月被中共俘虜，俘虜後已被很多媒體報道。

協和會自 2018 年 4 月復立後，在當年 11 月底開始籌備滿洲帝國流亡政府的樹立的工作。2019 年 4 月，我國蕭博宇、張立明等十數人被中共國家安全部門俘虜，至今生死不明。此後，協和會大大加強了安全紀律和保密紀律。

2019 年 8 月，攝政團宣誓就職，標志著滿洲帝國流亡政府樹立。2020 年 3 月，國務總理大臣等滿洲國重大官位宣誓就職，自此滿洲帝國流亡政府完全樹立。我來解釋一下，什麼叫完全樹立。完全樹立就是指，滿洲國憲法——《組織法》規定的滿洲帝國政府的最主要的中央機關依據先在的當年的法律建立起來了。

以上為大事年表，同時回答了你關於阿斯蘭、昂吉利的問題。如果你還有什麼疑問，請提問。

劉：謝謝 W 先生詳盡的解說，我已經大致了解協和會與流亡政府的發展經過。那接下來想請教的是，為何是恢復「1932~1945 的滿洲國」，而不是選擇建立新國？

W：你的問題提得很好。關於這個問題，其實我國志士早已不止一次地講解過了。我給你指明最高法院長塞繆爾的一篇文章以及《全滿復國促進聯合大會宣言·決議文》，此二件詳解了你的問題。塞繆爾院長的文章題目是《國際法視角下的滿洲復國——滿洲人民重獲自由的唯一道路》。《全滿復國促進聯合大會宣言·決議文》。我可以簡要總結一下，原因有三點，一為國內法之必然要求，二為國際法之必然要求，三為政治現實之必然要求。

劉：有關第三點的政治現實所指的是？

W：這一點在以上我說的兩件中已詳述。因為時間原因我就不展開講了。如果你詳讀完這兩件之後還對你剛說的關於政治現實的內容有疑問的話，我們可以再行交流。

劉：好的，謝謝您提供的資料。接著想問的是：國民是國家的組成條件之一，請問具備什麼樣條件的人屬於「滿洲國國民」？

W：滿洲國國民的標準，早在康德皇帝御宇之時已有法律明定，如《暫行民籍法》等。在今日，依據滿洲國先在的法律有滿洲國國籍者，均為我國國民。同時，依據我國先在的法律，具備歸化條件的非國民，也可成為滿洲國國民。上述提到的法律中，對於滿洲國國民身份的認定、傳承、取得、回復及歸化，均有詳細的規定。

劉：所以是根據「法律規範」來確定國民。那沒有以「民族」的角度切入來判斷是否為國民嗎？

W：因為「民族」一詞在漢語系語言當中歧義甚廣，所以請你定義一下在你的問題中何為「民族」？

劉：大致上就是「具有共同語言、血緣；或者是認同一個共同文化、傳統、價值的團體。」之所以會想提這一問題，是想了解貴方的「國族主義」類型：是屬於政治性的國族主義，還是族裔語言性的國族主義。

W：如果你的問題是我國 nationalism 的類型的話，那麼這個很簡單。我國是政治性的國族主義，不是族裔語言性的國族主義。前文我提到的關於我國國民的標準的法律，都是當年以政治性的國族主義為基礎制定的。這不僅是因為滿洲地區自古以來的傳統就是如此，更是因為滿洲國建立時的政治現實，簡單來說，我們的人口結構不僅有旗人及其後代、興安四省等的蒙系牧民、清朝以來的關內移民，還有來自日本的滿蒙開拓團、原籍朝鮮半島的鮮系居民，甚至包括逃離共匪迫害的前俄羅斯帝國有產階級（白俄）等諸多血緣和文化既有關聯又有差異的社區。所以我們必然只能采用政治性的國族認同，作為我們的國民識別標準。當年如此，今日亦如此。

劉：就是說在貴方的視角來看，「滿洲人」或是「滿洲國國民」其實是一個「多族群的政治共同體」，這樣子理解沒問題嗎。

W：是的。滿洲人/滿洲國國民就是一個多族群的政治共同體。

劉：了解，那對於中共民族識別工程出來的「滿族」貴方是如何看待「他們」呢？他們是否涵蓋在滿洲國國民主體當中？

W：“滿族”一詞，始於清末革命黨，是革命黨首先造出了這個詞匯，當時專指旗人。這一概念，首先就是錯誤的。旗人是一個政治統治集團，是清朝的統治根基，從血緣上來說，並不具備同一的血緣，從文化上來說，也有很大的差異。即便從國族構造的角度來講，由於這是一個武士統治集團，所以它只能是社會的上層，總之，依照任何的民族構建的方式，都不能把它建構成一個民族。中共建政後，沿用這一名詞，但加以無產階級化的破壞改造，他這麼做的目的有二：其一是否定和消滅滿洲國族，其二是打造一個“少數民族”，為其進一步捏造“有五十六個民族構成的中華民族”服務。如果說，清末至民國的“滿族”還可以被看作是不瞭解旗人真實情況的人所做出的錯誤模型，那麼自中共建政以來，他們不僅僅將錯就錯，并且還將旗人的文化當中貴族性的與高尚的成分徹底摧毀，導致他們所謂的“滿族”實際上是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內容的空皮囊。共匪捏造的“漢族”，固然是虛假的，但“滿族”之類所謂的“少數民族”，其實也是不遑多讓。康德皇帝以聖旨定義的包括滿洲地區旗人以及滿洲國建國時從關內來投奔的旗人在內的滿洲國族（即滿洲國民），才是旗人能夠成為現代民族元素的唯一正確可行道路。

關於你剛說的“民族識別”這個概念，這是中共完全繼承蘇共的理論。其目

的本身就是，解構“資產階級國家”、“資產階級民族”，為共產黨顛覆文明秩序、征服和統治世界服務。

劉：了解，另外想請教的是目前復國運動的活動，以我的視角來看，尚處於初步的政治與宣傳活動。那是否有精神層面上的活動呢？例如文化復振的考量？或是國族認同的建構與加強（因為習近平上任後，中共開始加強所謂的「中華民族認同」）所以想請教貴方是如何看待建構出「滿洲認同」或是「滿洲國認同」這個議題？或是貴方已經開始進行這方面的行動，若是已經有相關的建構在進行能否詳細描述，以及在推動時所遭遇的瓶頸。

W：因為你提出的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多個問題，那麼我會按順序回答。

對於較簡單的問題，我就簡單回答。對於較複雜的問題，我就多說兩句。

關於目前復國運動的活動，以公眾的視角看，確實暫處於初步的政治與宣傳活動。

精神層面上的活動，我們一直在開展。依據滿洲國先在的政治制度，精神層面上的活動屬於協和會的主要工作範疇。協和會依據 1941 年提出的協和會運動要綱，宣揚建國精神，努力動員國民。

針對你舉出來的這個文化復振的例子，我也可以舉一個例子。例如，澄清公眾對滿洲語、固有滿洲語概念的糊塗和錯誤認知。

首先，滿洲國復國不是因任何中共領導人上臺或中共的任何政策的新起或改變。其次，你可能有所不知，對於某些地區來講，也許確實所謂“中華民族認同”是習近平上位後才被加強的，但對於滿洲地區來說，這是自從中共占領滿洲全土以來其侵略政權一貫之的做法，所以即便在實務層面，對我國也沒有什麼新的影響。用一句比較通俗的話來說，“早就已經不能更壞了”。也許你關注了中共近來在偽“內蒙古自治區”掀起的所謂“蒙古語教學”風波，由於偽“內蒙古自治區”設置的初衷本就在於割裂我滿洲國國土，分化我各系國民，所以這一政策自然也影響到我國的興安四省。但是，這其實是中共占領我國興安四省後所推行的文化滅絕與文化專制政策的最後一步，實際上，遠在此次風波之前數十年，中共即用所謂的“標準蒙古語”基本消滅了興安四省曾經受到皇帝陛下政府保護的各蒙系語言（如科爾沁語、巴爾虎語等）。所以，復國運動的方針政策，並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關於滿洲認同和滿洲國認同，實際上依照我國先在之法令，是一回事。皇帝陛下明確說過：“滿洲國就是滿洲。”（相關文藝作品還曾經引用。）關於如何構建這一認同，當年的法令已給出了明確的答案。那就是，建國精神的教育。我們主要是在完整繼承這套體系的同時，強化其與當今政治現實的聯繫，并對我們的國民以及國際友人進行必要的今人能容易聽懂的解釋。例如，滿洲帝國帝位永世一系，是我們建國精神的至要根基。所以滿洲帝國流亡政府發佈專門的佈告，同時我們發表了多篇文章，用今人容易明白的方式，講解 1937 年發佈的《帝位繼承法》。

滿洲國認同，在康德皇帝御宇之時，已然建構完畢。今日我們做的，只是原

樣恢復，以及喚醒國民。至於具體的行動，正如前述，是我們日常的主要行動之一。這一點，在滿洲帝國流亡政府及協和會的官方推特上，常有宣示。至於具體的內容，族繁不及備載，并不是這樣簡短的訪談能夠說清楚的。這一點還望你能夠理解。感謝。

至於推動時所遭受到的瓶頸，我們認為還是困難這個詞更為準確。

推動時所遇到的主要的困難，基本上來自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這你應該猜到了吧，是洗腦，是中共針對滿洲國民幾十年如一日的洗腦。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反日仇日教育。因為滿日兩國是親邦，日本是滿洲國安全的根本保障，因此中共在文教領域專門捏造了一整套的謊言，欺騙並奴役代代滿洲國民。這些謊言，并不都像“731部隊細菌戰”“豐滿萬人坑”那樣粗劣到一眼可以看穿，也有很大一部分冒充“理性中立客觀”的面貌出現，導致在包括海外滿洲國民的很多滿洲國民眼中，事實真假難辨。中共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製造這些謊言，我想即便你在台灣，也能夠感受到他們的威力，何況滿洲國復國運動的力量此時與中共比起來還是很微小。這樣的不對等宣傳戰，給我們澄清關於滿洲國的事實帶來了不小的困難。

第二個方面，則是中共長期的恐怖統治，在滿洲國人（含海外滿洲國人）中造成的基於被迫但已成為習慣的“政治冷感”。這使得很多人不能理解到正常的國族、正常的國家以及他們正常國民應當是何種生活狀態。特別是，已經取得移民資格的海外滿洲國人，更容易抱持“過小日子”的心態。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其實是明白是非、知道真假的，但是既出於恐懼又出於幻想，使得他們不願意去進一步認知事實，擔起自己應當肩負的責任。但是我們的實踐表明，由於海外畢竟是相對自由的環境，強化的真相宣傳，效果雖然仍不甚理想，但確實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至於這種情況的根本改觀，我們認為，要等到全球排華的全面發起。到那時，今天的所有困難局面，將得到徹底的改觀。

以上就是關於你那一連串問題的回答

劉：非常感謝。另外在閱讀貴方的相關期刊、文章時，發現到，因為貴方強調是繼承自「1932-1945的滿洲國」因此從貴方的一些文章來看，都能見到強調君主立憲的重要性。而對於「滿洲獨立」或是共和制都是持反對意見居多。不過這樣不會反而限縮到貴方的發展或規模嗎？（例如無法與具有「擺脫中國對滿洲的枷鎖，且支持共和制」理念的個人或團體合作之類的）

W：其實你這個問題，在之前提過的塞繆爾院長的《國際法視角下的滿洲復國——滿洲人民重獲自由的唯一道路》一文中已有答案，你可以在讀過之後在我們下一次的訪談中再行交流。

鑑於今天的訪談已經進行了三個小時，我接下來還有其他的安排。我們能否再約一另外的時間進行訪談？感謝。

劉：沒有問題，很感謝您願意抽空接受訪談，那下次的訪談時間就由貴方決定可以嗎？

好的。關於下次訪談的時間，我需要請示上級，等到決定之後，會再行與你聯絡。再次感謝您對滿洲帝國復國事業的關注。後會有期。

劉：好的，非常感謝您，那我就靜候佳音。

時間：2021年5月12日 09:00~12:00 am

地點：Google Hangouts

訪談人：劉耘豪（以下簡稱劉）受訪人：W先生（化名）

劉：W先生你好

W：你好

劉：跟W先生報告一下本次訪談的主要內容，主要是延續上次未訪談完的題目，再來如果W先生願意的話，希望能深入了解W先生加入復國運動的過程。大致上就是這樣

W：好的

劉：貴方自2018年活動至今，至少三年的時間，在這三年的時間中，中共當局有對貴方進行任何的反制手段嗎？

W：在2019年，也就是協和會復立一周年左右，中共眼見滿洲國復國運動在短短一年間取得與一年時間不成正比的巨大進展，立刻開始對我滿洲國復國運動進行鎮壓。在2019年4月，協和會中央本部副本部長兼奉天省本部長蕭博宇、協和會濱江省本部長張立明等協和會幹部和會員以及滿洲國國民，被中共國家安全部門“跨省抓捕”，當時一共有十八人被俘。這件事在2019年6月被台灣媒體報道，詳情你可以上網搜索。此後，中共對滿洲國復國運動採取“嚴厲鎮壓”和“裝作看不見”兩手進行的手段。嚴厲鎮壓，就是說只要發現在其控制區內有從事滿洲國復國運動的就抓起來。裝作看不見，是指嚴格避免其直接控制媒體和已滲透的自由世界媒體報道滿洲國復國運動。

2019年10月，中共在常住芬蘭工作的關東州人王展博士回滿探親的時候突擊抓捕，而王展博士是在從2013年左右開始就在網絡上推廣滿洲國認同的輿論領袖，他在2018年10月加入協和會，在2019年4月發生滿洲國民被俘事件後退出協和會，但並未離開復國運動。王展博士他作為協和會前會員仍被嚴厲抓捕，足見中共對滿洲國復國運動的鎮壓呈現逐漸增強的趨勢。以上被俘的所有義士都至生死不明。中共疑已控制其家屬，使其不能發聲及向海外的滿洲帝國流亡政府聯絡。

2020年3月，在2020年美國國勢調查中，滿洲帝國流亡政府組織了“填寫滿洲族裔”的活動，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但紐約時報報導此事的評論專題文章，特意在其報道中千方百計地弱化滿洲帝國流亡政府作為事件主體的形象，比如說，提及滿洲帝國流亡政府時，只有一個推特鏈接囫圠吞棗過去。2020年8月，協和會與台灣逆統戰團隊經過兩年多的合作，推出逆統戰桌游。此桌游在海外和中共控制區取得很大的反響。中共藉此機會，嚴厲指使其控制的海外華文媒體，刻意忽視滿洲的存在。這方面的報道你可以在網上

搜索一下，可以發現協和會與滿洲帝國流亡政府明明在游戲的製作中起了重大作用，而且滿洲國的國之擬人化形象——阿蘭岱青，也是逆統戰這個遊戲最重要角色之一，可以說其重要性與台灣的形象並列，但這些華文媒體依然秉持其中共主子的旨意，對滿洲，能無視就無視，能一筆帶過就一筆帶過，我想你應該明白，這根本都不符合新聞傳播的原則。

再比如說，自由亞洲電臺對王展博士的報導也能體現出中共在海外對滿洲國復國運動的打壓。自由亞洲電臺雖然是美國政府出資，但是中共對其滲透極深。面對王展博士遭到中共抓捕的事件，自由亞洲電台居然完全不聯絡滿洲帝國流亡政府或滿洲帝國協和會，反而問了一個對滿洲國復國運動毫無所知的中國民運分子魏京生。魏在接受採訪時，更是不懂裝懂，大放厥詞，甚至污衊說滿洲國復國運動不是真正的運動。這件事情顯然是共匪動用各方的力量，裡應外合，妄圖消除滿洲國復國運動影響的產物。

總的來說，中共對滿洲國復國運動的打壓，利用了中共能夠利用的其控制區內及海外自由世界的一切力量。以上是中共對我鎮壓之幾件重大事件。除此之外，中共長期以來派遣其在各個社交媒體上的帶輿論的間諜，一直在網上造謠言、帶節奏。那些匪諜在網絡上以各種人設出現，帶動輿論，混淆視聽——這也是中共對我嚴厲鎮壓的體現。

這些網絡上的中共匪諜的人設，從粉紅、五毛、民國粉，到“皇漢”，再到所謂“滿族”、精日、精美、左派、右派、民運等等等，所有你能想得到的類型，都被中國共匪用遍了。他們的所作所為，就一個目的，污衊和否定滿洲帝國，從而鎮壓滿洲帝國復國運動，阻止潛在支持者的加入進程。

此外，我們也有一些滿洲帝國流亡政府官吏及協和會的幹部，遭到了中共海外匪諜的人肉搜索以及人身威脅。

以上。

劉：了解，不過剛剛有提到華文媒體對於復國運動報導甚少（台灣本地的新聞雖然也有，不過目前來看僅有規模較小的網路媒體，主流的電視、報紙等則較少見）那麼其他的外文媒體呢？相對華文媒體，外文媒體對於復國運動的報導又是如何？

W：目前外文媒體的報道，只有日本的一些媒體在去年夏天報道了流亡政府向日本捐贈口罩一事，英文等歐洲語言媒體的報道目前尚沒有。

劉：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貴方的行動模式有關，像是中國境內與貴方有相同訴求、活動的組織數量不少，而受到國際社會關注的以西藏流亡政府、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為主。這兩者皆有實體上的政治活動，例如西藏有定期舉行選舉；東突厥斯坦信息中心負責宣傳獨立思想。而復國運動目前來看尚未有前述兩個組織的類似規模，所以想請問貴方在復國運動上，有無制定任何的短期、中期，甚至是長期目標（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開辦國會等），若有的話能否詳述各目標的具體實行方針。

W：首先，我們滿洲國復國運動進入實際組織階段，比西藏和維吾爾要晚上

不少，雖然我們一直在盡力加快速度、提升效率，但是我們現在在做的事實上是西藏和維吾爾幾十年前做過的事情。或者說，我們現在的處境，與 1970 年代的台美人協會（FAPA）非常相似，基本處在重新喚醒民族意識的階段。關於你所說的實體上的政治活動，我們既一直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推動，同時也在為未來的全面升級時刻做著準備，這確實需要一個過程。而我們之前提到過的向日本捐贈口罩的行動、2020 年度美國國勢調查的相關行動，以及剛剛進行的 2021 年度加拿大國勢調查的相關行動，其實也都是在為全面的升級及行動的全面實體化所做的準備。滿洲帝國的議會叫做立法院。去年滿洲帝國流亡政府發佈了康德八十七年三月一日策令第三號《暫行立法院於流亡時期召開之件》和第四號《暫行立法院於流亡時期議員選舉法》，這兩次關於美加兩國國勢調查的行動，重要目的之一就是確定選民團體的人員範圍，以之為召開流亡立法院的選舉做準備。至於你提到的其他方面，據我的瞭解，各項工作都在開展和推進，但是，現在的形勢處於劇烈的變化當中，要拿出一個確定的方案和時間表是不現實的。如果談到行動方針，那麼只有兩條大原則（此兩大原則，在流亡政府樹立當日即以康德八十六年八月二十日策令第一號和策書第一號確定並且向世界宣示）：第一條是嚴守滿洲帝國先在的憲制和各種法令，第二條是在反擊中國的侵略鬥爭當中與文明世界共進退並且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內充當先鋒。除此之外的事情，都可以稱為戰略和戰術，是要因應形勢隨時進行調整的。

劉：大致的情況我了解了，接下來要進行的是針對 W 先生個人參與復國運動的歷程，因為有些問題可能會涉及到個人的隱私，若 W 先生不便回答也沒關係。

W：好的。我先從原則上回答一下這個問題，然後由你來具體提問，如果具體提問的問題我可以回答就回答之。

劉：謝謝您。第一個問題是想請 W 先生簡單介紹一下您的出身背景（如大致的出身年代、出生地、家族背景等等）。

W：包括我本人在內，我所瞭解的大家參加滿洲國復國運動的心路歷程大體相似，都包括這麼以下兩個部分：

第一部可以概括為蒙受皇恩。具體地說，就是家族在康德時期（我們滿洲國人稱康德皇帝治理滿洲國這整十三年即 1932 年至 1945 年為康德時期）都有不錯的生活，滿洲國淪陷之後家庭的財產都遭到了掠奪，家人特別是曾參加滿洲帝國軍或當過政府官吏的，也都有在歷次政治運動當中因此遭到迫害的經歷，這些經歷隨著家族老人的口述歷史在我們的弟兄的心中種下了樸素的滿洲國國民情感的種子。當我們逐漸成熟後，越來越理解中國人、共匪從我們的家族的身上掠奪了多少東西。從宏觀方面講，我們參加復國運動，是忠於皇帝陛下、忠於滿洲帝國。從具體個案的角度出發，那就是奪回我們本來就有的、應有的東西。

第二部分可以概括為走出中國人和共匪的洗腦。我們弟兄們的家族雖然都遭

受到了共匪的嚴重迫害，但用一句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我們在共匪所占領下的滿洲依然屬於社會的中上層，我們有能力有資源接觸到共匪百般掩蓋的真實信息。而我們當中的很多人，比如我本人，在學業方面也是比較優秀的，能獲得海外留學的機會，這就使得我們在自由的環境中能夠更多地接觸到真實的信息，幫助我們走出中國人奴化教育的洗腦。

當以上兩方面結合起來之後，我們就意識到，我們是滿洲國人，不是中國人，而且我們必須要奪回自己的國家。

以上就是我們弟兄們較為統一和一致的參加復國運動的背景和心路歷程。因為我們有安全和保密紀律，關於你問的我的出身背景，我只能作如下回答：我出生於 1980 年代，出生地是在滿洲國土上，我家老人是滿洲帝國陸軍軍人，在康德時期談不上大富大貴，但也是小康之家。

劉：好的，那請問 W 先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到復國運動的呢？然後 W 先生是由什麼樣的管道接觸到復國運動的呢？

W：據我所知，和我個人的觀察，以復國為話題的討論在牆內的網站上確實存在了多年。但是很明顯都是些純粹的討論，談不上任何行動。但我也就因此記住了“協和會”這個名詞。之後我查找了有關的很多資料，去瞭解協和會到底是怎麼回事。然後我的感覺是，他們那群人那些討論，與歷史上真正的協和會差得太遠。所以我也基本沒參與。而我真正接觸到復國運動，是在 2018 年的下半年，聽說了有關協和會組織復立的事情，當時的第一感覺，就是至少在形式上，這個復立的協和會確實最大限度地繼承了當年的傳統，所以我開始與協和會接觸，在接觸過程中體會到，協和會的確是儘其所能在各個方面忠實地繼承了先在的傳統和制度，所以我加入了協和會，至於你剛提到的具體管道，人員的情況當然不便透露，但我可以告訴你是通過社交媒體。

劉：那麼家族呢？您有提到您的家族曾在滿洲國任職，家中的老人有對您提過過去的歷史嗎？有的話都是說些什麼樣的內容呢？

W：如前所述，家裏的老人和我講過很多康德時代的事情。如果問我特別具體的事情，那我記不太清了，但是大致是什麼類別的，我還記得，可以告訴你，大致是兩類：一類是關於洗腦教材上的謊言，一類是涉及滿洲國的中國“抗日劇”的謊言。關於洗腦教材上的謊言，我家老人告訴我，那裏面所謂的“東北人民的亡國奴生活”，全都是編造的。具體他說過很多例子，根據他的回憶，洗腦教材關於滿洲國人民生活的內容，要麼是純屬胡扯、顛倒黑白，要麼是片面和惡意解讀的任何正常國家內都會存在的社會矛盾。至於所謂的“抗日劇”，除了因襲洗腦教材的謊言外，還重點對滿日兩軍造謠，特別是不遺餘力地洗白“東北抗日聯軍”這夥匪徒的形象，把滿日兩軍塑造成愚蠢軟弱的形象，把被滿日兩軍打得只能逃竄蘇聯的“抗聯”，塑造成“神勇無敵”的樣子。我大致是記得這些。如果你有具體的問題，今天還有一點時間，你可以提出來，我努力回憶一下。

劉：總結一下的話，W先生您成長於一個資訊互相衝突的環境（中共視角的歷史 vs 家中老人的經歷）日後W先生有機會能夠至海外留學，因而接觸到更多的資訊。最後在2018年加入協和會，開始為復國運動服務。

這樣是否正確？

W：正確，但我只要強調一點，我是在2018年下半年協和會組織正式復立之後加入的協和會，開始為復國運動服務。

劉：好的，之後在寫作時會特別注意。最後想請教一下W先生在協和會當中是否有擔任什麼職務嗎？

W：這個很抱歉，我在政府及協和會內的職務不能透露。

劉：主要用於論文寫作時的加註，或是我直接註明W先生是為了本次訪談的滿洲國流亡政府特命官吏即可。

W：你直接注明我是「滿洲帝國流亡政府特命官吏」即可。

劉：好的，沒有問題。那訪談基本上就到此為止，若是日後我在寫作過程中遇到了什麼新的問題時，能否用這個帳號聯繫W先生進行二次訪談呢？

W：你可以繼續用此帳號發消息聯絡，至於是否能再次訪談，我需要到時專門請示上級。謝謝。

劉：沒問題，一切照貴方的規定進行

W：謝謝。祝你學業順利。

劉：謝謝，也祝貴方活動順利。